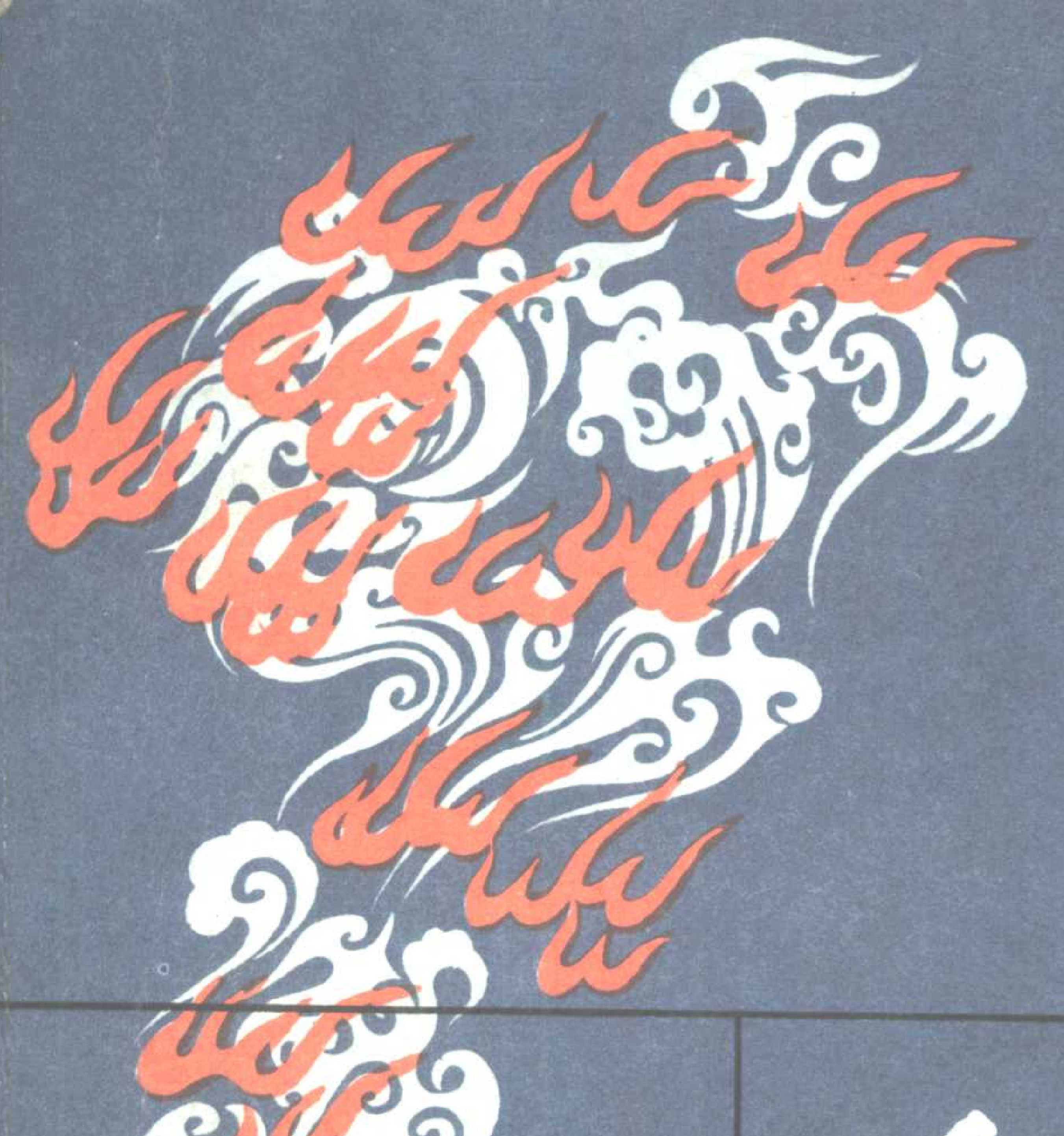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金陵春夢

唐人著

大江东去

第八集

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八集

大江东去

北京出版社

唐人 著

金陵春梦・第八集・

大江东去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五十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一七点七五印张　三十三万三千字
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五十万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四五八　定价：一・四五元
（内部发行）

封面设计：王晖

《金陵春梦》自序

《金陵春梦》一至八集，我决定交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间，反映了海内外广大读者对拙作的鼓励。在下对于这些鼓励，汗颜之余，当然极为感激。

北京出版社还建议，费彝民先生和别的先生为《金陵春梦》初版所作的“序”都很好，只因时移势易，似该另写。但两位先生工作极忙，不便打扰，应由在下自作说明，并答复读者三十多年来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样，在下就遵命献丑了。

从一九四九年迄今，在我学习写作，乃至病后治疗过程中，曾蒙不少良师益友关切指导。在几位使我铭感肺腑的长辈之前，我私下誓以“写得象样点”的作品为报，可是目的未

达，已有两位惨遭林彪、江青迫害，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教导，使我不能不热泪纵横，呼唤着他们放声痛哭，范长江、金仲华两位长辈，过早地永离人世了。

因此，对于幸免于难的几位前辈，在下在这里非常诚挚地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祝福！祝福他们已经欢畅地驰骋于各个建设的征途，为国增光，为民造福。

读者当然清楚，这里不仅为一二志士仁人之逝而哭；这里不仅为一二项成就而笑，而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笑．有如抨击蒋介石王朝的不成样子，绝非“为反蒋而反蒋”，而是因为他曾以二十多年悠长的时光，严重地戕害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金陵春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后，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不少读者投书给笔者，给予莫大鼓励。但也有不同的反应。当报馆自于诺道海旁迁入湾仔前夕，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W君自台北来港约我见面，就约他在报馆后面的大同酒家楼下卡位饮茶。我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奉命到台北设《大公报》分馆出航空版，抵台之初，就有三几位当地同业经常“陪”我采访，W君便是其中之一，分别十一年左右忽然来找我。平时又没通过信，所为何来？不是没有顾虑。翌日下午三时我在大同等候，见来了一个吊儿郎当的人物，到卡座前后左右转了个圈，没几分钟W君就来了。我劈头怪他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派个“探子”来就能解决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极端劣势下，延安尚且力劝张、杨释蒋，难道现在阁下的地位还超过了蒋？他极力否认，话题一下子转到了《金陵春梦》，问我是否为稿费而写？如果有

人约我写稿，能不能接受？我看了看表说："先告诉你，匿名信、恐吓信都收到了，都已呈交我的上级。我确为生活写了不少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为了稿费。我不打算接受旁人约稿，因为几家电影公司和几家刊物报纸的稿还来不及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床上逝世的，与蒋无关，我与蒋家没有私仇，写《金陵春梦》绝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爷儿俩马上宣布国共谈判，中国统一，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团聚，化干戈为玉帛，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文章，大大赞扬他。不过已经发生的事，他所做的以及举世对他的评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史实。"

还记得我把我的住址和上下班时间等都告诉了他，劝他转告台湾特工部门，为台胞和自己着想最好别来这一手，因为使人不齿，毫无用处，不信可以翻阅军统局、中统局等等历史，看看"成果"在何处？国民党报纸上骂"匪"骂了几十年，指名道姓骂人，不知骂了多少，但从未听说发生了什么效力，老兄如果还想警告我，甚至想让我做个光荣烈士，那预先谢谢了。……那天说了很多，临别我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比他老太爷头脑清醒得多，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我始终认为，蒋经国头脑远胜乃父，他不可能一辈子是这样一个人，广大台胞与国民党人更在盼望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好日子迅速来临。

此所以叶帅的"九点建议"反应强烈，此所以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法"天下归心"，此所以"国共和谈"的呼声使世界范围内的华侨、华裔、大陆、台湾和港澳同胞脸上绽开笑容，在心头响起共鸣。

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大会盛况，我在医院电视室中看得很清楚，并且十分激动，认为蒋经国先生对海内外渴望中国和平统一的势头必有更深的感受，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结小说的机会肯定是较为接近的了。

在这气氛里我到达北京继续治疗。目睹现状——在安定团结基础上迈向四个现代化；远眺大局——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终必实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幸福。

因此，我更应将下列几点向诸位报告。关于《金陵春梦》一至四集修订之处，除了蒙胡愈之老前辈指正有关他身分的错写之外，又根据郑大箴、李祖栋、方琰、罗安琴、罗安文、凌育森、冯扬德、冯华德、李耕五、未署名先生（陈文统先生转来）等等数十封长函短柬所指出拙作中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姚子青烈士的原籍应是广东平远而非广东清远；桐油的获得在于桐果的采摘碾磨制饼榨油，而非割浆取油；许崇智材料的补充；对于人物间称呼的未能统一；叶帅对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报告引用似嫌直率；蒋介石访莫斯科的具体情状；访问日本的日期差错等等，自当在一至四集中一一更正。而在某些场合增加了蒋经国洋洋洒洒痛斥乃父的长信等等。凡读者先生三十年中所垂询的基本上作了答复。此外，有关国民党特务组织、敌伪人事情况、文艺创作问题、一些人物与历史问题等等，则已个别作复，不再赘述，而大量纯属鼓励或托购拙作等等信件，则除了委托北京出版社（以前是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发行科）代办以外，我只能在这里表示感谢，而且有所抱歉者，由于我病后极需休养，今后各方委托购书，务请直接函寄“北京东兴隆街五十一号北京出版

社函购部"，文艺创作问题歉难作复，鼓励函件容许我在心头致谢，其他一些函件就要看在下这个病人的体力、精力能否执笔而定，恕我不能一一作复，象病前那样了。

拙作虽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前全部已在《新晚报》发表，但出单行本时有些地方必须补充，特别是三大战役。因为当时除了报纸找不到参考资料，显得单薄。出到第四集时，《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兄给我看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最近北京出版社又给我送来有关平津战役和北平和平解放的若干资料（《文史资料选编》），这使我"相见恨晚"。第八集《大江东去》由于当时资料极少，很多史实没有核对。这次因病得闲，在重新搜集和整理有关史料后决定全部重写。易言之，改写后的《大江东去》并未在报纸刊登过。

正因为诵读了《文史资料》和《文史资料选编》等有关三大战役的不少文章，使我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它决不是出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和包括进步人士在内的全体军民用血肉换来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而毛主席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真了不起；而中国共产党人更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名之曰毛泽东思想，更见伟大。事实证明，如非毛泽东思想指导，别说不会出现三大战役的局面，更不可能使"强大"的蒋政权灰飞烟灭。

走笔至此，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我要寄语自己十亿亲爱的同胞，要始终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终生。现在，我所以将《金陵春梦》全部交北京出版社作为国内唯一的正式版本出版并执笔作序，就是想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帮助读者加深一点这样的认识。果能如此，我就如愿以偿了。

唐　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于北京

目录

第一回

“蹂躏战术” 疯狂蹂躏垂死挣扎
“兵团战术” 黄维兵团全军覆没

书接上回。却说廖运周阵前起义，打乱了黄维兵团的阵脚。蒋介石气得发疯，派邓文仪飞来蚌埠，命令李延年立即救援黄维。李延年哭丧着脸告诉邓文仪，他们和黄维的十二兵团还相距四十华里。

邓文仪叹道：“几十万人，连四十华里都没法打通，这场仗是怎么打的？”

李延年把双手一摊，苦笑道：“这场仗是怎么打的，何必问我？老兄从统帅部来，一定比我更清楚。我是奉总统之命行军，奉总统之命驻防，奉总统之命攻击，也奉总统之命撤退，全部作战经过就是这样儿的。”他把头一低：“现在，也谈不上什么作战了，挨打！人家要我们怎样挨打，我们就怎样

挨打!”

邓文仪道:“没有这么严重吧?”

“事实恐怕比我讲的还严重。”李延年苦笑道:“我甚至不敢留在你这里过夜,怕连累了你!”

邓文仪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立刻又瘫软在木凳上。猛烈的排炮在指挥部附近轰鸣,震得沙包直掉沙土,马灯东摇西荡,邓文仪当真恨不得飞回南京算了。

“请老兄转告总统,”李延年道:“前方很成问题,不过我们当尽力而为。”他双目湿润:“老兄这次回去,我们是否能再见面,倒是不可预料了。”李延年以拳击桌:“我们人在前线,南京的事情都知道。孙科组阁到今天还没组成,说明的事情也太多了。港沪空运繁忙;京穗直通车只有官员抢得到票,车站堆满行李,城门关闭一天;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三四千人冤死……”李延年颓然道:“老兄,瞧这模样,人家还没动手,我们自己到先要垮了。”

邓文仪还想安慰他道:“领袖很镇定,政府还不会搬到广州,你们在这里安心作战。”李延年苦笑道:“老兄何必对我讲这些话。政府各机关七七八八往广州搬,领袖一个人在南京有什么用?”正说着参谋长报告:“敌人有蠢动迹象,”邓文仪闻讯失色,勉强再坐了几分钟,问了些有关数字,匆匆离去直奔机场。

四十里外黄维的面孔,自然比李延年更加难看。黄维的十二兵团司令部设在双堆集东北三华里的一个村庄里。此刻,他的脸色铁青,两只露着凶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作战地图。急剧变化的态势,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十

八军主力及快速纵队在双堆集附近，所属四十九师和骑兵团，刚刚到达罗集东南就遭到共军的伏击；八十五军主力在南平以南与共军作战，一个团长被击毙，部队一度陷于混乱，经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指挥部队增援才稳定下来；第十四军到达浍河南岸，还未按照兵团司令部命令沿浍河占领阵地，共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浍河，展开猛烈攻击，十四军仓促应战，被共军冲得七零八落，纷纷向南溃逃；第十军一一四师的队伍正在各个村庄集合准备出发，溃兵向这个军冲来；追击的共军衔尾而至。一一四师师长夏建勋见情况混乱，便命令部队就地抵抗，经过敌我不分的一场混战，勉强把队伍拉了出来，占领了一个阵地。该师的一个团被共军截住，团长朱达失踪，只零星逃回了一些军官，炮兵部队及辎重部队全部为共军所俘。军长覃道善看到形势不利，即令十八师、七十五师各派部队收容，全军正面临共军的猛烈进攻。十四军部队失去掌握，兵力损失大半。直到下午五点，吴绍周又率领二十三师及一一〇师一个团到达双堆集附近，情况才稍微稳定下来。然而，还没有喘过气来，一一〇师的廖运周率领师部和两个团起义过去了。按当时的态势，如果廖不起义，整个八十五军集结到双堆集东南，则情况会大不一样，战斗会更加残酷。廖的起义严重影响了十二兵团的军心。

黄维狠狠地盯着前来报告的参谋长道："李延年的主力现在何处？"

参谋长道："他们正在向固镇靠拢。"

黄维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固镇、蚌埠方向前进，好和李延年兵团互相策应。他阴沉着脸说："命令十八军四十

九师加速向固镇前进。”

但是，时间不长，参谋长气喘吁吁地进来报告，四十九师在开赴固镇途中，被共军袭击，失去了联络。参谋长皱眉道：“硬打过去恐怕不行吧？”

黄维蹦了起来：“不行也得行。这是背水一战！”他的声音都嘶哑了，“命令先头部队：站着走不行就爬着走，爬着走不行就滚着走。一定要打开一个通向固镇、蚌埠的缺口，否则不得了。”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然而，黄维的滚爬战术也没有奏效。爬没有爬动，滚也没有滚起来。就在这天晚上的十一点钟，双堆集东南方向突然响起一片喧哗声，十几分钟以后，参谋长就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

“部队刚一调防，”参谋长擦着头上的汗珠，“黄子华的二十三师一个不剩地全部投过去了……”

“怎么回事？”黄维也慌了手脚。

参谋长报告道：“二十三师原来是湖南的部队，地方封建色彩很浓，官兵之间抱成一团。他们的阵地在十八军的前沿，十八军戒备森严，出出进进都要得到许可，便认为十八军在监视他们。两支部队靠在一起作战，彼此互相猜忌，加上空投的粮弹有限，给这个师的数目极少，便怀疑十八军比他们多。十八军的汽车营载的弹药多，比其他军富裕，空投的弹药凡是美式的，如美造榴弹炮、山炮的炮弹，我们也都交给了十八军。二十三师就有点愤愤不平。刚才，他们就趁人不备，黄子华向共军接洽了投降事宜。黄子华一投降，十八军阵地的一角失去了一块挡箭牌，阵地全部敞开……”

黄维阴沉着脸，牙齿咬得格格响。

参谋长继续报告道："看来，目前要强硬突破是不大可能了。共军人山人海，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固守待援！"

黄维的脸色青里泛白，眼里布满了红丝："立刻向老头子告急。向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孙（元良）兵团求救，请他们立刻向我靠拢。命令各军、师，在李、刘兵团援兵到达前，要他们收缩阵地，就地固守！"

各军师接到"就地固守"的命令莫不相顾失色。黄伯韬被打死，整个兵团覆没的消息早已传开了。他们心里明白，黄维走的是黄伯韬的老路，"死守"就是"守死"。黄维兵团已经深深陷在泥潭中，离开覆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话说蒋介石正在官邸和薛岳、俞济时议事，接到黄维的告急电报后脸色都变了。他跳着脚道："这场仗是怎么打的？黄维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命令抢先夺占固镇？李吉甫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刘汝明为什么退缩避战？"

俞济时嗫嚅着说："总统！黄兵团被重兵围困，事已至此，是否请和李兵团……"

蒋介石点了点头，叹口气道："好！我给李吉甫写封信吧！"

当天夜里，蒋介石召见总统府参军处高级参谋李以劻，让他直飞蚌埠，传达他的"手谕"：

吉甫弟：徐淮战役是国家存亡之大战。前期作战，我方虽歼敌数万，但整个战略形势对我还是不利。现共军刘伯承部集中主力围攻黄兵团于双堆集。从昨日起，

杜聿明已率邱、李、孙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向西南转进，由北向南打刘部侧背，届时匪方必分兵阻击我南进兵团。弟部是有生力量，在十二月三日应集中力量北进，摧毁匪方封锁线，以救出黄兵团。战机不可失，务望本诸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的名训，激励将士，以挽战局。

中正手启

李延年看完"手谕"沉思良久，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请转告总统，我们一定尽力吧！"

李以劻道："策应黄兵团突围，吉公有无妙策？"

李延年道："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当然，这个围是解不了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

李延年对参谋长梁栋新说："命令先头部队夺占固镇大铁桥，抢渡澥河、浍河……"

然而，时间不长，参谋长便来报告："固镇大铁桥已被共军破坏，澥河、浍河地区已发现共军大量的打援部队……"

就在李延年兵团拚命攻打固镇铁桥，企图策应黄维兵团向固镇突围时，解放军经过几天准备，开始向黄兵团步步进逼了。这里地形平坦，东南方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土堆子，西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此外尽是分散的村庄，连树木也很少。对方采用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壕沟战术，一道道交通壕如长龙直向十二兵团的前沿阵地冲来，他们利用黑夜调集兵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

的是第十四军和第十军的一一四师。他们防守的村庄一个一个丢掉了。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不断向黄维告急，黄维只好抽出部分兵力支援熊绶春，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对方的攻势越来越猛，这里刚刚稳定，那里又危急万分。从十一月二十三日黄兵团被围时起，到十二月五日，十八军担任策应各军的任务，配合战车和炮兵，不断向对方反扑，二十多辆战车轮番出动，装甲车副司令、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亲自来双堆集给战车团打气，要他们为党国拚命，但也无济于事。黄维的反扑行动，都从拂晓开始到黄昏停止。入夜以后则完全是对方的天下。

黄维还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出击，抽调了几个团，向双堆集西面的几个村庄猛扑，并占领了这几个村庄。为了寻找老百姓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他们到处乱挖，连地皮都翻过来了。

十二月十二日，对方的壕沟已逼近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黄维急红了眼，命令十八军一一八师使用前几天从南京空投来的毒瓦斯弹。这种毒瓦斯弹是催泪性和喷嚏性的混合剂，有效时间是五分钟，每一颗都装有放射器，其外形和构造很象日本军队使用的掷弹筒，最大射程是三百米左右。当一一八师向解放军的进攻部队猛烈发射毒瓦斯弹后，便见对方的阵地上倒下了一大片人。一一八师重新夺回了制高点。

黄维兵团的疯狂反扑，给蒋介石打了一剂强心针。他那死灰色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笑意。

“很好很好。”蒋介石笑道，“这就叫做‘蹂躏战术’。对付共产党是不能讲客气的。”

“是的，亚伯。”蒋经国附和着说。

“告诉中央社，对于这次‘蹂躏战术’，要他们多加宣传。”

“好的。”

蒋介石兴奋地挥着拳头，“好！我要给黄维和各军师长亲笔写信，要给十二兵团全体将士颁发嘉慰令。”

当天晚上，国防部举行各界人士招待会，大吹大擂“蹂躏战术”的辉煌战果，称誉黄维的十二兵团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第二天拂晓，当晨星荧荧，东方放明时，南京的飞机没有空投粮食和弹药，却投下了一袋袋文件和一张张传单。这就是蒋介石给黄维及各军师长的亲笔信和给十二兵团全体将士的嘉慰令。亲笔信和嘉慰令的内容，无非是说，这次战役官兵如何英勇，解放军已经遭到严重的打击，伤亡惨重，崩溃在即，只要再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对全体将士的忠勇表示无比的欣慰和关切，党国前途是很光明的，等等等等。

但是，无论是国防部的大吹大擂，还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嘉慰令，都没有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蹂躏战术早已被瓦解了；在双堆集西边一场夺取山庙的战斗中，毒瓦斯弹没有奏效，解放军仍然奋勇地占领了山庙，毒瓦斯弹也没有挽救蒋军覆亡的命运。

两天以后，解放军大规模的总攻开始了。十二兵团的处境，已陷于瘫痪状态，凡是能作战的部队如工兵、炮兵等，都上了阵地，抽调一连一排的机动兵力都有困难。军师长各在所驻的村庄直接指挥战斗，阵地一旦瓦解，无处可逃，不是

被打死，就是被活捉。八十五军以黄子华的投降而全部消灭，紧接着是熊绶春的第十四军大部被消灭。第十军因为伤亡惨重，黄维命令收缩阵地，在双堆集东侧的开阔地建立了一个野堡阵地，以掩护北面的兵团司令部，但在第二天，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轰击下，阵地被摧，团长刁秉魁被击毙。兵团司令部就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下。兵团司令部和各军师的交通被火力遮断，仅靠两道交通壕维持联络。

黄维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象一只受了伤的野猪，在司令部里团团乱转。作战参谋们川流不息地忙个不停。

“报告司令！尖谷堆制高点已经失守，团长已经阵亡，整个双堆集已经处在共军的火力网下……”

“报告司令！快速纵队的战车、油车、弹药车已经全部陷入共军之手……”

“报告司令！尹钟岳师长下落不明……”

黄维心里很明白，他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乱糟糟的一群，刚才那种野兽般的暴怒，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此刻的心里却是出奇的平静。

“报告司令！”一个参谋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共军已经下了命令……”

“什么命令？”

几个参谋拨响了收音机。只听收音机里一个清朗的声音在广播着：

“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对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发出命令，令其立即投降，命令如下：

“黄维将军！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不过千余人。第十军已经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也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被歼，也不过三二天的事了。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已经自顾不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还在四十里外，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如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司令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你立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时机紧迫，望即决策。刘伯承、陈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黄维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的苍白。他并不怀疑对方广播中所说的事实。他嘴里喃喃地低语着：

“兵团战术？这就是老头子的兵团战术？……”

“兵团战术”乃是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提出来的战略思想。理由是：鉴于近年来整师整军的被歼灭，一、两个军都不敢单独行动，完全丧失了主动权的教训，针对解放军“运动战”的作战思想，制定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独立的“兵团战术”。蒋介石宣称：兵团战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叫对方“啃不动”、“吞不了”。然而，谁能想到“兵团战术”失败得更惨。以前是整师整军地被歼灭，如今却是整个兵团被消灭了。黄伯韬兵团被“吞掉”了，孙元

良兵团即将被“吞掉”，黄维兵团被“吞掉”的日子也不远了。正是：老母猪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蒋介石出点儿，一点不如一点。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两面夹攻　陈辞修出长台省
四面楚歌　蒋介石穷于应付

话分两头。淮海前线黄维的日子难过，南京城里蒋介石的日子更加难过。前方败讯频传，使他焦头烂额，后方司徒"逼宫"，更使他伤透脑筋。面对着一脸笑容的司徒，他几乎无法忍耐：

"你们的大使馆都不同国民政府共进退，请问人家会有什么想法？夫人千里迢迢去华府，却碰到了一张张冷面孔，请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到今天为止，杜鲁门总统的会客名单上，还找不到夫人的名字，马歇尔国务卿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检查身体'，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既然你们不欢迎夫人去，又何必……"

"总统先生，请别误会。"司徒打断他的话道，"夫人这次

去华府，老实说，我们的确小心地采取了一种冷淡态度，来掩盖我们对你的新援助。因为美国有不少人反对援助中国，我们如果盛大欢迎夫人，事情反而会弄糟的。”

蒋介石道，“不过，不能总叫夫人坐冷板凳吧？否则叫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是的，是的。”司徒道，“不过，一切要以大局为重。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切为了消灭共产党嘛！”

“大使说得好！”蒋介石冷笑道，“不过，我有一事不明：美国的军援来得这么慢，难道也是为了消灭共产党？”

不料司徒道：“正是！”

蒋介石一怔，说：“我不懂。”

司徒感到好笑，心想反共是一回事，不再由你姓蒋领头反共又是另一回事，但又无法明说，只好转弯抹角答道：“美国援华，今天如船之行水，碰到了礁石。部分美国民众对我们的政策阻碍甚大。这些事实，蒋总统当然是早已知道的咯？”

“可现在是紧要关头啊！”

“是紧要关头，”司徒道：“可今天国民政府的重要任务，我看倒不是盼望美军立刻开到，因为远水救不得近火。淮海前线几个大兵团，全部都是美式配备的精锐之师，可就是……就是抵挡一阵也比让人家全部吃掉强啊！这一仗实在太重要！”

蒋介石面色铁青，欲辩无辞，可又发作不得。

“一切为了反共，”司徒叹道：“我让傅泾波去北平看傅作义，加强北方剿共实力，难道还不是为了反共？局势如此，

老实说我们现在该作万一的打算，否则又要……”

“万一的打算，”蒋介石知道这是指李宗仁那个班底而言。李宗仁本来想到汉口，忽然又不去了，内中真相，不言可知，可是这件事如何提法？他还没有想好措词，不料司徒已经看穿他的心事，笑道：“怎样组织一些有力之人，预先钻进对方的心脏，有如一颗颗定时炸弹那样，过些时不断爆炸，也会变成共产党的致命伤！”他得意地笑笑：“我们都知道，他们对军事是太有办法了，可是对政治，恐怕还嫩得很哩！”蒋介石一听直摇手，说：“我不赞成！我不赞成！你们有这份工夫这份钱，不该在那几个家伙身上打主意。他们除了一张嘴，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蒋总统！”司徒灰黯的眼睛里迸射着狡猾的光芒：“他们还是有一样本钱！”“没有！”蒋介石恨透了什么第三路线、第三势力：“他们只有一张嘴！”

“他们每个人有一个名字，”司徒微笑：“每一个名字都为人们所熟知！”

“你们要后悔的！”蒋介石道：“大使，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意见，千万不可动用这批家伙！”

司徒再笑：“总统先生，请注意：那批朋友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我们虽然不能请他们全体出马参加中共，如果有三几个，也可以发挥作用。如果有三四十个，那作用更大，是吗？总统先生，请你接受我们的妙计吧，请帮帮忙！”

蒋介石道：“怎么帮忙？”

司徒道：“只要不抓他们就行了。”

“大使先生，我反对。”蒋介石道：“老实说，怎样利用这

批人，我的经验不比你们差。试想：在今天，你要我不抓反对国民政府之人，这不是鼓励通匪吗？”

“不，不，只是不抓他们几个，其他反对政府的学生、工人、商人，你尽管抓尽管杀！这同美国是一致的。”

“不，大使，”蒋介石道：“人心涣散，如果不抓那几个反对我的人，将使局势更加困难。正如你刚才说的，他们的名字为人们所熟悉，影响太大。”

司徒眯着眼睛，笑道：“总统先生，为了我们的久远利益，请你接受我们的建议吧！”他把脸一沉：“这是白宫的决策，兄弟只是执行而已！”

蒋介石沉思有顷，凄苦地笑了笑：“那好吧！既然这样，我答应不抓他们几个就是了。”

“那很好，”司徒道：“我就先谢谢了！”

“可是我要告诉白宫，”蒋介石狠狠地说：“用这种方法反共，我认为只能是枉费心机……”

“不会吧！”司徒有点不悦。

“你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蒋介石以反共老资格的姿态说：“我同共匪交手大半辈子，深知他们管制严密，没有任何自由，这批人只有一张嘴，你们把他们送到匪区，而匪区又无言论自由，请问大使，要他们怎么反共？”

“请总统放心，他们会有办法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司徒不愿再费口舌，便向蒋介石拱了拱手，告辞而去。

送走了司徒，蒋介石感到心烦意乱。他想到庭园里去散散心。走到门口，却听到了一阵古琴的弹奏声。这是“华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前奏曲。几个侍从室人员正在紧张地收听

着"敌情广播"：

"青萧县西南永城东北被包围的杜聿明将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司令及全体官兵注意！

"华东和中原解放军司令部现在同你们说话：你们现在已给我们完全包围了，你们原来企图突围逃命，但是几天来的情形怎样？你们逃出去了没有？你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解放军，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象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出去了。蒋介石叫你们突围逃跑，实际上是叫你们送死！"

蒋介石双手连忙扶住栏杆。

"现在你们的处境危险万分，比起当时黄伯韬来，还要更加孤立无援。你们真象掉在大海里一样，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自从徐州到南京的交通被我们切断以后，你们的补给就已切断；现在离开徐州，处境更加困难。你们的粮草弹药，只能靠徐州带来的那么一点点，这能维持多久？就算蒋介石勉强用飞机给你们投送一点，但杯水车薪，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们这几天不分昼夜，拚命逃跑；人困马乏，混乱不堪，你们被打伤了，没有医药，没有看护，也没有后方，你们被打死了没有人埋！"

广播员高亢的声音在说："你们想等待援军吗？蒋介石现在连南京都保不住了，那里还有兵派？靠李延年、刘汝明吗？他们早已被打回蚌埠去了！靠黄维吗？他是泥菩萨过河，自己都难保——"

蒋介石耳朵里"嗡"地一声响，眼前金星乱迸。

"现在长江北岸到处是解放军，密密重重，你们往那里逃？解放军的强大，你们是知道的，黄伯韬兵团十几万人的

全军覆没，你们也是知道的。你们再不要妄想逃命吧！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解放军向你们忠告，希望你们不要替蒋介石一个人卖命，立即停止抵抗，放下武器，那么从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起，不论官兵，解放军一律保证生命安全。快快缴枪吧！”

蒋介石震撼了一下，整个身子紧靠着栏杆。侍卫官见状有异，连忙趋前一步，以防出事，可又不敢上前询问，只在一旁注视。有如即将射门的足球队的守门员盯着那个球儿一般。

好长时间，蒋介石才缓过气来。他知道局势已经万分危急，他不能不作好“后事”的准备。回到屋里，他立即差人把侍卫长叫来。

“你立刻去台湾秘密访问陈诚，告诉他局势危殆，总统府眼看就要搬往台湾，而魏道明又不能负此重任，你就说我要他陈诚先行出山，担任台省主席，问他有何意见，有无困难，速来报告。”

“陈诚说临危受命，他没有任何意见。”侍卫长入报道，“他说只等总统下令，他就走马上任。”

“魏道明会不会表示不满？”

“他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同郑毓琇一定会咕哩咕噜，由它算了。”

“辞修近况如何？身体可好？”

“大体上还好，全家住在草山招待所里，不大出门，也没有什么人去找他。那天在他家里，难得去了一个客人，是梁寒操。”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他冷淡极了？”

“也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台湾警备副司令彭孟缉同他关系不错，最近陈先生把他的佩枪送给了彭孟缉作纪念。”

蒋介石沉思久之，再问：“总统府如果搬过去，辞修觉得怎么样？譬如说：房子。”

侍卫长一到台湾，就听到很多人在讲“台湾的总‘督’府要变总‘统’府了，”但他不能直说，答道：“地方倒不成问题。”

蒋介石决定把台湾当作最后一个据点。他是如此郁郁不快，因为不但局势危殆，抑且问题复杂。台湾发生过“二·二八”事件，恨透了南京。但蒋介石管不了这么多，反正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多少还有点军队。有军队，就不怕台湾民间造反。可是廖文毅在美方牵线之下，对台湾也极感兴趣，大锣大鼓敲个没完，会不会自己还未到台，而廖文毅已快马加鞭，使他倒台？还有更严重的，司徒雷登对他的政府拟撤台湾之说颇有意见，虽未明说不许老蒋去台，但总使人感到确有此意。

不撤台湾搬哪里？这使蒋介石伤透脑筋，而陈诚是否理想人选，蒋介石自己也不能肯定。左右之中就有人表示不敢赞同，对老蒋说：“今年春天，国大代表猛烈抨击陈诚，东北代表且大喊杀陈诚以谢天下，如今由他出任要职，会不会——”蒋介石明知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他实在疲倦了，也想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而且也从未收回过已经决定的主意，便坚持下去，而且令陈诚秘密拟具意见。

陈诚关于台湾的报告还未到达，更恶劣的消息却愈来愈多。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政会，几乎下不了主席台。何应钦、

李宗仁、张群、邵力子、谷正纲、洪兰友等人默默静坐，很长时间都无人发言。何应钦继续报告军事情况道：

"据前方消息，孙元良兵团已遭不测，他本人下落不明。被包围在永城东北的我军三个兵团，从十二月二日到十二日，已损失八万多人。这八万多人之中，包括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两个军全部。孙兵团在七日那天突围，未能成功。剩下一部分人由孙司令率领往西撤退，沿途遭匪军俘去达四千六百名之多，——孙司令不在内。

"匪军正继续缩小包围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身陷重围；现在被集中在东西不到二十里，南北不到十五里的狭小地区。

"至于黄维兵团，仍在宿县西南双堆集狭小地区之中，无法突围。据报告，黄维兵团大部已遭歼灭……"

李宗仁叹道："这样说起来，我们在这七天中，至少已经损失七万人了！四万在黄维地区，三万在杜聿明地区。杜区之中，似乎孙元良兵团损失最重。"

"是的，"何应钦说："杜区中孙兵团原有两个军，一个军已损失，另一个军刚才统帅部已把它并入李延年部第十三兵团。"

何应钦正拟坐下，紧急电报又到，拿在手里，禁不住发抖道："啊，北平——"

众人大惊，忙问："北平怎么啦？傅作义不是满有把握吗？""请快报告。"

"傅将军损失五个师！"何应钦不敢看蒋介石一眼，面青唇白地读道："敌军进攻张垣，战斗六天来，我已损失两个

军部及五个整师。除新保安外，平绥路之平张段已全部失陷。”

李宗仁皱眉道：“这样说起来，傅作义是连唐山煤矿都不要了。”他弦外有音，对蒋介石说：“唐山不仅是中国工业用煤的最大供给地，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前哨阵地，保障天津的海口塘沽北面的通路，共军取塘沽是太容易了。我看傅作义这样做，并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蒋介石一肚子气道：“那你的意思是，让美国把军援交给你，由你们去守平津吗？”

李宗仁挨了一鼻子灰，心里冷笑，嘴上答道：“我只怕傅作义退回绥远老家，共产党五十万兵力便可以从华北调到南方，那我们怎么吃得消啊！”

邵力子道：“我对军事是门外汉，可是共军在平绥线上一下子就吃掉了七个师，他是非退却不足以保全，我想他这样做，在军事上是有需要的。”

李宗仁以异样心情发言道：“我不清楚这场仗是怎样打的，为什么我们兵精粮足，反而不如对方！”

何应钦转圜道：“人家是人海战术，所以——”

“人家是怎么样的人海战术呢？”

“据说是这样子的，”何应钦道：“这种战术在事先以种种哄骗方法，诱迫男女老少，诡称参加担任运输看护等轻微工作，待遇优厚，这些无知民众被迫受骗，到达前线时，每个人身背炸药一块，手拿手榴弹两颗，腿上拴绳索一根，连接炸药上的火线，后面由一匪兵牵曳，迫令冲锋。妇女儿童仅身背炸药，不给手榴弹，等到接近我军阵地或碉堡城垣时，



这些老百姓背上的炸药便连人一起爆炸。如有迟迟不进者，立被匪军处决！”

“这就是人海战术？”李宗仁问：“这就是我们报上不断宣传的人海战术？”

“正是。”何应钦有气道：“大家这么说。”

“我们要说实在的，”李宗仁道：“宣传部长出的好主意，可是未免太贻人笑柄了。试想这样的战术竟可以在两个月内从济南一直打到蚌埠，未免是奇之又奇吧？”

蒋介石也忍不住，冷笑道：“德邻兄的意思，是说局势这样糟，不在于匪方的兵力集结，乃在于我的指挥不力，德薄能鲜；领导无方，应该让贤吧！”

李宗仁冷然道：“我们是就事论事，没有想到这些，只是有点愤然！”

眼见蒋、李之间有那么一股子劲，何应钦连忙岔开道：“我看有个问题十分重要，要不要在这里先研究研究？”他加重语气：“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明天要到南京来了，总统还准备当晚为他接风；可是霍夫曼昨天在上海发表的谈话，实在大有商讨余地，不知道各位对这有什么意见？”

张群闷坐一旁，此刻才开口道：“霍夫曼的谈话知而不详，他到底说些什么？”

何应钦指指邵力子道：“这个，还是请邵先生报告吧。”

“我不知道霍夫曼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来京前夕，讲出这番话来。”邵力子愤然道：“国民党固然不开心，共产党又何尝高兴？”

“霍夫曼到底说什么？”



"他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说，"邵力子皱眉道："还在到处提起'一个包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并且同孙科院长几番长谈，已在京沪之间造成了一个印象：孙科正在企图组织一个'看守'政府，为国共和谈铺平道路，而最后成立一个包括中共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哼"了一声。

"霍夫曼说：美国的援助并不因为中国政府的变动而停止，中共参加，一样付钱，但如果这个新的政府对人民没有任何自由，那么美国将停止这种援助。而且，霍夫曼又说：经合总署目前的援华计划将于明年四月结束，将来是否继续，有待美国国会决定。"

何应钦摇头道："国共合作？联合政府？美国人倒一厢情愿呐！"

"是么？"邵力子苦笑道："美国这种做法，我说过蒋总统是难以接受的咯！"

"那共产党为什么也反对？"有人问："对他们来说，不是再好也没有么？"

"不不，"邵力子道："我同中共交过手，我知道他们的态度，他们不是这样的，嗟来之食，他们不吃！霍夫曼一副阔佬相，可是穷人不一定崇拜金元，我们这里不是也有人受不了美国那种暴发户的大爷脾气吗？中共更甚了，他们会说：中国人不希罕你们几个臭钱！他们会说：联合政府这个名词，在美国人口中变化太多了，最初在三国宣言中，说是'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继之是'不包括中共的'；现在又来一个转弯，回到了'料将包括中共在内的'了，大家想

想，行么？”

李宗仁道：“我以为中共有可能参加这个联合政府——”话犹未完，蒋介石以拳击桌道：“你们去搞联合政府吧！我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你们要把我的体面置于何地？德邻兄既然得到了司徒大使的支持，那你们去搞吧！”说罢，便拂袖而去，把李宗仁“干”在那里作声不得。

会场上一阵难堪的沉默。何应钦干笑了一阵，扯开话题道：“德邻兄不必介意。难怪总统着急上火，因为前几天他对徐蚌会战还充满了胜利的把握……”

李宗仁冷笑：“胜利把握？”

何应钦继续说：“他说过，这次徐蚌会战如果失败，那他终生不再言兵了。他所以如此乐观，主要原因有七点。”

“七点？”邵力子苦笑道：“应该有十点才是，怎么只有七点？”何应钦道：“他说这次徐蚌会战有绝对胜利把握。会战开始前夕，美国军事顾问团力主避免，保存实力，退守长江以南等待美援，但他都拒绝了。他说这次参加会战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部队，装备和战斗力都属头等，这是一；这次会战的兵力部署是把嫡系部队配置在前面，不再把杂七杂八的队伍搁在前线，已纠正过去兵力部署的错误，这是二；这次会战时，军队所发的薪饷中，银元大头占百分之八十，金元券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兵生活有改善，战斗情绪一定会旺盛起来，这是三；这次会战补给线不长，空运也容易，弹药粮草方面一定可以保证供给，这是四；这次会战决定使用新型炸弹，必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这是五；我们有大量的空军配合作战，他们没有，这是六；”

何应钦透口气，叹道："最末一点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次作战，都不是他亲自指挥；而这次会战，是由他亲自指挥的。他必能保证将士拚命，有敌无我——"

李宗仁截断他的话道："算了吧，大家可知道国防部人员，把这次的会战叫做什么名堂？——他们在检讨这次会战时，说蒋先生的这种战术是'烧柴战术'，把柴一把一把地投入火堆，顷刻之间变成灰烬，而火头却越烧越大……"

大家干笑一声、苦笑一声之后，张群道："杜鲁门答复蒋先生的求援信，已经到了。据说，杜鲁门问他，是否已经考虑到下野与否的问题。但他一点儿也没有下野的迹象。"

"据我看，"邵力子道："他倒似乎肯把权力分一部分给内阁。"

"那他自己干什么？"

"当然是集中精力'烧柴'，管军事略！"

"讲正经的，听说司徒大使曾以私人资格和大使名义，劝他下台。"

"我知道的不是那样，他只从司徒那边听到一些下台和分权给内阁的暗示，司徒没有明说。他呢？据说他一个劲儿冷笑耸肩。"

"那孙科为什么到现在还组不成阁？"

"还用问？和、战未决，他怎能组得成阁？"

"我要问，难道他赖着茅坑不拉屎，不许旁人给他揩屁股吗？"

众人七嘴八舌地扯了一阵，忽见秘书急急忙忙送来一份紧急文件。何应钦一看，脸色倏地变了。

“出了什么事?”

“十二兵团已经全军覆没。司令官黄维，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人下落不明……”

众人闻言大惊，邵力子看着张岳军，谷正纲瞪着何应钦，洪兰友望着李宗仁，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还有，”何应钦接着念道：“杜聿明及孙元良、李弥、邱清泉三位兵团司令，已经危在旦夕……”

难堪的静默。看来，徐蚌会战的失败，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而徐蚌一失，南京又怎么能保得住？众人心里明白，但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南京政府气数已尽，大崩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正是：油快尽了，灯快灭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快到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逼下台　司徒旁敲侧击
争上台　李白卖力表演

书接上回。话说淮海前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给打了个稀烂，北平也告危急，南京危在旦夕。司徒雷登吩咐傅泾波道："蒋介石面临最后关头，我们也将摊开底牌；而且时间急迫，不再等待。孙科的内阁算是组成了，但拉拉扯扯，破破烂烂，实在不成个玩意，也亏他挂得出牌子来。"

"是的，大使。"傅泾波道："李宗仁那边，我们——"司徒截断他说道："那一边且慢动手，反正已经进行得有了些成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下台。"

傅泾波耸耸肩膀道："好难！"

"你找孙科去。"司徒道："告诉他，今后的问题，是和而非战。打下去没有办法，美援再多也没用；只有讲和，才有

出路，可是如要展开和议，他非先下台不可！他不下台，无法言和！”司徒“嘿”地一笑：“他如言和，我们也不大有兴趣，这一点你不必同孙科说。”

“那我去了。”傅泾波拜望孙科，祝贺新阁一番，然后转入正题，把司徒嘱咐的话都转告了。孙科一听只有“嗯嗯嗯”的份儿，待客一走，马上面告蒋介石，问如何对付。

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嘶哑着嗓子骂了一阵，要孙科质问司徒：“这个建议是否出于他的意见？”限孙科当天回报。孙科急急忙忙拜望司徒，寒暄过后，说明来意。司徒微笑道：“我知道蒋先生会有此一问的。”他摸摸下巴：“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我不能发表正式的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而言，我的确衷诚赞助和平运动。”他眨眨眼：“孙院长明白，这对蒋先生是有利无弊的。”

孙科唯唯。

“以后，”司徒道：“在这方面——我指的是和议运动，希望多方赞助。”

孙科唯唯，一身冷汗，告辞而去。傅泾波道：“孙科组阁是否合适，我不谈了；我总觉得胡适博士出来组阁，比他好得多。”

司徒莞尔道：“胡适已经有三次被邀请组阁，但他一次都没答应，他在这方面，倒很聪明。老实说，胡适这张牌，我们可要小心使用，不可冒失。我们把他和陈寅恪教授从北平抢到南京，以后的用处是很大的。不过希望这些教授、学者先生们能为我们所用，如果改变主意，拥护中共，那我们太惨了。”司徒继续道：“我深信至少胡适博士是不会变卦的，他的

我们的关系太深，而且他是在台湾出世的，今后在台湾问题上，他——"司徒挤挤眼："有用处哩，蒋介石不是也看中了台湾吗？"

傅泾波道："昨天我又听说，蒋认为孙的组阁很勉强。在他上台之前一小时，还在骂人。"

"骂谁？"

"据说是胡适，因为一个再三表示，一个屡次推辞，因此他很扫兴。"傅泾波问："大使，你说胡适在台湾出生，将来对台湾问题或者有些帮助，但据我们上一次去台湾了解的情况，胡博士似乎还不如汤玛士廖。"

司徒微笑道："不管是胡是廖，姓张姓王，总之我们一定要掌握得多些。中国的问题万分复杂，有些人在华盛顿很有办法，但离开美国有如鱼儿失掉了水，要不开了。胡博士在美国还可以，如在中国，我怀疑他的号召力；廖文毅到现在还没有条件可以同任何人分庭抗礼，记不起是谁说了，他兄弟俩只是一对小丑。"

司徒叹道："难啊！现在，只有把希望搁在李宗仁头上了。"

"其他都得放弃吗？"

司徒微微摇头道："不，其他照常进行。现在我们的情况好有一比，等于你们街头卖糖小贩，用一块板画个圆形，上面遍写数字；中间那个棍儿一转，看它停在什么地方，赔钱赚钱，立见分晓。在每一个号码上，我们现在都得押注，力求门门不落空才好。"

那边厢李宗仁喜形于色，夫妻俩东奔西走，决意逼宫，

连日召开亲信会议，安排道："司徒大使的做法，我们看得分明，这老头儿在到处押宝，希望门门不落空，我们可得小心，不要栽了筋斗。他已指定傅泾波同我们经常保持联络，希望同我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密切合作，事情的发展不错。只是蒋介石不肯下台，倒要小心他的拖刀计，他诡计多端，不可不防。"

甘介侯道："副总统所见甚是，他那一帮人的确也不可小看。有人对我说，在徐蚌之战一塌胡涂，江南政权如火燃眉之时，他对人家说，华中方面也有隐忧，将领已有抗命行动。他指的是白崇禧。因此，他想起了三百年前，在南京建立起来的南明政权，马士英、阮大铖操纵一切，在上游的左良玉却以'清君侧'为名进兵，南明覆亡种因在此。他担忧历史会重演，他布下了几着棋子。"

"这一点我想不必过虑。"李宗仁道："他的棋子无论安下多少，了不起是他的儿子。但他的儿子一个在金元券战场上退了下来，一个躲在坦克车背后，都顶不了事。"

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对李宗仁也大伤脑筋，几乎无法对付。蒋介石愤愤地说："他做副总统是华盛顿抱的腰，他今天逼我下台也是华盛顿在撑腰，娘希匹打狗要看主人面，现在他们却在放狗咬人，实在可恨极了！"

众亲信纷纷建议，七长八短，莫衷一是。有人说："要研究研究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便采取应付他们的对策。"蒋介石也点头赞成，于是推定一人报告桂系大概情形道：

"李、白他们反共是很坚定的，只是还要反我们，实在遗憾。不过他们内部问题也多，前途也不乐观。他们主要是

桂南、桂北两大派系，李、白都是临桂人，当然是桂北的首脑；桂南的头儿以前是黄绍竑，民国十九年他同李、白分家后，黄旭初便成了继承者。这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从未休止，民国二十五年的迁省问题，民国三十五年的参议长竞选问题，闹得满天星斗，桂北系的胜利，白崇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位谋臣继续说道："不过李、白之间，并非水乳交融的。李、白虽是临桂同乡，但李宗仁是雨江乡，白崇禧是会仙乡，两人也因这个有些别扭，小圈子里还有小圈子。"

另一个人说："据我所知，桂系三巨头并不合作。白的性格跋扈，军阀气味极浓；黄的做法又有一套：接近财团；其中尤以没落军人与少壮军人的磨擦特别厉害。韦云淞、王赞斌、梁朝玑、覃连芳、杨腾辉等人在桂军中历史甚久，民国十九年他们重新夺得广西地盘时，仅有的两军之中，李宗仁的嫡系覃连芳、杨腾辉曾分任重要军职，但白崇禧花样更多，用调虎离山之计促使李宗仁到广州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常委，说是担任外交号召四方向外发展；然后在省内安排另外一套，把李宗仁的嫡系削去全部兵权，代以南宁军校的少壮军人，变成了他的势力。"

"不错不错，"有人补充："记得那时光李宗仁还从广州跑回南宁，对白严词质问，问他用意何在，两人还拍台拍桌对骂了一场。"

"是啊，"蒋介石道："白崇禧对李宗仁，并不是十分合作的啊！"

"夏威曾经要打倒黄旭初做主席，"另一个谋臣说："那是

民国三十三年的事情，说明了李、白、黄之间的勾心斗角。”

原先发言的谋臣截断他的话道：“总而言之，桂系内部的磨擦不易调和。李、白、黄三人之间勾心斗角，各有班底。本来李宗仁是老大哥，黄曾做过他的参谋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就是白崇禧，也是依附了他，才飞黄腾达起来的。但从民国二十年起，他们就分工了，所谓李主外交，白主军事，黄主内政。

“从事实来看，白、黄二人在分工后的做法，是在培养势力，自成系统，企图同李宗仁分庭抗礼。”

“那么到底谁的实力最强？”有人问。

“大体上说，广西的老军人和地方财团乡绅都是依附李宗仁的；少壮军人归白崇禧领导，政界中人则拥护黄旭初，他们各有系统，界限清楚，各有势力范围。‘李白黄三领袖’的提出，只是表示白、黄要向李行权，向李争平等，同时也说明了李白黄就是桂系之系统。”

蒋介石实在无心再听这些老古董，他只想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怎样应付来自桂系的压力。

“由他去搞好了，”李宗仁获悉蒋介石对他的不安之情，对司徒雷登只是笑笑：“有大使支持，我们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只是对中共态度还摸不准，令人着急。”

司徒道：“中共方面的态度如何，迟早要摊牌，不过也不必悲观。”

“如果他们不答应呢？”

司徒笑道：“李副总统未免把中共估计得太重了些。一旦局势急变，他必然下台。他下台之后，除了你，还有谁能上

台?”

“岂敢岂敢。”

“你上台之后，可以再公开表示态度：和谈！如果中共答应，那就万事大吉；如果中共反对，那么他们的胜利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即使攻下南京，建立首都，但它的寿命绝不会长久的，多则一二年，少则几个月，就会出现新的局面，我们安排的新的力量，便会发挥作用。中共有什么办法维持得住?”司徒旋又叹气道：“当然，最好连建都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最好是盟军参战，无奈限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做法显然大有困难。”司徒拍拍他的肩膀，“不过你们也不必失望，如果中共不就范，我们还有杀手锏：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平是最可贵的，我们趁它立足未定，举起手指朝它额角上一推，它不象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那样头破血流才怪！”

李宗仁几乎笑出声来道：“大使，你如此为中国事情奔忙，我们真是万分感谢。”

司徒道：“不必客气。今日之下，能够有魄力号召和议、号召反共者，唯君而已！”一席话说得李宗仁骨头没有四两重，如醉如痴。

司徒走后，李宗仁马上和白崇禧通话。李转述了司徒大使的意见，并让白出面，逼蒋下台。

翌晨，蒋介石接到白崇禧拍来的“亥敬”电（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他虽然穿着皮袍，室内也有暖气，浑身却感到一股股凉气。

“介公赐鉴……今日之下，如非与中共言和，吾侪将朝不保夕；此系事实，非危言耸听也。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

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谈……"

"好啊！"蒋介石恨极顿脚，厉声喝道："快请岳军来，快请岳军来！"

张群迅速到达，读罢电报，怃然长叹，却没说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他，"张群沉吟道："白健生的这一手，说明了李德邻的活动，司徒的支持，我们应该予以万分注意。"

蒋介石正想骂人，秘书结结巴巴又送上一个急电，蒋介石忙不迭拿来过目，不料是程潜发来的：

"介公惠鉴：……腊鼓频催，又逢残年；局势恶劣，非言可喻！生灵涂炭，变本加厉，今日之下，惟有言和，盖非如此不能救中国也！而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事，则非吾公退职，不能顺利进行也！以吾公一人之退职而换得中国之……"蒋介石恁说也读不下去，把来电往张群身上一掷道："好啊，他也来啦！"

张群默默地读完程潜电报，黯然对蒋说道："据我所知，目前岂仅是他们两人而已！"

"还有谁？"

"还有，"张群一顿，透口气道："还有黄绍竑，他已去香港同李济深接头！"

"李济深！"蒋介石把一嘴假牙咬得格格作响："我把他们

三个都……”

张群知道他想做什么，劝道："不必这样吧，这样可能收到相反的效果，不如我自己到汉口、长沙同他俩说说。”

张群立刻补充一句："李济深的态度一向如此，我们也不必再去找他；至于黄本人，老实说也没什么能耐，他既如此，由他去罢！”

蒋介石反剪双手，在室内飞快踱步，只见心情焦急，不可言喻。稍停，凄然对张群道："岳军，”边说边伸过双手。

“总统！”张群起立，接过他冰冷的双手，强笑道："不要担心，不必过分担心。”

“岳军，”蒋介石叹道："你是亲眼看见的，东北、徐蚌、平津局势急转直下，我们的地方所剩不多。湖南、湖北，关系太大，你此行责任重大，万事拜托了！”

张群也一身冷汗，道："总统放心，健生、颂公的电报是来了，但真实意图如何，也不一定非常严重，我后天就动身，尽我所能同他两位谈谈。”

蒋介石道："你明天就去。”

张群一怔，忙说："好的，明天就去。”

“不管怎么样，先打电报给我。”

“是，总统。”

“他不是我们的总统！”程潜同张群刚坐下便开门见山道："我不是今天反对他做总统，说来话长，我不说你也知道。”

张群甚窘，转圜道："老兄所言甚是，不过你同他也不是泛泛之交，何必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逼他下台？”

程潜叹道："岳军兄，恕我直率，我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

感情。我过去同他闹过很多别扭，原因只是为了国家，别无他图；今天请他退职，也只是为了国家，难道我姓程的想代他做总统吗？”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张群急道：“只是太使他下不了台，他年纪这么大，你还忍心……”程潜大笑道：“岳军兄！为了他一个人下不了台，就该让四万万五千万人都过不了好日子吗？”

张群语塞，双手乱摇。

“岳军兄！”程潜道：“他年事已高，我何尝年轻？我们这几十年来没有把中国弄好，现在总算找到搞好中国的人了，难道还不肯放手，让子子孙孙骂我们？我看包括你老兄在内，咱们大家退职，平安度过晚年，看中国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不是比目前强了千千万万倍？”

张群闻言变色。

程潜说下去道：“事情也简单极了，蒋先生太太平平离开南京，中国这个烂摊子就有了希望，这不是件大好事吗？”

张群皱眉问道：“颂公没有估计美国和日本的态度？”

程潜正色道：“岳军兄，我希望您这位日本问题专家，别给过去那种眼光引上迷途。战后美、日人民的情况有变，这是一；日本人恨透了日本军阀，要不是麦克阿瑟代表美国扶助日本天皇，日本情况决不是那样儿的，这是二；美国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是连我们的外交部都曾反对过吗？美、日两国政府肯定是不孚众望的，这是三。而一个不孚众望的政府怎么可以要他们的老百姓为他们的利益去死？”

张群不安地捏着手指道：“然而，中共最终决非他的对

手……”

“决非他的对手？”程潜豪放地大笑；“眼前倒有一个现世报的例子：他的人马不是多过中共好几倍吗？他的美式配备不是强过中共好多倍吗？可是这场仗是怎么打的！——”

张群一身大汗。

“岳军兄，您也参加过北伐。想想看，今日之下，不是当年的情形重演吗？老百姓不是向着他们吗？您当然也希望中国好起来吧？那末为什么寄希望于美国和日本，却仇恨中国人如眼中钉呢！”

“不不，”张群道：“我同中共也打过交道，他们也有他们的长处，只是……”张群记不起是怎样离开长沙的，到达汉口，还未宁静，就提心吊胆地向白崇禧游说：

“健生兄，”张群道：“您的电报意思很好，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国共和谈怎能开展？”

白崇禧淡淡地笑笑。

张群声调凄凉：“健生兄，介公同您，无论公谊私交，都很不错，您又何必有此一举？”

白崇禧再笑，三笑，接着说道：“岳军兄远迢迢来到汉口，难道事先一点儿也不清楚么？”

“不清楚什么？”

“我并没有旁的企图，只是希望介公同中共谈谈而已。如要硬干下去，那是不成的。”

张群点头道：“健生兄有这番见地，其实写封信就成了，何必拍发电报？您知道今日介公，是经不起风吹草动的了。程颂云为人同您有所不同，健生兄该多替介公想想才好。”

白崇禧含笑点头道："我是替他设想来着。"

张群双手按膝，脑袋接连画了几个圆圈，叹道："健生兄，那就好，那就好。"他弦外有音："介公对您不薄，您对介公不错，两好合一好，事情就简单了。想当年抗战开始，您出任副参谋总长，威力到达安徽，不错啊！解决新四军之前，您'亲共'那一手也真了得；解决新四军之后，您反共的手法就更高明；抗战胜利以后您对介公忠心耿耿，终于又出任国防部长，同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辞修同心协力戡乱，而且您还是'总体战'的倡议者，这些都是健生兄光荣的事绩！"

"那怎么敢当！那怎么敢当！"

张群再劝："健生兄，记得您出任华中'剿匪'司令时，您表现得真太好了，记得您常同两湖和广西的公务员打气，要全面动员起来，彻底消灭共匪，"张群越说越有劲："我又想起来了，您还表示过，'有我无匪，有匪无我'，介公时常对左右说，今日之下，如果人人学学健生，共匪何足惧哉，唉！"

白崇禧心头暗笑，却使劲摇手道："岳军兄言重了，岳军兄言重了！"

"总而言之，"张群道："介公要我致意，今日局势，非不可为；美援一到，全部改观！老兄率领八桂子弟，南征北战，责任重大，可不能有所误会，那就国家之幸了。介公本来准备亲自来此，毋奈事情太忙，所以……"

"白崇禧没有表示决裂。"张群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道："只是程颂云好难对付。"

蒋介石沉默久之，问：

"白健生也没答应不抬出个李德邻来同我过不去么？"

“他推得很干净，”张群道：“他说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他反正不再发电报主张和谈就是了。他说，他知道他的那个电报，对国共双方都是不对胃口的。”

张群辞去后，蒋介石连官邸会议都没气力出席，任由文武官员在一厢枯等。侍卫长却迎了上来，悲痛地说：“外国记者在南京报道消息，未免太过分。”

蒋介石问：“是什么消息？”

侍卫长答：“合众社几乎每天有一个电报，说我们要走了，而且连飞机都已准备好。”

蒋介石铁青着面孔道：“由他们去吧！”

但当晚见到司徒时，蒋介石却问：“请问大使，美国的通讯社是不是喜欢同人家开玩笑？”

司徒一怔，说：“不会吧？”

蒋介石道：“譬如，关于我‘出走’的消息。”

司徒笑道：“您别误会，您别误会，大概他们找不到新闻，在随便猜测。您知道我们在国外的新闻记者，有时候——不，经常引起所在地人们的不满，可我们也没办法。”

蒋介石再冷冷地笑笑：“譬如关于夫人去美国的新闻，以及她到达美国之后的新闻，大概也是没办法吧？”

司徒微感不快，说：“那真太抱歉了，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批记者先生，对我的挖苦也不例外，对美国总统，有时候也会来一手，这是美国民主的表现。”

“民主？”蒋介石“咭”地一声笑：“老实说，你们的民主，”但他马上改口道：“你们有民主，又何必让我下不了台？”

“一切都是误会，”司徒道：“今天我来拜访您，的确也与

民主有关。"他探询:"现在外面有风声，关于国共和谈的，不知道您有什么意见，我可以向华府说说。"

见到司徒雷登对和谈如此有兴趣，蒋介石恁地也忍不住了，他冷冷地:"我快下台了，你们的通讯社已经替我安排了飞机行期，还问我的意见干什么?大使想知道得多一点，可以问问甘介侯，他现在每天往返于大使和李宗仁之间，和谈的行情，当然都在他们手里。"

司徒也正色道:"总统应该清楚，国共和谈对政府有利。"

"利在什么地方?"

"一旦成功，军事行动就得停止。"司徒道:"到那时，国军不是得到了喘口气的机会?"

蒋介石脸色自青而白，自白而红，咬牙叹道:"这样说起来，我是非走不可了?"

司徒不作声。

"大使不离开南京，不会有危险么?"

"我想不会。"司徒道:"他们杀我没什么意思。"

"大使这样做，不会使我的威信受到更惨的损失吗?人家会说:连美国都不同国民政府共进退了!"

"为了长久的利益嘛。"

蒋介石冷笑:"长久的利益?"

司徒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又问:"难道要我象二次大战时有些国王一样，到美国挂起流亡政府的招牌吗?"他在鼻孔里笑笑:"我不喜欢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

司徒忍住性子道:"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不应该参加意见。不过您当然很清楚，美国政府帮助国民政府，已经花了

很大的气力，花了很多的精神和金钱了。甚至连我们的人民都在反对，因此我们——特别是我，感到很难办。”

“希望大使能够告诉我，”蒋介石道：“你们希望我到什么地方去！”

“实在抱歉，”司徒起立告辞：“这件事我不应该有任何建议。我只是想到：夫人这次去美国，对银行里的一些手续办得很顺利，如果……”

蒋介石最忌讳人家谈到他在美国银行存款，在一个什么地方购买地产等等“私事”，便打断了司徒的话道：“这些私人事务我们不谈，对众多的猜测与谣言我也不说。我今天也要告诉大使，”蒋介石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齿缝中迸出来：“要我到美国，我不干！”

司徒讶然止步，问：“那是为什么？”

蒋介石冷冷地说：“我没有绝望！我还有南方各省，还有西南大后方，西方一大块，广州海南岛，还有台湾！”

“我同情你！”司徒拍拍他的肩头道：“我的老朋友，我同情你，你的心情我完全晓得，只是台湾——”

“台湾什么？”蒋介石暗吃一惊：“台湾什么！”

“没什么，”司徒道：“按照理论来说，台湾的地位还不很明确。”

蒋介石火儿大了：“大使的意思是台湾不属于中国？”

“我没有这样说。”

“大使的意思是：因为台湾身分微妙，所以不赞成我在必要时到台湾去？”

“我也没有这样说。”

“可是我已决定，台湾省的人事将有变动！”

司徒满腹狐疑：“嗯，你终于要魏道明下台了？”

“是的。”

“谁去接他？”

“陈诚！”

“陈诚？”司徒回到大使馆便召集会议，对陈诚这个人研究了半天。司徒决定要设法“争取”陈诚站在他们这一边。正是：狼防狗，狗防狼；狼是改不了吃人的，狗是改不了吃屎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负隅顽抗　邱清泉团团乱转
走投无路　杜聿明身陷重围

话分两头。却说淮海前线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被团团围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形容枯槁，面如死灰。在士兵们啼饥号寒的呼号中，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是突围？是投降？还是战死沙场？

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道："目前四野大军南下，我们如突围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今之计，只有请总座横下一条心，利用空隙跳出包围圈，才能挽救危局。"

邱清泉点头道："良公的见解高明。"

杜聿明皱眉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三天前

大家同意这样做的话，可以会师而归，我们也算对得起老头子了。可如今再这么做恐怕晚了吧！敌人重重包围了我们，谁能开一条血路出来？否则，既违抗命令，又不能会师，两头不讨好，又有何面目再见老头子？”

就在杜聿明、邱清泉、孙元良、李弥商量突围的对策时，蒋介石却拍来了一份急电，其要点如下：“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匪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匪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二、你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匪，此为对匪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匪必又麇集于你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东前进，迂回避战……”

杜聿明看后只是摇头苦笑。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情况不明，怎么能……”

邱清泉看完电报后气得跳脚：“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如今我们是内外交困、弹尽粮绝，还要我们去主动出击，这不是要我们的好看？”

孙元良道：“还是那句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杜聿明心里埋怨，但嘴上不好直说。老头子的决策一变再变，这是全军覆没的预兆。唉！管他妈的，江山是他姓蒋打下来的，我只有一条命，听天由命吧！

“不要紧！”杜聿明故作镇静地说：“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只要能突破一角，全线出击就有希望！”

孙元良道：“可要是突不破呢？那我们不是要全军……”孙元良没有说下去。

李弥苦笑了一下："那我们只好为老头子尽忠到底了。"

邱清泉道："请总座决定，我按照命令办。"

杜聿明沉思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对参谋长舒适存道："好吧！请复电总统：奉钧座手谕，当即遵照改变部署，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之匪部攻击。并请空投粮弹。"

第二天傍晚，杜聿明正和李弥通话，十六兵团参谋长张益熙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报，报告总座，十六兵，兵团完，完了……"

杜聿明跳了起来，一把揪住张益熙的胸口："说！怎么回事？"

张益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昨天晚上，孙司令率领兵团司令部由赵破楼移至朱大楼，四十一军由大陈庄移至欧庙，谁想部队刚一移动，就遭到共军的伏击，各部伤亡甚大，三六四团全部被歼……"

"孙司令官呢？"

张益熙继续说："孙司令带着一部分人退到高楼、张楼一带，命令各军以营为单位，分股出击，所有大炮、车辆和不能携带的笨重行李一律破坏，随后，我跟着孙司令乘了一辆吉普车想通过夏邑去阜阳集结，吉普车一进火线，便遭到共军的机枪扫射，我们都跳下车，孙司令不知去向，我们另外几个人没有冲出去，只好跑了回来……"

"孙司令官呢？"

"没有看见。"

杜聿明呆呆地站在那里。又一个兵团全军覆没了。他那

点残兵败将还能挣扎多久？

孙元良不愧是员"福将"。几经曲折，两天以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在南京城里出现了。蒋介石闻报孙元良求见，着实吓了一跳："他还能回来啊！"立刻又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还敢回来见我啊！"却又悲痛交织，力自镇定道："可不能杀他关他，黄埔一期中的四川军人，只有他同曾扩情、康泽等几个，而今天又剩他一个了，何况万一——"于是传见。

孙元良一见老蒋，声泪俱下道："卑职把十六兵团损失殆尽，请领袖处分，或请领袖准卑职解甲归田，实为德便。"

蒋介石长叹道："算了算了，你是怎么搞的！"

见蒋介石未动肝火，大出孙元良意外，也就哭得更惨："报告领袖，十六兵团的任务是打开一条通往青龙集的血路，不料——"蒋介石连忙摆手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你，你是怎样回来的？"

孙元良抹泪道："卑职眼见情况不妙，于是轻装简从，只身宵遁；幸蒙神佑，安返南京。"

蒋介石低声说："我问你，黄维有无生还希望？"孙元良暗吃一惊，心想自己离开前方不过几十小时，变化却如此之大，瞧模样黄维也完了。答道："这个要看情形而定，卑职不敢估计。不过当卑职离开时，知道黄司令处境危殆不下卑职。他们给包围得好紧，每天喝水都成问题。只是为了取水、抢水、每天要牺牲三百来人。而且有些士兵出去取水，往往连人带桶都到对方去了。"

蒋介石不作声，目光平视，如有所思；但目光迟滞失

神，孙元良感到恐怖。

何应钦闻道孙元良已去官邸，不知主何吉凶，也就跟着前往，却见蒋介石双目失神，有如中邪。听到脚步声，蒋介石才透过一口气来道："嗯嗯，敬之你也来了！"他对孙元良挥挥手道："好吧，你也不必解甲归田，我们还未绝望；只要美援大量到达，只要美国兵同我们并肩作战，前途还有可为。你到万县练兵去吧！"

"是，总统。"

就在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全军覆没后没有几天工夫，黄维的十二兵团在双堆集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里，他猛地蹦了起来，全身血液上升，吆喝几不成声，嘶哑着大叫："娘希匹！你们为什么不加强空运？为什么不加强轰炸？为什么让共匪如此横行？为什么不去前方督战？为什么？……"

左右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就连一向得宠的邓文仪也不敢出头说话。

"娘希匹！"蒋介石又骂起黄维来："你这个混蛋啊！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计划行事？你坏了我的大事！你毁了我的军队！娘希匹！"

参谋总长顾祝同进屋报告道："杜长官急电。"

骂人骂得累了，蒋介石软瘫在沙发上，对顾祝同道，"又是什么事？"

"光亭兄说，"顾祝同道："现各兵团被重重包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实在无法突围，更无力量解黄兵团之围。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存亡。钧座既决定与匪决

战，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匪决战。”

蒋介石沉思有顷，对顾道：“请你复电给杜光亭：一、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幻想增兵。二、黄兵团突围已经失败。此次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意孤行的结果。三、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均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四、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人一角进行突围。那怕突出一半也好。”

正说着，侍卫入报，说是于右任前来拜访。蒋介石一怔，“于胡子来干什么？”却又不好回绝。说了声“有请”，于胡子便期期艾艾进了官邸。于胡子本来是应杜聿明妻子曹秀清的委托，来要求蒋介石把杜聿明从前线放回来的，一见蒋介石铁青色的脸，心里发毛，便临时改了主意。蒋介石问道：“右老有何事见教？”

于右任只好随便扯了个话题：“现在中央政府的办公精神，似乎要整顿整顿才好——”

“娘希匹”蒋介石心里骂道，“这屁大的事也来找我？”不过，嘴上还得客气几句：“这些问题，你们几位就多费心吧！我现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右老应该知道前方的情形。”

于右任苦笑道：“我倒不大注意，不过觉得奇怪，徐蚌会战以来已有三次大捷，可是事实的发展，似乎——”蒋介石哭笑不得，把将士们骂了一道，于右任也就告退。

刚刚送走于胡子，参谋总长顾祝同又来报告：“杜光亭又来了急电。”

蒋介石预感到有些不妙，顿时又紧张起来，忙问："什么事？"

顾祝同道："杜光亭他们对此次战争的前途，研究了上、中、下三条对策，他们来电请总统作最后的裁定。"

"上、中、下三策？"蒋介石感到了兴趣："这上策是——"

"从西安、武汉等处抽调兵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和共匪决一死战——"

蒋介石摇了摇头。他何尝没有想过这一条？一提起这一条，他就要拍桌子骂人。前几个月，蒋介石决定组建第十四兵团，由蒋的心腹将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兼任兵团司令。徐州被围时，蒋象热锅上的蚂蚁，亲自召见了宋希濂。他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增援徐蚌地区，挽救目前的不利形势。"又说："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来，我们的革命事业，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的严重危机。徐蚌会战，关系到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以便会同徐蚌地区的各个兵团，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宋希濂当然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他站了起来："请总统放心！'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局面一定会扭转过来的。"然而，就在十四兵团所辖第二军和二十军在沙市和汉口集结，准备乘船东渡时，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突然派了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报，都被白崇禧硬绷绷地顶了回去。蒋介石急了，亲自和白崇禧通话。开始双方态度还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局的需要，让十四兵团几

个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为由，拒绝东调。一来二去，双方态度越来越僵，声音越来越高。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则说，"合理的命令服从，不合理的命令不能接受。"一次电话吵了一个小时。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了起来，骂了声"娘希匹"，就把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白崇禧则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不许上船。这样一来，蒋调兵东运的计划便成了泡影。蒋介石咬牙切齿地骂了半天。他知道，白崇禧的意图，就是希望他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掉，到那时，他就非下台不可，而李宗仁一伙，便可以乘机崛起。不过，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咬着牙，吞下了这丸苦药。"那么，这中策呢？"

"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

"政治上的时间？"蒋介石皱眉道："这是什么意思？"

"光亭兄没有明讲，"顾祝同吞吞吐吐地说，"按我的理解，光亭的意思，是不是要求'和谈'，以便争取时间……"顾祝同看了看蒋介石毫无表情的、铁板似的脸上，没有敢继续往下说。

"下策呢？"

"就是强行突围。而突围的结果，很可能是全线崩溃。"

蒋介石陷入深深的苦恼中。上策，他办不到；中策，他办不了；下策，他又不甘心。除了这三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希望美国插手，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最要紧的是要稳定战局，而稳定战局又需要……蒋介石心里烦透了。

“总统!”

蒋介石“哦”了一声，从沉思中醒了过来。他挺了挺胸脯道：“请给光亭回电：望吾弟稍安勿躁，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

第二天，杜聿明派了他的参谋长舒适存飞京受命。第三天，舒适存偕同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带着“总统指示”飞回陈官庄。

舒适存道：“总统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总统再三交代，一定要按照他的命令迅速突围。”

董明德道：“总统对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贵部突围。”

杜聿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却极度的失望。“面授机宜”，这就是总统面授的“机宜”？看来，他也已山穷水尽了!

入晚，朔风呼啸，暗灰的天空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四周是一片奇迹般的寂静。杜聿明感到奇怪，忙问身边的参谋。参谋答道，“报告总座!共军早已停止了进攻。他们在前沿阵地不断喊话，广播，送信，发射‘纸弹’(宣传品)，有时竟送来一包一包的烧饼、馒头……”

杜聿明没有再听下去。他的心里发颤。他很清楚，共军的这一手比打枪打炮还要厉害十倍。这样下去，他的部队还能维持多久？他心灰意冷地站了起来，无目的地在屋里踱着步。正好董明德从外面进来。他把董叫到一边，试探地问：“老头子究竟有些什么打算？难道他要看着这点本钱丧失殆尽吗？”

董明德叹了口气："不瞒总座说，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

"没有人向总统提议……和平谈判吗？"

董明德道："以前有人提过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提。总之，谈是谈不了，打也打不下去，南京城里已经慌作一团……总座有什么高见？"

杜聿明道："徐蚌会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如果强令两个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就保不住，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一个地方可跑——台湾。"

"会这样吗？"

"会的。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这局面呢？"

"既然这样，"董明德说，"总座何不去南京，向老头子面陈国家大计？"

杜聿明摇头道，"不行。他有他的看法，他不会接受这个意见的。这次会战就因为没有按照集中兵力决战的预定计划办，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才弄到现在这个局面……"

杜聿明长叹一声站了起来，信步走出兵营，在警戒中巡视守军。只见下面官兵人人吵饿，个个说冷，柴禾早已烧光，接着又拆开车架，几十万人把几千辆车架木材迅速烧光，于是只好焚烧胶胎，那股味道难闻极了，杜聿明几乎无法行走，想找个地方同邱清泉、李弥等将领当面谈谈都不可能，心灰意冷，黯然回营。

第二天东方微明，空中隆隆作响，三军将士齐声呐喊，喜惧参半。喜的是空投粮食的机群已自上海南京分头赶到，前方驴马牲口早已吃光，饿得不能动弹，再不进食，别说战

争，连说话都没气力了。惧的是飞机有限，投粮不敷；而几十万人一齐张口，如何分配？杜聿明的卫队早已架起重机枪严阵以待，在空投圈四周展开戒备。不料飞机没有投向指定地点，只要下面是一片人海，粮包就掷将下来。看官，一包米有多重？一麻袋大饼又有多重？雪地上数十万人翘首而望，伸手而接，粮未落而人先倒，挤抢压踩，惨呼四起；呻吟转侧，挣扎乏力，死了不知多少。

待粮包落地，惨烈的争夺战便在内部演出。先是个别的人抢得，众人一拥上前均分；之后由单位出面争夺，最后连总指挥部都投入了"抢粮战斗"，枪声不绝，死人无数；鲜血染满粮食，夺到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忙不迭往嘴里塞、往锅里倒，唯恐遭人劈手夺去，甚至连命都赔在里面。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将领人人靠抢吃饭，如此惨酷的争夺，又不知死了多少。

争夺既过，啼饥号寒之声复起，万分凄惨，杜聿明还以为援兵可到，不拟投降，但弟兄们等不及了，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为蒋介石作牺牲，只要一有机会，纷纷奔向长壕，投向共军。几万人都不愿再吃草皮树根，就是连这些东西都成了珍品。

杜聿明兀自叹气，流泪，坐立不宁。参谋长入报道："事情糟到不能说。有些女人，有些漂漂亮亮的官太太，为了一块大饼，可以同任何人睡觉！"

杜聿明龇牙咧嘴道："真有这样的事？"

参谋长有气无力地坐下来，摇头道："真是这样的。她们饿得受不了，她们每个人都有金银珠宝，有几个还是——"

他咽下一口唾沫："可是这些治不了肚子饿，——"

正说着，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匆匆走了进来："总座，陈毅将军给你送来了一封信。"

信上写着：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伯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璧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李弥看着杜聿明道："总座，你看……"

杜聿明冷笑了一声："共军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还想叫我们投降？作梦！"

"那我们……"

"全线突围！和共军决一死战！"

杜聿明嘴里很硬，心里早虚了，他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夜深人静时，他给家里人写了封信（万一不成，还可作为遗书），信中叙述了他困难的处境："此次撤退，毕生难忘。人逾四十万，车辆一万多，辎重行李，拖累过重。而军眷妇孺，碍事更甚。万余汽车中因需运输各级军官眷属，致徐州大量汽油在撤退时无法携带。甚至坦克战车中均有妇孺，大军转移如难民行列；而数千文员之混杂其中，也使部队形形色色，不成部队，此可叹者一也。

"奉命自徐撤退后，第一日行军仅走四十华里，翌日又奉命回守徐州；军事行动贵乎神速，如此大规模之行军既无法得心应手，更难以保守机密，终为敌所乘，此可叹者二也。

"我军既回徐州，复击退敌军数次小规模进攻，以为会师有望，不料翌晨又奉命撤退，军容之乱，出走之众，汽油之缺，人心之慌，一言难尽。而取道迂回，路面损坏，环境生疏，士气斗志，更难形容。萧县附近终遭猛烈袭击。退守鲁楼乃陷严重包围，我处处被动，无法还手，遑论出击，此可叹者三也。

"极峰令坚守待援，不宜轻举妄动；但迄未获援，水尽粮绝，五日后敌在我十四方公里周围筑成长壕，纵深两丈，插翅难飞；冰雪凝阵，其坚如铁；划地为牢，动弹不得，苍苍者天，命岂该绝？此可叹者四也。……"

杜聿明正写到这儿，忽闻营外鼓噪，暗叫不好。出得营来，只见黑漆漆的夜空中，不远处白光数道，照得片片雪花乱舞，寒气袭人。忙问"什么事！"参谋长说共军在长壕附近树立大木牌，写明："想活命的人沿壕过来，放下武器，便会招

待；愿留愿去，悉听尊便。总而言之，不打内战。”

杜聿明连忙下令：“快查！”随后接着回报：“几十人过去了，那边有吃的！”

之后再报：“几百人过去了，那边有吃喝！”

之后又报：“几千人过去了，那边……”

还没等杜聿明的突围计划兑现，沉寂了十几天的解放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攻。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负了重伤，李弥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被对方突破，邱清泉兵团的南北阵地也被攻占，阵地越缩越小，李弥、邱清泉跑来劝杜聿明一道突围，杜聿明说，“这不是让他们一网打尽吗？”于是决定分头突围。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等十几个人，乘着黑夜朝贾砦庄走去……

杜聿明等人能否突出重围？这里暂且不表。却说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带着一支部队，刚突到青龙集口上，便迎面碰上解放军的一支队伍，李弥心急、慌忙朝死尸堆里一爬，又顺手把血污涂抹在脸上，装作死了的模样，这一手果然高明，骗过了一些解放军的眼睛，等这队解放军过去，他又跳了起来，他连蹦带跳，连滚带爬，黎明时总算逃出战场。孑然一身，四顾苍茫，悲从中来，惶恐万分。见前面有个三家村，阒无人烟，心想那绝非共区，不妨前去看看，有没有吃的，能不能换套便服。待进入民房，却又十分失望。那几家村民在几天前就给南京饿兵搜索过了，屋宇破败，什物零乱，破破烂烂的便服倒有一些，吃的却遍索不获。李弥饿得心慌，忽然想起农家掘地窖藏山芋等物的习惯，不妨试试，顿时全身又有了气力。在几间房子前后左右挖了好久，终算掘

出了一些地瓜之类，就随便抹抹，蹲在泥地上大吃起来。正吃得津津有味，忽地听得门外脚步声，李弥大惊，急忙飞奔入内，朝黑黝黝的卧房一钻，躲在门后，呼吸几乎停止了。

“好象没有人。”外面有人说。

“进去瞧瞧！”另一个声音说：“可能有官儿逃到这里躲起来，路很近呢！”

李弥一听凉了半截，果然是解放军来了。他已无路可逃，便往床下一钻。不料带翻了床底一只马桶，大概有好几天没有洗刷过，粪尿泼了一地，臭得李弥几乎昏厥过去，一头一脸，满身是尿，不敢出声，连呕吐都得忍着，听脚声渐近，一枝卡宾枪把房门一顶一推，来者厉声喝道：

“出来！缴枪不杀！”

稍停，几个解放军便以戒备的步伐直入房中，却给密不通风，黑漆一团，臭气冲天，阒无人迹的情况退到门外，经过短暂讨论，认为不可能有人藏匿，老百姓给国民党军队吓跑了或者抓走了，这些空屋应该让它好好留着，于是代为关门，拴门，继续到别处搜索去了。

李弥，就是这样仅以身免，在路上用一条“小黄鱼”换了套便服逃向上海的。

邱清泉的情况就有不同，他已经追随黄伯韬于地下，做了不值得的牺牲。

“又去掉了四十万人马！”蒋介石闻讯不言不语，双目无光，雪人溶化似的瘫软在沙发上，似乎再也起不来了。正是：严冬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本钱快吃光了，关门还会远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隔江烽火逼京都　防务空虚
秦淮河畔是非多　特务横行

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收到前方败讯，象泥胎木雕似的呆坐了好大一阵。侍卫入报，说是钱大钧在客厅已经等候多时，蒋介石这才振作精神，召见钱大钧道："今天我要你来，有一件重要事情要你去办。"

"请总统吩咐。"

"局势是这样的，"蒋介石叹口气："我们要好好地振作精神，应付今后的……"

"是的，总统。"

"我对广东的几个人，"蒋介石一顿："不大放心。"

"是，总统。"

"希望你去广州看看。"

钱大钧一征，随即点头："是，就去，就去。"

"你曾经是我的侍卫室主任，"蒋介石道："多少年来，你为我也操了不少心，这次到广州去，希望你一秉初衷，多留心留心。有什么事迅速向我报告。"

"是，总统。"钱大钧深深地感到蒋介石本来年纪不轻，此刻更显苍老了。

蒋介石突地不胜感喟道："你，是我的老同志了。民国十七年，你就跟我在江西剿匪，记得你是主力部队二十师的师长。我们同共匪的账没法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放过他们。这番你到广州去，如果听说什么，可以立刻通知广州市警察局长黎铁汉，他就会迅速采取行动。"

"是，总统。"

"黎铁汉早已来到南京，你们可以联络联络，一起回广州去。"

"是，总统。"

"到了那边，不要住什么宾馆，"蒋介石叮嘱道："搬到东山陈济棠家里住，又方便又保险。"

"是，总统。"

"除了这，还有国府迁穗事宜，有些地方，也请你多费心。"

"遵命，总统。"钱大钧凄然道："那明天就同黎局长出发了。"随即辞出。

郑介民跟着入内，听蒋介石指示道："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

“是的，总统。”郑介民不知蒋介石召见的用意，心里有点惴惴不安。

“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蒋介石继续道：“比在黄埔时期的基础好得多。”

“是的。好得多！”郑介民重复道。

“今天找你来，”蒋介石有点口吃：“是想了解，这个，高级将领的，的忠贞情况如何——”

郑介民松了口气，马上起立道：“报告总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忠心耿耿的。”

“我不是了解大多数人的，”蒋介石皱眉道：“我是了解少数不轨分子的——”

“是的，总统。”郑介民颇窘，戴雨农这把交椅的确不大好坐，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说道：“白健生在华中地区异常活跃，他策动搞了个‘五省联盟’（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并通过湖北省参议会，提出‘和平解决’的通电，目的是逼你下台，提高桂系地位！”

“娘希匹！”蒋介石拍桌子骂道：“共产党是只要我的命，桂系王八蛋是既要我的命，还要我的钱！”

“还有……”郑介民嗫嚅着没有说下去。

“说吧！”蒋介石咽了口气道，“继续说吧！”

“是的，总统。”郑介民接着道：“前方失利，刘经扶（刘峙）的‘剿匪’总部由蚌埠迁至滁县。刘峙到滁县后第二天，覃异之（南京卫戍副总司令）陪着他游览了滁县名胜丰乐亭，并写了一首五绝，”郑介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日记本来念道，“‘当年丰乐土，今日遍狼烟，空有遗碑在，登临一黯然。’流

露了败仗后的灰暗情绪。”

蒋介石道：“刘经扶是只笨猪！算不清，断不明，只打糊涂仗，也怪我选将不力，我应负责。”

“还有，”郑介民继续报告：“覃异之也开始信仰动摇，散布不满情绪，扰乱军心……”

蒋介石吃了一惊道：“有什么根据吗？”

“覃异之也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公卿皆贵戚，国事日蜩螗。有意归田野，无心恋帝乡。每因愁未尽，翻觉我难忘，黩武非长策，拔山笑霸王。’诗里竟然攻击我们‘黩武’……”

“糊涂！”蒋介石骂了一句。

“覃异之还写了一首诗，”郑介民看着小本念道：“隔江烽火通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郑介民看了一眼挂在客厅里于右任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后，继续念下去：“惆怅秦淮拚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

“加强监视，如有越轨行为，立刻报告。”

“是，总统。”郑介民继续说道，“据稽查处的情报，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王彦清，有通敌嫌疑，他以过江演习为名，企图拉走部队。”

蒋介石变了脸色：“叫汤恩伯立即查处。”

“是。”

“还有什么？”蒋介石打了个呵欠。

“这一时期，社会秩序很乱，物价一日数涨，街头巷尾银元贩子充斥，伤兵到处闹事，地痞流氓乘机杀人越货，粮店被抢日有所闻，从前线跑回来的官兵甚多，卫戍总部的军官收容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军官牢骚满腹，常在外面滋事；

又由于政府准备迁往广州，各部留京职员感到今后的出路成了问题，便先后组织什么联谊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发放应变费用。前天，各机关留京职员在财政部大礼堂联合召开成立大会。因人多杂乱，身分无法鉴别，会场秩序无法维持，继之发生纷扰，一片喊打声。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到场弹压，下午始告安定。”

蒋介石道：“要加强首都防务。你回去转告张耀明，让他立即采取有力措施。”

“是，总统。”郑介民道，“不过，主力部队已经无可再调，因此在防务上难免有疏漏之处。”

“不行！”蒋介石有气道：“一国首都，地位重要，得马上想法补救。你回去转告何应钦，要他马上下令抽调西南十三省的地方保安团队士兵的百分之十七，限月底以前报到，限各省如数拨送南京集中。”

“是的，总统。”

郑介民回去以后，免不了手忙脚乱地好大一阵，布置、安排、开会、讨论、督促，并由何应钦出面通令各省照办。命令发出不久，便一再电催，恨不得把十三省地方团队用飞机马上运来。但急惊风偏遇慢郎中，各省偏不买你的账。四川方面是采取拖延战术，当面好好好，背面来不了。湖南方面答应很痛快，立即调拨二千六百人来，却迟迟不见下文，最后只来了几百个老弱残兵来应付差事。贵州方面来个不理不睬，就连省参议会都不予支持。蒋介石光火了，把几个省的副参议长召来痛骂了一顿。但骂归骂，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广东方面更妙，一直把这件事秘而不宣。因为广东征编

保安警察时，曾一再强调人不离乡，这次如果送到南京，一定会闹出乱子来，不如干脆不提。这样，首都防卫仍告空虚。

不过，前方雪片似的告急电报，实实帮了各省地方团队的忙。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覆没，使蒋介石无暇过问首都治安以及其他问题。他不能不考虑徐蚌会战后的防务问题。他召集了国防部高级人员会议。

“我要你们研究研究，”蒋介石道，“新的防务问题，看看我们还有多大的实力，敌我兵力究竟怎样了！”他的声音发抖，“今天开会的没有几个人，不必转弯抹角，你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国防部次长林蔚起立报告道：“从城市的得失来看，我方显然处在不利地位。今年八月，匪军得城十二座、我方得城十八座，匪军失城五座；九月，匪军攻城三十二座，我方失城十八座，匪军又失城……”

“什么失城、得城的，”蒋介石皱眉道，“你能说得清楚点吗！把人都说糊涂了！”

“是，是，”林蔚擦了擦满脸的汗珠，继续念道：“十月，匪军又攻占城市三十五座，十一月，匪军又攻占城市四十六座，而我方两个月连续失城七十九座……”

蒋介石心头一沉，没有说话。

“从兵力的配备来说，”林蔚接着说，“我军自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到三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年中共损失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名，其中被俘者九十五万三千人；伤亡者五十四万三千人。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之前，我军尚有兵力两百九十万

人，但从同年七至十二月，半年战争，我又损失一百六十九万零二百六十人……"

"慢着！"蒋介石脸青唇白："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报告领袖，我方现有兵力一百几十万人。"

"我要的是具体数字。"

"是。徐蚌会战以后，我军准备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共有兵力四十个师，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指挥，共有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华北"剿总"傅作义部约六十万人，胡宗南部十五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马鸿逵、马步芳等残部十余万人……"

"就剩这么点儿啦！"蒋介石嘴里象含了个东西作声不得，"就剩这么点儿啦！"随即又大声道，"不，不，我还有福建、贵州、广西编练的新军，还有后勤部队和空军、海军……我们要发奋图强！我们要发扬黄埔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以长江防线为依托，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和共匪决一死战！"

就在蒋介石安排新的防务，叫嚷"和共匪决一死战"的同一时候，安徽蒙城的荒郊野外，走着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他有四十多岁模样，中等个儿，脸色灰黄，嘴上有一撮短短的黑胡子，右脸颊上长着一颗黑痣。此刻他穿了件极不合身的草绿色军装，笨重的钢盔低低地压住了眉毛，只露出两只骨碌碌打转的眼睛。他不时停下来向四处张望着。

他就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陈诚的心腹骨干，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从双堆集突围以后，他化装成士兵模样，又滚

又爬，又躲又藏，混过了好多道关卡。

刚走出大周庄不远，黄维发现前面的路口有几个持枪的解放军站着，他连忙朝路边的地沟里一蹲，不料，被路口的解放军发现了。

“谁？举起手来！”

黄维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你是干什么的？”

“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

“哦，是上尉司书？”对面的解放军瞧了他一阵，忽然发现了疑点：

“你是十四军军部的？”

“是的。”

“军长是谁？”

“熊绶春。”

“参谋长是谁？”

“谷炳奎。”

“你是刚才逃出战场的？”

“是的。”

“不对吧！”对方盯着不放：“你们的人，大部分已经到我们那边吃饭去了。他们在过河时通通湿了脚，瞧你两只脚都没湿，你怎么会是十四军军部的？”

“那，”黄维道：“是这样的，我是骑马逃出来的，所以两脚没有湿。”

“你是上尉司书？”对方重复问一句。

“是的。”

"上尉司书有马骑?"

"哦……"

"你们的马，差不多吃光了，你这个上尉司书居然还能骑马?"

"哦……"黄维大急："那是，那是，——"

"跟我们走吧。"对方道："不管你是上尉司书也罢，上将司书也罢。"

黄维还想求情，但他知道解放军绝不可能得钱卖放，也绝不会没收俘虏财物；一是一，二是二，不走一趟，显然办不到，没办法，只好跟着对方走到俘虏收容所。

一到收容所，这位"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只是低着头，却不说话。

"把钢盔拿下来。"对方说："把钢盔拿下来!"但一连几次，黄维纹风不动。人们便替他揭下钢盔，往旁边一掷；却露出了光滑的头发，惨白的圆脸。两眼无神，没精打采地滴溜滚转，似乎想找一个逃亡之处。

"你到底干什么的?"

"上尉司书。"黄维还以为对方不识庐山真面目，希望混过这一关再说。但双腿发抖，无法停得。

"请你登记。"

"是。"黄维接过"俘虏登记簿"，在众目注视下战战兢兢写道：

"方正馨，江西戈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他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握着那支笔不停打颤。回答一句话，要迟疑好久。

"方正磐!"

"有!"

"你几时参加国民党军队的?"

"今年。"

"今年几月?"

"今年十月。"

"在什么地方入伍的?"

"在确山。"

"你以前干什么?"

"民国十七年就当小学教员。"

稍停，再问："那你还干过什么?"

黄维慌乱地答："我当了六年小学教员。"

"后来呢?"

"后来再当一年科员，之后就入伍啦!"

问话的人笑出声来道："这就怪啦，我倒要问你，你不是说今年十月才入伍的吗?"

黄维心头一沉，眼前一黑，几乎跌倒在地。他强自镇静，为漏了破绽的答话掩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道："我胡涂，嘿！我胡涂!"

问话者皱眉道："你当上尉司书，每个月有多少收入?"

"七十几块钱。"

"七十几呢?"

黄维怔着，无法回答。稍停，又敲打着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真胡涂！你看我真胡涂!"

对方问："那你真的是方正磐，真的是今年才入伍，真的

是上尉司书了?”

“可不!”黄维透过一口气来，要了一张纸头，振笔疾书道:“如姓名职别不符，甘愿枪毙!”

“这算什么?”

“保证书。”

“保证什么?”

“保证我说的都是真话。”

讯问者严肃地说:“我们还不能相信!”

黄维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进来了一个挂着照相机的解放军人员，讯问者说:“好吧，你先照了相再说。”黄维一见照相机，面色更加惨白，脸上的肌肉颤动得厉害，想躲避又无法躲起，只得站在那里勉勉强强照了张像。正在这时又进来一群俘虏，瞧符号，都是十四军的弟兄，黄维心都凉了。讯问者对俘虏们说:“谁认识这位官长?请开口!”

黄维连忙挥手道:“这些人我一个也认不得，他们也没有一个认得我。”

“是吗?”

俘虏们都是小兵，有一些且是不久前被拉入伍的壮丁，的确也不认识面前此人是谁。但随即来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只见他精神饱满，两只眼睛直射黄维，黄维全身立刻抖个不休。

“他就是黄维!”那个战士大声说:“我曾经替他当过马伕，他骑的马有一阵是我照料的，我一点也没看错!”

黄维几乎昏厥过去。

“我叫李永志！”那战士对黄维说：“你大概还记得。我是在宿县那一仗投奔解放军的，现在是新解放的战士。希望你老老实实，不要说谎，否则你会后悔的。”说罢离去。

黄维几乎哭出声来，他知道这回瞒不过去了，却还说：“我保证书也写过了，你们不信，我还说什么！”

“哦！”讯问者微笑道：“你是怕你那个扯谎的什么‘保证书’会在将来变成罪证，是吗？”

黄维不答话。

“这个容易。”讯问者拿起那张“保证书”，当着黄维，三下两下撕成片片：“这行了吗？”

黄维暗自透了口气，苦笑笑，嘴巴合了又开，开了又合，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就是谁吧！”

讯问者这回厉声呵责道：“你是谁，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装什么胡涂！”

黄维面临摊牌的时刻了，解放军对他既未侮辱，更未“逼供”；如要继续赖账，似乎不大有用，也无可能。沉静片刻，阴沉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终于不大自然地，轻轻地吐出了五个字：

“我就是黄维。”

“请重新登记！”

“是！”黄维拿起笔来，再打开那本“俘虏登记簿”。

这回，黄维反而没什么顾虑了，提起笔来，痛痛快快地在登记簿上写道：

“黄维，十二兵团司令官。陆军中将。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写完退立一旁，静待问话。

"你能坦白，很对。"解放军人员说："目前的形势，摆在国民党人员面前的，只有立功赎罪，或者被俘后坦白交代，除这之外，并没有其他办法，现在你懂得吗？"

黄维点点头。

"可能你还有很多顾虑。"解放军人员说："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坦白从宽'你这条命，大概不至于成问题，不会象你们过去向部下说的那样：'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黄维苦笑笑道："不提了不提了。"

"应该提，应该提，"对方说："希望你们能够告诉其他的国民党人，要他们别再为美国人卖命。同你一样地位的高级将领，或者地位比你还要高的将领，不少人有的已经起义，有的被俘，有的阵亡。就象你，不是插翅难逃么？"

黄维默然。

"我们无意对你们不尊敬，"解放军人员道："只是告诉你：中国有两句成语叫做'众望所归'和'不孚众望'。这个'众'字就是形势。大家都对你们失望痛恨，连你们内中头脑清醒的人都如此，这说明了什么呢？蒋介石一个人无论怎样'强'法，他怎能比当前形势还强呢？何况蒋介石也没什么。他是靠你们卖命才能活命的，你们不肯为他卖命，他就没什么要的了，是吗？"

黄维苦笑。

解放军人员叹道："你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在中国著名的兵法上，以及数不清的先辈著作中，你一定知道'仁义之师'的涵义，一定知道'师出无名'的意思，一定知道'哀兵必胜'

的意思，今天的美国等于当年的日本军阀，在全世界侵人土地，执行扩张政策，他们是'仁义之师'吗？"

黄维摇摇头。

"美国军队到中国来杀中国人，这个同日本军阀有什么分别？他们比日本军阀手段高明些，现在已经着重在什么'经援军援'，而把自己的部队调回去，要你们当炮灰了！"解放军人员道："请问，连他们都感到师出无名，你们为什么为美国卖命呢？"

黄维全身瘫软地坐了下来。

在南京，蒋介石也软绵绵地瘫坐在沙发里，他涨红着脸，双目失神，有如中了邪一般。不过，他不是为了黄维的被俘伤脑筋，而是为了刚收到北平来的一份紧急密电而焦躁万分。

侍卫长见状有异，忙道："总统！前方又有不利的消息？"

蒋介石并不回答，只是用手指了指桌子上的"密电"。密电是他安插在北平的军统特务头子打来的。密电只有几十个字："傅部不稳。据密报，傅已派员去匪区和聂荣臻部秘密接洽投降事宜。"

"娘希匹！"蒋介石骂道："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又说："你马上回电，要他查实详情后立即呈报！"

"是，总统！"

"你立刻叫徐永昌来见我！"

"是，总统。"

"叫郑介民也马上赶来！"

"是，总统。"

十分钟后，蒋介石在官邸紧急召见了徐永昌和郑介民。第二天一早，徐永昌带着蒋介石的秘密使命直飞北平。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逢顶头风。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组新阁　孙哲生画个四不象
弹老调　蒋介石唱了三部曲

书接上回。话说在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知道这局势是拖不下去了，苦撑待变，又谈何容易。但要是真的把半壁河山让给他人，心又不甘。而孙科这个内阁迄未成立，更使他焦急不安。于是召见孙科，问道："国府陷于无政府状态，已经快有一个月之久，关于组阁之事，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很困难，很困难。"

"我知道很困难。"蒋介石道："可是非组不可！你该记得竞选副总统时，李德邻把你挤成什么样子！如果再不弄起来，难道又要等他来吗？"

孙科皱眉道："总统明白，今天的内阁问题，倒不在乎人，而在乎做法！"

“你放心好了。”蒋介石道：“同共产党没什么说的，要我让位？——休想！我们有美国帮忙，还是有办法！这一点你要记住，不可泄气！”

“是，总统。”

“司徒大使在支持李德邻，”蒋介石道：“这个大家明白。他们这样做，太对我不住，我气坏了！”

孙科默然。

“可是终有一天，”蒋介石狞笑道：“我要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反共，非靠我姓蒋的不可！”蒋介石拍拍胸脯：“李德邻何德何能？他在中国的本钱会比我大？哑！”

孙科暗吃一惊。

“我会叫美国人回心转意的，”蒋介石道：“我只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便可以挽回颓势，你懂么？”

孙科惊诧地瞅着他。

“你记住！”蒋介石道：“你上台好了，放心上台！三个月到半年，我在江南练的新兵就可以派用场，美国也会另眼相看！你要知道：对这种局势，我死不瞑目，美国也无法下台！戏法人人会变，可是目的各异，但反共则一！目前应该利用一般老百姓的苟安厌战心理，买通几个既反我又反美的家伙，用老办法来代替共产党那种彻底的娘希匹革命！”

蒋介石愤急地说下去道：“你的内阁还没成立，美国通讯社和若干大员就放出不少和平空气，为的是什么？”

孙科听得出神，回答说：“我不清楚。”但接着说：“是不是把这些空气作为试探性的触角，拿来麻痹警觉性不够的中间层呢？”

蒋介石笑道："差不多，嗯，是这样。"他挥动拳头，郑重其事地交代道："哲生兄，局势如此，你的任务真不轻啊！对外，我将发表谈话，说自从你组阁之后，决定和战的全权已经交给你了！"

孙科一怔，惊喜交加。

"我当然放心你组阁。"蒋介石道："中华民国是你父亲创立的，你当然不能看着它落在共匪手里。现在临危受命，义不容辞。"

孙科在心底里打了个冷战。因为中山先生在世之日，曾一再同他谈起："不要以为你是我的儿子，就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不该如此。'家天下'思想就是我们革命者的敌人，何况我们的革命，毛病太多，离开成功还远得很哩！"孙科如今听到蒋介石这样说，又想起了这些年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反而感到太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了。

"你不用顾虑。"蒋介石还以为孙科是在为新阁着急，满有把握地说："你先对我来一个保证。"

"什么保证？"

"别急。"蒋介石道："就是今天你我之间的谈话，你我之间的那套默契，绝不同第三人讲。"

"当然不能随便同人讲。"

"好！"蒋介石精神一振："哲生兄，我已经想到了几套方案。至于今后用哪一套方案，这个就要看你这个内阁的办法了！"

孙科仔仔细细地听着。

"你要注意我的态度！"蒋介石道："我的态度是反共！"他

一顿："根据这个原则，我订下了三套方案，请你注意。"

"第一套方案，是上策。"蒋介石道："我用不着下台，不必把政府交给李德邻；中国的局势由国际调停，如果能大事化小，局势真的和平了，那太好了，你说是么？"

"是啊！"孙科道："这样一来，我们还是中国第一个大政党，李德邻也不会爬起来。"孙科皱眉："可是共产党会同意吗？"

"你说呢？"蒋介石道："你同他们也有过交情，你以为他们会不会这样做？"

孙科摇摇头道："我的看法是中共不会就此甘休的，他们会干到底。"

蒋介石不以为然道："中共干到底？他不怕美国出兵？"接着透了口气道："就算这一着有困难，看看我的中策吧。"

孙科提起精神，倾耳细听。

"第二套方案是由我暂时退一步，"蒋介石道："我当然不会出洋，一出洋麻烦更多。我可以到溪口去，或者到别的地方歇一歇，让李德邻他们出面奔走。"

"让他出面？"

"你别急，他是副总统，我不在时，当然由他代理的。但只是代理，我不答应的事情他也没办法，这些微妙的地方，你可以放心。"

"那么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你没看出来？"

孙科摇摇头。

"这套方案的特点是保存本党正统！"蒋介石道："李德邻

心里有鬼，但他只能代表国民党，不能把我们的老家给抄了，你说是吗？只要正统还在，以后的做法就容易得多咯！”

孙科默默地体会他这句话的精神。

“最后一套方案，”蒋介石苦笑道：“可以说是下策了。万一那两套方案都不成，我们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双方默契下，发动一个西南各省保境安民、自卫自救的局面，从我们的朋友之中，推出一个人来，用人心厌战、休养生息，来争取人心，阻止共产党深入西南、东南与华南，使他们的革命功亏一篑，然后再把各种各样的朋友送进联合政府，组织反共核心，等待时机再起。你以为这几个办法如何？”

孙科赞叹道：“好极了，上中下三策，我想一定有一个可以做得到的，而以第二套方案比较可行，第三套方案那是必然可行的！”

“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蒋介石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夫人在美国终有一天会有收获，到时候来看看吧，到底是蒋介石厉害，还是这些娘希匹有本事！”蒋介石以拳击桌道：“美国有原子弹！”

“是，”孙科道：“美国有原子弹。我们的困难只是目前的，当然，……咳！”他感到说不下去，干笑一声，随即皱眉，向蒋请教关于新阁的各项事宜。

在蒋介石的“指点”下，孙内阁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布就职。这个内阁一般人称之谓“四不象”内阁：这是临时拼凑的“炒杂烩”，既无政策，又无方针，实在不成个局面。说它是战时内阁吧，它抛开了何应钦，拉出一个无兵无权的徐永昌担任国防部长，使人感到好笑；说它是求和内阁吧，主

战派首领陈立夫还高踞着有决定政策权力的不管部长职务；兵临城下，分明已经处于非降即遁的地位，却偏要高贼"光荣的和平"。想战不可能，想和又不敢说。有人认为孙科是在师承叶名琛"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八字诀等着做俘虏。事实上孙科同叶名琛虽有相似之处，但时代不同，形势各异，在孙科怪异姿态的背后，绝非如叶名琛那样单纯的。

人们只见孙科上台之后，和谣四起；人们看得更清楚，对于这次和谣最感到兴趣的，不是旁人，乃是美国。首先是霍夫曼发表耸人听闻的谈话；然后由美国通讯社放出什么三国调停，四国调停的空气。

就在孙科走马上任，层出不穷的"和谣"四起时，延安方面公布了一份"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给上台三天的孙内阁，迎头一盆冰水。名单内开有四十余人，计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均、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杜聿明、桂永清、王叔铭、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左舜生、曾琦、张君劢等。孙科收到广播，心神不宁，匆匆忙忙去见蒋介石，看他做何打算。

不料，蒋介石却高兴地说："我希望延安公布的战犯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增加大家对共产党的绝望和仇恨。我希望他们把每个士兵都列为战犯。"接着说："哲生兄，共产党对这份名单是十分慎重的，刚才秘书告诉我，说共产党的电告有个更

正，说昨天发表的战犯名单之中，陶希圣三字误为左舜生，发出郑重更正。

孙科忧戚地说："总统所见甚是，不过传闻平津局势不佳，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可能，而他的名字也是榜上有名的。如果共产党对他真的不念旧恶，我看他们公布这份名单的意义，倒不能低估了。"

"你们不懂，"蒋介石心头一沉，安慰他道："这一套，我见得太多，傅作义会不会象传言所说那样，现在尚无证明。不过他还在艰难抵抗，这是事实，你不信可以看看他今天早上的电报。"蒋介石咬牙切齿道："现在我恨平津地方士绅、工厂老板超过了共产党，娘希匹他们接二连三打电报给傅作义，要他把平津交给共产党，"蒋介石越想越气："他们不帮我戡乱剿匪，却在扯我的后腿，将来我非要同他们算账不可！"接着浩叹："难道他们看见共匪把我当作战犯，真的相信我会垮在今朝吗，我不相信！"接着把张群、吴铁城、张治中找来，说："我想同你们谈谈。"蒋介石声调突降："是关于金元券的问题。金元券暴跌，目前闹得比前方失利还凶，我实在恨极了！你们有没有办法！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是不得了的。"

"昨天我还同财政部长徐堪和新任南京市长滕杰商量过，"孙科道："我们探讨物价飞涨的因素，认为同停兑黄金有关——"蒋介石忙不迭接嘴道："那么把自由兑换黄金的办法恢复，如何？"

孙科道："徐部长也提议过，他说金元券跌得太快，来势太急，如果恢复黄金兑换，这对拉一把金元券的威信确有好处，不过得让行政院举行一个全体会议，大会讨论一下再

说。”

蒋介石急问：“什么时候开？”

孙科说：“马上发通知，马上发通知。”正说着上海电话到，报告老蒋金元券在一个早上又跌下了三成，上海人不肯用金元券了。

面对着这种场面，各人皆无话可说。稍停，孙科企图打开僵局，说：“金元券是该想办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场重要的战斗。昨天立法院开会，为总统定薪水，也谈了很久。”

张群苦笑道：“定妥了没有？”

“差不多了。”孙科道：“他们决定：大总统每月月薪及办公费规定为一万二千金元。”

吴铁城一惊：“怎么只有一万二千金元？”

蒋介石不悦着：“一万二千金元已经值不了几个钱啦！”

张治中道：“是太少了，如果这样订法，那问题太多。”

蒋介石问孙科道：“一万二千金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

孙科道：“当然，是太低了，照昨天港币的黑市来算，一万二千金元只合港币三百六十六元。”

“合美金呢？”

“大概是七十三元有零。”

“合黄金呢？”蒋介石刚开口却又勃然大怒，击桌道：“立法院真该死！兵慌马乱，还有闲情逸致给我定薪水！我不要！”

“报告总统，”孙科道：“那是立法院的规矩，也难怪他们这样做。如果总统不要，会影响全国公务员的薪金问题，我

一定告诉他们，让总统的薪水提高点。”

没料到蒋介石又光火道：“别！一万二就是一万二吧！反正我，”他连忙咽下“不靠它派用场”半句话，改口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金元券的威信，支持政府的尊严，我只要一万二，你们公布出来就是，要大家节约删匪，少用一点公帑。”

众人见他如此不近情理，也只得默默无言。蒋介石感到没趣，问：“怎么，你们都嫌少吗？如果不够用，开口好了。”

众人还是不开口。

憋着一肚子闷气回官邸，孙科不知道在他这个新阁之中，将如何进行第二着棋。秘书却笑嘻嘻递上一分小报道：“院长，上海有家小报为院长测字。”

“测字？”孙科一把接过，急急忙忙读道：“孙科组阁，借测前途。查科字左边从禾右边从斗。禾谐音为和，和平也；斗，战争也。故孙内阁所采步骤，可能为和战参半。依方位言，偏左即和，偏右即战。再：禾加口为和，故若言和，尚须费一番口舌。斗加口为叫，所谓作战到底，口头上固应作如是言也。再：禾加火为秋，秋主杀，故谈判时不宜火气，否则仍不免杀伐；斗加才为抖，会有人以‘混身发抖’作谜，谜底为‘总体战’，似也符合实情。又以孙字拆开，左为子孙之子，右为派系之系。与科字并言，左为子禾，如为子孙（老百姓）着想，应和；为派系（国民党）利益着想，必战。”

孙科读完，一身是汗。苦笑道：“太恶作剧，太恶作剧。”

秘书道：“据院长看来，前途到底是战是和？”

孙科叹道：“当然和不了，老头子一心一意想请美国人出面，又在江南练兵，怎能和得了？”

“中共方面反应如何？”

“那份战犯名单就说明一切了，”孙科再叹息：“名单之中，且有主张和平的人在内，说明了中共彻底革命的态度，我心里烦透了。”

秘书笑道：“有人从纽约来，说夫人在美国又挨了一记闷棍。”

“是么？”孙科吃惊。

“可不，美国人说，蒋夫人此去的计划之一，是直接向美国社会宣传反共援蒋的必要，同时攻击美国的不肯出面戡乱。她已经和好几个广播公司谈妥，排好了演讲节目。可是美国政府知道了她的计划，派人警告她说：‘如果她这样做，美国政府将公布许多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证据，同时公布蒋介石等人在美国的存款数字，这警告把夫人吓坏了，再也不敢随便说话。所以她到达美国之后，迄未接见记者或公开谈话。”

孙科问：“老头子在美国到底有多少存款？”

“这个没公布，”秘书道：“只知道，非官方人士曾经透露，宋家在美国的存款总在六万万美元之上。”

孙科皱眉道：“这数目可不小。”他此刻已无意为蒋介石的家产算账，只是强烈地感到，蒋介石第一套方案已经给延安那份战犯名单击溃，十二月二十九日那个重要会议，可能是第二套方案或第三套方案的开始了。

事实也真是那样。国民党中枢大员对蒋的下野问题，已连续举行好几天的秘密会议，拍桌拍凳，头胀面红，一致认为蒋介石非下台不可。

"各位。"面对着四十几个大员，蒋介石心里好不恼恨。他停了一刻，一眼望去，只见高矮肥瘦，稀稀疏疏坐满了一客厅。李宗仁、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王世杰、王宠惠、卢汉、胡宗南、朱绍良、宋子文、白崇禧、夏威、阎锡山、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一个个正襟危坐，但模样似无往日那种恭而敬之的态度，好象都在用目光发问："你到底下台不下台？你到底下来不下来？"

蒋介石恨透了！

"今天请各位到这里来，"他说："主要是想听听各位质直的意见。局势如此，不独外面对我个人很不谅解，即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我如果能够引退，便可以获得更多的美援，也可以为今后的时局留一大后步。我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所以请各位远迢迢来南京共商国是。到目前止，傅作义、马鸿逵两人还没赶到，我等不及了，请各位先发表意见。"他补充："我准备在元旦那天发表引退文告，请各位先说说各人的看法，认为这个文告有没有必要？"他见众人不响，便问李宗仁："李副总统有什么意见？"他认为李宗仁一定会客气几句，假留一番，不料李宗仁简简单单说："我同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蒋介石气得没话说，但又无法发作。目光四射，希望自己圈子里有人出来发言。王世杰果然开口道："我觉得总统没有必要发表这个文告。如果发出去，等于向共匪示弱，而目前形势还不至于向共匪投降，我们还大有可为！"

谷正纲、谷正鼎闻言齐喊："对！对！"

张道藩跟着喊："对！对！"

王世杰也说："是的，是的。"

王宠惠道："不错，不错！"

蒋介石那颗心比较安定一点了，便咳声道："那么，到底该不该发表我的引退文告？"

宋子文发言道："我想说几句话。"众人闻言如释重负，因为已经有五分钟以上没人开口了，这情形端的尴尬，便静听宋子文开口。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局势了，"宋子文说："我不再解释什么。我的看法是，如果蒋总统的引退对局势有帮助的话，那么引退比不引退要好。"

众人一怔。

"据我所知，"宋子文说："到今年底为止，共产党的占领面积已达二百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万公里，人口达一亿九千多万，城市达七百三十七座。在这两年半内战之中，我们的军队已损失了四百三十三万以上，这些数字太可怕了。

"我报告这些数字，是对方发表、而经过我们查对过的。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些数字？目的倒不是强调人家怎么厉害，而是告诉各位，我们还没有失败，我们还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军队！"

众人皆怔，不知道这位国舅爷有何高论。

"所以，"宋子文说："为了扭转劣势，为了动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敌人作战，我赞成蒋总统引退，即使引退一个时候也好，可以使局面稍为松弛，转移举世的注意力。保存我们的老底子。所以蒋总统之引退乃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频频点首。

谷正纲道："我的意见稍有不同。宋先生说得对，我们手里还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惟其如此，我以为总统不该引退，因为谁都知道，只有总统才能领导我们！从北伐到剿匪；从抗战到戡乱。现在局势紧迫，阵地易帅，乃兵家大忌，还是请总统领导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收复失地，消灭共匪！"

王世杰也说："我同意谷先生的意见，总统不必引退。美国的做法深信即将摊牌，到那时候情形大变……"王宠惠期期艾艾道："如果引退，我担心会不会引起其他变故，问题倒不仅仅是共产党。"接着七嘴八舌，闹成一片，纷纷要求蒋介石不必引退。

叶青（任卓宣）也发言道："我赞成总统不必引退，击败共匪的力量我们还有，不必自乱阵脚。"他背后却有人低声在说："你做过共产党，却骂共产党是匪，最没骨气了！你见不得共产党，却要老百姓在战火中家破人亡，你他妈的狼肺狗心肠！"叶青听在耳里，却又不好意思回过头去"相面"，十分难堪。这个乌烟瘴气的会议一直闹了两天，越开越不对劲，蒋介石感到心烦意乱，头昏脑胀，竟破例在会上喝起白兰地来了。

邵力子叹口气发言道："这个文告中，我看是有商量余地的。例如文告中说：'如果共党诚意言和，并明白表示此意旨，政府固极愿与之商谈终止战争之方法。如果商谈的和平方法不致有损于国家之独立与主权，而能有补于人民之福利；如果宪法与立宪原则不致被侵犯，民主政体得以维持，军队完整获得保证；又如果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与其最

低生活标准皆得保障，则个人亦深满意。'这一段话，在措词上似乎有商榷之处。"

"什么?"蒋介石冒火道："这种口气还不妥当么？为什么?"

"因为充满了招降的口气。"

阎锡山点头道："是啊，是有浓厚的招降口气。"蒋介石心想阎老西死守太原，用日本兵对抗共军，在山西打了个日月无光，此番开口，一定是主张打下去。不料阎锡山按了按老花眼镜，说："如果真想拖一拖，我们就得和一和。既然要和，招降口气便有不妥；如果不想和，那就无所谓。"

"你的意见?"蒋问。

"我赞成和一和。"阎锡山道："我是决心剿共的，身上已准备了氰化钾，"边说边掏出一个小瓶子，向各人晃了晃道："可是大家别笑我，拚死也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想办法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吧。如果大家一定要打下去，我当然只能奉陪。可是请大家听听楚汉春的话，他守北平，说北平城墙比大同城厚一倍，共军炮火再凶，了不起在城墙上增加几个大麻子，这句话算是很有胆子，但事实上平津战局很难打得下去。"

蒋介石不悦，问："如何见得?"

"因为有长春的例子，"阎锡山道："一个攻不破的城容易饿垮，长春是例子，平津商民饿得受不了时，部队吃什么？部队饿得受不了时，战局就难维持……"张道藩不待他说完便发表反对引退的说法，谷正纲、叶青前后呼应；而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却赞成和，阎锡山补充意见道：

“我们现在是讨论，大家不必动肝火。要和呢，该和个痛痛快快，不要拖泥带水，徒然使对方小看咱们……”此言未终，“开汽水”之声四起，会议虽在蒋介石官邸进行，但仍混乱之极。蒋介石又气又急，再一想便心胆俱裂，原来主战者都是文人，而将军们则反而主和。蒋介石象泄了气的皮球，半天作声不得。为了留条后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开会那天，他决定先正式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大家对这个任命有什么意见？”蒋介石问：“为了使台湾避免亲共分子的阴谋威胁，万一大陆发生意外，台湾可以作为本党最后坚守的堡垒，力图复兴之基地。”

众官员见任命都快发表了，也就没人开口。却有人发言道：“对台湾的阴谋威胁，似乎不在共方，廖文毅的做法，倒是值得注意。”

蒋介石不悦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在台湾有重兵，‘二二八’闹得凶，不也是一扫而平吗？廖文毅的活动值得注意，但不要紧。”蒋介石本来还想骂骂美国人，但话到嘴边，感到不妥，不如搁下。

有人又说：“既然如此，京沪一带的兵力也该——”蒋介石连忙接嘴道：“已经决定了，上海南京一带的军队归汤恩伯指挥，大家可以放心。”

那边厢魏道明、郑毓琇夫妇也恨透了。眼见大陆已经无望，只有台湾一省暂告无事，满以为可以“从安定中求繁荣”，不料一纸电报，台湾省主席变成陈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也由CC的李翼中变成蒋介石的化身蒋经国了。

陈诚当然高兴之至，寂寞了几个月的冷灶，开始有人烧香拜佛了。自有人接他到台北去住，说草山那个宾馆又远又小，太不方便，陈诚做官不是新手，马上复了个电报“恳辞”，而第二天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南京复电，也就满面春风，走马上任：招待记者，发表谈话。

台湾的CC人马有如当头挨了一棒，陈诚的“主台”，对他们太“恐怖”了，因为他们之间有宿怨。

任命陈诚“主台”，更增加了南京政府的不安情绪。人们知道陈诚和蒋介石的关系远较魏道明密切，如今去魏而用陈，说明南京政府已经危在旦夕，广州无法久守，蒋介石只有唯一的出路——退守台湾这一条了。

任命了陈诚、蒋经国“主台”，解决了后顾之忧。蒋介石刚刚喘了一口气，便听侍卫长报告道，司徒和李、白活动频繁，正在策划新的“步骤”，刚松快了一点的心情，马上又抽紧了。要秘书拟电稿立刻发给宋美龄。电文如下：

“……目前有何进展，念甚。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今日已去台北。盼美方能以更多援助予我，祈多催促。余将在元旦发表文告。余在文末将强调如有必要，余将继续作战，吾人所需者为一完整的中国，并非真正的这种和平，谅有同感也。今日据报，白健生突令桂军转移阵地，此举令余心惊。李白同华府究有何种默契，盼嘱我在美各方人员详尽调查，速即具报，俾谋对策……”蒋介石感到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似乎太不够劲了。正是：夫在南京双脚跳，妻在华府也难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检讨过去　司徒切齿掷钢笔
瞻望未来　李白咬牙顶石臼

书接上回。却说南京政府一团糟，美大使馆也糟成一团。风雨凄迷，传说纷纭之中，司徒雷登同来自华盛顿的专员等人彻夜开会，检讨时局。司徒面无表情，在会议席上起立发言道：

“现在，我们的事情开始了。”他苦笑：“我是这样的抱歉，‘旅华五十年，桃李遍中国’，这两句大家恭维我的话，变成了莫大的讽刺。这个会本来老早要召开的，只是人手问题，所以拖到今天才举行。白宫对我们的期望如此殷切，而我如此愧对政府，愧对总统，愧对自己五十年来在中国的努力，实在痛心。”说罢泪下：“现在，先请我的顾问傅泾波先生同各位作一个概括的报告。”

傅泾波讲了一大段之后说："绅士们，司徒大使的伤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对蒋介石，实在已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共产党这一次庞大的徐蚌战役，已经直接威胁南京，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华的大本营。召开美国在华各方面的高级代表团会议，今天也不是第一次。还记得今年十一月七日那天，专门讨论过调用美国军队问题，结论是三个大字：'不可能!'我还记得，大使馆曾把上个月的会议结果向国务院作报告说：本馆召集美国军事顾问团与武官处之高级职员，经对军事情势商讨之后，一致认为由于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也与事无补。而调用美国军队自属不可能。该会议之结论为：中国或美国所采取之军事步骤，均将不能及时挽救军事情势。"

傅泾波作黯然状道："这是十一月份的事情，现在，十二月快结束，一九四八年立刻要过去了。在徐蚌会战之后，局势是难以令人乐观的，巴大维将军以军事顾问团团长名义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认为'除非一无限制的美援之政策，包括立即调用美军，始能使国民政府抵御共军挺进，在中国南部保持一立足之点。'但鉴于形势不利，巴大维将军本人也并不赞成立即调用美军。

"因此，在这期间，我们被人说成是虚骄的表现，因为只要美国公开出兵便可挽回中国危局的说法，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全无事实根据的假定。"

司徒幽幽地说："绅士们，请随便发言。我现在可以补充的，乃是在今天这种情状下，美国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由单纯支持蒋介石，变成两种方式的努力。"

众人闻言，精神一振。

司徒道："是怎样的两种方式呢？第一，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共军；第二，在他们内部组织反对派，希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就希望他们能够带上温和色彩，尽可能减少侵犯我们以及蒋家的利益。"司徒叹息："这是件不容易处理的工作，还得我们好好努力。因此，我们准备已久的那个步骤：请蒋介石转入幕后，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平试探的棋子，就是我们行使这两种斗争方式的第一个步骤。"

与会人只是点头，也无法发表意见。

司徒郑重其事地说："自从今年四月，我们支持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一直对他抱有希望。我记得，五月间我对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过：除非获得一个受感召的领袖，——这个人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否则现政府将无力阻止共产主义。十月间，我们又明白提出蒋介石退休，以李宗仁代替的问题。十月二十三日那天，我向国务院发出的建议有这么几项：第一，如果国民政府由于屡战屡败，被逼退到中国其他地区，则我国对国民政府是否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第二，吾人是否可以建议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共和政府与较有效能与共匪作战的政治领袖？第三，吾人是否赞同蒋退休，让位予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政党相处甚好，而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第四，吾人若采取后一步骤，吾人是否将承认与支持一由于战事结束、为求中国统一，而与共党合作所成立之联合政府？……"司徒喝一口水："这时因为局势还不太成熟，国

务院对我所问蒋、李二人的进退问题，未做肯定回答。只说：‘美国政府不能处身于建议蒋介石或任命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之地位。’至于万一国民政府有个三长两短之后美国要采取什么对策，国务院说是‘须视届时美国利益所在，与该时情形而决定。’到了现在，蒋介石的军事危机更加严重了，美国政府‘不能建议’的说法维持不下去了，杜鲁门总统便在这个月里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司徒长长地透口气：“他的求和声明要在元旦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国务院一定会感到：要他退休的时间来到了！绅士们，”司徒双拳按桌：“你们以为他，会顺利地退休吗？”

问题转入蒋介石会不会同意退休，大使馆客厅里凝重的空气顿告缓和，人人透口气，都有意见发表。

“大使先生，”美国新闻处负责人说：“据我看来，前途不会很乐观，蒋介石先生对总统宝座兴趣很浓，他可以同意向共产党假求和，但绝对舍不得下野。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司徒大使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配合行动。例如今年冬天，我国的报纸竭力放出和平空气，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报纸都赞成中国恢复‘和谈’，甚至如强烈反共的《生活》杂志，也认为非停止军事行动不可。本月内霍夫曼先生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身分来华，曾同蒋介石作长时间的密谈。电通社本月六日在伦敦发出消息说：‘霍夫曼的任务就是策动国民党向中共争取停战议和，因而从胜利者的人民解放军手中夺取主动权，给受创的国民党以喘息的机会。’”

"德国的电通社发表这样的消息，"美新处负责人说下去道："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有了，蒋介石应该知趣。而且我们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且有过更明朗的暗示。"

"我记不起了，"司徒道："哥伦比亚怎么说？"

"很强硬的样子，"美新闻负责人道："美国报纸一致指出蒋介石非下台不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这么说，但他多了一句，暗示蒋介石可以在幕后操纵一切，他说：'残酷的事实显示，共产党的胜利已接近完成，蒋介石对国家的唯一价值，是他个人的地位在退休中保持对国家的效劳。'这句话有使蒋安慰的地方：他可以在幕后活动；但也有使其不高兴的地方：他是反对'退休'，反对下野的。"

"那他将如何？"有人问。

"了不起是'引退'，"司徒道："这是他的人告诉我的，引退不同于退休，不同于下野，只是休息的意思，有如在一场激烈的篮球赛中，A队的主将负伤离场了，人家一望而知他已无法再上战场，但他自以为还可以卷土重来，"司徒狠狠地以拳击桌："简直是自不量力！"司徒一双灰白的眼珠滴溜一转，停在傅泾波的面孔上："你来报告一些关于他同李宗仁之间的争斗罢！"

傅泾波起立道："绅士们，今天要我向各位报告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实在是不愉快的。这两个人的明争暗斗，已经不可收拾了！"

傅泾波想了想，说道："蒋、李交恶不是今日始。大家都知道，今年五月五日那天，蒋介石、李宗仁举行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事先本来约好穿大礼服出席。可是在行礼的

时候，蒋介石忽然改穿长袍，李宗仁尴尬之极。他已经没有时间改装，只得改穿军装。于是在礼堂中一个长袍、一个军装，非常不调和，有滑稽之感。

“这还不算。”傅泾波道：“而且在典礼进行之中，蒋对李根本不理不睬，好象没有这个人存在似的；而且在礼成之后，蒋介石就掉头不顾而去，这件事情给参加观礼的人印象太深了。”

“绅士们，”司徒接嘴道：“我们辛辛苦苦把李宗仁捧上了台，但他到前几天止，一点作用都没有。不错，国民政府的宪法上，副总统并无任何权力，使李宗仁得以根据我们的意思，对中国各方面有所变动；但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也未免太厉害了，他控制了党、政、军和金融机构，李宗仁根本无从插手。他想过很多主意，希望能出去走走，但蒋一次也没同意。我们这个可怜的副总统只有一次到杭州观潮的机会，其余时间一直躲在傅厚岗家里，”司徒雷登把手中的钢笔紧紧一握：“割胆！”说罢，气愤愤坐下，一改常态地晃动他那条右腿。

“李宗仁先生告诉我们，”傅泾波道：“蒋介石知道非躲一躲不可了。问题是怎样躲法，最主要的是怎样东山再起？起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就是他准备退却的一个步骤。

“李宗仁说，在蒋介石左右，吴忠信算是同他私交最好的一个。一九二九年春天，蒋介石要讨伐桂系，吴忠信反对武汉用兵，因此李宗仁对他有好感。二十年来南京、广西间对峙成僵局，蒋又派吴忠信出任贵州主席，作为对广西的维系人。今年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也是请吴忠信在

蒋、李之间作桥梁，因此这一次蒋在下台前夕，又把吴忠信找了出来。

“李宗仁又说：吴忠信告诉他蒋任他为总统府秘书长时，他婉谢了。蒋介石对他说：‘看最近内外情势，我非走开不可。你这次担任秘书长，乃是作为我同德邻之间的桥梁；一旦德邻上台，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于是在吴忠信就职后没几天，蒋介石就派他同张群、张治中三人，到傅厚冈李家商谈，其结果却使蒋介石万分不快。”

傅泾波喝了口水说下去道：“他为什么非常不高兴呢？因为吴忠信、张群、张治中同李宗仁经过两次会谈，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

“一、蒋先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先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内阁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一)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二)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对中国和平的实现获得赞助；(三)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人士。

“这个协议由吴忠信拿去给蒋介石看，”傅泾波道：“蒋仔细阅读后说：‘我一走开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么多条件！’”

“后来怎么样？”有人问。

“后来，蒋介石就把这个文件搁下来了。”傅泾波道：“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成其在我’，即使他要走开，也只能由他

自己布置，别人不可代他安排。”

“为什么呢？”海军代表人发问。

司徒道：“因为那个短短的协议中，如改组内阁、运用外交以及争取不满政府的人士等等，都是动摇他统治基础的根本措施，他这个人，万难同意。”司徒把钢笔象指挥棍似的晃了几晃：“绅士们，蒋介石还有一个打算，以前曾同我一再表示过。”

“是什么？”

“他认为国共双方的斗争还没有完。他认为目前谈论任何一方的胜败还为时过早。他认为中共的问题，最后还得依靠我们美国力量来解决，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三五年之间爆发，也就是说，最迟到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共问题便不再存在，蒋介石在大陆失去的地盘就会拿回来了。”

“他凭什么如此乐观？”海军代表又问。

“战争！”司徒道：“绅士们，是战争！蒋介石认为由于美国原子弹的威力，大战开始后苏联一定惨败，苏联一败，中共就失去了依靠，当然也一败涂地！”

“那么，他如何度过这‘三、五年’？”陆军代表问：“假定他的估计不错的话。”

“又是假定！”司徒苦恼地说：“绅士们！”他声调凄凉：“我在中国五十年，对中国的前途，不知道‘假定’了多少次！”他目光呆滞，若有所失。半晌，倏地把钢笔一掷，狠狠地咆哮道：“假定蒋介石要度过这‘三、五年’，美国不许他到台湾去——”

司徒表情失常，众美官员却并不感到诧异。因为司徒为蒋介石的一蹶不振，已经废寝忘食，好象南京政府的失败，就象白宫挨打一样，如同身受，且复过之了。

美国海军代表再问："不让老蒋去台湾，他到哪躲避？南京、上海等地看样子也不会支持很久；边陲之区他又顾不得……。"他可惜地舔舔嘴唇，揉揉肚子："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蒋介石都无容身之地了。他在大陆呆不住，只好前往台湾，而我们对台……"他恍然大悟："大使先生不准蒋介石到台湾的理由，我明白了。"

"绅士们，"司徒力持镇静，强笑道："不是'大使'不准老蒋去台，乃是美国不同意他去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国民党去统治未免太糟蹋，与美国的安全政策不合！"

傅泾波见空气凝结，转圜道："现在我们回到蒋、李的会谈罢：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寄托在原子弹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他把他最后一点本钱搬到台湾应变。他不容许李宗仁在上台前有充分准备。他俩之间的谈判也无法谈得下去，吴忠信的奔走也不可能有下文。还有一个黄绍竑，他在李宗仁身边也出过不少主意，现在知道没有希望，已经回到上海去了。

"我应该再报告一些关于白崇禧的看法。"傅泾波道："他在汉口早已听到有关蒋介石下台的消息，也向李宗仁提过意见。他以为如果一个下台，一个上台，它的性质应该是'继任'而不是'代理'。否则李宗仁断难负起责任，不如由蒋干到底。李宗仁也同意这个看法，但两人谈判既断，也就无法

把这看法转告老蒋，白崇禧可等不及了，在今年圣诞节给蒋一个电报，提出请他退休、谋和备战的主张。”

“有人说这是给蒋介石过圣诞节的礼物，”司徒后悔刚才的挪揄，有意使会场轻松一些，众人闻言果然笑出声来。傅泾波道：“白电既去，蒋更光火，他认为这是白崇禧施加压力，逼他表示态度；他恼羞成怒，决定不肯那么早就退休，他要把这局势硬撑下去。”

大使馆女秘书入室提醒司徒道：“快吃饭了。”司徒点头，起立道：“绅士们，吃了饭再说罢，今天的菜很不错，希望这不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聚餐。”众美官闻言黯然。司徒再说：“至于蒋介石硬撑下去的企图，我们是不会答应的；他要集中精力经营台湾，放弃大陆尚有可为的局面，我们也不会同意。李宗仁先生昨晚告诉我，蒋介石如此刚愎自用，他拖的愈久，以后的局面愈难收拾，他已经要白崇禧再发一个电报给蒋，我们在南京的人也从内部加一把劲，再看看他下不下野、就不就范吧！”接着举臂作让客状，说：“请！多喝一杯！”

“我不能再多喝一口了。”那边厢蒋介石在十二月三十日再度接到白崇禧的“谋和备战下野”电报，左右主和者又不断向他提出和谈之建议，蒋介石感到精力疲惫，面临最后关头，寝食俱废，喝白兰地也无法使神经安宁了。

“可恨啊可恨！”他瘫软在沙发里，偌大一个房间孤零零只有他一个，一种寂寞之情，渺小之感，使他陷于茫然之境，喃喃自语：“难道真的非下台不可！”蒋介石愤怒难遏，可是脚软力乏，把膝部毛毯一推，摇摇晃晃起立；门口侍卫官

见状趋前搀扶，给蒋介石迷迷胡胡喝回去道："不要管我！我没有醉！我还有气力！"

"我还有气力！"蒋介石摸索到窗前，"擦"一声拉开绒帷，却使四周的侍卫官一齐紧张起来，掏枪上前，以为出了什么乱子。旋见他的鼻子下颏紧贴在玻璃窗上，一双失神的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庭园中一片大雪，侍卫官这才放心，以为他午夜不寐，起来赏雪散心。徐蚌前线几十万大军在冰雪之中或呼号求援，或整师投降，使他气极！雪花飞舞，如金元券般落个不休，到头来只是一片白卷，使他恨极。他恨所有的文武官员，恨所有士兵民众，恨司徒雷登、李宗仁，恨共产党，恨这个恨那个甚至恨全世界，只是不恨自己。

"我可恨透他了！"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同部下促膝商谈，也一样废寝忘食。不过李宗仁多了一番欣喜之情，因为眼见如此局势，蒋介石是非走不可，他就能过一过"总统"的瘾了。但前途茫茫，这个瘾如何过法，倒也伤透脑筋；如果早在一年半载之前蒋就"让位"，李宗仁认为局势还不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他一再向傅泾波叹气："我可恨透他了！这家伙分明死不放手，打滚撒赖，你说有什么办法！"

傅泾波苦笑道："今日之下，老实说大家都在膀擅，连司徒大使的锦囊妙计，碰到老蒋这个脚色，也只能中宵彷徨，束手无策。"他叹口气，"不过，问题终是要解决的，我看——"

李宗仁截断他的话道："我看，泾波兄，我的处境好有一比，叫做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我同健生他们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他直搓手、叹气、苦笑、摇头。

“你也不必悲观，”傅泾波道：“凡事有司徒大使支持，目前是有困难，但只要他下台，就能云开日出，情形就有所不同了。”他也叹息：“我们早已暗示老蒋，他的左右也早在去年十二月对他说过，乘国共双方还能保持均势期间，尽快与中共恢复和谈，造成对峙态势，徐图收拾大局。但他表面上不反对，可是要待郑州会战以后再说，以后又如何呢？

“他的左右又告诉他：和平也要有适当条件，如果军事力量失却平衡，那连讲和都没资格了。”傅泾波长叹：“唉！现在要你老兄收拾这副烂摊子，你辛苦一点吧。”

“你辛苦一点吧。”一九四九年元旦团拜后，蒋介石把李宗仁邀到国民政府礼堂后休息室谈话道：“局势空前严重，我已经不能干下去了。你辛苦一些，接下去罢。今后支撑危局，挽回颓势，全靠你了。但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以便你上台之后，易于负起责任，推行政务。”

“嗯嗯，呃呃。”李宗仁不知道心头是什么味儿。

“不过，”蒋介石道：“深望健生兄也喻此旨，转告豫、鄂两省参议会少安毋躁，不必再向外发表政治主张，以免影响人心，动摇大局。”

“嗯嗯，呃呃。”李宗仁结结巴巴说：“还有什么要吩咐？”

“台湾由陈诚出长主席，我早已决定了，”蒋介石道：“今后其他方面的人事安排，你要多多辛苦了。”边说边笑，但嘴角颤动。

李宗仁似乎有千万句话要问，但不知道从哪说起，蒋要走，李留住，问：“请问总统，今后还请驻节南京吧，政府大大小小事情太多，还得请从旁指导。”

蒋介石冷笑道："德邻兄何必谦虚，有司徒大使在，不是胜过我这个没用的人吗？哈！"

李宗仁一身冷汗，强笑道："一切都是局势使然，一切都是局势使然。"蒋介石也不答腔，略一点头，大步而去了。

李宗仁从这时开始，感到自己突地巨大起来。以前是"一人之下"，现在他已经是"中国第一人"了。但再一想，忽地黥感自己又渺小起来。以前万事有蒋顶挡，现在蒋留给他一副烂摊子，他感到千头万绪，无从下手，甚至手足无措了。

而在蒋退李进的微妙交接中，蒋也并没有宣布退休，只是休息。那么来日巨细事务，是不是仍由他在背后一把抓呢？李宗仁一念及此，又感到这个石臼顶得实在不易讨好。连忙召集智囊团彻夜会议，决定改变蒋的"文告"。原来陶希圣为蒋草拟的文告中说明，蒋因体力不济，暂时易地疗养，在此期间，政务交给李副总统代行云云。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特地电告所有党报，指出"总统返奉化，绝非下野和引退，不得用这种字眼。"一经改动，中央社广播出来都变成"引退文告"，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问吴忠信怎么回事？吴忠信除了大骂李宗仁"不够交情"之外，也无法可施。

"为什么这样做！"蒋介石拍桌拍凳道："我还没死，他就这样做；如果我真的退休，这家伙不是要造反了吗！给我查！"

"报告总统，"吴忠信赶回来道："据说'总统文告'拿到他们手里后，他们认为不妥。"

"为什么不妥！"

"他们认为陶希圣的草稿如果公布，李宗仁根本无权进

行超越蒋总统所提的五项原则以外的和平谈判，因此——”

“谁动手改的！”

“据说是邱昌渭。”

“真气死了！”蒋介石一跳尺把高：“这算什么东西！这算什么东西！”他涨红着面孔：“我宁肯让共产党来，也不愿意这家伙关起门来做皇帝！”边骂边喘气。

李宗仁可又是一副脸孔，正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向他道贺，新闻记者也跟着到了。李宗仁咧着嘴坐在司徒身边听他们对答，十分过瘾。

“请问大使，”记者们说：“大使对于蒋介石先生的文告有什么意见？”

司徒作忸怩状道：“我事先不知道这回事。事后呢？觉得这篇文告的观念很好。我不打算发表任何公开谈话。但我深信，蒋介石先生的文告无疑是重开和平谈判的先声，并且相信，日内中共方面也定有相当反应。”

记者们对司徒雷登满有把握的样子颇感兴趣。有人问：“大使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看法呢，还是——”司徒连忙接嘴道：“我的谈话只是私人性质，不过，”他叹息：“中国人民久经战燹，亟待休养生息。目前最重要的是经济复兴，而不是战争。”

另一记者问道：“大使的话有道理，不过以今天的情形而论，大使悲天悯人地呼吁和平，会不会嫌迟了一点呢？”

司徒皱眉道：“和平是我过去一向所致力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

李宗仁鼓掌道：“真是好，真是和平大使，让我们为即将

出现的和平局面而鼓掌。”

稀落的掌声停止。有一个年龄较大的记者发问道：“大使，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一次的和平运动是美国发起的，是么？”

司徒一怔：“有什么根据？”

“太多了，”那记者道：“蒋先生并不需要和平，这是人人皆知的，他的下台也并不等于不问政治。他在台湾、在广东、在福建、在四川等地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元旦文告’中闻不到一点儿要和平的气味，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司徒正要加以辩驳，那记者又说下去道：“而且帮助他训练新兵的人不是旁人，正是美国。这还不能说明这一次的和平运动只是一种姿态，其目的在争取南京喘息的机会？”

司徒冒火道：“请问你是哪一家报的？”

那记者从容不迫地回答：“中共的人都走光了，留在南京的没有共产党。大使请放心！我们是以中国人身分来发问的——”

“这个，”李宗仁连忙起立岔开道：“这个记者招待会，今天到此为止了，请，请！”待众人走后，司徒满脸冰霜地对李宗仁说：“今后如何对中共作战，恐怕蒋介石先生是力不胜任了。”

“他，他还有兵，还有一些实力。”李宗仁吞吞吐吐地说，“贵国也在帮助他练兵。”

“那是问题的一部分，”司徒叹道：“瞧目前的情形，靠武力剿共是万难了，我们最好采取另一种文的方法，就是充分鼓励‘民主个人主义’者起来……”

司徒看看表道："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有重要事情，约好几个人到大使馆谈话，该走了，过几天再谈吧。"正是：戏法在不断变换，花样在不断翻新。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战犯求和　蒋介石抛出元旦文告
针锋相对　毛泽东发表严正声明

书接上回，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求和文告，自然引起了朝野人士的不同反响。最有权威的、乃是元月五日陕北广播电台播发的名叫《评战犯求和》的评论。评论道：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

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蒋介石供认了他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的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

“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制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

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陕北的评论锋利极了。

陕北激昂慷慨的广播，震撼着蒋介石及其为数极少的部下：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农民、几百万知识分子与公教人员，唯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将由共党负之。'"

陕北电台广播记者又说："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那里还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

"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么？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大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

"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么？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

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人们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不信任，但蒋介石对自己却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一再询问左右，外间反应如何？中共反应如何？美国反应如何？给追问得急了，左右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把有关资料呈将上去。蒋一看倒抽一口冷气。

"太岂有此理了，"蒋介石愤愤地说："共产党一再发表评论，说我的'元旦文告'是阴谋，是同美国人串通的，娘希匹！还说这是企图用求和来争取时间，准备卷土重来，是为了保存我的势力、保存美国的特权才发出的，——就是这样，你们把我怎么样？我今天手下的城镇、人口、军队、装备，不一定会比他们差，"蒋介石透口气，"走着瞧吧！"蒋介石的确在"走着瞧"。他在集中精力准备"应变之道"，他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把兵工厂和仓库中所有的弹药武器，全部往台湾运去。左右之中有人建议道："总统应变之道，十分正确，不过据美方反应，好象不大欢迎我们经营台湾。现在我们一家一当全搬去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蒋介石冷笑道："我也考虑过了，不过今日之下，除了台湾，还有什么地方靠得住？目前我们的地方还有不少，但据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办法了，由李宗仁去应付罢，他的胃口不小！"

"万一将来他们把台湾……"

"这一点我也有把握。"蒋介石道："我派陈诚出长台湾，经国负责党务，就是为了这个！"蒋介石挥拳："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同他们较量较量！"

“不许这样做!”司徒大怒，但不能形诸于色，一月五日那天，派傅泾波去看李宗仁道：“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昨天对大使说，他反对蒋介石这样做。”

“是吗?”李宗仁哭丧着脸道：“他把黄金白银全部运光，我快上吊啦！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看怎么办!”

“为什么你不阻止他!”

“他根本没有通知我!”李宗仁道：“我事后才知道，我能把这件事当做劫案吗?”

“先谈谈这个吧，”傅泾波道：“巴大维将军反对蒋先生有计划地经营台湾。他说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加到二百万以上，但国民党军队还可以保持一百几十万人，而且长江以南依然完整，他凭什么把重心移向台湾，这岂不是在动摇人心吗?”

“我没办法参加意见，”李宗仁道：“我的处境，大使是知道的。”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傅泾波道：“美国人说，台湾是通过美国军队，在日本人手里拿回来的，在对日和约还没签订之前，台湾属哪一个国家管辖还没决定哩!”

李宗仁忙说：“外面是有这种说法。”但立刻反问：“傅先生，话也得说回来，开罗会议中对台湾已经作了‘交还中国’的协议，蒋先生似乎找到根据了吧?”

“不不不，”傅泾波双手齐摇：“大使说过，白宫的人也说过，即使开罗会议这样说，雅尔达会议也这样说，但对日和约还没签订。如果他这样做，那是什么呢？请问：主权的归属还无法律上的根据，所以蒋介石不能把台湾据为己有，用

台湾作为撤退海空军的基地，确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已请司徒雷登大使向蒋介石提出口头抗议！”

李宗仁略感紧张道：“大使抗议了没有？”

“这个我不便说，”傅泾波道：“他今天告诉我，这个抗议也不寻常，他还没决定采取任何行动。”

“不过我很惨，”李宗仁道：“傅先生看得很明白，他留给我的是些什么东西！”

傅泾波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相信李代总统的能耐——当然，白宫也正在想办法，靠蒋，的确也未免太单薄了。”

“我希望我的力量还不致太单薄，”蒋介石要左右好生处理新兵训练工作，埋怨他们精神不振道：“方今之下，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利用最后五分钟吧！”接着要张群飞武汉找白崇禧商谈时局。张群道：

“蒋先生决定下野，以便李先生出面主持和谈，和缓中共方面的压力。”

白崇禧道：“知道了。”

“蒋先生说，”张群道：“当前老弱部队残缺不全，新部队还有待于训练。政府今后迫切的任务，就是争取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以便进行训练新兵的工作。蒋先生为求这个计划的实现，才毅然引退，让李先生出来主持大局，以便延缓中共的渡江战役，这事情重要极了。”

“是的。”

“不过，”张群道：“过去二十年来，都是蒋先生当家的，如果有不适当的部署，李先生将感头绪纷纭，头昏眼花，不

知从何着手，这就是蒋先生迟迟不去的原因，深望汉口方面也能谅解他谋国的深意。”张群说罢深深弯腰为礼：“这就是蒋先生要兄弟专诚拜望健生兄，当面解释和致意的。”

在派出张群找白崇禧打招呼的同时，蒋介石又把吴铁城找来道：“今日之下，局势空前严重，除了战场，外交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你是外交部长，希望要特别下功夫才好。”

吴铁城必恭必敬道：“是的，总统。”

“我已经不是总统了，”蒋介石惨笑：“他做我做都无所谓，希望能透过一口气来才好。”他长叹：“我在新年文告中说得很清楚：‘生死存亡，要在这一阶段来决定！怎样才能渡过这一难关，克服这一危机！’外交部有什么计策可以提醒我吗？”

吴铁城不安地说：“报告总统，外交部同仁正在想办法。”

“不必想了，”蒋介石叹道：“听我的吧，利用这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向美、英、法、苏四国驻华大使馆进行试探，请求四国政府为中间人，调解国共纠纷，赶快进行！”

“是！”吴铁城忙不迭回到外交部，只见办事人员走得差不多了，又气又急，亲自出马，奔走于四国大使馆之门，但毫无办法！

“在目前的情形下，”司徒雷登道：“要美国政府来作调人，于事已经无补！”

吴铁城淋了一头冷水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苏联大使馆人员告诉吴铁城：“苏联不能干涉他国内政。”

吴铁城碰了一鼻子灰而去。

"在目前情形下,"英国大使馆人员告诉吴铁城:"英国不比美国更有兴趣。"

吴铁城倒抽一口冷气而去。

"目前我们正忙搬家,"法国大使馆人员告诉吴铁城:"其他一概不问不闻。"

吴铁城垂头丧气而去。

"完了!"蒋介石闻报跳脚:"娘希匹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啊!"他力竭声嘶地痛骂:"苏联不谈他了,美国你凭什么不出马?大使馆无能为力,美国军队难道都死光了吗!你要我姓蒋的在中国替你们打共产党,现在情形变了,你们却假痴假呆,在一边瞧我挨打!你们要捧出李宗仁来,也不阻止共产党打下去,这样对李宗仁又有什么好处?娘希匹你们是这样狠辣,真的见死不救啦!"

"我们来唱完这台戏吧!"白崇禧在张群口中知道蒋引退,李上台的消息之后,连忙派了一架包机,要黄绍竑星夜飞港,嘱咐道:"这是最后五分钟!老兄一定要找到李济深,请他出面作调人,越快越好!"

"一定,一定,"黄绍竑道:"争取喘一口气的机会,这道理我懂,不过,李济深能不能帮忙,就很难说了。"

"听天由命吧!"白崇禧叹道:"你去香港,比不去好,找李济深比不找好。除了李济深,似乎还不易找到一个更理想的人啦!"

然而黄绍竑终于怅然自港回沪,因为他要找的李济深已经直飞石家庄,就连蔡挺锴和陈铭枢也已不知去向了。

话说美国和蒋介石朝夕盼望的中共反应,终于由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那天正式答复了。大使馆和蒋介石官邸中都在紧张地倾听、记录、研究、开会。

这位巨人的重要声明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而使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等人，为之忧愁颓丧。他们不想听，但又非听不可，而且比任何人都听得仔细，生怕漏了一个字、一句话。

毛泽东的声明说：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残酷的进攻。所有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人民解放区，无一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延安、张家口、淮阴、荷泽、大名、临沂、烟台、承德、四平、长春、吉林、

安东等地，均曾被蒋军占领。匪军所至，杀戮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

"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区域，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谓'戡乱剿匪'之用。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助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及伪金元券，破坏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的地位；用各种搜括的方法，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

毛泽东说的都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听了都有同感。但司徒雷登和蒋介石、李宗仁他们，显然是听不进去，但又不得不听，而且得仔仔细细地听。

那震撼着世界的声音继续说："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

"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自从日本投降以后，即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防止和停止国内战争，实行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根据此种方针，坚持奋斗，在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首先获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签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

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但是可惜，所有这些维护国内和平及人民民主权力的行为，均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尊重。相反地，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不值一顾。国民党反动政府认为人民可欺，认为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可以随意撕毁，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值一击，认为他们的数百万军队可以横行全国，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他们的援助是无穷无尽的。以此种种，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敢于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了反革命战争。

“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为着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

“怎么还不答复问题，”司徒着急道：“这口气对我们不象有利的样子，咳，听下去吧！”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抵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然后又使自己转入了反攻，从而收复了解放区的一切失地，并且解放了石家庄、洛阳、济南、郑州、开封、沈阳、徐州、唐山诸大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无比的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

司徒雷登听到这里，隆冬腊月却还抹汗道：“凶多吉少了。”接着烦躁地喝水，目光沉滞，喃喃地说：“或许不要紧，

或许有转机，共产党如果执政，没有美国帮助是不行的，顶多一二年就会完蛋，毛泽东应该看到这一点。”

事实上毛泽东看得很远，很远。他的声明已经给美国作了答复：“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

“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

“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

平谈判。

“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靠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司徒雷登闻言瘫软，跌坐在沙发里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感到的惊恐甚于司徒，他四肢无力，强自镇静听毛泽东的声明说下去道：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该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

“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也应当赞助这样

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毛泽东的声明已经广播完毕。司徒雷登等人有如入睡，个个垂头丧气，相对无言。

“局势是急转直下了，”司徒雷登在大使馆中，面对那些“中国问题专家”苦笑说：“我很遗憾地听到毛泽东这样说，可是我们不便答复什么，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竟能统治中国这一点，我们不但永远痛恨，而且绝不承认！”

“那么，”专家们问：“大使准备回国么？”

司徒沉吟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牵涉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蒋介石是差劲，但他对我们美国有巨大的功劳，这二十年来的事实不能抹杀。可是，”司徒长叹：“他最后却使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变成镜花水月，这个实在痛心！拿美国长远的利益来看，蒋介石的对美国的功劳抵不过对美国的损失，他的低能，是这样严重地伤害了我们啊！”

众人默然。

一个专家苦笑说：“有什么办法挽回这个颓势呢？”

司徒道：“有是有，不过很少把握：在中共立足未定之际，从内部把它摧毁！”

另一个专家苦笑道：“大使，请原谅，我们可以喝酒吗？”

“可以可以。”司徒也苦笑道：“我忘了。”接着是一片斟酒饮酒之声。那个要酒的专家痛饮过后，喟然而叹道：“大使，我的心情有如看洋基棒球队作战，眼见他输定了，又无法挽

救的爱莫能助的痛苦。刚才大使说，趁中共立脚未定，来一个突然的摧毁，这办法在理论上是对的，大使没有错。”司徒苍白多皱、肌肉松弛的脸上有了笑容。“可是根据事实，这个理论显然碰到了礁石。”正是：纸做的花儿不结果，蜡做的心儿见不得火。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迫蒋下野　白崇禧献策
穷途末路　杜聿明被俘

书接上回。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巨大反响。蒋介石却如丧考妣，好半天作声不得。他闭着眼睛，跪在十字架前祈祷，愿“我主”降福。但“我主”并不显灵。他看到的却是举国上下一致拥护中共毛泽东主席的声明；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位民主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纷纷通电，表示对毛泽东主席声明的坚决支持。上海的《新闻报》等几家报纸当天还一字未易地刊载了声明全文，销路好得不能再好，蒋介石也气得不能再气了。

“报告领袖！这新兵训练……”

“训练新兵计划不变。争取三个月的时间，和共匪决一雌

雄！”

“报告领袖！这武器……”

“武器运台湾的方针不变。”

“报告领袖！这黄金、白银……”

“黄金、白银运台湾的方针也不变。”

“报告领袖！这金元券的贬值……”

“金元券的方针不变。只要台币存在，金元券就由它去了。”

“报告领袖……”

“算了，算了。”蒋介石知道部下还将说些什么，呵责道：“美国支持李宗仁，一切都由李宗仁在操劳……”

当然，蒋介石并没有绝望，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希望毛泽东的声明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希望国际和国内的和平攻势可以强迫中共就范；希望徐蚌前线的杜聿明将军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希望平津地区的傅作义将军给他带来“巨大的福音”……

然而，一个个“希望”，就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

元月十日，徐蚌前线传来一个消息：杜聿明全军覆没了。

“难道真的完了？”蒋介石闻报神伤，悲痛欲绝。他倒不是为了几十万人马如何了结，而是想在南京一拖再拖的打算，又少掉了一只脚。

“是真的完了！”共方电台广播淮海大战已告结束道：“整个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至今年一月十六日止，前后历时两个月零五天，解放军一举歼灭了一个‘剿总’副总司令指

挥部、一个绥署指挥部、五个兵团司令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五个整师(内四个半师起义)等共约六十万人。在淮海战役发动时，集中在淮海战场上的所有国民党军，即徐州的杜聿明指挥部及李弥兵团；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徐州以西的邱清泉兵团及刘汝明兵团；徐州以北的冯治安部两个军；徐州以南的灵壁和宿县守军各一师；孙良诚部的一个军两个师，以上共六十八个师，除冯治安部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兵团在被歼一个师后其余五个师负伤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另外还多歼灭了一个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由豫南调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十一个师。

“由于解放军解放了淮河以北的全部地区，及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经过淮海战役，整个南线的国民党军已遭受了无法挽救的致命打击。国民党的主力部队现在已丧失殆尽了，而整个南线的兵力也所余无几了。

“据统计，现在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津浦路两侧地方只有十一个军二十五个师，加上汉口信阳地区和鄂西地区的国民党军，也不过十九个军三十五个师，比淮海战役被歼灭的部队还少二十个师。”

“那真的完了，”蒋介石不甘心，狠狠地说：“没有完，我还在练兵，只要三个月到半年时间，我——”但部下告诉他一个惊人消息：“白崇禧说，总统如不下台，他将尽撤汉口之兵，为共军渡江让路。”

元月五日，白崇禧下令桂系部队从蚌埠南线撤退至汉口；汉口的桂军向广西撤退。白崇禧等对南京表示“客气的不服从”迫总统下野。在“客气的不服从”将领中，还有马鸿逵等

人。白崇禧设法迫蒋下野并谋求和平的最近行动，有：一、将上月调赴蚌埠前线的桂军撤退汉口；二、调若干部队至长江以南；三、四川运蚌埠的轮船军火被白扣留。这种种行动说明了白与其他桂系准备同中共谈和。

“《文汇报》也有消息，”另一个侍从室秘书说：“元月六日那天，张治中曾经拜访张群、李宗仁，对时局密切商谈。据南京消息，大局短期内将有新发展……”

蒋介石似睡非睡，一只失神的眼睛时开时阖，听左右说下去道：“香港《华商报》六号那天也登过一些消息，说必要时司徒雷登打算用飞机送李宗仁回桂林。”

蒋介石睁开眼睛狠狠说道：“娘希匹！白崇禧到底要怎么搞？他活得不耐烦了！”左右道：“香港《华商报》上有一篇分析白崇禧的文章，说得很对。作者杨东莼过去是广西干校的校长，对李宗仁那一伙很清楚。”

“那篇文章怎么分析的？”蒋介石冷冷地问。

“杨东莼说：综合近来有关白崇禧的活动，可以断言这是反动派阴谋的另一面发展。何以见得？第一：美帝打算抛弃蒋介石，另找一个，”那秘书咽口唾沫，说下去道：“另找一个傀儡，并不始于今日，至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有了这决意与行动。此时白敢于对蒋表示‘客气的不服从’，很明显地有美帝在后面撑腰。

“第二：不倒翁政学系与桂系早有勾结，此时白邀张群飞汉会商，前些时属于桂系同时又属于政学系的黄绍竑高唱‘和平’，都证明这一阴谋跟政学系有关。

“第三：桂系跟黄埔系的何应钦派有勾结，是公开的事

实；这一阴谋，不能说何没有参加。李宗仁在北平一段期间，与傅作义处得还好，再看傅在平津的安排，以后白、傅同样未应召返京，都说明问题很微妙。白一向在做着要当回族领袖的美梦，这一次不能说他与代表回族势力的马家军没有勾搭。”

蒋介石阖着眼皮问：“还有么？”

“还有！”秘书以为他睡着了，忙道：“他说：过去反蒋，桂系和四川军阀拉得很紧，黄季陆一年多来，跟李宗仁的关系越来越密，说不定桂系这一次要透过黄季陆作旧梦重温之想。桂系如回老巢，自必经过湖南，因此对湖南会不会拉扯一番，也值得注意，再配合所谓‘五省联防’以及各地正在酝酿的什么‘自救运动’等消息来看，无疑地在美帝支持之下，在展开一个最后挣扎的企图。根据上面分析，证明这阴谋并不简单，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很广泛。但要指出，这不外是美帝在背后操纵的一幕傀儡戏而已。”

蒋介石皱眉道：“他的分析到此为止么？”

“还有两段不必读了，”秘书道：“一段是指责白崇禧——”

“指责他不拥护我？”

“不，杨东莼指责他甘为美国作走狗。”

蒋介石嗒然。

半晌，蒋介石再问：“你说还有一段？”

“不必读了，”秘书一头冷汗道：“他指出前途，作下结论——”

“不听了！”蒋介石拂然离坐，却又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他寄予希望的几件事情，如风中残烛，一支支熄灭下去，只剩

下一堆烛泪。

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来，蒋介石面前的残烛又熄一支，即使在白天，也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感了。

却说一月十日天刚亮，烽火弥漫的永城张老庄村边，来了十四个手持武器的士兵，态度慌张。他们在那儿碰到一个老乡，就止步不前，行动闪缩。其中一个鬼鬼祟祟地问那老乡："你们庄上有队伍吗？"

老乡瞅了这伙人一眼，说："周围几十里、几百里都驻满了解放军。"

那士兵一听周身发毛，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戒指，往老乡手里一塞道："你拿去吧，我们在这里，你不要告诉他们。"

那位老乡见他们如此慌张，十分诧异。一望而知这批人来路不正，转身便回庄上报告解放军某部。某部立刻派出樊正国、崔雪云等前往追赶。那十四人看到后面有人追来，也就卧倒准备抵抗。追兵们迅速散开推进。樊正国大声喝问："什么人？上来一个！"那十四人果然推派了一个代表前来。

那个自称是"队长"的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樊正国答道："俺是×纵××师。你们是哪个部分？"

那个"队长"透了口气道："我是×纵××师，我们正好同你们都是一个师的。"

樊正国便问："师长姓什么？"

这个"队长"一怔，说："我从后方才回来，师长命令我押送俘虏到后方去。师长姓名还不知道。"边说边指指他后面两手反绑的一个"俘虏"。

"哦!"樊正国略一沉思，目击对方所穿的服装不象解放军，神情又很不自然，便一个箭步用枪顶住了那个"队长"的胸口，喝道："缴枪不杀!""队长"和后面那十二个人一听缴枪，都驯服地把四枝汤姆生、一支卡宾、三支快慢机、四支加拿大手枪一齐丢在地下。那当儿两手作反绑状的"俘虏"还站在那儿不动，脸色大变。但他身上也有一支快慢机，樊正国上去把他的械缴了。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樊正国、崔雪云和一个连的战士便把这十四个人押回张老庄，转送某师政治部，这十四个人反而一句话也没有了。

某师政治部主任姓陈，一见那"俘虏"凹鼻梁，唇上有着不整齐的须根，那种气派，尽管他穿着士兵的制服，但一望而知是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再打量那十三个人，也绝非普通当兵的，他便看穿了这是一种手法：主角是那个"俘虏"，是他带领卫士企图漏网的，于是便钉住了这个"俘虏"审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十三兵团的军需。"

"你们的兵团部有几大处?"

"有六大处。"

"六大处的处长叫什么名字？写给我看!"

这俘虏拿笔在手，在纸上写了半天，却写不出一个字来。政治部主任见他神色惊慌，继续审讯道："你到底是个什么官？老实说!"

那人忙答："我实在是一个军需，不是官。"

"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是快点说出来吧！你隐瞒不住的，

黄维、吴绍周不都查出来了吗？”

那人闻言神色更惨，支支吾吾地哀求道：“我确实是个军需，你们以后会查得清的。”

政治部主任宣布道：“好，现在休息，你多想想。”

那“俘虏”随即行礼，对政治部主任说：“我的确是个军需，你们迟早会查得出的。”对方笑笑道：“我们正在查！希望你也能坦白。”说罢这位“军需”便给送到另外一间房中休息。解放军给他饭菜，他不吃，一个劲儿唉声叹气。过了一阵，故意自己碰破一点头皮，躺在地上，似乎昏厥一般。

解放军方面正在搜索淮海大战结束时逃跑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他们怀疑这个“军需”就是杜聿明。但他不肯承认，最好的办法是对证。没多久一位解放军的战士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一张杜聿明照片，喜孜孜送到政治部来，一对之下，完全一样，只是少了一小撮胡子。

再过一阵，俘虏中有人自愿前往辨认，此人原是“徐州剿总”专管汽车的副官张印国。他入房验对，杜聿明给他个不理不睬。张印国出屋便说：“一点不错，他就是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杜聿明。杜副总司令从徐州一出来，就换上了士兵衣服；昨天他又把心爱的小胡子剃掉，可是到底还给你们捉住了。”

在人证物证之前，杜聿明知道无法抵赖了，于是绝望地低下头去，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就是杜聿明。”

“你这个该死的杜聿明！”蒋介石闻讯恨透。一恨他打不过人家，二恨他不以身殉国，假充俘虏真的做了俘虏。

“平津怎么样啊！”蒋介石对傅作义也渺茫地寄予一线希

望，而这种希望又给接二连三的电报打得粉碎；

“报告领袖！毛泽东的声明发表以后，平津地区出现可疑动向，傅作义的几个副官和中共地下党接触频繁……”

“报告领袖！毛泽东的声明在老百姓心里反响很大。京沪地区出现骚动……”

“报告领袖！毛泽东的声明引起各方重视，孙科院长一字一句斟酌……”

“告诉他们，”蒋介石生气地说，“对毛泽东的声明不必重视……”

说也可怜，蒋介石不许部下重视毛泽东的声明，而美国却不许蒋介石再拖下去。蒋介石“引退”而不肯言明“下野”，美联社首先开炮，特地发播了一篇评论，揭穿他的把戏，指出他还想恋栈，还想东山再起。

蒋介石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司徒雷登却在大使馆叹道：“瞧！白宫对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充满了厌恶之情，整个美国政界对这个人毫无好感。”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隐名的“接近国务院的人士”发言，他说：“国务院方面认为蒋一旦下野，将更容易施展对华政策，国务院早已不相信蒋介石有能力采取国务院所认为聪明的步骤了。”另一个知名之士说：“蒋的引退多多少少符合了国务院的愿望。”这几句话颇堪回味。

“聪明的步骤”是什么？美国虽未明说，蒋介石其实也知道，这不过是尽量保存中美反共实力，以渗入新的联合政府，组织一个“反对派”来破坏中国的民主事业，破坏有中共参加的、或由中共领导的中国而已。在这方面，美国众议员周以

德却说得比较露骨，他说："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反共力量的小集团，那么我们仍然要尽力给他们以一切援助……"

蒋介石痛苦极了。

陶希圣、谷正纲等人无论"反共"反得怎样热闹，但实在无法为老蒋解忧。CC 的气焰在蒋介石临走前忽地嚣张起来，死硬反共者也赞成老蒋不走，可是美国的态度已使老蒋不容再拖；而决定美国态度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在各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南京已在解放军掌握之中，朝不保夕。蒋介石五内如焚，渴望傅作义能给他一针兴奋剂，明知渺茫而热盼之，明知不可拖而拖之。蒋介石不独无法入睡，抑且饮食都可有可无了。

傅作义的"兴奋剂"终于在几天以后从北平传来了。

"报告领袖！"侍卫长报告道："据军统局北平站秘密报告：平津局势不稳，经查实，傅已两次派人去共区洽谈。据内线密报，傅已打算交出北平……"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跳脚，"把徐永昌叫来！把郑介民叫来！他们两次飞平，都是吃白米干饭的？"

"报告领袖！"徐永昌看了看郑介民道，"我和宜生深谈了好几个小时，他答应说不会中途撤火……"

"你上当了！"

"报告领袖！"郑介民看了看徐永昌道，"我的口气很硬，无奈这老家伙……"

"都是饭桶！"

蒋介石指着两人的鼻子骂了半天。但骂山门又有何用？

徐、郑走后，蒋介石只好把次子蒋纬国叫了进来。

“你立刻去北平！”蒋介石吩咐道：“带着我的亲笔信找一次傅宜生。话要说得好听一点，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好把老家伙说动了心……”正是：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来骗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信口雌黄　胡适之颠倒黑白
困守孤城　傅作义举棋不定

话分两头。却说淮海大战接近尾声，平津战局也已急转直下。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困守孤城，烦恼万分。前方消息一日三变，越变越险，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已经大军压境，自己的几十万人马竟被分割成几段，被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据点里。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张家口，切断了平绥线，傅作义派他的嫡系部队，由他的心腹、三十五军军长郭秀山带领前往解围，在新保安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傅作义又派了他的嫡系部队一〇四军再去增援，不料，没有几天功夫，一〇四军和前次派去解围的郭秀山部均遭歼灭。傅作义闻讯，焦急万状，坐立不安。怎么办？就这么和共产党干下去？自己的嫡

系部队才二十多万，能和共产党拼几天？嫡系部队一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能听你的？没有了部队，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那么，跟着蒋介石走？接受蒋的任命，担任“东南战区司令长官”，把自己的六十万人马，由海、陆、空三路南运，为蒋据守江南半壁河山？不。蒋介石已经日暮途穷、夕阳西下，他违背军心、民心，早已腐败、没落，为什么自己要和他绑在一起，成为他的殉葬品？那么接受李任潮（李济深）派来的代表彭泽湘的建议，独树一帜，打出独立反蒋起义，又拒绝共方整编的所谓第三条路线？也不行。在中国这块地方，要走“第三条路线”，不合国情、不顺民心，无疑是条死胡同。奇怪的是，李任潮先生一向开明、稳健，他怎么会有这个主意？（后来查明，这个彭泽湘是个政治骗子，他冒充李济深的代表，想在平津地区制造事端）还有就是，为了不把六十万人的军权拱手让人，凭着自己当年曾经困守涿州和天镇的守城经验，依靠空援，死守北平，与北平城共存亡？但是，今日战争的性质大非昔比，北平既不是涿州和天镇，此刻包围平津地区的也不是当年的奉军和西北军，而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解放军。只要北平的战局一开，不独文化古城要毁于一旦，千百万军民的生命财产也将遭受严重损失。北平这个千年文化古都，多年来的军阀战争都曾极力避免破坏，今日若毁于自己手中，岂不遭人千古唾骂……除此之外，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和对方“和谈”，然而，要“和谈”，问题又那么多——

傅作义苦恼极了。他面临了最困难的抉择。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来访。他见傅作义烦恼，便不断打气

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宜生兄不必为这些小事烦恼。"

傅作义问："胡先生学识渊博，请问我们到底为何而战？如果反共深得人心，为何又如此不孚众望？"

胡适道："今日局势，将军千万不可相信表面现象，以为共产党可以得天下。不谈学说和理论，以言实力，请问苏联有原子弹吗？共产党有象样的武器与装备吗？他们有执政的经验吗？"胡适拚命摇头："共产党是成不了大事的，一旦美国正式出面干涉，我保证他们一夜之间，后退千里！而且根据目前情势，以及蒋夫人在美国奔走的结果，美国的干涉也快来了。"

傅作义摇头道："美国的干涉来了有什么用？在中国这块地方，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前方节节败退，人心厌战，这场仗还怎么打下去？"

胡适右手几根手指在桌上弹钢琴似的按着，微笑说："我以为这场仗是能打下去的。只是看南京怎样应变。如果还是老样子，前途就很难说，我对他是悲观的。所以他几次三番要我组阁，我都婉谢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应变呢？"

胡适道："拿您来说，此刻征兵的办法真不错；再加上美国的装备，新兵加新的武器，新的领导和新的战略，那不消半年，共产党至少要撤离东北与华北。"

傅作义朝胡适瞅一眼，总感到他的话十分玄妙。他对蒋似乎不错，骨子里却在对他不满，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胡适的来访，并没有解除傅作义的烦恼。有一天，他参加会议回来，碰上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傅作义喜道：

“正想找你聊聊。你来得正好。”于是命人摆酒款待，两人就座，客人问道：“宜生兄，局势如此，你有什么打算？”

“我很烦恼。你是大学教授，请多多指教。”

客人一饮而尽，叹道：“我懂得不多。别说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又如何？胡适不是给人在骂，骂他利令智昏，不知所云吗？”

傅作义道：“我怎么没听见？”

客人大笑：“你怎会听到这些？那是要杀头的。”

“你们对他究竟有何看法？”

“以我们这些教书匠来说，我们对他高攀不上，也不想高攀。”客人笑笑：“他哪里是什么校长？分明是个官嘛！”客人接着反问：“你读过夏康农所著的《论胡适》吗？”

“没有功夫，也见不到。”

“他说的精辟极了。”客人想了想：“他说，自从中国旧社会解体以来，知识分子中稍能以学术自见的，除去笃于所学与所信，谨慎自处的以外，大抵没有摆脱掉‘学而优则仕’的老病根，有的还堕落到抱着学术的琵琶，作为笑媚权要的敲门砖。笑媚的搬弄可以多姿，权要的性质也可以不问，甚至于不问它是同族抑或异族，所以严畿道可以为袁世凯‘筹安’，……”

傅作义失笑道：“夏康农分明针对胡适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论胡适》嘛？”客人大笑，说下去道：“夏康农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看到，自‘国大代’以来，这位曾叫人学墨索里尼‘危险地过日子’的胡适博士，是多么的婀娜多姿。他的琵琶早已丢掉，换上了染血的刺刀！他不

但表演过‘劝进’，而且要‘勤王’哩！”

“好象听说过。”

“岂但听说，报上还登过哩！我记得清清楚楚。”客人道：“是美联社的消息，说‘胡适发表谈话，谓渠相信蒋总统将继续抗共战争，渠主张政府领袖向美陈诉，希望获得较多美援。胡适对外传将出任总统驻美特使一说加以否认，表示：我得先看几天。我几十年没有过问政治，当然不能谈政治，我要先研究考察之后再谈。’你说胡适的口气是什么口气呢？”

傅作义不语。

“这种人，”客人叹道：“比蒋介石宫廷中的陈布雷还少了一些什么，却多一些正如夏康农所说的：‘贩得一套市侩文明，更揉成一套买办体裁的恶态！’实在恶心极了！”

傅作义默然。

客人道：“我们相交多年，当我准备离去之日，想问问老朋友有什么打算？”

傅作义只是喝酒。客人问：“听说你正在组织象抗战之前黄郛、宋哲元所主持的政务委员会？也有人说你将把‘剿总’扩大？也有人说你正要组织什么自治机构？”

“我心里很烦，”傅作义道：“传说极多，我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传说是对的。”

客人眯着眼睛望了他好久，笑问：“那你准备怎么样呢？可得而闻乎？”

傅作义也笑道：“别酸了。”接着叹气：“问题很多，思潮起伏；食不知味，夜不安枕，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客人却问：“听说你的秘书长兼平津央行总经理郑道儒已

经飞沪转京，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自京抵平后已经两次同你接头；青年部部长特种人物陈雪屏也同你商量过组阁问题，看样子你的确很忙。”

傅作义默然。半晌，问：“你到底有何见教？”

客人道：“我只是告诉我的老朋友，千万别跟司徒雷登走！”

“我没有这样做。”傅作义道：“如果决心跟他走，我反而不会苦恼！”

客人举杯道：“说得对，干一杯。”待酒再满，客人问：“宜生兄，咱们是无话不谈，我听说，你要张荫梧出面组织一个什么‘华北民众自救委员会’，下设七个常委：冀张荫梧、热崔振权、察朱涣涣、绥侯番、晋王蔚文、平马耀王、津张逊之。张荫梧任主委。你该知道张某其人，他在抗战时候不打鬼子专打抗日游击队，名望很不好哪！”

傅作义微笑道：“你真是秀才不出门，什么传说都听到了。”

客人再干杯。微叹道：“只是朋友们都在关心你，并不是任何传说都有兴趣；那太浪费时间。我还听说，这个什么会成立之后，你还要争取美援，真的有这回事吗？”

“争取美援是有这回事，”傅作义道：“我现在是国民党的官员，而国民党在靠美援过日子，请问你老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去争取美援求生存，难道反而求助于共产党吗？”

没料到客人正色道：“你真的应该求助于共产党。”

傅作义大为惊讶。

“我没有醉，不是说醉话。”客人道：“我也看得出你的苦

阔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在于岳武穆和秦桧打架！”客人大笑：“民族气节与秦桧行径的斗争，不是今天我们国民党人常常碰到的问题吗？”

傅作义起立徘徊，把门关了，把门闩了；再坐下来道：“你告诉我，你刚才说将有远行，是不是到老八那边去？”

“你没有猜错！”

“他们真能容人？”

“他们为什么不能容人？难道他们也是主张‘家天下’的？”旋即叹息：“老实说，宜生兄，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现在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想通了，我就痛快了；人，也年轻了！”

客人的来访，增强了傅作义“走自己道路”的决心。这天晚上，他请来了他的政治顾问刘厚同老先生，征询刘老先生对时局的见解。

刘厚同是辛亥革命时的老人，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和傅的关系很深。一九二八年，傅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时，阎逃出大连，傅又出任绥远省主席，后来傅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刘厚同给出谋划策的结果。傅对他一向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的。不久前，中共北方局城工部的刘仁和崔月犁派人做过刘的工作。因此，刘也倾向北平问题最好能和平解决。

刘厚同开门见山道：“总司令！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

污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合乎人心，不顺乎潮流。南京政府恐怕维持不了一年半载啦！”

“依你之见呢？”

“最好的出路就是设法同中共疏通渠道，进行和平谈判。”

“不过，”傅作义顾虑重重。“不知共产党是否能守信用？谈判后能否认真履行和平协定？”

刘厚同道，“据我了解，共产党光明磊落，说话一向是算数的。共产党可不象蒋介石，说话出尔反尔……”

“刘老先生，我倒有个想法，”傅作义道，“为了调和双方的意见，同时为了将来执行和平协议，能不能请个民主党派，作为第三者的代表参加？”

刘厚同点头道，“总司令高见。第三方的代表，我想可以请民主同盟中央在北平的负责人张东荪先生参加。”

“很好。不过，邀请张东荪先生的事——”

“由我负责，张东荪先生我熟。你就放心吧！”

“好吧！”傅作义下了决心，“刘老先生！请您告诉王克俊（傅的政治部主任），让他马上通知周北峰来总部见我。”

“好的。”

不多一会，周北峰坐了傅作义派来接他的专车，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傅作义一个人。周北峰道：“总司令有何吩咐？”

傅作义盯着周北峰好大一会。突然问：“你对目前时局有什么看法？”

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少将处长，他一直是傅的谈判老手。

抗日战争时，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肖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过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傅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不久，中共和国民党会谈后成立三人和谈小组，他又担任过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和八路军会谈过多次。今天半夜被召单独接见，并开门见山地问他对时局的看法，精明能干的周北峰，当然已经猜透了傅作义的用心。

"总司令是不是打算和解放军接洽？"

傅作义默默地点点头，接着告诉周，他对谈判的想法……

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即动物园），在白石桥路口下了车，穿过火线，到了海甸镇西南角的一个院子，对上了"找王东"的暗号，由对方的一个干部陪同，乘吉普车到了西山的一个小村庄。第二天一早，在刘参谋和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下，驱车到了蓟县。当天晚上，聂荣臻将军就会见了他们。

聂荣臻道："这次你们来了，我们表示欢迎。这次傅作义将军有诚意吗？"

周北峰答道："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我来主要是想了解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

聂荣臻道："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谈傅将军的全部统辖部队和地区？"

周北峰道："当然是谈全面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了点头道："那好。傅将军是否准备用当年守涿州和天镇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不会，不会。"周北峰道，"这次傅先生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

聂荣臻道："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和对方商谈的进程中，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永昌也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不过，徐永昌到南京政府当了部长以后，两人的来往就少多了。

徐永昌的来到，傅作义照例设宴款待。寒暄以后，徐永昌开始转入正题。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共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宜生兄独力支撑半壁河山，真是千斤重任啊！"

傅作义哈哈大笑道："徐先生千里迢迢专程飞来北平，就是为了给我打气来的？"

"不，不，"徐永昌有点尴尬，"宜生兄有所不知，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哦！"傅作义道："徐先生一定听到不少关于我的传说啦！"

"就是，就是……"徐永昌欲言又止，"宜生兄，恕我直言，

听说你派人去……接头啦?"

傅作义正色道:"这是什么意思?"

"宜生兄请勿误会。"徐永昌道,"共匪一向狡诈多变,对于他们的权术,老兄不能不防……"

"徐先生请放心。"傅作义侃侃而谈,"作为党国的官员,我当然心里明白。总统委我重任,我怎么能半路撤火?"

"那是,那是,"徐永昌松了口气,"共军大军压境,总统的意思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能否撤退平津……"

"具体意见呢?"

"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可请空军协助……"

"恐怕晚了吧!"傅作义道,"共军已经团团围困,怎么能突得出去呢?南撤只能加速被歼的命运。"

"可是……"徐永昌无言答对,两人又闲扯了一阵,便起身告辞,悻悻地回去了。

徐永昌走后第三天,军统局局长郑介民跟着来了北平。

"郑介民来北平干什么?"闻报,傅作义先是一怔,随即也就释然了。哈哈!还是怕我和谈,想策动我南撤吧?

"总司令,"政治部主任王克俊报告道:"郑介民昨天就来了,一下飞机就到处找人谈话。昨天晚上,他就和杨清植(北平警察局局长)、王蒲臣、徐宗尧(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毛惕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等十余人密谈了半夜。"

正说着,郑介民来访。两人见面谈话的内容无非还是徐永昌说的那一套。所不同的只是郑介民的口气比徐永昌硬得

多。

“傅将军！”郑介民盯了傅作义一眼，“听说你们正在和中共谈判？”

傅作义的回答也很硬：“没有的事。那是谣言！”

“不见得吧？”郑介民道：“不是派人去蓟县了？”

“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郑介民不愿和傅作义闹僵，口气缓和了下来，“中共一向狡猾，望傅将军好自为之。”

“什么意思？”傅作义冷冷地回答道：“如果总统不放心，我马上可以辞职！”

郑介民碰了个硬钉子，口气软了，脸上不得不堆出笑来：“傅将军忠心报国，总统心里是有数的。”

“哼！”

郑介民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郑介民刚走，王克俊又来报告：“谈判代表周北峰从蓟县回来了。”

“好。叫他们马上来。衣服也不用换了，到这儿来吃饭吧！”不一会儿，周北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傅的办公室里。

寒暄过后，周北峰就汇报了和中共谈判的详细经过。傅也不时插问几句。

汇报完后，周北峰又把草签的“会谈纪要”交给了傅作义。傅看完以后什么也没有说。周北峰说，“这里所谈的各项问题，让我们务必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傅作义一言不发，又踱起步来。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傅还是一言不发。

"总司令，你看……"

半个小时以后，傅作义对周说："你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回到北平。至于这个协定，过几天再说吧！"

四天以后，傅作义又对周北峰道："你可电告聂（荣臻）、罗（荣桓），就说前次所谈的都已经研究了，只是限于十四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了，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谈谈。明天你同邓宝珊将军再去一次吧！"邓宝珊是傅作义的副总司令，他是刚从绥远前线调来的。

于是，周北峰和邓宝珊第二次去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在这些日子里，傅作义将军陷在深深的烦恼之中。徐永昌的劝说，郑介民的威胁，不是毫无作用的。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平津地区六十万人马中，属于蒋的嫡系部队占了四十多万，而自己的嫡系部队才二十多万。北平城里的兵力部署他很了然：鼓楼和天安门一线以东是蒋的嫡系，石觉的十三兵团；以西是蒋的亲信，李文的第六兵团；以北至黄寺一带也是蒋系青年五军（这就是说，北平城里大都是蒋的部队），只有德胜门一带是傅系赵树桥师，西直门到复兴门一带有傅的孙英年、刘坚一等师，永定门至先农坛是傅的骑兵四师。万一有变，石觉和李文会不会蠢动？对他们的行动，应采取哪些防范措施？

"总座请放心。"傅作义的心腹将领、政治部主任王克俊道："对付李文和石觉的部队，可以采用从前我们对付青年军二〇八师的办法……"原来，青年军二〇八师（以后扩编为八十七军）是蒋的嫡系部队，驻在北平城里，受蒋的心腹将

领、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的直接领导，该部逮捕进步人士、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有名的“七·五”惨案，成为傅作义身边的一颗“炸弹”，在锦州被围时，傅作义趁机把他们调到了唐山前线……

傅作义点了点头。

“总座！”傅的亲信参谋长也献计道：“为了预防万一，要扩充和加强预备总队的兵力。我的意见是：抽调三十五军的暂十七师、骑四师（一部）、补训师和警卫团，作为我们的总预备队。任务是负责保卫中南海（傅总部的所在地）、负责监视石、李两部的行动……”

傅作义沉思有顷道：“很好！就这么办。李参谋长，城里的兵力，请你重新调整、部署一下，把有些部队调去城郊……”

“是。”

当傅作义正在紧张安排和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时，他的谈判代表周北峰从通县拍来了紧急电报。

“什么事？”

“周处长说，刚才聂司令员跟他说，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如果午夜前不答复，他们将采取新的行动！”

“什么行动？”

“聂司令员说，他们将下达进攻天津的总攻击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周处长请示：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傅作义没有吭声。他不停地踱步、叹气，脑子里在“打仗”：同意签约？北平城里兵力尚未部署好，蒋的

嫡系会不会产生变乱？天津的陈长捷、刘云翰、林伟俦主战最烈，能不能接受协议？如果不签订协议，天津就要变成一片火海……但是，万一天津坚决抵抗，要能挫败共军的锐气呢？这不是能增加我们谈判桌上的本钱吗？……傅作义终于打定了主意。

“给周处长回电。就说：请我弟与邓宝珊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半小时后，傅作义就接到了天津陈长捷的告急电话：

“报告总座！共军已经发动了全线总攻。共军大炮十分厉害。东局子被猛攻已经陷落，运河自来水厂已被共军切断，河北区孤立无援，请派飞机前来助战！……”

“报告总座！小西门战斗十分激烈。共军已步步进逼，八十六军步步退守，刘云翰军已无还手的余地，共军已经直插金汤桥……”

“报告总座！一五一师已经放弃河北区，撤回海河以南，反击金汤桥之共军，但未能如愿。民族门的主阵地，又受到共军的正面猛攻，已经连续突破缺口多处。大批共军，已经突入天津市区。城里各大厦屋顶纷纷出现白旗。汇中饭店中弹多处，英美烟草公司屋顶已遭轰毁，整个防区已经全面瓦解……”

傅作义摔掉了电话机，软瘫在沙发里，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回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柳暗花明　北平城和平解放
山穷水尽　蒋介石黯然下野

书接上回。话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负隅顽抗，仅二十九个小时，天津便宣告解放，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等人当了俘虏；侯镜如率残部从塘沽出海南逃。这一来反倒促进了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决心。他通知周北峰、邓宝珊抓紧时间和对方会谈。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草拟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十四条协议。

就在这时，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耑此敬候　勋安。

弟蒋中正。”

但局势到了这步田地，傅作义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向蒋纬国笑了笑道：“请向总统致意，时至今日，一切全晚了……”

“不晚不晚。”蒋纬国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统的意思是，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

“请向总统致意，”傅作义道，“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

话已至此，蒋纬国能有什么办法？动之以情也好，晓之以理也罢，统统无济于事。当天下午，蒋纬国只好在天坛临时机场搭机飞回南京去了。

就在蒋纬国飞回南京的同时，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十四点协议也传到了南京。蒋介石不想看，但又不能不看。稿纸上的每一个字，象子弹一样在他眼前晃动着：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有关军事细节从略）：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个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障在平领事馆外交人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版，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十四、凡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来自北平的报告还说：

"北平城内除由傅作义保留一个加强警卫团而外，其余于元月二十二日开始出城，到三十日全部撤到指定地点。被围困的几十万军队要撤到城外指定地点去，可能发生许多问题，因此在宣布和平协议之前，傅作义采取了预防措施，妥善安排。其中，重要的是一面召集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乘

开会之机进行说服工作。因蒋介石曾电令其嫡系部队将领带其骨干军官飞往南京，但形势已不可能，于是'网开一面'，向他们说明，在和平协议公布之日，其不愿留北平的，允许一律用飞机送走。这样就减少了整编军队时的阻力……一月三十日，傅作义带了他的警卫团，回到北平'剿总'旧址，会见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一月三十一日，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在满街满巷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的欢迎下，解放军以坦克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城，从城外来的各机关、团体、经济部门，也都秩序井然地到了指定地点。至此，未放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未损一砖一瓦，北平城获得了解放……"

有关北平的报告还很多，但蒋介石恁地也看不下去了。他从未感到现在这样寂寞、狼狈、难堪、愤怒与凄凉。他实在呆不下去了。

"你们，"他嘶哑着嗓子，疲乏地嘱咐左右道：

"你们挂个电话给浙江省主席陈仪，要他到杭州机场接我。

"你们通知汤恩伯，上海的防御一定要好！一定不能叫共匪过江，否则砍头！

"你们告诉吴国桢，上海的物资疏散完了没有？回个电报到杭州。

"你们通知孙立人他们，新兵训练一定要加紧！我们争取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和共匪决一雌雄。

"你们通知有关人员，我这次休息是短期的。叫他们不可拒绝和谈，相反地要争取和谈！不过和平运动是受我统一

领导的。凡国民党人从事和平运动而受我领导的，统予保护；否则由中央调统局予以制裁！

"你们贯彻下去：刚刚成立的十四个爆破队要好好地发挥作用。上海方面已经在抓人了。南京方面在宣布取消特种刑事法庭以后，那些重要的政治犯立刻迁往广州或台湾，并且在情况紧急时立刻枪决，不可放过一个！

"各地的政治犯，已经不能再搬迁了，通知他们见机行事，在共匪还未到达时全部消灭，不可放走一个！

"今后的形势，看样子东京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用处，因此冈村宁次千万不可判死刑，该怎么批，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只要他能迅速回到日本。"

但绝望的蒋介石还不肯离开南京，又安排了余汉谋、方天、朱绍良等人的新职，以图做到"停、谈、走"。但这一点也不可能。一月十九日，蒋介石要行政院发表声明："愿与中共无条件停战，并派代表开始和平商谈"，以"安定"人心。

眼看蒋介石迟迟不肯离开总统宝座，白崇禧、李宗仁心里火冒十丈。他们认为，非蒋下野不足以争取时间，缓和局势，于是他们采用了最后一"招"，将原拟南撤的嫡系部队改道东下，宣传首都空虚，调兵保卫。

蒋介石接报浑身筛糠似地抖个不停，他气疯了。除了解放军，蒋介石对桂系等部队根本没摆在心上，但此时此地桂系来这一手，倒也不能小看。

"走吧。"蒋介石一嘴假牙咬得格格作响："你们好啊！有美国人撑腰，眼睛里就没有我了！"蒋介石还想观望一下，但坏消息接二连三，蒋介石感到非走不可了。

"报告总统，十八日那天，李宗仁派亲信飞汉口通知白崇禧，说一周内如无任何发展，他将离开南京，司徒大使已答应他交通上的便利。

"白崇禧官邸将星云集，好事之徒图从中利用，造成事变。河南省主席张轸天天同白会商，赞成白某登高一呼，号召全局；刘斐、李任仁等日侍白崇禧左右，也赞成武汉方面采取行动。……"

"那我是非走不可了。"蒋介石在二十日决定下台，准备一切。二十日深夜白崇禧正邀集李品仙、夏威、李任仁、邱昌渭、程思远、刘斐、韦永成、刘任夫等在汉口"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开会，忽接张治中自南京打来长途电话，说蒋介石决定在明天下野。白崇禧的空军联络组组长苏某也来报告，说南京各报已发号外，说蒋介石已决定下台；紧接着李宗仁的长途电话又到，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崇禧的作法于是全部改变，另作打算；通宵会议，做出决定，推程思远在二十一日专机飞京，向李宗仁有所报告。

蒋介石强自振作，定二十一日中午，在官邸邀请军政巨头午餐。

这顿饭吃得众人食而不知其味。与会大员各以不同的心情注意蒋介石，看他作何表情。只见他双目浮肿，两颧凸出；脸色铁青，嘴角颤抖。先是读了段文告，苟非事先印发，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在最后的午餐上说些什么。

"我，这个，"蒋介石道："这个时局是这样的了。我，我同李副总统，交换了三次意见。事情既这样了，我今天要发表引退文告。"

官邸中空气沉重极了，人人紧张地瞅着这个主角。

“如果共党此后能充分认识国家所面对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头昏脑胀，七七八八地念道：“下令停火，并同意与政府开始和谈，则个人所诚心祈祷者无异如愿以偿。如此，则人民得免惨烈的灾祸，国家的精神与物资资源皆得以保存，其领土完整与政治主权也得维持。如此，则民族历史、文化及社会秩序的延续皆可保持，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也得保障……”

念了好久，蒋介石一身虚汗，疲乏极了。略为定神，继续说：“今天，今天这个中常会，开到这里为止了。我，今天下午四点钟就走了。”

众人明知蒋非走不可，但乍闻蒋介石亲口说出要走了，却有新鲜、惊奇以及“喔！这话儿当真来了”之感。而蒋介石左右三两忠贞之士，则闻言不禁泪下。

张治中认为这引退文告与“元旦文告”并无出入，不足以使对方认为具有诚意，拟有所建议，要求发言，蒋介石忙不迭制止道：“今天，不必再说什么了。”众人闻言一怔，不分忠臣孽子，一齐感到蒋介石此去，将永远回不来了。

这最后一次中常会，就这样凄凄凉凉散了。李宗仁、顾祝同、张治中、孙科、陈立夫、洪兰友等人一齐上前，人人似乎同蒋介石都有所商谈，但人人开不出口来，蒋介石脚下虚软，踉踉跄跄直往大门走去，连头也不回，以免睹物伤情，触景伤心。李宗仁偏不知趣，问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蒋介石厌恶地、忙顾左右而言他，答道：“我这次到奉化扫墓，你多费心了。”说罢上车，绝尘而去，连手也不握，头也不点。

衣复恩驾驶的"美龄号"专机在明故宫机场待命，定下午四时把蒋介石载离南京。但左右报告道："总统这番在明故宫上机，传言有所不便，如何是好，敬请示知，实为德便。"蒋介石一听面色变了又变，惊问又有什么消息？

左右答目前南京不宁，可能有人对蒋不敬；而幕后指挥者是谁，却又不便猜测，为慎防万一，不如改在大校场起飞算了。蒋介石闻报只有点头的份儿，五内如焚，却无话可说。到得官邸，更凄怆无以言客。浙江省主席陈仪奉召前来迎候，劝道："人，总得看开点，事情既然如此，也不必难过，徒然影响健康。"蒋介石嘀咕着临行时有人"为难"的问题，一个劲儿吵着要走，陈仪问道：

"改大校场起飞，不通知他们么？"

蒋介石摇摇头。

"会不会……"

"不必了。"蒋介石厌恶地说："如果一通知，那些新闻记者又要搞不清楚，讨厌之极！那些文武大员，看了也叫我心烦！他们会怪模怪样，在这个时候挽留我，要我别下野。"蒋介石气极："谁想下野？谁想离开？要不是桂系有美国撑腰，撵我下台，我才不走！"

陈仪耐心说："今日之下，只有看开点了。提得起，放得下，唯大英雄有此胸襟，我看我们还是在杭州多玩几天，再去溪口吧。"

蒋介石眼睛瞧着侍卫们搬出最后一批行李，心头似有烈火烧起，嘴上恨恨地说："我告诉你，我的暂时引退，并不是说我已放弃总统地位，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

我把职权交给那个姓李的，是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段的规定！我根据这一段规定颁发文告，要那个姓李的代行职权！我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也不是长久退职，我仍继续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说罢喘气。

陈仪心头叹气，不便再说什么。默默地随他出门、上车，直向大校场机场而去。

那边厢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洪兰友等人到得明故宫机场，还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不料有机降落，下来的乃是程思远与邱昌渭，二人见李在场，知道是怎回事了，忙把白崇禧等人的信件当面递交，李宗仁匆匆拆阅道："目前危机严重，千钧一发，势非确定名位，集中权力，不足以厉行改革，挽回军事颓势，故李副总统此次主持中枢大政，应适用宪法四十九条上半节之规定，继任总统职位。"

李宗仁大喜，念下去道："扩大政府代表基础，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至此忽闻人声喧嚷，李宗仁暗吃一惊。

左右报告蒋介石临时易地起飞，李宗仁立刻由吃惊而紧张起来，他为了赶不上送行而着急，又气又恼，快马加鞭。在车中继续阅读白崇禧等人来信，只见上面说道：

"扩大政府代表基础，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以期耳目一新，迎接新的政治任务。基此原则，应批准孙科辞职，并另推张治中组阁。

"为促使长江下游的中央军与武汉方面的华中部队紧密联系，应力挽何应钦留京，予以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任

务。……”

“头头是道，头头是道。”李宗仁对程思远、邱昌渭二人道：“健生兄说得很对，只是事与愿违，这里的情形不如理想，奈何？”

三人正在车里伤脑筋，机场近了，却见“美龄号”专机自跑道一鼓气昂头升起，气胀着肚子，掠过上空，一闪而逝：蒋介石已经走了。

李宗仁等人有的气恼，有的伤感，有的冷笑，有的痛哭，国民党政府的领袖以事实证明，垮了！

“这一垮永无抬头之日。”陈仪在机上泪承于睫，悲不自胜。这个强硬反共的老头儿自“二二八事变”下台以后，就同他的日本籍夫人迁居上海虹口，对台湾人民因“二二八”惨死无数，内疚之极，却有口难言。台湾人民为什么如此仇恨蒋介石，以致在内战中一蹶不振？整天无所事事的陈仪，却有了多多思索的机会。

个人的功名利禄是完了，中国的前途不该随之结束。这道理似乎人人皆知，要能够做到，却又不很容易。陈仪自问可以做到了，虽然在感情上不无凄然，但终于能够劝蒋介石“提得起，放得下”了。

蒋介石已经陷入“提不起、放不下”的泥淖里。他知道就在专机的双翼下，秦淮河畔，桃叶渡头，他不可能再有机会追寻六朝金粉。在孙吴、六朝、南唐、明初之后，他的末代王朝也告结束，成为历史了。明故宫、明孝陵、北极阁、鸡鸣山、清凉山、雨花台、玄武湖、莫愁湖那些名胜古迹，将永远还给老百姓手中，而不再遭人玷污了。当然，蒋介石伤

感的还不止此。他偷偷地向窗外瞅一眼，只见夕阳如血，一片模糊；李后主的声音在耳边哭泣：“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琼枝玉树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蒋介石哭了。

蒋介石带着皇帝的梦，凄凄凉凉地在层层白云中穿进穿出，幻境梦境，合而为一。摆在面前的问题太多，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极重要，但千头万绪，又不知从何下手。“引退”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目前是更难解决了。

感到陈仪和侍卫们都在瞅着他，蒋介石力持镇静，不落眼泪。他想睡觉，可是思潮起伏，怎地也阖不上眼睛。坐在背后的陈仪目击这个末代皇帝的情景，不由想起郑板桥的《怀金陵》来：

“淮水东头，问夜月何时了？空照彻，飘零宫殿，凄凉华表。才子总嫌杯酒误，英雄只向棋盘闹；问几家输局几家赢，都秋草。流不断，长江水；拔不倒，锺山峭。胜古树荒塚，淡鸦残血，碧叶伤心亡国柳，红墙堕泪南朝庙。问孝陵松柏几多存？年年少。”

“美龄号”专机到达杭州，蒋介石对欢迎人员平时不感到什么，这一次却特别感到厌恶。于是一概不理，驱车西湖，想用名胜古迹打发心头忧愁，但这怎么行？可是又不能不作满不在乎状。他知道举世人都在看他的笑话，而来自华盛顿阴毒的目光比中共更使他气愤，他要故作沉着，——他得故作沉着。

车子在西湖兜了一转，到底看到了什么西湖美景？西湖是否“淡装浓抹总相宜”？蒋介石根本一无所见。过了白堤，改为漫步，寒风中蒋介石把手杖向“楼外楼”一指，颇为激动地说：“公洽，吃鱼去！”

陈仪忙不迭说：“好好，也该吃晚饭了。”一干人等便到得“楼外楼”．有一帮汽车兵团的军官正在豪饮，没料到蒋介石会来．立正敬礼过后，也就悄悄离去。蒋介石同他们点头为礼．进入房间，摇头道：“只知道吃！”

陈仪不作声。

“公洽，”蒋介石手持水杯，眼望西湖：“今天，还有两个地方在等我们。”

“这个我倒不知道。”

“台北以为我会到那去，鼓浪屿也替我准备好了。”

陈仪唯唯。

蒋介石坐下来，说：“公洽，今后之计，你觉得我们该怎样打算？”

陈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摸摸胡子，笑道：“愿闻其详。”

蒋介石皱眉道：“你以为我这样就算了？”

陈仪心中叹息，心想事到如今，此人犹不死心，实堪浩叹。便答：“看样子，介公还想东山再起。”

蒋介石微感刺耳：“怎么是‘看样子’？我当然有我的打算。公洽，待我走后，你立刻把舟山群岛的防务工作安排好，这是我们的反攻基地！”

陈仪沉思道：“介公想在舟山设防？——”

"这样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那么介公很快要到台湾去了？"

蒋介石以拳击桌："他们不让我去！"

"谁？德邻他敢？"

"不，是美国。"

陈仪再沉思，转弯抹角地劝道："以台湾为大本营，介公那一次到台湾视察时就谈过了：只要有台湾，便可以反攻。台湾在今后能不能负担这个重任，这是以后的事。不过拿舟山来说，"陈仪用指头在桌上比划："它距离上海太近，距离台湾又太远。今天京沪还在我们手里，舟山的重要性还不明显；万一，"陈仪咽了口唾沫："万一有变，而舟山已成为基地，那么——"

"你说下去。"

"那么……"

"公洽，说下去。"

"那么，恐怕舟山会变成一个大包袱！"

"大包袱？"

"它背在我们背上，海陆空三军的开销大得很；它的补给远得很；我们的负担重得很；舟山如有差错，我们在政治上的损失惨得很；而……"

"不要再说下去了！"蒋介石反感道："你怎么变得这样消极，你怎么一点不替我想想，"他瞪着双毫无光采的眼睛："你怎么一点不替我想想！嗯？"

陈仪恁地也没想到，蒋介石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大变了。他还是悲天悯人地，把他作为老朋友似地劝道："据我看

来，唯大英雄能提得起、放得下；你好不容易有机会休息，我看还是先休息一阵再说罢！”

蒋介石脸色大变，想骂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提起精神，虚与委蛇，故意发问道：“这样说起来，我今后修身养性算了。”陈仪以为他真的有此感觉，点头道：“如果这样，对介公来说，那是最好的。老实说，我们都老了，世事一局棋，由他们去下吧。”蒋介石一听满身打战，感到陈公洽此人业已离心，可用不得，考虑起浙江省主席的继任人选来。正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不吃良药病更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文告文告　拍台拍凳大吵
幕后幕后　牵来牵去发愁

话分两头。却说蒋介石飞去无踪，李宗仁扑了个空，同程思远、邱昌渭等人回到傅厚岗私邸召集左右共商大计，但凳子尚未坐热，却报傅泾波来了。李宗仁马上出迎，一个庆贺一番，一个答谢一番。寒暄过后，傅泾波道出来意："司徒大使要我拜候代总统。"

"不敢不敢，"李宗仁笑道："事情稍待安排，我当拜望大使，请教请教。"

"大使问，听说蒋先生的下野文告曾经经过修改，因此对蒋先生的引退性质不大了解，深表关切，请代总统当面告我。"

李宗仁未开口先叹气道："承蒙大使关切，万分感激！这件事要从头谈起：蒋先生这次下野，要我继任，在步骤上和

程序上都没有周密的安排与明确的交代。他在二十日决定下野，二十一日，就是今天上午才由吴忠信先生把他同我的文告草稿拿来给我过目。你老兄知道，那当儿我的智囊团都不在身边，这个草稿内容即有不妥，我实在也来不及加以修正和补充。"

"你就签了个名？"傅泾波微笑。

"一点不错，"李宗仁苦笑道："他匆匆而来，我匆匆看过就签了个名，给吴忠信带回去了。今天下午两点钟，蒋先生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在黄浦路话别，就提到了这个文告。当时CC的人主张把'身先引退'一段删去，他也同意了。就这么回事。"李宗仁苦涩地加一句："希望大使主持公道，老兄——"傅泾波皱眉道："那么这件事的确难了，名不正，言不顺，更别谈实行。我看还是把原稿发表吧，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李先生的处境和身分，可是含糊得很哪！"

李宗仁以拳击腿，叹道："一点不错！"

"那得赶快想办法！"

"把张治中、吴忠信两位找来商量商量吧。"

"好好，"傅泾波道："我先去报告大使。"

李宗仁以为美国是在支持他，喜孜孜把吴、张二人请来，商量补救办法。张治中摇头道："这篇文告今天早上已经签字，下午怎能有所改动？如真的要动，只能请礼老通权达变，照旧加上原文，除此并无办法。"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李宗仁直搓手掌，对吴忠信道："礼老，您多费神吧，这样一来，可以不至于拖泥带水了。"

吴忠信为难道："这怕很难吧？"

"不难不难"李宗仁道："只要礼老动一动笔，把删掉的那句话加进去，不就成了吗？"

张治中也说："现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礼老是有为难处，但面对事实，也不必考虑太多了。"

吴忠信横想竖想，蒋介石根本没有下台，李宗仁恁说也扶不起来；助李倒蒋，这只饭碗可得敲破了，于是勃然变色，对张治中说道："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交给我发表的文告，我无权修改！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难题给我做，那么我这个秘书长，"吴忠信拍拍桌子："只好不干了！"说罢匆匆而去。

李宗仁有如给淋了一盆冷水，也拍台拍凳发牢骚道："这成什么样子！好象我这个代总统是私生子一样，他妈的！"

张治中也拍拍桌子叹道："完了，这台戏这样唱法，我也犯不着夹在里头凑热闹了！"

"他们吵得很热闹。"傅泾波把一般情况报告司徒，司徒苦笑道："由他们闹去吧，我们有我们的不变之计：如果李宗仁担当得起，由他来吧，我们不要姓蒋的！如果李宗仁担当不起，那么由姓蒋的回来搞吧，我们不要姓李的。"稍顿，他嘱咐："不过为了表示支持李宗仁，你可以用私人名义给他出出主意。——可是我提醒你：你这样做是有限度的。"

傅泾波忙不迭点头。问："譬如这个名义问题，"司徒道："你可以建议他，这是宪法的解释问题，应该请司法院长来商量！"

"着啊！"李宗仁对傅泾波的提醒大为感激，立刻召请司

法院长王宠惠。王到后据实陈报道："蒋先生这个下野文告，是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走了又不象走，不象走可是真的走了，你瞧多难办。只是蒋先生辞去总统职务并未经过国民代表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没有获得国民代表大会的追认；因此，您的名义只好用代总统，作为代行。"

李宗仁一听有理，却甚难堪。蒋去李来，无法召开国大会议是事实，但总得想办法补救，于是同王宠惠驱车同访张群，诉说苦衷。那张群岂是寻常之人，当时便劝李宗仁不必过分认真，反正是这般模样，由它去吧。李宗仁道："岳军兄知其一，不知其二。按照蒋先生的文告，我根本无权进行超越蒋所提的五项原则以外的和平谈判，我这个总统还有啥当头？"

张群也作为难状道："是啊，那怎么办才好啊？蒋先生已经走了。"

在李宗仁再三央求之下，张群不得不同远在杭州的蒋介石通了个电话：

"总统吗？我是岳军，身体很好吧？"

"很好很好，有什么事吗？"

"李副总统同王院长在我这里，要请示总统，关于名位问题……嗯嗯，咳咳。"

电话很快搁断，李宗仁焦急地问："他怎么说？"

"他说文告已签字，不必大动干戈了，代总统就代总统吧。"

"那么文告中的字句呢？"

"他没谈到，已挂断了。"

"不理他!"李宗仁左右齐表气愤:"他发表他的,我们发表我们的,别理他!"

"先研究他的原文吧!"众人各把文告一看再看,再三推敲。只见未涂改前的原稿上蒋介石这样说道:"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经过李宗仁左右删改后,最后公开发表的文告之中变成:

"总统蒋公,为促成和平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文规定,代行总统职权。……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尽忠职守,精诚团结,一德一心。……"李宗仁以为做总统的瘾可以如愿以偿了。

事实上当无此顺利。

当天下午六时,李宗仁正在傅厚岗私邸伤脑筋,忽报孙科求见,两人寒暄甫毕,孙科就说明来意:辞职。

李宗仁故作惊奇道:"这可难为我了,哲生兄知道,我今天才开始视事,对哲生兄倚畀甚殷,何必辞职?"

孙科道:"武汉方面早有建议:内阁必须调动。健生兄等的意见很好,我要辞职,应该批准,让文白兄来组阁,代总统在上月之中也会同吴忠信、张群等先生商议过更动内阁的问题,并且还议定了四项原则,但未得蒋总统同意,事情也就搁下来了。"孙科冷冷一笑:"现在,蒋总统已经走了,他当初所搁置的那个决定,目前可以实施了,我也赞成,因此前来当面请辞,务请赐准,实为德便。"

李宗仁甚窘,碍于初初上台,还摸不透对方的底牌,只得勉其留任,"共负时艰",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好说歹说,

总算把孙科勉强留住了。

却说蒋介石的文告发出之后，“中央社”又奉命更正了两点：其一是删掉了文内“感格共党”一语，改为“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便于李宗仁同孙科进行和平攻势；其二是把“李副总统”改为“李代总统”明白表示他并未辞职，只是暂时出去走走，李宗仁是暂时代上一代而已。

“我实在恨透了！”李宗仁一筹莫展：“黄金白银全运走，长江以南各省军政也在他行前做了通盘部署；科仔更是向着他，不听话，你们说该怎么办！”

左右们彻夜讨论，最后还是决定由李宗仁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商谈八项条件。洋洋数千言，作痛哭流涕状，千言万语归根结底是不能再打了，和平最重要，好象十几年来，一开始中共就主张动武一样。

另外，李宗仁再给李济深、沈钧儒等去信，“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同时致函章伯钧、张东荪，请求“赞助和平”：“先生等奔走和平，备历艰苦，举国敬仰！尚望一致主张，力加赞助，和平能早日实现，弟也得早一日还我初服。”这还不算，还派出甘介侯去上海，分访孙夫人宋庆龄、张澜、章士钊、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等人。

孙科也没闲着，他的内阁同样展开了和平攻势。蒋走后第二天下午，在“行政院四十次会议”上，孙科自任主席，商讨和平谈判问题，决议：“政府为促成和平之实现，特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锺天心等五人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

“邵先生，”一位新闻记者闻讯前往访问道：“邵先生今天出任和谈首席代表，请问有些什么感想？”

邵力子谈道：“我感到十分惶恐，这一次的任务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的冤仇太深，这道裂口恐怕一时不易弥补得好。”

“邵先生听见过中共的广播么？”

“还没有。”邵力子道：“请你说一说。”

那记者微笑道：“中共广播说，南京并无和平诚意，邵先生以为对么？”

邵力子反问道：“你们以为南京有没有诚意？”

那新闻记者苦笑道：“我们的话无足轻重，还是听听人家的话吧。中共认为蒋先生的引退只是一种冬蛰的表演，不等于他的政权终结，也不等于人民革命的战争已达目的。中共的看法是：他的军队垮光，本钱输得差不多，南京已经直接暴露在中共攻势之下；他最亲信的干部也不肯为他卖命，他的后台老板也已经对他厌倦，不再支持他，甚至认为他的存在，是美国企图保持在华势力的绊脚石，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对他都没有好感，他于是不得不走了。邵先生以为如何？”

邵力子叹道：“我此刻还不能发表意见。中共还说些什么？”

记者笑道：“中共对这件事情，不可能有使蒋满意的答复，因为蒋行前所作所为，使中共感到不能满意。”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从华盛顿和蒋的立场来说，蒋的引退有些什

么企图呢？简单说来，他除了想去掉一个争取喘息时间的障碍之外，还想避开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再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和平攻势，以便更多一点保存美国的和他的元气。他从元旦文告一直到引退文告，可以看出南京并无悔悟的诚意，而且还作了一些继续战争的挣扎，从过去一个时期到蒋介石临上飞机的一瞬间，蒋对长江以南的各省军政作了一个通盘的调整，如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出任国民党省党部的主委；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任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张群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等等，都是在走之前安排的。而且还在临行前召见海军高级将领'勗勉尽忠职守'毫无疑义，这些布置不可能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

邵力子再叹息。

"他们还说，"那记者使劲抽烟："蒋、李之间的什么总统、副总统、代总统、宪法多少多少条等等争论，也说明了蒋最后还在极力维持他的'法统'。所以只要南京还闪避中共的八项条件，还想尽可能保存实力，那么不管蒋出走也好，李'求和'也好，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飞延安也好，这些不同的形式只有一个相同的内容。"

"什么内容？"

"他们说南京毫无诚意谋求真正的和平民主，南京今后还会发动更多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一切为了战争！"

邵力子叹道："我难过极了，我难过极了，如果蒋、李真无和平诚意，我们辛苦奔走又为什么！"

那记者再问道："那么邵先生是不是还要风尘仆仆，为这一种'和平'奔走呢？"

邵力子皱眉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应该奔走，至于以后如何，我当然有我的决定：去做大家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几位和平使者的奔走，显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邵力子、张治中等到达上海拟访孙夫人，但宋庆龄立场坚定，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未予接见。民盟主席张澜及黄炎培、罗隆基等同邵力子、张治中以及李宗仁的特别助理甘介侯商谈两小时，张澜坚决反对民盟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讨论。甘介侯的活动十分紧张，从孙夫人到何应钦，从民盟到其他人士他都访晤过，还让黄绍竑悄悄地去香港活动，但彼此都无满意结果，快快返回南京，向李宗仁诉苦。

李宗仁的牢骚更多，除了上台前门口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这些情形有所改善外，其他重要事项无一是处。孙科内阁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搬到广州，内阁会议也告休会。立法院长童冠贤接到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通知，说南京在三五天内将闻炮声，于是立法院自二月一日起的例会就无法在南京召开。粮食部的人马大都疏散到华南一带；交通部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在东撞西碰，外交部情形更乱，人员与文件齐告他去，部里只剩下一架电话机；财政部人员全部离京；新闻局人去楼空。国民党大小机构撤退公务员及其眷属，忙乱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走也不成，不走也不成，其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悲惨故事。撤退路线是京沪路——沪杭路——浙赣路——粤汉路，以广州为终点。只有李宗仁心不死，想在南京城里等待奇迹。邵力子、张治中、刘维炽等自

沪返京，一下飞机便去找李宗仁报告上海之行，再到孙科家里会商，“办法”是有的，但绝无信心，又无下文。

李宗仁心头沉重万分。

“他们的回电来了，”李宗仁要秘书把中共的广播记录给众人过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电：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讲：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

人们透口气读下去道：

“……如果这个政府有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有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

“……现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

“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唉哟！”李宗仁迫不及待道：“你们都看过了，有什么锦囊妙计么？”

“这个，”邵力子迂缓地说：“这回答虽说是简单得很，但够得上‘义正词严’四个字。它首先重申了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时局声明的主旨；接着要我们明白认识，必须负起发动内战的全部责任；第三是指这里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允许派出代表谈判并不等于承认这里的法统。”

李宗仁长叹道：“为什么必须负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我的天哪！”

“那是很明显的，”张治中道：“从蒋先生撕毁政协决议和发动‘戡乱’的时候起，中共代表曾不止一次警告过我们说：‘假如你们一定要打内战，必须接受因此而引起的后果和应有的责任。’这些话我还记得。”

“嗤！”李宗仁气愤道：“那还有什么可谈的！打就打罢！还提什么法统和资格……”

邵力子叹道：“他们也说得够清楚的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民少受痛苦’。”

正说着电话响，李宗仁越听越紧张，终于颓然跌坐在沙发里说：“糟透了！北平驻军大都出城，各机关今天可以完成移交准备；晋绥一带我军考虑投降；瓜洲浦镇已经失守，镇江我军仓皇筑防，一切都来得太快，”他大叫：“太快啦，太快啦！”

突地门口人声嘈杂，李宗仁紧张起来。

卫士立刻进来报告道：“市民为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前来请愿。我们有足够力量镇压，代总统不必惊慌。”李宗仁跳

脚道："这些事情也要找我？要他们找有关人员得啦！"接着叹气："瞧！他留下来的就是这副烂摊子！"

"据我看，"邵力子沉重地说："前方越来越糟，后方也越来越混乱，这都不是好兆。代总统据长江天险打下去的做法，我斗胆上言，这样做恐怕不能获得对方的谅解。"

李宗仁一怔，旋即强笑道："不过不这样做也不行，'能战才能言和'，这句话我相信。"他不安地踱着："再说，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也已发了下去，监牢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是不是能够放出来我不敢说，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一定可以出来。这就表示我同蒋的做法不同，中共方面应该有所谅解吧？"

张治中道："根据蒋先生的一贯做法，监牢里的人不一定能出得来；如果真的出不来，对于李代总统的威望大有损害：一个总统竟不能释放政治犯。至于张、杨二人的前途，我也不敢乐观。"

李宗仁问："为什么文白兄对释放张、杨不乐观？"

"因为我自己碰到过。"张治中苦笑道："年前我去台湾，曾到新竹井上温泉去看过汉卿，还拍了好多照片。可是离台那天，全部软片还没冲晒全告失踪！蒋先生还问左右：'谁叫文白去找张学良的？'左右说是魏道明批准的，他很不高兴，马上下手谕，说从此以后，如未经他亲笔批准，谁也不能去见汉卿。"

李宗仁直搓手道："如果连张、杨都放不出来，那我真是下不了台，唉！"

众人商议半天，李宗仁终于竭力装作可怜的样子，给毛

泽东去了一个电报，要求立即派代表开始谈判道：

“润之先生大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钧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惟在谈判之前，不能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尚请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

“关于‘某项条件’，”李宗仁沉吟道：“他们一定可以猜想到，是惩办战犯问题。他们肯不肯这样做，听回信再说吧。”

回信没有等到，李宗仁就已经坐不住了。这个坐在火炉上的代总统，的确不是好当的。四处碰壁，八面撞墙。无奈，只好再访问司徒雷登。

李宗仁道：“今天拜访大使，实在不好意思。我德薄能鲜，视事没多久，困难接踵而来，难堪之极！”

“邵力子、张治中几位先生都去了吗？”

“还没有去。”

“为什么？”

“他们有太多的顾虑。”

“顾虑什么？”

“怕碰钉子。”

“除了这，还有什么困难？”

“还是老问题。”李宗仁哭丧着脸道：“皇帝不差饿兵，何况我不是皇帝？薪饷发不出，部队在前线喝西北风，大使您看这还行吗？”

司徒把灰绿色的眼珠骨溜溜一转：“这个，这个不是我不帮忙，美国实在也伤透了脑筋。据报告，台湾码头上武器弹药堆积如山，黄金美钞堆满仓库，坦克车到处乱放，履带上

都结了蜘蛛网！请问总统先生，你们有这么多东西搁着，还有必要向美国伸手吗？台湾这么多东西，难道不是美国援助的吗？”

李宗仁倒抽一口凉气，心想这厮可恶，便说：“大使所言甚是！不过大使比我更清楚，这些东西运去台湾，绝非我的意思！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巧媳妇难为无米炊。如今承贵国瞧得起，要鄙人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不知厉害，挑上肩了，可是我拿什么开销？拿什么去喂饱剿共将士的肚子？贵国的一番好意如此，而蒋先生存心捣蛋又如彼，我姓李的并无金矿可掘，贵国又不肯援手，请问大使，请教大使，我如何善其后？”

司徒笑道：“总统先生有什么高见？”

李宗仁哭丧着脸道：“大使，我还有什么高见低见？目前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伸着手向我要钱、钱、钱！我真是寸步难行啊！农历年初一，我想出去看看部队，振振士气，巩固首都防卫！可是我的身分，不能空着两只手去看他们，总得带点慰劳金，是吗？”

司徒点头。

“可是我哪儿找慰劳金去？俞鸿钧只肯把黄金美钞往台湾运，对我的命令一点不买账，您说我能对他怎么样，派兵去抢吗？”

司徒笑了。

“年尾年头头寸紧，造币厂的机器日夜没停，他把钞票空运前方喂他的部队去了，把我当成阿木林，大使请设身处地想想，我这台戏怎能唱得下去？”

司徒不笑了，紧皱着灰白的眉毛，叹道："总统先生，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司徒一顿，"以我之见，你不妨跟他明说，请他以剿共的大局为重，拨给库存金银——"

李宗仁心头一动。回去以后，立即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拨了个电话。不想，李宗仁又碰了个大钉子。

俞鸿钧把李宗仁来电话的事告诉了蒋介石。

"别理他别理他！"蒋介石狞笑道："金元券已暴跌到一万一千合一块美金，军政费用均感枯竭，要我拨给库存金银，发给军饷，以期提高士气，巩固军心。他说得又可怜又好听，——别理他！"

"是是。"

"运台的金钞三亿多美元，照海外比值如何？"

"报告总统，那当然要高得多。全部库存黄金是三百九十万安士，各种白银值七千万美元，外汇价值七千万美元，总值不止三亿多美元，那是依据公开市场的行情计算。"

"好好好，"蒋介石有了笑容："你多辛苦吧，这件事要办妥当，不要拆烂污。"

"不会不会，"俞鸿钧道："不过央行保管的战时没收的大量珠宝，恐怕运不走了。"

"为什么？"

"李宗仁已派人看守，这些珠宝在另一个仓库。"

"值多少钱？"蒋介石急问："我知道大约值一百多万美元。"

"最多也不过两百万美元。"俞鸿钧道："万一运不走，也算了。"

“尽人事吧!”蒋介石恨恨地说：“最好让他一个铜板也摸不着!”

“是是。”

蒋介石再找孙科接电话。劈头便问：“搬家问题怎么样啦！他还反对吗?”

“啊啊,”孙科说：“他还反对，他不赞成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办公，他说他要守住长江，留在南京。”

“由他一个人守长江吧!”蒋介石道：“那你的行政院几时搬?”

“快了，现在大部分已经搬空,我大概在二月五日动身。”

“好好好!”蒋介石道：“哲生兄记着，你此刻在南京，前前后后喊过好几次和平；但你到广州之后，一定要表示态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让他一个人喊和平，要他唱独脚戏!”

“是是！遵命！遵命!”

蒋介石打完电话，累了，如象打了个大胜仗，可没一点儿“大捷”的滋味。蒋经国岔开道:“打电话很累，已经让他们快点弄好强力电台。”

“不错,”蒋介石疲乏地说:“我要在这里住三个月，交通通讯问题该快点解决。”

“已经动手了,”蒋经国道:“本来可以早点弄好,就是这样做，亚伯的行踪消息就不能保密，不大好。”

蒋介石起立道:“嗯嗯。”接着往外走:“到外面去走走吧。”

“不必了吧，亚伯，时候不早，该休息了。”

“我还不想睡。”蒋介石朝窗外望去，只见侍卫疏疏落落

地在屋外放哨，溪口本来不是大城，如今来了蒋介石，入夜倍感凄凉。"你告诉陈仪，"蒋介石喃喃地说："任何人不许到溪口来。在杭州路口上，就该安排好，除非我同意，否则任何人都不许到溪口来。"

"是的，亚伯。"

蒋介石立在窗下目送一条野狗夹着尾巴在寒风中瑟缩而过，说："至于陈仪，我越想越不妥。这个老头子倚老卖老，敢当面教训我。"他又沉吟久之，半晌惶恐地说："经国，你说，他会不会对我来一手？我不安极了！"

蒋经国连忙安慰他道："防是要防的，但陈仪不可能有什么花样，他也没有兵。"

"恩伯同他的关系大家知道。"蒋介石似有重忧："西安事变的教训我忘不了！想陈仪同汤恩伯在上海那一段日子，两人常常面对面下围棋；陈仪的日本太太病了，医药费开支大，卖掉了一个冰箱，那时候恩伯也不断帮他忙，他对他本来当寄父看待的。现在陈仪一再劝我'提得起放得下'，我看里面是有文章。"

蒋经国再劝："也可能他这一阵子闭门读书，脾气变了。"

"也不，"蒋介石烦躁地踱着："他一向如此，有时候好象坚决反共，有时候常同我抬杠，他的班底气味好象又不同，这这这——"

"不要紧不要紧，"蒋经国道："我们只要加强他同汤恩伯之间的监视，再钉紧他的部下徐学禹，就不可能有什么差池。"正是：只要你敢"背叛"我，亲生爷娘也勿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贼心不死　美国佬垂青知识分子
惨淡经营　代总统张罗和谈对策

话分两头。却说就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石头城里，眼见蒋介石王朝即将全面崩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其主要助手们正在商议应变措施。使馆大部分人员和眷属已经疏散。焦急不安的司徒，整理着华盛顿、南京、上海、北平、台北各地来的消息。他想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一个线来，但痛苦的事实使他无从入手，也无法入手。

“我很痛苦，”司徒离开椅子慢慢踱着步，“记得我的老友、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先生不久前对我说过，我们是在看戏！看历史戏中一出最悲惨的戏。我们坐在前排漂亮的包厢里。这出戏没有按照我们美国的意愿演下去。我们处在只许看、

只许说话、不许直接插手的可怜位置上。当时我就怀疑，为什么让美国代表只准作一个旁观者出现？而不让他作为历史剧的主角出现？”

“我的痛苦并不比你轻些，”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道：“我和大使先生有同感。大使先生知道，我奉命到中国工作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们作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不能使蒋介石的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真为蒋介石这个主角的蠢猪行为感到愤怒。我真恨不得自己跳上台去……”

“不不，”司徒劝道：“这不干你的事。你的心情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你来中国只有三年，我到中国已经半个世纪了，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顾问团空军组长汤玛斯准将叹道：“共产党没有空军，蒋介石的空军应该发挥百分之百的火力了吧？结果大家看见，不但不理想，甚至好些空军还驾着飞机投向共区，你说这能怪我们美国？”

司徒道：“你们明天决定回去，不会变动了？”

“不会变动了。”巴大维道：“白吉尔中将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还要留在青岛，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做些工作。”

汤玛斯不安地问：“大使，我刚才收听华盛顿广播，说是白宫对华政策踌躇难决。国务卿艾奇逊今天表示在他任内，美国对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政策不会有变化；至于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如何，他说他不愿加以揣测，大使你看明天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巴大维说：“是啊！大使，我们军人烦透了，打也不行，不打也不行；政府呢？不干涉不行，干涉也不行，真是，

咳！”

在座的美国文武官员一片唏嘘声。

“绅士们，”司徒声音颤抖：“我把一生中最有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中国问题上了，我的痛苦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你们明天要回国了。白吉尔将军也不会长期留在青岛。我在南京大使馆能呆多久，也没把握。”司徒凄然泪下：“以后的日子，我同艾奇逊先生一样，到现在还没有话说。不过大家不必完全失掉信心，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努力，还不能证明我们的利益会随着我们退出中国而完蛋！”他开始提高声音：“我为什么到上海来？这是秘密，”他重重地说：“我是为安排蒋介石的后事来的，上海有着众多的朋友，他们有的是中美合作所老干部，有的是民主人士，有的是蒋介石旧货摊上的货色，我要他们准备起来！行动起来！潜伏起来！战斗起来！狠狠地给中共在各方面以无情的打击！”

在座的几个文武官员，竟然为司徒鼓起掌来。

“我要告诉你们，”司徒咽了口唾沫：“我们正在开辟第二战场——对这个战场，我们寄托了巨大的希望……”

“什么战场？”

“这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问题。只要我们掌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在报纸上、杂志上宣传我们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中国的共产主义便会烟消云散……”司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久前，我在重庆的《大公报》上看到梁漱溟先生的专文，使我非常高兴。”

“这种文章以后还可能有，而且一定有，”傅泾波道：“即使中共控制了整个大陆，这种文章也会出现的。只要中共说

一个'不'字，那么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我们可以说中共没有民主自由，连鼎鼎大名的学者都动辄得咎……"

司徒悲天悯人地叹道："梁漱溟先生好几年对政治没有公开表态了，现在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我们当然求之不得，这种人我们要多多争取！"

"中共已经开始在抨击他。"一个秘书道："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些文件。"

"我要听听，"司徒不安地催促着。几分钟后他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秘书诵读那个文件：

"全面抗战以来，长时期不声不响的梁漱溟先生，忽然活跃起来，二十二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长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其结论是：'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有负于国家。所以全国人民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要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也不该再有。'——怪哉梁先生之论也。'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了么？'蒋介石的'引退'到幕后指挥，连美国人也说他正在'待机再举'，梁先生竟然断言已经'既不存在'！在这一'断言'的前提之下，照他的'逻辑'，自然'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不该'的了！想不到在国民党发动'有组织的努力'来进行和平攻势的时候，拦腰里杀出这一支'勤王'的偏师。

"当然，梁漱溟的文章中也说了些责难蒋介石的话，但这些话，在内战打得凶的时候不说，'戡乱'和抓人最猛烈的时候不说，却藏到了蒋介石'引退'之后说，连《新闻报》也登'匪帮伪总统'的时候才说，拆穿了说，这只是文章里的陪

衬，全文目的并不在此了。

“那么梁漱溟文章的目的在哪里呢？”

司徒紧张地听秘书念下去道：

“在于替美国帝国主义开脱罪名，以及将内战的一半责任推在中共身上而已！你看，他讲到马歇尔的时候说：‘二十几天以来，马帅焦劳疲苦，人所共见’。这是何等的体贴与爱惜？讲到谈判决裂的时候，他说：‘总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这又是何等巧妙的‘公平！’

“对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下旬，第三方面用‘肉请帖’将周恩来请回南京，二十八日梁漱溟等拟出了一个出卖朋友的‘折衷方案’。这件事梁漱溟只说：‘深感负疚无穷’而不能把‘其间曲折经过’道出，这也是他的巧妙之处。但是，时间只有两年多，人们是不会忘记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流着愤激的眼泪，指着梁漱溟讲过的话的。那一句话是：‘过去人家说你(梁)是伪君子，今天我才知道你是真小人！’

“休矣梁先生，还是休息休息吧！”秘书到这里把卷宗一阖：“读完了。”

“我担心，”司徒还在啃着他枯干的指甲：“我真担心。”

“万一梁先生给杀了，”那秘书道：“只能显出中共的狰狞面目，我们可以支援，大使不必担心。”

司徒朝这个年轻的秘书苦笑，摇头：“我倒不是担心梁漱溟以及更多的民主人士送命，”他提高嗓门：“我是担心他们会活下去，会替中共做事，会给中共说服！”

年轻的秘书笑出声来道：“不会，不会，共产党能容得了

这批人才怪!"

"亲爱的朋友,"司徒皱眉道:"你是这样年轻,原谅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我问你:蒋介石这个人,你不能不说他是中共的死对头了吧?"

人们齐点头。

"可是,"司徒边点头边问:"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给杀了没有?——没有啊!是不是?中共为什么不杀他?啊?"

"我的上帝!"司徒悲怆地说:"在你们中国叫做政治家的胸襟,我真恨上帝的不公平!为什么把这种胸襟给了毛泽东而不给蒋介石?"

见众人沉下脸来,司徒又振作起来道:"不管怎么说,梁先生文章的发表,毕竟是件大好事。它代表了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它是我们的希望……"

正说着,侍卫入报,代总统李宗仁求见。

"又来要求帮忙?"司徒皱眉道:"请他进来。"

"大使先生!"李宗仁抹了抹头上的汗珠,"今天来找你,是想……"

"总统先生,"司徒知道他是来诉苦的,便打断他的话道:"你来得正好,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大使请说。"

"据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准备同中共和谈,已经讲妥了条件?"

李宗仁道:"不会,不会,健生好多事情都同我商量,这种大事,断无不通知我私自进行的道理。"

"没有就好。"司徒道。

李宗仁不知白崇禧是否真的有这一手？便问："大使的话有根据吗？"

司徒雷登略一沉吟，微笑着说："总统先生，我早说过，此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必问下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请总统先生特别注意这一段宝贵时光：利用和谈阻止共军过江！利用和谈培养新的力量！如果说真的要同中共讲什么和，那么未免太天真啦！总统先生一定明白！"

"是是，我明白。"

"我们再来看看，"司徒道："今日之下，能同中共谈一谈的，是哪一个集团？是陈果夫，陈立夫、程天放、朱家骅、曾养甫、余井塘、方治、张道藩、潘公展、萧同兹、张厉生、谷正纲、李惟果、陶希圣、洪兰友等人的CC吗？"

"不不，他们没法担任这个任务，而且其中已有不少人离开CC了。"

"那末，是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沈鸿烈、黄绍竑、王世杰、张公权、俞鸿钧、吴国桢等人的政学系吗？"

"也不，大使先生。"

"好，那么是胡宗南、郑介民、宋希濂、贺衷寒、关麟征、邓文仪这些黄埔系、复兴社吗？"

"更不会了，大使。"

"那么难道是陈诚、罗卓英、薛岳、吴奇伟、周至柔、俞大维、万耀煌、王东原等人的陈诚系统吗？"

"当然不可能，大使。"

"难道是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上官云相、朱绍良

等人的士官系吗？”

“不会，不会。”

“是孙科、吴尚鹰、端木恺、傅秉常、温源宁、钟天心、刘维织、陈庆云等人的孙太子系吗？”

“不会，大使先生。”

“好，总统先生，那么今日之下，能向中共谈一谈的，只有你同白崇禧、黄旭初几位先生了。我们美国今天敢为你们作后盾，而白崇禧先生却扯起后腿来，而阁下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几位前途的重要性，还用得着说明么？”

李宗仁一头大汗，忙笑道：

“大使先生，谢谢你们一番好意。毋奈他在溪口发号施令，使我困难重重！我个人绝无其他用意。今天向大使表示态度，也不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因此向你告急。至于白健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所知，恐怕是有人劝他同中共握手，这件事情也不是秘密，知道的人太多。但我敢保证，健生绝不会同中共言和，更谈不上共处！大使先生！”李宗仁苦口苦面地说：“健生连我都会啃几口，怎会同中共合作？那是不能想象的，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司徒默然，半晌，笑道：“总统先生，经过你解释，我明白了一大半。你要明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所谓宦海浮沉，我这个老中国通看得太多！阁下今后要负担起统治中国的责任，这一段机会可不能放过！”他微笑：“老朋友才肯这么说，总统先生不会见怪吧！”

“不会不会，那怎么会！”

司徒于是敬烟、斟茶，忙了一阵又静默一阵，再开口

道：“咳！总统先生，除了你们，实在没有其他合适的团体可以负此重任了。”

“不见得。这是大使的夸奖。”

“这是事实。”司徒道：“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中国民主同盟’，早就在同你们唱对台戏；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李德全、李章达等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走的也是民盟路线，同中共在一起对抗蒋介石先生；还有一个‘中国农工民主党’他们也不会有作用。这个党现在是谁负责？”

李宗仁连忙答道：“这个党现在还是章伯钧、丘哲、彭泽民三个人在领导。”

“听说同邓演达还有点关系？”

“邓演达是这个党的创办人，”李宗仁道：“民国十九年成立的，又名‘第三党’。第二年，邓演达就给暗杀了。”李宗仁苦笑：“说实话，邓演达真是个实干家，军事政治，无一不通。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实行普选、土地改革、扫除封建、解放农工，实现社会主义，厉害得很哩！现在由章伯钧领导，差了点。”

“章伯钧？”司徒一笑，岔开道：“中国人民救国会现在并到民盟去了？”

“大概是吧。”李宗仁道：“沈钧儒早已到中共那边去了，邹韬奋、李公朴已经死去，剩下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几个也已经参加了民盟。”

“马叙伦、王绍鏊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怎么样了？”司徒道：“也加入了民盟？”

“他们还在活动，”李宗仁道：“他们是三年前成立的，在

京沪一带人数不少。”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呢？”

“那是‘民联’，谭平山、许宝驹、郭春涛等人在负责，听说全部到北方去了；还有一个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这两个团体虽然没有正式同民革合并，但民革成立后两个会的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民革，因为政治主张都是一样的。”

“工商界的那个‘民主建国会’如何了？”

“还是那样，”李宗仁道：“黄炎培、施复亮、章乃器几个人在搞。”

“陈其尤的‘中国致公党’怎样？”

“在海外的影响比国内大，”李宗仁道：“民国十四年，这个党由美洲致公堂改组而成，主张国内和平与政治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与剿共内战，目前还是那样。”

“乡村建设派的力量不小吧？”司徒道：“梁漱溟的主张有群众吗？”

李宗仁摇手道：“没什么没什么。”

“总统先生，”司徒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向你谈这些党派吗？”

“这个，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样吧，”司徒道：“现在再谈一谈民社党与青年党，我就告诉你其中奥妙。你知道中国民主社会党负责人张君劢，徐傅霖等人，对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态度吗？”

“大使对中国的事情，真是太清楚了！”李宗仁慨叹：“大使真不愧是一位挂头牌的中国通。”

司徒面有得色，但仍低声说："也不见得。我只是想问问总统先生，对于张君劢先生有什么看法？他为人怎样？"

"我也不太清楚。"李宗仁道："中国民主社会党，是三十五年前成立的，历史甚短。他们由简称'国社党'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后者党员比前者还少，而且大都是海外华侨。"

"这些我都知道，"司徒道："我想请你告诉我，人们对张君劢的印象如何？"

"很难说，"李宗仁道："而且大使也知道。战争初期，张君劢在蒋先生压力下十分徬徨，曾经一度投入他们的民主政团同盟；但在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他终于倒向我们这边来了，不顾民盟决定，要他的党员参加大会，拥护我们的宪法，并由徐傅霖等出任中央政治委员，他向左派翻脸了。"

"外面对他的批评如何？"

"这个，"李宗仁摸不清司徒用意何在，吞吞吐吐地说："在左派，当然不满意他；在我们，当然欢迎他；而在一般人之中，说实话，他也没什么。"

"还不如总统先生咯！"司徒大笑，紧接着问道："那么他们的革新派呢？名声大么？"

"也不也不，"李宗仁沉吟一阵，说："那是沙彦楷、万武、卢广声他们领导的，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成立。他们明白表示不满意张君劢等卖党投靠，便从民社党中分裂出来。可是他们的力量也不比张君劢大，左派是欢迎的。现任中常会主席原是伍宪子，沙彦楷任副主席。但伍宪子也走了张君劢的老路，辞职后暂由沙彦楷代理，万武是监察会主席。"

司徒在沉思中，李宗仁说完后，半晌他才开口："中国青年党怎样？有前途么？"

李宗仁一怔，想了想，说："这个倒难下断语。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几个创办人，复杂得很。民国十一年他们便在巴黎成立了，当时叫做'国家主义派'，十八年才改了名称。这个党，这个党。"李宗仁终也说不下去。

"是不是很多人在骂他们？"司徒笑道，"前天还有一个燕京教授当着我面把曾、李、左三人痛骂了一顿。他说青年党虽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历来言行不一致，这三个领导人同封建军阀都结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曾琦，抗战后潜赴上海与南京汉奸汪精卫勾结，居然同敌酋吟诗唱和，劣迹昭彰，为一般稍有国家观念者所不齿。"

"不过他们很帮忙，"李宗仁道："他们参加了国民代表大会和中央政府。"

"唉！"司徒叹道："总统先生，我们聊得很好，几乎把中国的党派都研究过了。总统先生知道我的意思么？"

"愿闻其详。"

"这些党派，"司徒道："不管有没有用，今天都该让他们有用，你懂吗？"

李宗仁点头道："懂，懂。这些党派，除了中共、民盟、民革之外，的确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他笑笑："不过第三势力也不是没有困难。"

"你的看法呢？"

"我以为第三势力如果没有你们撑腰，就没有前途。别说前途，恐怕一步也迈不开，事实上你们是有帮助的，不过在

我而言，我希望你们先支持住空空洞洞的政府再说。”

司徒微笑不语。

“有人同我讲，”李宗仁道：“如果我领头搞第三势力，最好同溪口一刀两断，另起炉灶，从头再来。”

司徒急问：“你准备这样做么？”

“正在考虑。”李宗仁道：“兹事体大，得好好考虑。如果同蒋介石拉在一起，尽受闲气。陕北说我接受八项和平条件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尽力保存蒋先生的势力，使之安然度过目前席卷全国的风暴，以便在适当时候卷土重来，希望取得三个月的喘息时间，整编和新编几个师以备再战，而且据他们所知，这项密令已由顾祝同发出。”

“他们怎么知道？”司徒惊问。

“是在俘虏身上找到的。”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他们说我们在歪曲八项条件的内容，使真和平的条件变成了假和平的条件，并在这种假和平的基础上团结各种不坚定的、和伪装的民主分子，来形成一个对抗真和平运动的堡垒。”李宗仁苦笑：“因此有人劝我同蒋一刀两断，免得受他牵累。”

“他怎么连累你？你代他的职务，不管愉快与否，你终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元首。”

李宗仁叹息：“是啊，正因为我只是代他行使职权，给人的印象我还是受他控制，自己作不了主，甚至是在和他唱双簧。特别是你们也不客气，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说过：‘残酷的事实显示：共产党的胜利已接近完成，蒋介石对国家

的唯一价值是使他个人的地位在引退中仍保持对国家的效劳。'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还有，美联社也有个消息说：'李宗仁本人以及政府其他人物，都不认为李已是蒋的确定继承者，而认为他不过是蒋离职期间的代理者而已。'而且还暗示'蒋介石可能最后宣布李宗仁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为无效。'不但如此，还说我李宗仁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住政府机关和资财的继续南迁，而且不能指挥蒋介石的部队，大使先生请评评理：我是不是受蒋介石的拖累太惨了呢？"

司徒沉吟一阵，说："那么，你是决定同他一刀两断，另起炉灶了？"

李宗仁叹道："好难！好难！"他顿足："目前只有请大使想办法！大使知道，陕北还要我立即扣留战犯，将功赎罪取得谅解……"

司徒突然问道："中共要求逮捕冈村宁次，你们是怎么答复的？"

"更谈不上了，"李宗仁道："关于冈村宁次一案，我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法庭把他放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向他们解释，这个司法问题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其次说到蒋先生等人，包括连我在内的战犯应先逮捕一点，我说我们双方既准备和谈，政府方面承认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那么所有的条件，应该在会议中解决，决不能先要求执行，然后才举行会议。"

"对的，"司徒道："对于他们，你不必太软，该硬的时候，不妨硬点。"他打个呵欠："总统先生，和谈这个玩意儿，花样是多的，千变万化，虚虚实实，主要是要看您怎么应

付。”

“是的。”

“而无论怎样应付，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使你们能喘一口气。”

“是的。”

“根据这一点，你应该到上海走一趟。”司徒道：“同第三方面接触接触，在紧要关头，请他们出来奔走！”

“是的，大使先生。”

“据我所知，”司徒深沉地说：“邵力子、张治中他们几位，对和谈并没有很大希望，他们是否同情中共，据我看来，是颇为可虑的。试想一个南京代表，反而同情对方，这种事情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宗仁一身是汗，不安地搓着手说：“好吧，我明天到上海走一趟，当夜就回来，回来之后再向大使领教。”

李宗仁走后，傅泾波进屋报告道：“事情不顺利，张澜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和谈前途乐观之说，全系外电造谣。”

司徒疲乏地说：“这个老头子敢这样说？”

“他说得很难听。”傅泾波道：“他说自从南京发动和平攻势，李宗仁派大员向上海民主人士要求斡旋和谈后，留沪民盟领袖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即成为各方瞩目之新闻人物，邵力子、张治中、甘介侯三人来沪时，除访问孙夫人外，即以争取张、黄、罗三人参加斡旋调解为主要目标，但已遭三氏拒绝。三人事先曾有协商，故对张、邵二人之表示步调完全一致，发表谈话要点如下：

“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

完全改变了！”

“张澜胆子不小！”司徒吃了一惊，说：“他还说什么？”

傅泾波道：“他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当调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因之邵、张上海之行，完全未能达到目的，外电所传民盟领袖对和谈乐观云云，全系捏造。”

“事情很糟。”司徒叹道：“我对张表方没什么希望，他在上海给软禁，老实说我们也花了不少气力，不过这个不谈它了。现在我只担心邵力子、张治中他们，会不会不愿为我们奔走。”他再叹息：“待李宗仁回来之后再说吧。”

“很难乐观。”李宗仁一回南京便对司徒说：“我昨天奔波一天，在上海谈不到什么收获。”

“为什么呢？总统先生，那对你不大好吧！”

“他们都说不感兴趣。”李宗仁边叹边说，“我找了市商会主席徐寄庼，前驻美大使颜惠庆和杜月笙，最后找到了孙夫人。徐，颜等人和王晓籁有意为上海进行单独和平解决，是为了上海而非为了政府，意思差不多，内容不一样，而且对方也不一定肯答应。孙夫人的态度没法转变，连水都灌不进。”

“你怎么对他们说？”

“我说共产党至少在一个月内不致进攻长江防线，在这个假定下希望他们帮忙奔走，促请内阁留在南京。孙科预定二月初在广州举行象征的内阁会议，表示政府已迁到广州，然后再回南京，我劝大家别这么想，希望对孙院长有所影响。

我说中共迟迟不派和谈代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停顿局面加强对和谈的分量……”

“总统先生，”司徒表情沉重：“你自己在上海碰到的问题，说明了今天的情形万分严重！希望你再作努力，庶不负我们对你的一片期望。”

“不敢当，大使先生。”

“不过我们也不是老打败仗，”司徒笑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共要你逮捕的冈村宁次先生，他今天已被送回日本去了。一个有丰富反共经验的日本大将能够安全回去，对未来三年里的反共战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那是你们的功劳。”李宗仁道：“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司徒道：“总不能等共产党的军队到南京来为难他们吧？这一批日本战犯两百六十名，今天已由我们的军舰‘约翰威克司号’送到日本去了。麦克阿瑟元帅对巢鸭监狱中的战犯会好生看待。不过中共的质问也蛮凶的，他们问：冈村宁次等人由中国转移美国手中有何法律根据？这真是个难题。最后东京盟总法律部主任卡本德上校答得妙，说这是麦帅决定的，想来是由于人道上和政治上的理由。他说，冈村等人万一落入中共之手，中共或许会处理不当，亏待他们，或者为了宣传目的而释放他们。”司徒立起送客道：“我们再谈吧，我还要主持一个会。冈村他们能够回到日本，说明了反共前途希望不小，三几年内；中共就会垮的，你千万要抓住和谈机会，越拖越好！”正是：如此布置怎么说？不是和谈是骗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筹莫展
一石三鸟　白崇禧神机妙算

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以后，只有两个多星期，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土崩瓦解了。除了李宗仁还留在南京，所有的政府大员、院部首脑、和谈代表全部没了踪影。大批国民党部队从江北撤到了江南布防。宁沪路、沪杭路、浙赣路沿线，塞满了南撤的残兵败将。上海、浦东、宝山、青浦挤满了汤恩伯的“精兵”，他们强占民房、构筑工事，修建碉堡群，准备“保卫大上海”而决一死战。李宗仁指定的和谈代表张治中，在汉口、兰州、迪化满天飞，至今没有回来。而另一个和谈代表彭昭贤遭中共拒绝后已经提出辞职，却又遭到行政院的扣留。李宗仁想稳定局面、希望和谈迅速开始，却始终不能如愿。最可恼的是孙

科的行政院，竟然不和他打招呼，不告而别，全体撤到了广州，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吴铁城也告“失踪”。据说一个外国记者在南京寻找孙科，找了三十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原来孙科到奉化看蒋去了。陈立夫、谷正纲、何应钦、张群等人比孙科、吴铁城“开溜”得还早。

正在李宗仁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的重要时刻，汉口的小诸葛白崇禧给他送来了“锦囊妙计”。白崇禧说，如今是和战未决、前途难测，吉凶难料，如果再拖下去，对外的影响恶劣不说，对以后的“领导权”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白崇禧提出了一个缓和溪口、拉拢广州的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是：启用蒋的亲信将领何应钦。在启用何的过程中，再用点心计，使何能离蒋帮李。李宗仁心头一动，佩服小诸葛的神机妙算。于是在二月十四日派专机飞沪，把何应钦接到南京。

李宗仁也知道他们不会一说便合，就针对何的心理，说了很多好话。何应钦苦着脸道：“双十二事变，我在南京派兵攻打西安，给人误会借刀杀人，老头子一直记恨到今天。如果今天再帮你的忙，那不是同他一刀两断了吗？”

李宗仁弦外有音道：“敬之老兄，今天你还顾虑同他该不该一刀两断啊？”

何应钦闻言默然。沉思良久，强笑道：“这个问题我得想一想再答复。现在我想问你：你要他们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照办了吗？”

李宗仁恨恨地说：“哼！能照办倒好了。各地集中营一切照旧，有些还来个回信，说没接到党的总裁命令，未便擅自

放人；有的根本没消息，你说这叫我怎么见人？释放张学良的命令到达台北，你说陈辞修怎么答复我？”

何应钦摇摇头。

“他妈的！他说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归中央管，他是地方政权，他既不知道，又管不了！”李宗仁气得直揉胸脯：“我他妈的代总统难道是私生子？是小老婆不成？”

何应钦劝道：“这又何必同他一般见识？张学良出不来，杨虎城总可以了吧？”

李宗仁一个劲儿摇头：“一样一样，这个命令是二十号到达重庆市政府的，杨森派市府秘书李寰找绥署秘书长廖楷陶商谈了一小时，还是没有下文，你说要我多难堪！多痛心！”

何应钦叹道：“所以我说，这个人实在难搞，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他接支烟，长长地吸了一口，问道：“这一次，他在溪口除了挂出党部招牌，你知道他还在干什么？”

“愿闻其详。”

“他还在幻想团结黄埔同学，重振什么黄埔精神，谁都知道他的‘黄埔精神不死’，他领导下的黄埔同学有几个肯为他卖命的？”李宗仁急于问他：“到底他对黄埔同学怎么样？”

何应钦道：“黄埔同学告诉我，在上海的黄埔同学领袖人物是袁守谦。袁奉蒋命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举行会议，那天出席的人除了袁自己，还有邓文仪、石觉、黄珍吾、萧赞育等人，大家感到万分泄气，黄埔军校那么多学生，肯为蒋介石卖命的就他们几个。”

“贺衷寒呢？该起点作用吧？”

“贺衷寒没有参加，”何应钦道：“他在台湾。有一次他在

南京同谷正纲大吵大闹，几乎打得头破血流，这次老谷正在上海帮汤恩伯的忙，贺衷寒便不好意思到上海去了。”

李宗仁聚精会神地说：“袁守谦他们对局势怎么看法？”

“可怜之极！”何应钦道：“有人在上海告诉我，说这批人给自己的谎话陶醉了，他们认为上海还能守住好几年，在大谈恢复核心领导的计划。老头子当然高兴得很，在溪口恐怕还会做北伐梦呢！哈哈！”

李宗仁把话头又拉了回来：“这件事，请敬之兄一定帮忙！”

何应钦沉吟良久：“德公！关于我的事，希望给我一个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反正我已经回来了。”

“好好。”李宗仁道：“明天晚上我请吃便饭，到时候再聊吧！”

送走了何应钦，李宗仁又跟张治中促膝面谈道：

“文白兄，事到如今，你老兄务必助我一臂之力！谁都知道老兄同毛润之先生、周恩来先生他们都熟，你非走一趟不可。”

张治中苦笑道：“唯其我同他们不陌生，我更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我对他们的广播、答复、声明都研究过了，除非一切根据他们的意思去做；否则不可能有圆满的回答。”

“问题有这样严重？”

“事实是这样简单。”张治中愤愤地说：“是谁先破坏和谈？老头子可以命令中央社发电报到全世界，说当年是‘共匪破坏和谈’，但此事瞒不过我、瞒不过你、瞒不过老头子自己！”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不，”张治中道：“今天的问题，是当年‘戡乱’的延续，今天人家打到大门口来，我们却要人家别打，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一段历史是这样的？假定是这样，人家会不会让历史重演？何况——”

“别发牢骚了，文白兄！”李宗仁拍拍他的肩膀道：“今天是我在作主，瞧在兄弟份上，老兄走一趟吧！”

“我不是不去，”张治中皱眉道：“也不是发牢骚，我是讲正经的。坐一趟飞机，又用不着我两条腿。如果真对大局有好处，我两条腿跑路也值得！问题是去一趟又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张治中长叹道：“他在溪口备战，你在南京求和，而我们却要替你做求和使者，请问人家会把我们当成什么？我们的奔走会有收获么？”

这回轮到李宗仁哑然无言了。他绕室徘徊，欲言又止。终于下了决心说：“文白兄，假如我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呢？你以为走一趟值得吗？”

张治中一怔，起立，问道：“真的？”

“真的！”

“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判？”

“是的！”

“溪口呢？”

李宗仁一愕，说：“不管了！”

张治中严肃地问：“那么大使馆方面呢？你同他们商谈过？他们会同意你这么做？如果他们反对，你会坚持这样

做？”

李宗仁一个劲儿抓后脑勺，绕室彷徨，对张治中道：“你休息一天吧！明天中午我请吃便饭，到时我们再交换意见。”

张治中叹道：“好。不过据我估计，大使馆不可能同意你刚才的意见。如果德公决心要和，那就别通知他们，免得罗嗦。”

李宗仁道：“好好，我不同他们商量，或者我同大使馆作有限度的商量，不能尽听他们的。”

“最好是你做你的，”张治中道：“牵涉到大使馆，这事儿八成没把握，我也不会夹在里面做馅儿。”说罢辞去。

“我不了解你的企图，”傅泾波对李宗仁道：“大使的意思，斩钉截铁，说得很清楚：只许拖、不是和，更不是投降！”

“话是这样说，”李宗仁道：“可你知道，溪口一把抓，对方无还价，我一个人在南京有什么办法？所以想请张治中等人到北平走走，缓和缓和。”

“千言万语是不和不降，”傅泾波道：“否则要你的防御工事干什么？‘拖’是当前急务，无论如何不能下错了棋。”

李宗仁忐忑不宁，哭丧着脸道：“请转告大使，我这边实在拖不下去了。前一阵大使对我说，金元券从去年九月底起，已经贬值百分之九十八！现在事隔四个多月，您知道金元券又跌了多少？他把黄金美钞全运到台湾，我一个子儿也没得到！有几箱珠宝，可是这个慌乱样子，谁还肯买进珠宝？……”

这一边李宗仁在发愁，那一边蒋介石却在暗笑：“让那些糊涂蛋好好想一想吧！说我毫无办法。好，现在我走啦！娃

李的比我有办法？哼！”他又问：“共产党怎么说？”

“他们还是那几句话，说我们政府在南京，内阁在广州，指挥在溪口，一国三公，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蒋介石失神地苦笑，再问：“一般舆论又怎样说法？”

“挖苦我们。”蒋经国很恨地说：“比共产党还凶！”

“他们怎么说？”

“他们拿外国通讯社作根据，”蒋经国苦笑：“法新社有个电讯说，尽管蒋某人已经引退，事实上仍在领导国民党。据可靠消息，奉化和南京之间的电话和无线电很忙碌。代总统李宗仁依照蒋介石的命令伸出触角。又有一个上海消息说：根据蒋某人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特别紧急宣传周报’中说：‘总统虽暂不行使总统权力，但仍可以总裁地位继续领导本党致力革命。本党同志仍须接受总裁指示。关于和平问题，必须研究总裁元旦文告与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为言论之基准。’因此那些人便认为我们表现得如此矛盾、如此儿戏、如此虚伪、如此混乱……”

“也真叫人恨透了！”蒋介石道：“我说的话怎么会流到外面去？登到报上去？我的命令怎么一字不改地泄漏出去？你先给我查清楚！查不清楚我简直没法睡觉！”

蒋经国忽然笑道：“亚伯，钟天心这个人倒是天真得很。”

“哦，你说的是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钟天心吗？他怎么天真法？”

“他说他还准备带一个电台同他们谈判。”蒋经国拿起一分电稿：“他在上海招待记者，说代表团秘书人员已集中上海，准备和平谈判工作。诸如过去政协各项资料之搜集、整

理，与政府历年来签订国际条约之搜集等。代表团本拟随带电台，惟和谈地点系在北平，电台自无需随往。总之，代表团内部各项事务大致就绪，现仅等中共之答复。”

正说着，南京电报又到，参谋总长顾祝同报告道：“调防工作顺利进行。李宗仁的部队已接收浦口与浦镇两地防务，拟代替我军防务。张淦第十三兵团已接替李延年的第六兵团。第六兵团的第二十八、第五十九及第九十六军已调至长江南岸阵地。张淦兵团有三个军，人数约六万名，但迄今为止，尚有半数未到防地。惟李宗仁能如此部置，确系表示无论如何要守住南京。长江沿岸部署已经完成。余容续陈。”

“张淦，”蒋介石道：“记不起谁说过，张淦要做南京的卫戍司令。”

“有此一说，”蒋经国道：“不过这也是很可能的，张淦是李宗仁的广西同乡，是他的亲信之一。哦，汤恩伯有个报告，说李宗仁为了讨好知识界，曾宣布取消新闻检查，启封被永远禁止出版的若干报纸刊物。但他受不住我们的压力，他的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昨天已封闭了南京《人报》。因为该报刊载了‘何应钦重整三军’、‘首都军政首长易人’、以及‘首都警察厅黄厅长开溜’等消息，动摇民心、破坏治安，……汤恩伯还向新闻界声明：倘仍有利用报章杂志挑拨离间、造谣惑众者，决作戒严法令予以制裁。”

“好好，恩伯做得好。”

“白崇禧发表谈话……”

“又放什么屁！”

“他在汉口对路透社记者说：他决心扼守长江一线，无意

撤退象宜昌、沙市这样的长江港口，他撤退驻马店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兵力。不过信阳还在南京部队负责防守中。”

“他还说什么？”

“到此为止了。”蒋经国突地紧皱眉头，说：“亚伯，薛岳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他不是反对李宗仁吗？很好啊！”

“不，他连我们都反对。亚伯你听，报告说：薛岳同记者们宣布国共和谈前途黯淡，成功希望甚小。如果决裂，我决心保卫粤、闽、赣、湘四省。广东军队正训练中，三个月内便可完成，我生平最痛恨共产、封建和独裁三个主义、毛泽东代表共产主义、李宗仁代表封建主义、蒋介石代表独裁主义。我们必须打倒这些主义。国民需获得政治、民主的平等与自由！我愿意在孙科和吴铁城先生的领导下奋斗到底！”

“娘希匹他放什么屁！”蒋介石大声喊：“经国！这王八蛋又吃上美国迷药啦！反这反那，只剩下他一个人做皇帝吗！”

蒋经国沉吟道：“说不定有美国人在同他联络，也说不定他有意装腔作势，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倒不一定已经吃了美国迷药，否则他不会说什么孙科吴铁城的。”

做父亲的想想也有理，“嗯”了几声之后问：“美国有没有表示呢？”

蒋经国摇头道：“没有。薛岳对美联社记者还说：‘我是进步分子’、‘我的谈话可以公开发表’，说明了他是在装腔作势。”

“进步分子？”蒋介石冷笑道：“司徒雷登正在收买这批东西，将来他们是要我出来收拾呢，还是让这批进步分子出洋

相？”

“亚伯，”蒋经国道，“听说司徒雷登已经同几个进步分子接头，要他们打进共产党里去。”

“哼！”蒋介石冷笑道：“我恨不得拉住司徒雷登的耳朵说：要反共非我不可！弄几个什么进步人士到他们那边去，只是送死，这批东西懂得个屁！”

“不好，”蒋经国拿起一份电稿：“上海的米又涨了。”

“涨了多少？”

“每担跳到金元券七千五百元，五天之内涨了四倍。”

“让李宗仁想办法吧！”蒋介石狞笑道：“他要过瘾，也得尝尝味道。”

“好多人到了广州，”蒋经国翻到另一份电稿：“谷正纲、于右任、戴传贤、刘健群、陈雪屏，都到了。”

“很好！”

“孙院长在哪儿办公？”

“没有说。据说石牌中大校舍可能让出来。”

正说着电话响，总机室报告李宗仁有所请示。蒋介石闻讯色变，摆手表示不接，蒋经国以为不可，于是代表他父亲同对方攀谈道：“是代总统吗？很对不起，家父有点不舒服，还没起床。”

“那真对不起了，”李宗仁道：“我本来不想打扰他，无奈事情太大，非请示尊大人不可……”

“代总统有什么见教，等家父起床之后，一定转告。”

“那谢谢了。”李宗仁道：“我本来准备来溪口，因为忙……我想请示尊大人，乃是行政院的搬迁问题。世兄知道，

国民政府在南京不在广州。现在孙院长忽然自作主张把行政院搬向广州，实在叫人太难看了。我们目前同中共和谈，争取时间，中共电台广播，说我李某人在南京，孙科去了广州，他们要谈，也不知道谁是对手。世兄啊，你看这种身首异处的情形能继续下去吗？”

蒋经国忍住笑，一本正经道：“是是，我一定转告家父，一定转告家父。”

“现在，”李宗仁道：“我只请示一点：行政院非迁回南京不可，孙院长之走，事前根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李宗仁愤愤地说：“孙院长是当朝一品，是中山先生的后人，我实在不便说些什么，但望蒋先生从大局着想，请他回首都来，共维时艰，我就感激不尽了。”

“代总统好说，代总统好说。”

“是总统吗？”一忽儿孙科电话也到：“李先生下令要行政院搬回南京，给我拒绝了。”

“好，好。”蒋介石这回是自己接电话了：“你还是照着原定的计划去做。”

“更可笑的，”孙科道：“他说行政院搬到广州，事先没得到他的同意，真是活见鬼！”

蒋介石提醒他道：“不过是不是他真的不同意你们搬家呢？”

孙科电话里笑出声来道：“不不，迁都是有决议案的，的的确确经过本党中常中政联合会通过的。”

“他也在场吗？”

“当时他也在场，”孙科道：“不但有人看见，而且有案可

查，他还签了名呢！”

于是两人皆笑。蒋介石问道：“哲生兄，立法院快开会了，地点大概决定了吧？”

“没有没有，”孙科道：“开会地点正是争论的焦点，大家哇啦哇啦吵个没完，很头痛。”

“不必头痛，”蒋介石安慰他道：“你可以先入为主，就说立法院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每人可发车马费三百港币，那些立法委员们，当然不到南京去了。”

孙科大喜，再三致谢，谢他出了个好主意。但第二天电话又到，说李宗仁也不含糊，言明立法院在南京开会，立法委员车马费每人金元券四十万元，问蒋介石有没有什么花招，可以把李宗仁这一招压一压。

蒋介石沉吟道：“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现在广州的中央大员多不多啊？”孙科道：“我是同吴铁城，钟天心，郑彦棻、陈剑如等几位一起来的，人数不多。于右老还在这里劝我回南京呢。”

“别理这个大胡子！”蒋介石道：“他想回南京，由他去好了！你特别要注意这些人的情形，千万别让姓李的拉回南京才好。”

“是是是，”孙科道：“那么看一看风声再说吧。他们最终会叫饶的。”

但事实发展并非象孙科想象的那么顺利。李宗仁的活动比他强，特别是在人心思和的情形下，立法委员慢慢地倾向南京。南京反而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人们对中共过江这件大事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一致缓和下来了。李宗仁的私人代表

甘介侯仆仆京沪道上，一忽儿与章士钊，颜惠庆，江庸，陈光甫，冷御秋等人茶叙，一忽儿又出现在黄埔系统的大员之前，诸如此类，差不多法定人数即将够数，孙科等人大急，赶紧派人到京沪一带活动；李宗仁也不含糊，忙派代表南下劝孙回去，孙科的答复天真极了，他说："我姆妈要我到澳门去呢！你们却要我回南京。"直把坐在他身边的副院长吴铁城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于右任在穗本想劝孙科回去，他老先生也认为这局势如朝"备战"方向发展，国民党一家一当非完不可；李宗仁"虽非同类"，但他至少表面上在做"和"的工作，于右任于是决定劝孙顾全大局，不如归"宁"（南京简称），不料反给孙科挽留了好几天，这位老先生在广州一哭再哭，在黄花岗前黯然流泪时，却被新闻记者们发现，跟上一问，老先生立刻放声大哭，老泪如雨，记者们个个无法下场，为他干着急，生怕他年老体衰，支持不住。于是向他多方劝慰，找个地方喝茶休息。于右任叹道："没料到我这把老骨头会碰到这种日子。前些时听说陈立夫在广州大哭，我不表同情，他哭活该！又听说谷正纲也在这里大哭，我也不能同情，他哭活该！又听说戴季陶在吞声饮泣，我也不能同情，他哭活该！可是今天我也哭了，不过我的眼泪是干净的。"说罢长叹。半晌，索纸要墨，当着记者们龙飞凤舞，写下一首诗题目是："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台远望有感："

黄花岗前草连绵
白首于郎拜墓前
四十年来如一梦

凭栏独立更凄然
至此方知稼穑艰
每思开国一惭颜
人豪寂寂余荒冢
唤得英灵往活还

写毕掷笔大哭，第二天独个儿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综合各方消息，认为此事不妙，连忙给陈立夫一个电话，有所安排。

原来陈立夫在那当儿奔波宁、沪、穗等地专为蒋介石担任“特种工作”，如今宁、粤之争惨烈，眼见孙科既动摇不定，又恋栈政院，情形危殆，该由他出马了。于是蒋介石电话中如此这般“附耳过来”，陈立夫马上自沪飞穗。下得飞机，开门见山对孙科道：“奉总裁之命到广州来，希望有助于政院。现在只有一句话：留在广州好了，总裁支持到底！”孙科大喜。于是胆子更壮，宁穗分裂之局也将形成。李宗仁派决定在南京召开立法院会议，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正式宣布了开会日期。李宗仁派俨然胜利在握，准备推翻孙科内阁。而孙科也有恃无恐，嘻嘻哈哈决定硬顶，反正推翻孙科就是推翻蒋介石，而默察形势，李能把蒋推翻才怪。张群见状“不雅”，出马去穗调解；吴铁城也伤脑筋，出马去宁商量。这样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问题果然转缓几分。蒋介石对孙科这张牌透了口气，李宗仁对他的内阁也稍感放心。可还在僵持状态，而立法院之会眼看就到。南京方面大为焦急。桂系群臣筹策通宵，到底想出了一记杀手锏：只见李宗仁率领

甘介侯、程思远，邱昌渭等人，在二月二十日那天一早，乘坐军用运输机，杀奔广州去也。

那边厢孙科等人倒大吃一惊，不知此番吉凶如何，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接。李宗仁双脚落地，使劲握手。接着发表声明。这个声明也确乎难以措辞，说什么“斥责企图不理会人民和平愿望的一切党派”。新闻记者一拥而上，东问西问。李宗仁只是摇头，对一切提问概不回答。他匆匆忙忙进了办公室，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

蒋介石闻讯大急，忙叫在穗人员详细报告李宗仁所为何来？所作何事？广州、汉口之间电波忙碌，彻夜不断。

有的报告说：“李某此行志在弥缝裂痕，拉孙返京。他今日除声明外，拒绝发表谈话。明日将举行党政军联席纪念周，向文武百官训话，并将去湘、桂晤程潜、黄旭初。”

有的来电说：“外间传言孙将去职，而李的军事助手白崇禧、何应钦未随南来，颇堪注意。白坐守南京，何仆仆来京沪，活动甚烈。张发奎、邓龙光等曾访李长谈，内容不详。”

有的回报说：“如果李劝孙回京之举失败，则李将于短期内返京后改组内阁，驱出孙科。立法院既已决定在京开会，李之改组内阁已有宪法上的根据及政治上的后盾。京、穗之间的问题已使李宗仁在毛泽东面前感到万分尴尬。而下星期，邵力子将在平晤见中共方面大员进行初步和平谈判，因此李之行动显然在于摆脱其狼狈地位……”

蒋介石大急。

蒋介石催报中共看法。来自北平的报告说：“中共否认在香港有和平谈判事实，也否认香港有南方局。对李宗仁广州

之行，北平有评论说：李宗仁这种奔跑表示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里，死硬派的主战叫嚣，实际上已经没有市场，连薛岳之类都在干吼，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北平的评论还说，党棍和特工已经失却控制，如因循时日，再不‘团结党内力量’和‘消除误会’，那么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政府就会立即土崩瓦解。李宗仁敢于飞到广州，表示了宁粤暗斗的第一阶段已经被李宗仁看穿了广东‘主战派’的底牌，所以他一方面大放‘和平前途乐观’和‘与中共方面已有接洽’的空气，来提高他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行尊降贵，亲自到广州来‘感格’和说服他的群臣，使他们懂得只有‘党内团结一致’，让他出面‘和谈’，还可以保全一部分实力，否则，再没有别的前途可以指望了。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宗仁的计划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蒋介石至此透了口气，说下去道：“因为，第一：李宗仁的这种想法和做法，立脚在一个主观愿望上，直到今天为止，他还幻想着‘内部团结一致’了，就可以和中共讨价还价，换言之，也就是到今天为止，李宗仁及其一派还没有坚决地用行动来接受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条件的诚心。没有这一个决心，即使他飞到北平，也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结果。第二：李宗仁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依旧存在着一种投机和侥幸心理，企图由他来包办‘全面和平’，始终没有正确地认清中国人民现有的力量和他们自己所能包办的反动派的力量。换言之，他还不肯丢开那臭不可闻的‘法统’，他还想纠合那些不堪一击的反动派残余力量来作‘对等的和谈’，根本忘记了他自己还没有在支票上签字的资格。这

两种观念不改，那么即使说服了广东封建势力，即使中共同意了他去北平'和谈'，那时候中国人民信任这买空卖空的掮客吗？中国人民肯放松获致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吗？中国和一切民主党派，会毫无保证地接受他冒签的这一张根本靠不住的支票吗？……"

蒋介石再透一口气：李宗仁不可能真正代替他，至少他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但蒋又不能放心：孙科是不是他的对手？

"快把李宗仁在党政军联合纪念周上说的话报告过来！"

"报告：李宗仁在中山纪念堂对立委、政府官员、军事人员等二千五百人训话，再度呼吁团结，历时二十五分钟，掌声稀疏。据一般观察，李的呼吁并非无人同情，乃是与会者最多只有一成听得懂他的广西官话。李所强调的是党的团结，并警告'凡是反对和平的人将为人民所痛恨。'……"

那边厢，李宗仁在广州举行了一连串会议之后，同孙科在密室谈心。他开门见山道："哲生兄，这次我来得太快，实在是事情紧迫，不得不如此，请你原谅！"

孙科在心头乐开了花，笑得合不拢嘴，忙说："不敢当，不敢当。代总统日理万机，却因政院小事亲自来穗，实在使我惭愧！"

"哲生兄，"李宗仁道："过去的由他去了，本党如不团结，则大难临头！而本党如要团结，行政院非回南京不可。否则正如人家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国三公，身首异处，你说如何能和谈？而目前形势又告诉我们非和谈不可！如果谈不好，拖不成；那么新兵训练未成而共军先渡江，请问到那时

光南京固守不住，广州又有什么好处！”

“是啊！”

“再说，即使我对哲生兄有礼貌欠周的地方，但兄弟已亲自到广州来向你谢罪，向你迎驾，你老兄也该消消这口气了吧？”

“不敢当不敢当！”孙科心头暗喜。

“哲生兄肯答应我回去吗？”

孙科一怔，忙说：“代总统降尊行贵，使我惭愧！回去当无不可，无奈问题复杂。如果回去，我，我，我也有我的困难。”

“没有关系！”李宗仁道：“哲生兄的困难我明白。不过蒋先生如果知道哲生兄回去，也不会见怪的！”李宗仁郑重地说：“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

孙科无言，思潮起伏。

“再说，如果哲生兄不回去，立法院诸公对政院的误会，恐怕越来越深，不易消除了。”

孙科试探道：“现在又何尝不如此？”

李宗仁会意，拍拍胸脯道：“如果现在回去，我可以保你无事！”

孙科再试探道：“咳！这一点我也明白，我如果回京，立法院在南京已有法定人数，一定会同我过不去；如果不回去呢？那么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完咯！”

李宗仁大笑：“哲生兄，你以为我同蒋先生一样，会对人轻诺寡信，出尔反尔的吗？不，不，一百个不！我可以写张字条给你；只要你老兄回去，我李宗仁保证你继续出任行政

院长！这不行了吗？啊？”

孙科热锅上蚂蚁般团团打转，忐忑不安，进退不得。半晌说：“好吧，让我考虑考虑。晚上再说。”一到晚上，孙科欣然答应李宗仁重回南京，把李宗仁乐得什么似的。

“哲生兄头脑清楚，真是顾全大局！”

“你糊涂透顶！不顾大局，气死我也！”陈立夫闻报直奔孙科官邸跳脚：“你知道你的背后谁在撑腰！李宗仁凭什么同总裁比！你糊涂透了！你气死我啦！”陈立夫抚胸顿足：“你知道我正在广州，尽力帮你，让各地立委在穗开会，支持你同姓李的打擂台，彻底摧毁姓李的局面，可是你一不和溪口商量，二不与我研究，贸贸然答应他回南京去，你到底吃了什么迷药啊，天哪！”

挨了陈立夫一顿痛骂，孙科讪讪地说：“人家降尊纡贵来到这里，一切为了和谈，我能不敷衍敷衍？”

“你这位莫名其妙的院长啊！”陈立夫气得只好跳脚：“什么和谈，笑话！别开玩笑了！你自己也主张继续戡乱，有什么可以敷衍的？”于是飞往台湾，不再和孙科“敷衍”下去了。正是：要保乌纱帽，两头不讨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敲和平门” 颜惠庆直飞北平
“念战争经” 张荫梧案发被捕

书接上回。陈立夫对孙科说的“气话”，其实倒是他的心里话。在蒋介石、陈立夫的眼里，和谈只是个笑话，而事实上他们也真的在制造笑话，以加强“和谈只是开玩笑”的闹剧气氛。在这期间，南京曾出现过一名演员，其名曰：“吴裕后教授”，打出“南京人民代表求和团”的旗帜，飞往青岛、北平，向当时的北平市长叶剑英“呼吁和平”。叶剑英心头雪亮，问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那吴裕后本来名不见经传，中外记者因为他见过叶剑英，还播发了不少“吴教授谈话”，俨然成了个新闻人物，于是在下不得不记上一笔。

原来当年出足风头的“吴教授”是浙江浦江人，当年约三十五六岁。他自称是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系毕业。民国二十七

年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日本研究》一类的书，除了“作者玉照”十分漂亮外，内容不忍卒读，迄今未见第二本出版。民国二十九年曾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中校政治教官”，课程为“敌性研究”和“日语”。日语教官除他之外，还有两名自幼生长在日本的朝鲜人，他与那两位教官所教日语发音相差甚远，但他总说自己所教的“最最正确”，而他本人也毕业于这个“游干班”，受训地点在湖南衡山。那时国共合作抗日，这个“游干班”的正副教育长由汤恩伯、叶剑英分任，中共为了帮助国民党抗日，曾派出许多优秀干部参加，教授游击战术，吴裕后因此“认识”了叶剑英，到处吹嘘与叶有“交谊”，于是在南京危在旦夕时，这个廖化竟被用作“和谈”的先锋了。

民国三十年间，长沙曾发生一宗轰动一时的“大老千”案。当时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有一天，忽然有人拿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介绍信求见，介绍来人到河南做县长，薛岳越看越蹊跷，便一面派人监视此人，一面电询陈诚。陈诚回电否认，于是此人被薛逮捕，在他衣箱里搜出了许多伪造的重要机关关防和要人私章。薛岳要把这个骗子处死，幸亏这老千有个“能干”的太太四出求情，花了不少功夫，才算刀下留人。在国民党中，骗子是无往不利的。因此这家伙不知怎的又在南京“捞”了起来，西装笔挺，常常挟着一双黑色的公文皮包，内中装满了警官学校和重辉商专的讲义。这就是“吴裕后教授”。

吴裕后还是一个律师。他招揽诉状，曲笔词讼，但从未出过一次庭。据说，他的律师事务所兼公馆设在南京四条巷良友里，一楼一底洋房，办公室中悬着在中训团受训时“蒋

中正团长"的玉照，壁上还有"党国要人"的题字。内中比较有交情的是朱家骅，浙江旅京同乡会会长是朱，而这位"教授"是总干事。

以后又据说，他和南京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关系密切"，又做了中央警校的教官。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充当了"求和团"的代表，这个和谈精神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连蒋介石听到吴裕后"求和"事迹之后都说："这是在吃豆腐！"不过不久，蒋介石又一次听说吴裕后的"事迹"后，也不能不侧目而视了。

张群告诉蒋介石道："总统，选派和平代表应该慎重考虑，有一个叫做吴裕后的人，在南京搞了个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走了一趟，莫名其妙。现在，他又到香港出洋相，给香港政府押回广州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蒋介石淡然问："又闹什么笑话啦？"

"我听香港来的人说，"张群道："他在二十二日那天从广州飞到香港，对新闻记者说，他进行'和谈'完全出于自愿，但得到孙院长的支持，否则他无法干得起来。"

"他到香港干什么啊？"

"说是找中共代表，"张群笑笑："他还发表谈话，说他的代表团经费是自筹的，不过东南西北到处飞的机票，却是政府给的。他说他一个月只有两块大洋薪水，合港币只有十来块，但他住的六国饭店房钱，每天却要十几块。"

"胡闹。"

"是啊，"张群道："吴裕后说他同各方面接触，完全是传

达意见性质。搞和平嘛，就是讲价钱，要这方面减点，那方面加点。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双方条件越谈越近了，他看不见国民党对和谈有什么妨碍。不过他说当他飞北平时，他的弟弟吴天开在浙江家乡被国民党政府人员暗杀，因此他自己的安全也发生问题。汤恩伯想抓他；到广州，陈立夫，朱家骅也在中常会演讲时，主张把他驱逐出境。”

“有这种事？”

“这个人怪话不少，”张群道：“他说他要求孙院长惩凶，为他弟弟报仇；又要叶剑英把‘战犯’改为‘腐化反动分子’。”

“他到香港找到中共的人了？”

“没有。笑话可有一大箩。”张群再笑笑：“他说叶剑英告诉他，有空可以到香港走走，看看这方面的朋友。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由他们转达。据说叶剑英还给了他一个地址，可以到弥敦道二一三号新中国通讯社去找一个叫做李涛的人，但香港的新闻记者们到那个地址一找，嘿！既没有通讯社，更没有李涛，倒是里面的住客对他们讨厌得不得了。”

“胡闹！”

“还有不成话的，”张群道：“香港政治部总帮办黄翠薇在机场上等了他两天，第三天吴裕后到了，他陪他同坐警车过海，到六国饭店开房间，还派了五个便衣跟着他，请他吃了一顿早饭。”

蒋介石也笑出声来道：“香港政治部也请他吃饭，吴裕后倒真是个兜得转的人啊！”

张群皱皱眉毛道：“香港政府只怕他出事，增加警方麻烦，因此不得不招呼他，还拨给他一辆车子，但只经过一个下午

和一个上午，吴裕后的把戏就被拆穿了。新闻记者说他买空卖空，他不但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中共代表是谁，甚至当他到达香港后，旁人告诉他的几个民主人士，也没有一个愿意接见他。吴裕后说在日本时曾经做过许世英的翻译，但许世英分明在香港，也不愿接见他，于是人人都说他是个“白撞”，香港政府也请他立即出境了。”

蒋介石透了口气：“他回广州啦？”

“还是黄翠薇总帮办送他走的。来的时候坐飞机，走的时候人家送他一张佛山轮的三等舱船票。”

“笑话！”

“是笑话啊！”张群道：“香港的朋友们说，这个样子的和谈未免太儿戏，太离谱了。”

蒋介石对吴裕后的“求和团”自然不感兴趣，对李宗仁、甘介侯组织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却兴趣极浓。这个代表团的任务，用李宗仁的话说，是去北平“敲和平之门”的。代表团人选是颜惠庆（七十三岁），章士钊（六十九岁），江庸（七十二岁）和邵力子（六十八岁）。随机同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和私人代表刘仲华等人。临行前，李宗仁召见了黄启汉，要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李的六点意见：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二、和谈以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六、

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需争取。

代表团预定二月上旬出发。但上海那几天阴雨连绵，把代表团的行程耽搁下来。直到十二日晚间，甘介侯打电话通知颜惠庆，说接到北平长途电话，气候好转，代表团可以起飞了。

十三日清晨，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就集合在颜惠庆的公馆里。天色阴沉，大家心事重重。九点半钟，邵力子的秘书张胄丰和机场通了一次电话，一列小汽车即向机场出发。中央航空公司一架“XT五三七号”客机已经准备妥当，候机室中挤满了各式各样人物，除了代表们的亲属和新闻记者外，还有来自溪口的监视者，空气紧张，似乎要出什么乱子。

颜惠庆等人一到，新闻记者就分作三组，分别包围颜、邵以及被记者们封为“侯爵大人”的“尴尬侯”。

“颜先生曾出任苏联大使，”记者们问：“对这次和谈，有什么意见？”

颜惠庆不说话，只是岔开道：“我老了，身体不大好，这一次还请了一位大夫同往。”

“邵先生也出任过驻苏大使，”记者们又问：“对这次和谈有什么看法？”

邵力子沉着地笑笑：“我此刻没什么意见，将来一定有话说，那就是我的看法了，今天无可奉告。”

甘介侯极力作忙碌状，嘻皮笑脸，但记者们也没什么可以问的了，大伙儿集中目标到章士钊身上，只见这位老虎先

生在大发雷霆道："记者先生们！我们几个老头子奉命奔走，颜先生带了一位大夫，我也带了一个人沿途招呼，可是我们甘介侯先生不赏脸，我拚老命为大家奔走，却不讨好，有人乘机大搬家，大家说说看：这还成什么样子？我章某人宣布退出代表团，不干了！"

记者们弄清楚老虎先生发脾气是甘介侯的错误。他不该漏掉沿路招呼老人的机位；同时又弄清楚"大搬家"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宗仁的私人代表刘仲华。此人随带太太一名、小姐四位、公子一名、外加大小行李十四件。刘仲华搬家倒没什么，但既然是"和谈专机"，理应该先照顾代表，于是邵力子立刻打圆场，东劝西劝，甘介侯也向刘太太做苦相，希望让出一个位子，结果一切照旧，而章士钊脾气发过，也就算了。

代表团中出现了电影明星兼导演金山，人们以为他是来拍新闻片的。但一登机，他也鱼贯而入。有些人见状紧张，问他北上何为？邵力子道："他是我的随员。"也就过关。十点半钟，潘公展匆匆赶到，与章士钊耳语道：

"这一次，您辛苦了。"

"嗯嗯。"

"溪口的意思，但求他们不动手，就上上大吉，一切全仗大力！"

"难说难说，"章士钊叹道："看情形再说吧。能够办得了的事，我们会办；办不了呢？这就难说了。"潘公展闻言强作笑容，同代表们寒暄一阵，算是送行。接着贺耀祖、陶百川等跟着来到，免不了扯上几句，独独不见市长吴国桢。

“他该来啊，”记者们聊天道：“如果不来，代表总该派一个。”

“不见得吧？”有人说：“我们这位市长对和平不感兴趣，他还要戡乱呢！”

笑声中有人说：“可是这次和平代表北上，对他们大有好处呢！如果共产党打将过来，他的上海市长还能干得下去？”潘公展闻言瞪了一眼，于是寂然无声，旋见飞机破空而去。

那边厢，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颜惠庆等人的代表团身上。日夕苦候消息，心头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烦躁之极。十六日那天消息来到，说北平市长叶剑英往访颜惠庆，这是双方第一次接触，可是谈些什么，却未透露。十七日消息在深夜到达，说叶剑英再访颜惠庆，上海那个代表团正在推选代表深入华北某地晤见中共主席毛泽东本人。如果这次会晤成功，那么上海和平代表团所负的使命，确定正式谈判的时间与地点将可完成。

蒋介石紧张、枯瘦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因为消息中提到中共接待代表团的情形相当不错，这使溪口和南京的乐观气氛陡地浓厚起来。而蒋介石也比较能够安睡，第二天精神较佳，这当儿阎锡山自太原只身逃来，蒋介石对着这个死硬反共的老西极力安慰，同时试探道：“啊，你来了，真好！昨天还有人对我说，山西已经顶不住，外面有‘北平式解放’的谣言了。”

阎锡山叹道：“唉！不瞒您说，这一仗实在是凶恶之极！要不是日本兵帮忙，我恐怕早已吃了氰化钾，骨头也烂了。”

蒋介石恨恨地说："共产党真的这样厉害么？日本兵守太原都守不住？"

阎老西哭丧着脸说："一点不错，共匪实在越来越凶啦。"正说着侍卫长来见，一脸焦急之状，发现阎锡山在座，报告欲言又止。蒋介石不耐烦道："阎长官没关系，有话就说。"

那侍卫长结结巴巴道："报告总裁，奉化延年乡方桥镇，有我们的自卫队……"蒋介石不悦道："这些小事也报告我？"侍卫长道："报告总裁，这件事应该报告，因为那儿发现敌情。"

"敌情？"蒋介石几乎叫起来："方桥镇有敌情？为什么不早说！"

阎锡山也着急道："怎么，共匪已到奉化啦？怎么听不见任何情报！"

"报告，"侍卫长满头是汗道："不是正规军，是地方武装，那边有几个自卫队给俘虏了去，枪枝也损失一些。"

阎锡山透过一口气来道："不要紧不要紧，这一定是游击队，……不过不能养虎贻患，得赶快剿清！"

阎锡山走后，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平的消息。消息说："二月十七日在中共欢迎晚会上，先由徐冰副市长发表诚意言和的讲话：一、我们希望真正的和平；二、军事解决无问题；三、可以以北平式和平解放为例。叶剑英参谋长分别和"四老"个别长谈，希望南京政府确具诚意。二月二十日午后，共方假北京饭店由董必武、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罗荣桓等人出面举行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宾客包括各党派，学术、文化界人士四百余人。颜惠庆、江庸、章士钊、

邵力子等人列为上宾。气氛甚为和谐，笑声时闻，绝无剑拔弩张之状。叶剑英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明显的。渠望邵力子等南返后向民众传达中共之意，齐为永久的真和平而努力。至于建设北平，需各界人士发挥力量。继由董必武对'为人民服务'之政权意义加以说明。邵力子也被邀发言，自称为北上四位老人中之小兄弟，渠认为和平未能早睹系一大憾事，并说明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热盼和平，并且宁选择北平式之和平，而非天津式之和平。渠又称：一周来在平观光，印象良好，这种情况长此以往，成绩一定可观。来宾中又有张奚若，许德珩，陆志韦等教授发言，对共军纪律加以赞美。进餐时乐队不断演奏名曲，宴后并放映东北新闻片。……"

蒋介石听不下去了，但他无法不注意来自北平的消息。

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到达石家庄，并且同中共主席毛泽东见面了。

"你往下念吧！"蒋介石要儿子为他诵读电报，蒋经国边看边说："新华社厉害极了，一开头便说他们四人是'以私人资格访问北平'的，他们在二十二日从北平飞抵石家庄，立即被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对于和平谈判和南北通航通邮等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二十四日，邵力子等四人由石家庄飞回北平。"

"就这一点？"

"还有，"蒋经国道："电报又说：傅作义、邓宝珊二人与

邵等四人同机往返。”

“他们去干什么?”

“没有说,只提了句:‘向中共中央诸领袖接洽公务。’”

“完了吗?”

“还有。”蒋经国继续念道:“二月二十六日，颜、江、章、邵四老在六国饭店设宴公请北平党、政、军各界首长董必武、叶剑英、聂荣臻、薄一波、徐冰、陶铸、谭政和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借表临别时的答谢，并摄影留念。二十七日分别告辞。邵力子还去北京饭店分晤由沈阳来平的李济深、李德全、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十时离六国饭店去西苑机场，承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将军等的欢送。专机于十一点飞离北平，下午两点安抵南京明故宫机场。欢迎者有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及于右任、童冠贤、居正、吴铁城、白崇禧、何应钦、翁文灏、吴忠信、张治中、徐永昌、桂永清等人。四位老人在记者包围中说:“此行颇为愉快，归途一帆风顺。”并由代表团秘书宣读四老书面谈话：同人等此次以私人资格访问北平，为时两周，迭与中共领袖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诸先生共同或个别洽谈。中间应邀赴石家庄一行，承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将军延见，就和平谈判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已告终了，因此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

陡地静默起来，只听见钟摆在滴嗒滴嗒地走。半晌，蒋介石起立道:“这样吧,”他不安地徘徊:“邵力子他们回来，不管成功失败，我们的安排不能乱了脚步。”

“是的是的。”蒋经国道：“应该这样。”

蒋介石道：“我们应该明白，目前是人心思和，不管共匪态度如何，我们应该大事宣传：邵力子等人此行成绩圆满，和平有望！”

蒋经国一怔。

“要上海新闻报纸马上发表消息，说中共曾表示为证明他们对和平的诚意，在毛泽东——不，就让新闻报称他做毛主席罢！——在毛主席之八项条件中，关于惩办战犯及整编军队两项，可以考虑最高限度之修正。

“你们别奇怪，这也是战争！我们应该利用空中楼阁的诺言来使我们振作，重新团结起来讨价还价；另一方面，立夫他们也想找个机会去困窘李宗仁、邵力子这批人，要他们不能不对这两项条件去努力折冲。”

“如果中共否认呢？”

蒋介石大笑：“如果中共否认，那我们便可以振振有词，说不是中共反悔，就是邵力子对人的轻信了！”

正说着，秘书持电报仓皇来报告：“报告领袖！我们潜伏在北平的特工组织已经给他们破获，张荫梧将军已经被捕！”

对于张荫梧被捕的消息，蒋介石有如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早在事发之前，邓文仪和孙科忽地凭空发表谈话，说中共在北平大举逮捕，一塌糊涂。当时人们还以为是国民党习惯性的放空气。但张案一破，才知道邓、孙之所以这样说，乃是为了预放烟幕，企图延缓中共的清除工作，以掩护张等活动。张案既破，蒋伤心地问：“杀了没有？详细报来！”

秘书不安地念道："这是匪方广播，原文报告如下：北平人民政府公安局在十五日破获了一件巨大的军事特务案。主犯伪华北敌后策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伪华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逆荫梧，在十五日下午九时被捕。同时捕获者有伪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佟寿山、伪华北游击策动委员会第四总队司令马希援、第五总队司令张建候、第六纵队司令李国昌、第七总队司令赵毅然、第九总队司令金明甫及副总司令赵振宇、伪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支队长费渭良等人。并搜获长短枪二百二十九支，轻机枪三挺，卡宾枪二支，掷弹筒一个，手榴弹二箱，子弹四千六百五十发，电台一部。张荫梧是著名的反动派，抗日战争初期任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勾结日寇荼毒人民，进攻八路军，无恶不作。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平汉北段护路军总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北支团长，继续进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去年又组织所谓'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及'华北民众自救会'，用尽一切力量，继续支持罪恶的反革命战争，并且强迫青年学生去进行这种罪恶战争。北平解放后，仍以四存中学为掩护，暗藏大批武器，经常召集秘密会议企图暴乱……"

秘书读罢，一头大汗。再念："北平各界对破获张案人心大快，并问远在溪口的蒋介石：宣布'诚意和谈'之后仍继续特务活动，是否表示'诚意和谈！'……"

"报告，"一忽儿秘书又仓皇来报："许惠东也给逮去了。"

蒋经国见他父亲脸上肌肉不断抽搐，却不开口，便说："你报告吧！"

"是！据共匪宣布，原文如下：去年七月五日，北平大

屠杀的刽子手许逆惠东，已在十五日被北平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北平解放后，在'七五'血案中牺牲的家属和东北留平学生，都纷纷控诉许逆罪行，要求法办。东北大学、中正大学及东北在平的十五个学校单位，联合成立了控诉委员会……"

"简单一点！"蒋介石冷冷地说："说事实好了，空话我不爱听！"

"是是。"秘书大急："许惠东系特务大头子，北平市民恨之入骨，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统率特务危害人民，唆使伪北平市参议会通过强征东北来平青年学生入伍，充当反人民战争炮灰的决议案，后东北学生向许贼请愿，要求撤销该项决议案，许惠东竟指使国民党反动军警开枪弹压，当场死伤四十一名。迨后不独未能洗面革心，抑且继续作恶，化装图逃。"

蒋经国急问："怎么没逃掉？"

"消息说，"秘书忙不迭报告："许惠东自北平解放以后即畏罪潜逃，东躲西藏，行踪无定，最后被侦知许逆潜伏于内三区费燕住宅内。十五日晚八时，公安局派员检查该宅。许逆由后门图逃被阻，退藏内室。检查室内时，发现许之大衣呢帽，乃继续搜索。至一小夹道，看见两个女人并蹲作如厕状，以阻止警员进入，喝令出弄受检，发觉一为许妻，一为化装之许逆。现已拘押，听候依法审判。"

"没出息！"蒋介石恨恨地说："怎么早点不走，却又扮了个女的！"蒋介石绕室徘徊，团团打转。恨恨地说："马上通知汤恩伯，京沪防线一定要做得好，经费要他不必担心，总而

言之，要做到铜墙铁壁！京沪防线寸土必争，必要时逐屋战斗，无论如何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你要他公开同新闻记者说！”

蒋经国道：“亚伯说得对。可是……”

“可是什么？我要他这样做！”

“是是。不过现在正在进行和谈，如果汤恩伯这样宣布，会不会给对方一个借口，又来一句什么‘这是不是和谈诚意？’的确不大有利。再说现在的确人心思和，因李宗仁的奔走，人心更加思和，如果汤恩伯这边一宣布，士气民心会不会指责我们不对？”

蒋介石默然。

“再说，”蒋经国道：“南京刚才来的长途电话，报告青岛有一个军叛变投共，这也说明……所以我觉得汤恩伯目前还不必有所宣布。还有，李宗仁今天回广州，在留穗国大代表欢迎会上说：‘假如共军渡江南进，将使政府和谈结束内战的努力告终。’共方便立刻指出，‘李宗仁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所高唱的所谓和平，只是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以便保存江南的残余力量……”

“很好很好，”蒋介石笑笑：“怎么样，他自己以为有办法，人家照样不买账！”

蒋经国接着说：“……中共还说，李宗仁在广州演讲，要求任何党派均应修正政策，随后又在长沙要求共产党‘右一点’，说‘倘中共不顾全国人民求和之意愿，蓄意破坏和运，政府为保障人民安全，不得不于长江以南备战以待。’李宗仁发布这种准备战争，诿过于中共的空气，当然只能唤起人

民，继续注视他的‘和平’商标背后的真货色。因此目前我们在溪口最好不说话，暂时不表示态度，免得贻人口舌。”

蒋介石对儿子的话十分听得进，频频点头，心里想：“看不出，这几年经国还真是大有长进啦！”正是：儿子有长进，老子心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步步为营　李宗仁进逼
处处挨打　孙哲生下台

话说蒋介石听着蒋经国头头是道的分析，心里高兴，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看见的笑意，正想和儿子好好谈谈，却见侍卫入报：张群从上海专程来看他。蒋介石说了声："有请！"张群便期期艾艾走了进来。蒋介石道："你是从上海来的？快说说！上海的情形怎么样？"

张群想了想道："上海的情形乱极了，抛开物价飞涨不说，就是……我们的人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唉！真是一言难尽啊！留穗立委劝驾代表陈紫枫、林栋、潘朝英、吴云鹏、邹志奋、何佐治等六人到得上海，便同留沪立委吵了起来。据林栋说：报载广州立委每日领港币三百元是绝对不确的，但他又跟着开出价钱拉人。据他们说，行政院在广州招

待立委，住在交通、农民两家银行宿舍。交通银行的宿舍华丽得象皇宫。屋上铺的是琉璃瓦，单身立委住一间，有家眷住两间。此外还供膳，两荤一素按人口供应，保证不缺。至于到南京去的立委，每天只能领到两千金元券。”

蒋介石的脸色又板了起来。

“于是，他们吵起来了，”张群道：“留沪立委武和轩对人说：立委大都无钱，留穗代表这次竟能住在金门饭店这样豪华的旅馆里，这笔费用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他说以前的行政院对立委很冷淡，这次忽然热心起来，太不正常。此外南京立委日领两千金元券是立法院所支，广州立委日领港币三百元却是行政院所发，这算什么意思？双方吵了个不亦乐乎。”

蒋介石恨恨地说：“这还有什么好吵的？立院不是决定在南京开会了吗？”

“问题是复杂微妙的，”张群道：“到昨天二十五号为止，已经有一百五十八名立委在南京报到，已经足够法定人数了。我听说童冠贤院长已决定在南京开会，而双方的争执也在无形之中告一段落。不过广州方面仍在派出代表力图挽回颓势，到上海、台湾两地劝说部分立委到广州开会，我以为太迟，已来不及了。”

蒋介石默然。

“所以，”张群接着说，“就连共党方面，对孙李双方的争执也有所评论……”

“他们是怎么说的？”蒋介石急问。

“他们说，”张群打开一个记事本念道：“新华社陕北二十七日电：南京与广州的两个国民党政府正在展开领导权的争

夺战……孙科虽有蒋介石撑腰，但他在和李宗仁的竞争中已经转入劣势。这再一次说明，公开号召战争的，在国民党内也已经吃不开了，而李宗仁则利用人心思和的心理，利用他的‘和平攻势’来击败孙科。当然，应该指出，李宗仁的‘和平攻势’，至今并未超出……”

蒋介石道：“我不听，我不听！”

张群只好合上记事本。“不过，李德邻也真能落井下石。他的那几个立委对孙院长的攻击也太厉害了。”

“又有什么？”

张群道：“昨天晚上我才听说，立委刘不同在南京刚发出了一封给孙科院长的信，劝他立刻辞职，并且要他立刻答复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蒋介石一怔。

张群道：“一个是质问孙院长，说孙院长以港币六十万元的价格，将上海的房屋卖给中央银行，这算什么？另一个，他同意以六十五万美元赔偿蓝妮被政府作为伪产拍卖的财产，又算是什么？”

“哲生这个人啊！”蒋介石叹道：“人家化了多少气力，要他留在广州，但他真没出息，还是回到南京去了！昨天还来了个电报，说限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去，不过机关还留在广州，还向我请示。”蒋介石冷笑：“我没理他。”接着作沉痛状，叹道：“我人在溪口，但这次引退，很多人漠不关心，使我恨透！而且还有人对我的处境幸灾乐祸，少数派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对我打击。”蒋介石声音发抖：“中宣部有一次在上海招待几家党报社长，各方面明枪暗箭齐来，娘希匹我这些年，花的白报

纸与外汇算是白花了！中宣部长当场抱不平，对他们说，姓蒋的就有千日不好，总有一天好的吧？"他以拳击膝："那些混蛋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地方上的参议会，还纷纷上劝进表，劝李宗仁除掉代总统的'代'字，娘希匹说这就是民意！"蒋介石大声喊："我还没有死，这些账我都记着！所以我突地来一个引退，来一个以退为进，挫挫他们的乌烟瘴气。"他狞笑："只有混蛋才真正以为我再也起不来了。"但是，还没有等蒋介石"起来"，前方又传来使他难堪的消息：傅作义的部队，已经顺利地宣布和平改编，这就必然引起国民党部队更强烈的离心力。

"他们怎么搞的！"蒋介石不安地说："真的这样改编，而且很顺利么？"

蒋经国带上房门，摊开大叠电报纸，苦着脸道："大概是如此了。这方案是他的'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宣布的。"

"内容如何？"

"他们说：北平周围听候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原有的指挥系统正式取消，由人民解放军平津司令部指挥。傅作义将军代表郭宗汾将军均亲临主持，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全体出席。

"会议由陶铸副主任致词，宣布改编方案。该方案曾由联合办事处及傅作义将军几次交换意见，各方认为合理。下午在国民党一级军官会议中宣布，均无异议。此项方案规定：

"一、原国民党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兵团和八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均应全部结束，其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部

分，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二十五个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和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

“二、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须经过训练后再行录用。

“三、原国民党部队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各级干部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

蒋介石既心痛，又惶恐，一个劲儿喘息。

“四、”蒋经国瞅了老头一眼，透口气读下去道：“原国民党部队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时期其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五、国民党军官中愿意回家的，按下列规定办理：①回家军官一律按照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饷；②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食宿（包括其家属在内）；③除不准携带武器和公用资财外，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④回家的国民党军官可按其工作职务与需要，酌许一二名护兵同行；⑤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其本人是地主家庭，则其土地和财产不论已分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处理。至其本人只须今后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的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⑥回家的国民党军，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证明书，以后如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受到欢迎。”

蒋介石倒抽口凉气道：“这个方案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做儿子的再瞅他一眼，干咳一声念下去道：“陶铸副主任说

明，采取以上措施，是为了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们有功国家，有功人民；并且为全国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加以奖励和优待。”蒋经国沉重地透了口气：“下面的不必理它了，我以为这个方案对我们的士气影响极大，影响极大！”

“怎么办呢？”蒋介石话刚出口，立刻感到“有失身分”马上强作镇静说道：“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不使这个方案在我们地区流传，一个字也不能见报，一个字也不行！即使在溪口，这个文件干脆也把它烧了，免得多一个人过目，便多一个人知道，流传到外面，岂非糟糕！”

蒋经国只是点头，忙把这一叠电报纸烧了。熊熊火光中父子俩相对无言。时钟寂寞地在这间屋子里没精打采地移动着脚步。蒋经国突地一怔，揉揉眼道：“时间真是不多了，怎样和谈，内容先弄清楚才好。”

“也没什么新鲜的了，”蒋介石道：“他们不会答应，我们也不是真正在一厢情愿。我们还是老办法：态度好象很诚恳，空气弄得很乐观，办法一个个提出来，看得人们眼花缭乱，成与不成由它去了！”

蒋经国点头道：“话是这样说，现在花样已经不少，不过还没好好地整理出来。北平反应如何，只好不管。”

“立夫他们做得很卖力，”蒋介石苦笑：“这一阵京沪报纸对‘划江而治’的办法，也真是吹得够响的，除了北平，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吗？”

蒋经国搔搔头道：“没有。报纸上绘声绘影，目迷神眩，连我们儿家报纸的编辑记者们都自我陶醉了。”

"是吗?"

"可不!他们自己也相信编辑室里制造的消息,大谈其'划江而治'的和平。他们说划江而治后对大江南北都有好处。譬如江南,轻工业一向发达,划江而治之后,这一特点自然能更加发挥。而且国共双方罢兵以后,彼此可在政治上展开竞赛。那时候理想的民主制度就会出现,大批失业的人材也会找到出路。因为双方为了生存,自然要选用人材,而国民党在形势紧迫之际,也不得不力求革新了。"

蒋介石冷笑一声:"嘿!"

"上海热闹极了,"蒋经国道:"现在风行的是座谈会,有些人专门在讨论将来的政治远景,加强了这和平谈判的和平气氛。"说罢一笑。

秘书因送稿来,也报告了他所获得的消息,另有一批党人在鼓吹"联邦政制",蒋介石笑了:"他们真的说得很热闹吗?"

"热闹极了。"秘书道:"除了划江而治,我们的人认为第二个理想是联邦政制。他们多数是江浙籍的官员,希望江南在未来能成立一个联邦,这个联邦的界线,北起长江,南及仙霞岭,包括太湖灌溉区域,他们把这个江南联邦形容成欧洲的瑞士。"

蒋家父子相对而笑。

"这些理想只要能使中共息兵,使我们争取时间,比什么都好。"秘书道:"外面已有人在讲,这些理想已慎重地放在政府方面的和谈条件之中,据说列为第一是划江而治,如果做不到则组织联邦政府。本党控制区域以几个联邦组成联合的

中央政府，每一联邦有它自订的宪法和自己的币制，以及自己的保安队等等。”“真是有趣！”蒋介石倏地面孔一沉：“哼！”

蒋经国明白他父亲的意图：这些故意播放的办法在北平固然办不到，在溪口也十分别扭，但为了争取喘一口气，顽固如蒋介石也只得在事实上认输了。以他的心情而言，当然不会乐意。

忽地电话响，蒋介石接过报告说：“孙科刚才到达明故宫机场，欢迎的人很少。”

“还有谁同他一起来。”

“说是有地方部长吴尚鹰，代理教育部长陈雪屏，以及几个留穗的立法委员们。”

而孙科居然跟着李宗仁回南京，这使蒋介石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南京特级电台一天到晚向溪口报告消息，说孙科回京之后，立法院已向他展开无情的攻击，孙科处境窘极！

“好！”

“蓝妮颜料案使孙科下不了台。”

“好！”

“孙科儿子的官职案也使他下不了台。”

“好！”

“孙科无法招架，快垮下来了！”

“好！”

“孙科向总裁求援……”

“我不管！管不着！谁教他回南京去！”

“孙科只好自动辞职了。”

“好！”

"孙科向李宗仁支了一亿四千万元机密费。"

"我不管!"蒋介石透了口气:"他向姓李的伸手,我管不着!"蒋介石事实上也紧张起来,孙科一倒,谁去组阁?推荐的以及被推荐的为数不少,但他终于同意由何应钦组阁。

话说孙科下台,其经过并不简单。李、孙明争暗斗到三月六日那天,立法院副院长刘健群自广州去南京,这使留穗立委想再提出立法院的开会地点问题以及其他希望都消失殆尽了。摆在孙科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自动辞职或被逼下台。但孙科对他的宝座恋恋不舍。

另一方面,立法院要求孙科下台的那封信,已有两百多人签名,中央社编辑陈博生也在其中;立、监二院且准备组织联谊会,讨论如何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政府改组。立委卢郁文指摘孙科主张"光荣和平",等于政府不承认过去错误;政府不承认错误等于永远不能实现和平。主委罗贡华斥孙科"无耻地备战",说不仅是立委,即全国人民也应该叫他下台。立委杨大乾认为政治革新与和平同等重要,要求解散以孙科为首的好战内阁;杨玉清,吴绍澍等人也向孙科猛烈轰炮,使人们对孙科的恋栈大为费解。

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却在广州为孙科撑场面,公开招待记者,说蒋介石并未辞职。陶希圣为蒋、孙说尽好话之外,指名道姓地大骂起李宗仁来。他说和战决定权操于代总统及责任内阁之手,如果说蒋执政则战、李执政则和,那是不确的。蒋仍是国民党的领袖,但并非说他仍是政府的领袖。他说蒋介石绝不会去南京、广州或台湾,可是他不知道蒋是否会出国。陶希圣反对施用压力逼蒋走开。李、孙之间

所以有歧见，是因为李宗仁未经内阁同意，即对和谈采取行动，事属“违宪”，并非蒋的本意。同时谷正鼎在留穗立法委员秘密会议中也大开其炮道：“李宗仁答应共产党，愿以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其中有一条是取消一切卖国条约，这当然指的是和美国所订的条约。但这些条约都是经过立院通过的，那么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岂非变成了卖国分子？反对美援原是共方意见，今天南京立委居然也提了出来，岂非自搬砖头自压脚？此外有一个提案是请蒋出国，为什么蒋引退之前立委们都高呼总统万岁，而目前又要他出国？可见南京的政治立场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赞成和平，但不是‘北平式的和平’。对‘北平式和平’，我们要反对到底的！”留穗立委对谷正鼎的态度不能同意，但讨论好久也没什么结果。

凡此种种，说明以立法院的倒孙运动为中心，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骤然表面化了，黄埔系和军统局最先动手，在各地大举逮捕桂系的外围人物，连主张局部和平的陈仪等人也不能幸免。张治中到溪口企图劝蒋出国，也传出了被扣的消息。而陶希圣、谷正鼎却在对方婉转劝蒋出国之前，已奉命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实行反李了。逼走一个孙科并不能说是李宗仁的胜利。用打棒球来作比喻，孙科只是蒋介石有意打出的一个“牺牲球”而已。蒋本来无意在这一球上得分，用意仅是阻挠对于争取时间、使其他的跑手能够获得“上垒”的机会。

美国是着急的，但事实上美国还不可能出面。

在孙科来说，他的终于下台，当然是难堪的。新闻记者

不会放弃这一机会，齐往孙寓采访消息，其中也有几个美国人，想了解他对这种局势的看法，以及下台后他的出处。一时挤满了他偌大个客厅，热闹非凡。

"孙先生对于这个局势，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无论是谈判或者战争，目前都无法制止中共控制中国。"孙科冷冷地说。

"哦，有那么严重吗？"

"这是大家看得见的。"孙科道："目前政府拖到这个地步的主要原因，是蒋先生未能在内战爆发之前接受对中共的协议。当时即使是一个暂时性的协议，对政府经济的复兴和军事力量的整顿也有帮助的。"

"孙先生是对蒋先生有所不满吧？"

孙科一怔，忙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单怪蒋先生，国共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也是一个原因。同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也是促成国民党崩溃的因素。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不定，也多少有些影响。"

"那么孙先生以为应该怎样才好呢？"

"我以为将来联合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不卷入与中国无直接关系的纠纷，例如北大西洋公约与德国问题。我认为中共在未来的和谈中可能同意这一点。"

"孙先生有可靠的根据吗？"

"我说过，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孙先生认为国民党还能支持得下去吗？"

孙科想了想："我以为国民党残余的兵力更显得薄弱。"他一顿："未来的新政府，我相信不论是谁来主持，都会比我的

政府所遇到的困难更多。”

“这一次孙先生辞职，曾经向李宗仁先生推荐过继承人吗？”

“没有。”

“哪一天移交？”

“没定。”孙科道：“我将回广州去办移交。”

“你以为蒋介石先生引退后是在直接指挥政府机关吗？”

孙科略一沉思，说：“我不以为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是这样？”

“恐怕是他的亲信习惯这样做了。”

“孙先生，”一个洋记者再问，“你同蒋先生之间，感情还不错吧？”

孙科苦笑道：“我想我不应该答复这个问题。”

“你以为张治中先生真的被扣了吗？”

“我不知道。”孙科又补充道：“我只知道张治中先生去溪口时，曾带了夏天服装，说明了他在那边的日子可能不会很短。按照刚才所获得的消息，张先生住在溪口蒋先生两幢私邸之间的远眺楼上。”

“何应钦先生组阁的事情已决定了吗？”

“我不清楚。”孙科透了口气：“我只知道，李宗仁已经接到他的电话，答应组阁，不过最后还待蒋先生批准。”

“蒋先生不是不过问这些事情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

“蒋先生不是对和谈有独特的看法吗？”

“这个我更不知道。”孙科笑了笑：“你们知道的很多了，

何必再问我？”

另一个美国记者问道：“听说这次有一位上海的和平代表，曾在石家庄问毛泽东：何以见得国民党没有诚意？请问有这回事吗？”

孙科沉吟道：“好象听说过。”

“那么请孙先生给我们一些消息吧！”

“这倒难了。”孙科暗忖：“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但众多的目光集于一身，不得不说：“不过，这是不能随便发消息的。”

“请说好了，一定遵命。”

“我听说，”孙科斟酌字句道：“毛先生答复这位代表道：‘上海和平促进会的宣言就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国民党诚意不够。他们还不是CC御用的和平机关吗？他们说什么以保全国家民族独立自主为前提，这不是说我们这边不能独立自主吗？可是你们看看，谁不尊重国家民族的主权？美国兵、美国人，在你们那边多么猖狂？在这儿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并无一国可以例外，你们能找得出什么例外吗？’”

“就是这些吗？”

“就这么多了。”孙科加一句：“请大家不必发表，真实性有多少很难说，我不能负责。”

“请问孙先生，”另一个美国记者试探道：“假定毛泽东说过这段话，你以为他的企图何在呢？”

孙科道：“我不能答复。”

“没有关系嘛！又不发表！”

孙科苦笑道：“那不过是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来说明只有他

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以外，企图用‘不遵守国家民族主权’来打击中共之点，南京与溪口之间并无丝毫差别。”

“嗯，”美国记者笑道：“孙先生说得很好。”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孙科补充道：“这是好多人的看法，他们还认为：为什么表面看来似乎很矛盾的南京与溪口双方，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呢？只不过大家都有美国在支持。”

“那么孙先生以为美国的支持靠得住吗？”

孙科见发言者是个美国人，心想你以为你很聪明，我也不笨。便笑而不答。再问再笑，仍然来个不言不语。于是记者们认为孙科在应付方面大有进步。另一个中国记者问：“请问孙先生，听说何应钦在最后接受组阁之前，曾与张治中、白崇禧、顾祝同及吴忠信等人作了彻夜商讨，有这事么？”

“请问孙先生，刘芦隐应李宗仁之邀已经到达南京，他来干什么？为什么李宗仁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却没下文？为什么——”

孙科厌烦道：“对不起得很，我对于这些事情全无头绪，你们去问蒋先生和李宗仁罢！”

那边厢在溪口森林中舐血养创的蒋介石，显然已经透过气来正面打击李宗仁。他把孙科这个“牺牲球”丢得老远，同意何应钦组阁作最后一个回合的搏斗了。

但在李宗仁这方面，认为政院返京，孙科垮台，一国三公的局面已去其一，紧接着的一局棋该是请蒋实践下野宣言，放弃幕后指挥。蒋的往日部属如翁文灏、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也主张请蒋出国，让李宗仁试一试。最后在乱七八糟

局面中，张治中同吴忠信便有溪口之行，准备当面请蒋考虑适当步骤，俾由李宗仁放手对中共的和平谈判。张、吴二人都认为这是难题，谁都知道蒋介石在溪口设立了总裁办公厅，成立了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在逐步收拾军权和经济等权，以加强幕后指挥。如今要他放手，岂非与虎谋皮？三月二日张、吴一到溪口，果然给蒋介石一顿臭骂，煤灰抹了一脸。正是：明知前山有老虎，何必自己送上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什锦拼盘　何应钦组阁
花样翻新　陈辞修“主台”

话说张治中刚一开口，就碰了蒋介石的一鼻子灰。蒋介石用拍台拍凳来欢迎客人：“我现在已下野，身为平民，不该受到非法干涉；我下野是可以的，但亡命却不可能！”

张治中只好苦笑道：“我们这次来，只是为了政府的和平代表团将有北平之行，特来请示。”

蒋介石涨红着面孔道：“我不管什么和平不和平，”他显然针对着李宗仁：“你们应该知道我的个性，我是从来不受压迫的。比方我原定在今年元旦宣告下野，因为有人散布流言，加以威胁，我就故意留下来以示不屈。后来大家都不出声，我才悄悄地走开了。我现在出国并无困难，但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张、吴二人见风色不对，只好转变话题。蒋介石却问："敬之组阁，说要邀文白入阁，谈过了吗？"

张治中道："大不可能吧，我弄不来。"蒋介石再问："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几位能入阁吗？敬之说已经分头同他们接洽了。"

张治中心头好笑，心想这位自称平民的先生，既不通过任何手续直接逮捕了浙江省主席陈仪，又同意何应钦组阁并替他邀角，这种"平民"也太滑稽了。他答道："详细情形不太清楚，不过邵、章二位曾经说过，他们是曾经去过北平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入阁，极可能引起人家误会，以为他们所以肯往返奔走，原来是为了积蓄政治本钱，他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入阁。"

张治中等在溪口住了三天，第四天见蒋情绪较好，便找到适当机会委婉说明来意，惟不便说出请蒋出国问题。只是说："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家认为政府职权应该保持完整，方足以集中力量，应付危局，因此大家也希望总裁有所吩咐……"

蒋介石闻言不语，冷冷一笑。

空气凝冻起来。好久好久，蒋介石才恨恨、前后矛盾地说："你们要知道，在这五年之中，我已决定不再过问政治，即今生今世不再过问政治。我今后只埋头整理党务，以求恢复党的革命精神，重建党的革命力量！"

张治中愕然无语。

"我！"蒋介石重重地说："我做参谋长是成功的，但做主管官只有一半的成功。我过去做过总理的参谋长，现在不妨

做做李代总统的参谋长。李代总统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也就是本党的成功，三民主义的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张治中脑袋里塞满了苦味的糖果。目前分明摆满了失败的果实，但蒋介石却用不着边际、冠冕堂皇的高调，企图开出漂亮的花朵。

那是不可能的。

但如要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李宗仁之间权限的调整，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张治中作最后的努力：“这个局势现在已经很清楚——”蒋介石不等他说完便截断道：“我们是不行，但比他们在延安时还好得多！太原守到如今还没给攻下，长江天堑你说该守多久！”

张治中无言。

“西南呢？”蒋介石迈前一步：“海南岛呢？”他再迈前一步：“有这么大的地方还没完，我们凭什么不同他们干！”他的面孔几乎紧挨着张治中的鼻子：“何况南京还没完！”

张治中连苦笑都不可能了。

“记住我的话！”蒋介石虚火上升，满脸暗红：“娘希匹什么叫做和谈？和谈就是拖！拖！拖到哪天是哪天，拖到哪年是哪年，拖到我们的新军练成，大举反攻。叫他们同我来和谈吧！”

张治中一身大汗，鼓起勇气、嗫嚅而言道：“话是这样说，全国上下的那种和平气氛总得考虑考虑。”

蒋介石大叫：“你也不相信我吗？文白！”

张治中感到没什么可谈的了，也就顾左右而言他。不料

有人对他说道："文白兄，中华民国别断送在老兄手里才好！"

张治中一怔，反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道："对共匪屈服，就是断送中华民国。"张治中淡淡一笑，再问："如果不向对方屈服，我们也不必赞成和谈，老兄以为如何？"那人道："是啊，可是我们不但不反对和谈，而且赞成和谈，拖它几个月，这就成了！"张治中浩叹道："老兄以为对方会同意这样做吗？"——于是张治中溪口之行，也就不了而了。

那边厢何应钦却在密锣紧鼓，积极组阁，并且随时报告溪口，不敢怠慢。十四日那天，陈光甫、钱新之、颜惠庆等到林森中路何家，答复询问，谢绝入阁。何应钦再去找章士钊和江庸，也都谢绝了。接见徐堪，探访孙科、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谷正纲、彭昭贤，一直找不到好办法，心中着急。当夜赶回南京，新闻记者们一拥上前，先贺他组阁，再把逐个问题一一盘问，这使何应钦汗流浃背，不知怎么答复才好。

"请问何院长，今后政府最大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稳定经济与争取和平两件事。"

"请问何院长，共军能否过江？"

何应钦答道："我想不出。"

"今后的整军问题怎样施行？"

何应钦苦笑道："这得等待和平实现之后，因为双方军队都得整编。"

"民、青两党答应入阁了吗？"

"已同张君劢、左舜生、李璜谈过，大致没问题。"

另一个记者笑道："问题还是有的，你给他们的位子多不

多？现款够不够！”笑声中那记者再问：“政府是否迁回南京？”

“不不，”何应钦忙说：“暂时留在广州，因为往返损失太大了。”

“请问何院长，新阁成立后是否接受美援？”

何应钦眼睛一亮，说：“任何国家的援助我都不反对，只要合我需要。”

“物价呢？这问题在今天是性命交关的啊！”

“对不起！还没有具体方案。”

“听何院长的口气，”有个记者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积极备战，并且继续拿广州作为后方，继续在高唱平等和平，这同孙科内阁没什么不同吧？”

“有有有，”何应钦大急：“我主张和平。今天政府的政策是渴望天下太平，希望同对方和谈。所以我同孙院长的情形有所不同。”

那边厢李宗仁答复司徒雷登道：“何应钦的内阁快组成了。”

“听说是个什锦拼盘，”司徒淡淡一笑：“不过能组成已经不容易，我以为会再拖下去，宣告难产呢。请问他的内阁有些什么特点？”

李宗仁道：“这是个军人内阁，我已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政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刚才已经通过了。除了他本人，阁员中还有六位将军，三个是管部的，三个是不管部的，我们并没有忽略了兵戎相见那回事，何敬之自己更不会忘记利用和谈时间加强他的军事地位。”

“具体的人选呢？”

"只有国防部长徐永昌是蝉联的，"李宗仁道："其余的全都换了。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代徐堪出任财长。本来徐堪也准备蝉联，但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他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抑止通货膨胀。"见司徒皱眉，李宗仁忙不迭说："具体的人选是：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副院长贾敬德、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经济部长孙越崎、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刘攻芸、教育部长杭立武、外交部长傅秉常、交通部长端木杰，他也是军人，前任联勤总部副司令，司法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国防部长徐永昌、主计长庞松舟、不管部阁员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贺耀祖、莫德惠，此外还有民青两党各一人。"

司徒不语，沉思良久道："张群先生这次到广州去，你以为他能替你把孙科、陈立夫之间的裂缝弥补得过来吗？"

李宗仁一怔，笑道："但愿如此，不过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分裂形势依然存在。而目前分裂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立法委员的坚持留穗和比较多数的护宪运动；另一种表现在和谈上，有些人坚决反对，有些赞成敷衍，有的希望真和，头痛极了。"

司徒笑道："内政部自从成立以来，一向由CC在控制，这次由你的干部李汉魂出任，而且新阁中没有一个是CC，你可以扬眉吐气了。傅秉常自从一九四三年以来都是出任驻苏大使，这次发表他做外交部长，是不是意味着，今后你们要同苏联打交道，说明你的外交政策将转向苏联以期与中共谈和呢？如果如此，那我愿多嘴几句，傅秉常可用，但期望苏联是靠不住的。"

李宗仁忙道："不错不错。我们几个人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司徒大使，那是根据张治中从溪口回来所作报告，蒋先生在那边越来越那个了。我们想请大使找个适当机会，请他别再在幕后指挥，干脆下野出国，您看可好？"

司徒皱眉瞪眼道："要我去逼他的宫吗？哈！这件事情不大妙吧！"

李宗仁结结巴巴道："这件事情，看样子非大使出马不可了。"他加上一句："实在难搞！"

司徒大笑了一阵，揉揉眼睛叹道："用外交辞令说，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能出面这样做；用私人资格来说，这是件头痛的事，我只有一句话奉告：愿你好自为之！"接着沉重地说："这个新阁的姿态我是明白的，你们在进行一种化装，叫做'刷去完全亲美的作风'，我当然了解你们的情形，但如发展下去，你们不加适当控制的话，能担保不会弄假成真吗？"

"不会不会，"李宗仁忙解释："那怎么会！傅秉常的入阁问题，一句话说完了：他不可能自作主张，而且据说他自己还没决定。"

司徒微笑："不要勉强，不要勉强。"

"今晚我请何应钦吃饭，"李宗仁道："张治中、邵力子、顾祝同、甘介侯几位作陪。他第一天走马上任，碰了几个钉子，似乎不大高兴。"

司徒突地问道："他一上台就说和平谈判即将开始，同溪口不是不大符合么？这太容易给对方抓住把柄。当然我相信他事前已经充分考虑过。"

李宗仁笑道："他还有一句最重要的，叫做争取'合理和

平'，这里面弹性可大着呢!"司徒叹道："也真有趣，孙科喊的是'光荣的和平'，吴铁城喊的是'平等的和平'，他喊的是'合理的和平'，你要喊怎么样的和平啊!"李宗仁苦笑一阵，告辞道："我请陈辞修、严家淦到南京来谈谈，该去了。"

"辛苦辛苦，"李宗仁一见面便说："两位先休息一天吧。"

"不必了，"陈诚道："天雄号专机还不错，很舒服。"于是三个人扯了一阵，严家淦便把台省财政情况作了个简要的报告。陈诚强调台湾的重要，最后官样文章地问李宗仁有何指示。李宗仁只是苦笑带叹气，希望陈诚合作，措词之间，十分自卑。这早在对方意料之中。而出乎陈诚意料之外的，乃是李宗仁希望同他联合，一起对付老蒋。陈诚另有打算，既不拒绝，也不反对，只是趁势要了在台湾的兵权，李宗仁对这一着也是鞭长莫及，这个便宜也只得由陈诚捡了去。

"台湾的情形很复杂。"陈诚道："伯聪兄主台时，有一次飞京述职，行前接到一封恐吓信，内附子弹一粒，具名'全体国军'要求增加粮饷，这事情今后更麻烦了，代总统对这有什么指示么?"

李宗仁一听忙不迭摇手："辞修兄看着办好了，反正台湾的事，你就近办理吧。"陈诚心头暗笑，也给他一点面子道："关于释放张学良事，我的确无此权力。代总统明白，张学良的看管与释放，都由总裁直接指示的。"

李宗仁不便说什么，只有苦笑。

"台湾以后的处境还要复杂。"陈诚道："和谈前途如何虽未可知，但台湾在训练新军却是事实；新军拿来干什么用?这是代总统备战言和的资本。因此在和谈中，不管谈得怎么

样，台湾问题深信不致牵涉在内。”

“那不会。那怎么会？”

“对方如果谈到这点，”陈诚冷冷一笑：“代总统当然明白该怎样对付。”

接着陈诚独个儿又到溪口见蒋，蒋介石同他闭门长谈道：“台湾怎么样了？”

“大体上还好。”陈诚知道他问题的核心：“我们有部队在，就不怕！”

蒋介石点点头：“新兵训练怎么样了？你上次说，麦克阿瑟在今年二月间把孙立人叫到东京去，他回来之后没说过什么吧？”

“公开的话没听说，”陈诚道：“私下的事情就很难说。这个人，我看靠不住。”

“暂时别理他，”蒋介石冷笑道：“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的，是的。”

“台湾的收成还是不错吧？”蒋介石道：“如果大陆上没法挽回颓势，看样子我们要到台湾吃蓬莱米去了。”

“这个，”陈诚略一沉吟：“收成还不坏，只是肥料不够用。每年四十万吨肥料，本省的肥料公司还不能自给，差得很远。”

“嗯，”蒋介石道：“向美国和日本买好了。”说到美国他就有气道：“娘希匹廖文毅这帮王八蛋怎么样了，哇啦哇啦吵得我冒火！”

陈诚笑道：“在台湾，这个问题不严重，因为一来台湾

人不会赞成托管，二来我们对这批东西可以逮捕，只是国际影响不大好……美国不再支持他的活动就好了。”

“我就不相信美国，”蒋介石道：“娘希匹我们是在花他的钱，可是他们占了我们多少便宜？”蒋介石恨恨地说：“我知道我们有些国民党员太不争气！你瞧瞧人家的党员……”蒋介石绕室徘徊：“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整理党务，成立了总裁办公室，成立了中央改造委员会，我们要急起直追，改造党魂。我要同共产党争一争、斗一斗，看看是共产党厉害呢，还是我们国民党厉害？鹿死谁手，走着瞧吧！”

“那我们一定有办法，我们一定有办法！”陈诚道：“想他们在延安弹丸之地，尚且能做出这番局面；我们不但首都未失，尚有长江天堑，西南大后方，以及康藏、新疆等地，此外还有台湾、海南两大岛，我们的党在领袖感召之下，一定能够改造，一定能够改造！”

蒋介石甚为喜欢，马上想起有关之事，问道：“台湾的党务怎么样了？我们对台湾的经济情形相当清楚，但对台湾党务，知道得太少！”

“是的，是的，”陈诚道：“我们对台湾党务太不注意了，过去在陈公洽、魏伯聪二位任内，经办党务的是李翼中，他是立夫果夫先生的干部，这几年来，咳，咳，……”

蒋介石失笑道：“有什么好顾虑的，说就说吧！立夫果夫都去了台湾，而你是台湾的主席，不就说明了今日之下，不提旧事么？对咯，果夫的病怎么样？”

“他躺在医院里，”陈诚道：“心情还算平静，有一次几个人去看他，他还谈了一阵，说每天在床上看女工抹玻璃窗，

一块一块，深深淡淡，层层叠叠，好象一幅幅中国山水画。”

“这个人！”蒋介石再问：“立夫呢？”

“听说就要去美国。”

“嗯，”蒋介石略一沉思，又问：“刚才你说李翼中做省党部主任委员，成绩如何？”

陈诚道：“公洽时期他是主委，发展了五万名党员，那个时候台湾人口只有六百四十万人；这五万名党员大都是台湾人，但‘二二八’之后，五万人中至少去掉了八成。而在‘二二八事件’中，公开同本党为难的党员，数字可不少。”

“该死该死！”

“是该死，”陈诚说下去道：“后来他们都骂我们是‘中山袋’，说我们的中山装上，两只口袋特别大，装满了台湾人民的血汗钱；又骂日本人是狗，我们是猪；狗可替人看门，猪只会吃！”

“该死该死！”

“是该死，”陈诚道：“因此，本党想在台湾求发展，的确有困难。后来李翼中干社会处，本党想拉拢台湾一些上层分子，便物色一个人顶缺。找来找去，找到了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这个人却不识抬举。丘念台是本党的老党员，我们要他出长民政厅，他说他不会做官；再请他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又说他太老，青年团的事情干不来，最后要他做省党部的主委，他看看推不掉，也就做了，可是成绩更糟，这个老头子真的不能做什么了。”陈诚笑道：“此外还有一些理由，丘老头儿见没法做下去了，因为他是光杆头子，省、县、市的党部仍在李翼中手上，他耍不开；而各县、市的党部还经

常同他捣蛋，公推警备司令部出面同他为难，丘老头子本来干不下去，也只好借监察院开会名义一溜了之，再也不干了。”

蒋介石沉思有顷，问：“上次我们发表经国出任台省党部‘主委’，因时局的原因，他一直未去赴任。你没有听说别的意见吧？”

“没有没有，”陈诚道：“只是大材小用了。试想经国先生一旦到台，他所做的事情实在多得不得了。如果只是为了党务把他拖住，恐怕会是个损失吧？”

蒋介石一怔，想想有理，便问：“那他可以交给手下人去做。”

“那么党、团的干部谁合适呢？”陈诚道：“对团我太熟悉了，但是台湾的青年团干部能否负得起这个责任来，我觉得大有疑问。”

对于台省国民党的“主委”人选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蒋介石感到伤脑筋。瞻望前途，台湾无疑是他的最后一个“基地”，搞好这个“基地”的重要性，他心里当然很清楚。

蒋介石突地问道：“李宗仁还同你说些什么？根据你刚才说的，他好象想把你拉过去，来逼我的宫么？”

“他当然不敢明讲，”陈诚微笑：“但意思是很清楚的。按照一般情形，他这样做也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而且……”

“还有什么？”

“而且，”陈诚咽了口唾沫，“美国人也想染指台湾，他们曾经暗示我……”

蒋介石大急：“什么？想拆我的墙脚？这帮王八蛋！”

“不过，请领袖放心。”陈诚安慰道：“我是忠贞拥护领袖

的人，又是台湾省的主席，他们想戳壁脚，只能是枉费心机！”

蒋介石点了点头：“很好，很好。”

“如果领袖有功夫，”陈诚道：“辞修有一件大事请示，是有关土地改革的。”他连忙说明：“共匪在搞土改，本党虽然不断抨击，但拿事实来看，他们这一着是很得人心的。我们如果在台湾也来这一手，便可以大有收获。”

蒋介石一怔：“那怎么可以？”

“辞修带来了一套方案，”陈诚道：“希望领袖过过目。”边说边打开公事皮包，掏出一叠文件来。

“要经国也来参加谈谈吧。”

“是是，好好。”待蒋经国昂然入室，各人就座，陈诚便开口道：“猛一听，土地改革是可怕的，但我们这个土地改革不流血。”

“土地改革怎能不流血？”蒋经国诧问。

“是啊，是不流血，”陈诚振作精神，翻开文件，指手画脚地说道：“我们当然不是叫做土地改革，而是叫做三七五减租。大概是民国十五年十月吧？本党代表大会曾讨论过二五减租，并且在浙江等地施行过，可惜昙花一现，并未做好。”

“三七五减租在民国三十六年提到过，”蒋经国道：“我记得行政院曾经训令台湾办理。”

“是的是的，”陈诚道：“不过没有动手。”

“你说说，”蒋介石说：“为什么要进行三七五减租？”

“是这样，”陈诚道：“我这次回台湾，要开第一次全省行政会议，想规定全省各县市的私有耕地，地租一律不得超过

各县市评定的土地正产物全年收获总量千分之三七五。”

蒋介石紧皱眉头，一想再想，问：“为什么？”

“因为发现问题严重。”陈诚道：“从本党的立场来看，至少有四大理由，这四点理由与本党今后在台湾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父子彼此瞅一眼，听陈诚慢条斯理地说：“刚才领袖说过，台湾的米，在我们今后的局面中将有着重大的作用，这是一点不错的。日本人在台湾把米作为仅次于糖的输出，台湾米的分量如何，可想而知。可是台湾的米在地主手里，台湾农民生活极苦，我们在今天的情形下到台湾去，如果要在米的问题上动脑子，使我们的统治有把握，使米的外汇为我们所用；使我们去台的人有米吃；使为数极多的台湾农民对我们不至于有大反感，那么只有减租。”

“哦，”蒋介石反问：“这样做，地主不会反对我们么？在地主眼睛里，我们同共匪不是一样变成了同大地主过不去的政党么？”

“领袖的话很对，”陈诚微笑：“按照孙总理的遗教，耕者是要有其田的，因此我们减一点租，并不违反总理遗教。至于台湾大地主的利益，我已经为他们想到了，不要紧的。”

“这样就可以。”蒋介石透了一口气。

“我们知道，”陈诚说：“台湾大地主的力量，迄今为止还没有伸进本党内部，三七五减租的确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但他们不会造反。一来只是三七五减租，对他们血本无关，只是少赚点钱；二来台湾大地主同本党关系既然不大，那么他们就不会找到我们头上，噜噜哧哧，搅七念三弄不清楚了。

再说如果不牺牲他们一点点利益，对本党的利益损失就大了，这是一。

“第二点，三七五减租可以冲淡台湾农民对耕地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共匪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影响。不能否认在台湾农村有着极大的隐忧。现在我们先下手为强，说是减租了，农民便会感到轻松一点，追切渴望土地的要求会缓和下来，这对今天的局势是很特别重要的。

“再从远处看：台湾大地主感到这样做对他们反而有利，因为他们只少赚一点点钱，便换得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局面，不必害怕有人从他们手里拿走土地。那么他们对三七五减租又何乐而不为呢？既有利于本党，又有利于大地主。

“第三，”陈诚洋洋得意地说：“我们可以拿这个政策争取美援，为美国货拓展商品市场。因为一旦减租完成，农村的购买力一定水涨船高，不管多少，美国货的销路必然会增加。这一来美国会称赞我们政策好。而美国货深入农村，这一笔佣金也是我们应该拿的。这是大家有利的事情，而特别对本党今后在台湾的生存更有利。”

听陈诚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点头道：“嗯嗯，还有一点是什么？”

陈诚微笑道：“最后一点，三七五减租实行得好，一定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热情，改善耕作，台湾米便能够增产。这对我们很有好处。而且减租之后，农民收入多少有点增加，我们的粮食政策便可以随机应变，加以调整，抑低市价，这一来减租实际受惠的人还是我们自己。”

蒋介石闻言不语，强笑道：“如果不来这个，你看会不会

有什么麻烦？”

陈诚皱眉道：“恐怕有些问题，”他再把文件往面前一搁：“台湾为什么非进行三七五减租不可，我把有关的数字找到了，”他咳声嗽：“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台湾农村土地兼并集中的情形过分严重，这个时候不设法缓和，对我们实在不利。”

蒋介石不安地点点头：“辞修，你这个工作做得有道理，否则我们一旦去台，问题之严重，实在不堪设想。下面还有什么？”

蒋经国强笑道：“是有意思，有意思。”

“现在，”陈诚皱眉道：“由于农村贫困，贫富对立鲜明，对外宣传，我们可以把台湾农村说成十分安定，但我们自己明白，台湾农村已经非常不安定，对我们的前途，非常非常不利。”

“我同意你对台湾农村的三七五减租，”蒋介石道：“给他们一点小利，是应该的。”

蒋经国也说：“陈主席对配给制度和温和改良的做法确有研究。”

“不敢当，”陈诚笑道：“还有最后一点，那是形势逼得我们势必依靠台湾，不管首都安全如何，长江天堑如何，总而言之，我们非靠台湾不可。在这个时候经营台湾，我个人感到责任太重，午夜不寐。我们抗战靠山，戡乱靠海，现在是最后一个布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除了对台湾的各项物资要特别经营外，政治上必须采取两种手法：一种是调查局的特别扩大，一种是温和的改良主义，用来安定台湾，特别

是有三百多万人的农村。”

“好好好，”蒋介石笑道：“详细情形，辞修以后再陆续呈报吧！这件事真的不得了。你辛苦了，一定要弄好它，对我们今后的关系实在太大！”

“是的，领袖。”

“那你明天就回去吧，”蒋介石道：“刚才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万一局势继续恶化，我们是非到台湾不可了。台湾地方小，人却多起来，内中搅七念三的事情深信不少。因此我同意你刚才说的，经国如果去办党务，真的怕会给党务拖住，不能开展其他工作，因此我想把台湾党务换一个人去负责，你以为谁比较合适？”

陈诚作思索状，半晌才说：“这样好不好？如果领袖不以为辞修没用，就把党务变成省的工作之一吧，反正台湾只是一个省，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台湾籍的党员不多，不如兼职，有合适的同志再把党的专职交给他。再说已经发表过经国世兄，如果随便换人，也不合适。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代表经国世兄的人确乎难找，年纪太大的同志精力不济，太小又怕负不起责任来……”

蒋介石凝望着窗外满天乌云，思虑了一阵，说：“好吧，那么我不让经国去主持党务了，你暂时辛苦一点，兼职再说。”

陈诚大喜。就这样，他在李宗仁面前，要到了军权，在蒋介石面前，要到了党权，喜孜孜地回到了台北。而他和小蒋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打下了基础”。自然，这是后话，按下不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谈大局　陈公洽老泪纵横
接命令　汤恩伯心胆俱裂

话分两头。在下一枝秃笔，实难交代周到。上一回书中提到，蒋介石这位自称平民的先生，不通过任何手续直接逮捕了国民党元老、浙江省主席陈仪，这是怎么回事？此事错综复杂，且听老朽慢慢道来。

却说陈仪那天在杭州迎蒋，两人漫步苏堤，在“楼外楼”吃了一顿，再送蒋去溪口。回到官邸，闷闷不乐。他那位日本籍太太便问：“今天有何不愉快事，如此烦闷？”看官，陈仪为人如何，史家自有定论；他有个特别处却是国民党人所不及的，乃是从来不允许他太太同官场接触，在官场上利用丈夫权势，兴风作浪。因此他有好多事情，从不与太太商量。这样做是好是歹，这里也不下结论了。他太太见他如

此，不禁叹道：

"自你离开台湾之后，在上海那一段日子过得虽苦，但无官一身轻，心情轻快。现在你又做了官儿，而且此时此地独多是非，我看你不如上个辞呈算了。"

陈仪长叹道："夫人有所不知，此人刚愎自用，眼看大祸临头，他还不许人家插嘴……"

陈夫人诧问道："你同他说了些什么？"

"我只劝他，是真英雄，应该提得起，放得下……。"

陈夫人叹道："他这个人怎能允许人家劝他'放得下'？我倒要劝劝你，以后宁可辞职，也不能随便说话了。"

见太太如此关切，陈仪悲从中来，说："夫人，我们相处那么多年，你可见我做过一桩好事么？"他见她面色有异，强笑道："我是说，我清夜扪心，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台湾那一段不必提了。他那帮人搞得怨声载道，导火线却点在我身上，我虽含冤，但无法逃避，即使引颈就戮，也决无怨言。"

"何必提这些事？休息去吧。"

"不，夫人，"陈仪道："我在福建多年，又误用小人，害得我无法下台；而奉命代表他去台湾，庆贺日本占台四十周年，这件事更使我终身洗不干净。"陈仪长叹："想来想去，我感到如果这个时候再不为国家做点事，那实在冤冤枉枉做了一辈子庸人，你说我心头还会舒坦吗？"

陈夫人吃惊道："这样说，你要帮他去打共产党？他的几十万军队都完了，你一个人有什么用？不如休息，别胡思乱想了。"陈仪闻言老泪纵横，对着这位日本夫人说不出一个字

来。

“公洽，”她凄然呼唤，阖上门，奔到他身边半跪着说：“你到底为了什么？你哭啦！”

陈仪叹道：“我没什么。”

“公洽，”她说：“结婚这么多年，我还没有为你生下一男半女，我心里很苦，……”

“不要想得太多，”陈仪苦笑道：“有没有孩子，无所谓，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总感到为国家做的好事太少，这比什么都痛苦，痛苦极了！”

“打仗杀共产党也解不了问题。”她幽幽地说：“他自己都给李宗仁逼下台来，还谈什么戡乱剿共，我看你不如退休算了。”

“没法退休呵！”陈仪道：“他还要我布置舟山群岛防御，说那个岛地形好，一旦江南有变，他还可以利用舟山作基地。”

“他一向是这样自信的，别信他，他如果真能打仗，这几年也不至于这样狼狈了。”

陈仪浩叹道：“夫人，今日之下，我只想早息干戈，中国的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你不知道老百姓有多苦，士兵们有多苦。”

“那他不会答应的。”

“他，”陈仪皱眉道：“我现在只要听到他的名字，便会满身不舒服。你还记得‘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你们的名将东乡平八郎在东京病逝之前，曾向他的友好说过些什么么？”

“知道，”他太太透口气道：“我们日本老百姓都喜欢他那

几句话：‘热心战争的人，他不懂战争。凡是经过战争的恐怖、还对战争有兴趣的人，简直不能算人！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高明，我们必须拿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民族生存受到欺凌。我是恨透了战争！恨透了战争！’”

陈仪热泪盈眶，拍拍她的手背说：“是这几句，是这几句，他看到他的政府侵略他人，才有此愤激之言。我们那位领袖，严格说来，他不懂得战争，对共产党打打杀杀，已经这么多年了，到头来……”他欲言又止：“我要到省政府走走，回来再谈吧。”

“不，”陈夫人道：“我看得出来，你有满肚子的心思与忧郁，你难道不信任我么？我知道你有话说，你有话说。”

陈仪长叹道：“我是有心事，但是你也不必过虑，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替他做了几十年的事，看他爬上来，又看他摔下去；而我自己，也没有可以留恋的了，我是想用我的余年，替我们可怜的国家做一件好事，生死早置于度外，问题是我这样做行不行，因此焦急不堪。”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省府拜望陈仪，这使他对想做的事情，加强了决心。竺可桢为了浙大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而被地方当局抓捕之事，找到了陈仪。

“陈主席，”这位愤慨的校长说：“这样抓捕学生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想您一定明白。”

“我明白，”陈仪叹道：“我太明白了，竺校长。”

“有人说，”竺可桢道：“陈主席将以在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手腕来对付浙大学生，我说那是坏人造谣。因为自陈主席上任以来，对学生们很爱护，比以前好得多，我们校中没有

发生过枪杀学生的惨案。何况那批人杀人的凶徒，并非由您指挥。”

陈仪惨笑道：“校长明白就好。就拿‘二二八’来说，我当然应该负责，但事情的造成以及演变，我实在太惭愧了。我惭愧的是徒有虚名，用人不当，害得千万同胞家破人亡，如果今天我主动地这样做，那还算个什么人？”说罢宾主唏嘘，畅论一阵而散。

竺校长走后，陈仪越想越烦。“我应该劝他悬崖勒马！”一个想法油然而生。他突然决定，连夜去溪口找蒋。就连他的夫人也不知他的去向。

蒋介石更感意外，说：“公洽兄如此匆忙有何贵干？”

陈仪强笑道，把他的心里话掏了出来，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要认清时局……蒋一向刚愎自用，能听他的劝告？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语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出国？”

陈仪沉着答着：“总裁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总裁自有远见。不过，如果这样拖延下去，对大局是有弊无利的。”

“公洽！”蒋介石冷笑道：“我早听说，徐蚌会战结束后，你同其他几个人哇啦哇啦吵，要我下野，是吗？”

“那是为了总裁安全，”陈仪道：“总裁也明白，所以到溪口来小住了。”

“我又听说，”蒋介石铁青着脸道：“你准备宣布杭州不设防，也不作任何应变准备，陈毅的部队已经陈兵对岸，你连省会也不保护，请问你准备怎样对付？”

陈仪苦笑道：“杭州乃名胜之区，又近溪口，设不设防，

这不是最主要的，我不愿突出这个问题，使对方认为我主战，加深了和谈的困难。”他冷冷地反问：“如果反对和谈，我们的代表团也不会去了，是么？”

蒋介石没料到他这一着，想发作又怕激怒这位著名脾气欠佳的人，特别是生怕他有什么动静，那就未免太吃眼前亏了，于是堆下一脸笑道：“公洽兄有何高见？”

陈仪长叹道：“记得总裁到杭州去的那天，我曾经说过——”蒋介石笑道：“我记得我记得，你是说‘唯大英雄能提得起放得下’，现在我真是提又提不起，放又放不下，好难啊！”

陈仪知道没什么可以说的了。告辞道：“我年纪大了——”

“我也不年轻。”

“我只是想在入土之前，做些上无愧国家，下有利于民众的事。”

“好啊！”

“所以我几次三番同总裁说的，都是为总裁着想。”

“谢谢你。”

“敬之，”蒋介石待陈仪一走，便摇个长途电话给何应钦道：“行政院哪一天开会？”

何应钦忙说：“行政院第四十四次会议这几天就要开了，总裁有什么事情吩咐？”

蒋介石道：“你记下来：这一次任免事项中，由你出面提议，浙江省主席陈仪呈请辞职，应予照准。”

“为什么？”何应钦心头一沉：“陈——”蒋介石道：“他三

番两次找我，我感到他已经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了。我问他杭州不设防，舟山群岛不是更谈不上吗？他说他对这个没有兴趣，"蒋介石干笑一声："没有兴趣就算啦。"

"那么遗缺派哪一位？"

蒋介石道："派周岩吧，有人问起来就说什么也不清楚，就这样了。"

"是。"

蒋介石在陈仪与周岩办理移交前一天晚上，要俞济时摇个电话到杭州省府道："陈主席吗？总裁希望你明天办完移交，到溪口来一趟。"

"俞局长，"陈仪道："请你转告总裁，我身体不好，办完移交之后，得先到上海休息几天，过一阵再到溪口拜望。"

"不行！"蒋介石第二天亲自摇了个电话催请道："公洽啊，移交办完了吧？我想到一件事情，请你今天晚上来一趟，当面谈谈，务必要来。"

陈仪在电话里说："不必了吧？我已经'放得下'，无官一身轻啦。"

听陈仪说不来溪口，蒋介石更火了，他加重语气道："公洽，你放得下，我也在极力设法放得下。我看你还是来吧，我们老朋友，多聊聊，多聊聊。"

陈仪叹道："总裁一番好意，我谢谢了。无奈我的身体不好，今天的移交手续也很琐屑，只要是公家的东西，我是连一根针都得交给周岩先生，因此精神一定很疲劳。不如回上海休息几天，再来看您。"

蒋介石沉吟道："那你今天一定不来了？"

"我想我还是过几天再来的好。"

蒋介石再敷衍几句，便把电话挂断，气愤地同儿子说："哼！做贼心虚！他真不敢来见我，我可不放过他……"

"亚伯，"蒋经国道："话是这样说，不过这样一来，会不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安？"

"你说是张群、翁文灏、王世杰、熊式辉他们？"

"是的。"

"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也不清楚。"蒋介石道："不过这个时候，我实在不放心，不如先下手为强吧！"

"亚伯，"蒋经国不安地说："我是顾虑这几个人对陈仪的处理会有反感，——"

"不怕！"蒋介石道："他们这几个人是秀才造反没有兵，怕他干吗？李宗仁有兵我也不怕，旁的更不必提啦！"

"他们有一个名堂，"蒋经国道："叫做政学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万一我们开罪了陈仪，引起了政学系的离心，这好不好呢？"

"我不管这么多！"蒋介石击桌道："娘希匹他们要和平，由他们去要吧，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发生，我连他们都一起杀！"蒋介石面孔血红，绕室徘徊，突地击桌道："陈仪一到上海，我就抓他，俞局长刚才有消息来，据他身边的人告密，陈仪准备叫汤恩伯起义，娘希匹解放上海，这还了得！"

"真有这件事？"

"你去问俞局长！"蒋介石道："这是陈仪身边第二号人物告的密，错不了！"

蒋经国忧愁地说："那太，太——"边说边去找俞济时，

弄清楚前因后果，回到蒋介石房里，只见他老头面孔铁青，一个人立在窗前发怔，见他进来便低沉地说："摇个电话，要汤恩伯把陈仪扣留！"

"亚伯！"蒋经国道："这合适吗？汤恩伯同陈仪的关系谁都知道，他俩象父子一样亲密，'恩伯'两个字，还是为了感谢陈仪的提拔才起的，如今要他这样做，会不会反而弄出事情来？"

蒋介石恨恨地说："我已经派人去上海找汤恩伯了。毛人凤刚刚来过一个报告，说汤恩伯的确收到过陈仪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一月三十号那天，陈仪派专人给他送去的。"蒋介石要侍从室摇了个长途电话给汤恩伯，这使汤恩伯的结巴嘴更加结巴了，他噜哩噜嗦地叙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又怕老蒋连他都不放过，直急得满身大汗，心胆俱裂。

"你好啊！"蒋介石问道："一月三十日的信，你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啊！"

"报，报告领领领袖，"汤恩伯答道："因因因为这这这——"说了半天，蒋介石才明白了这么几件事：汤表示向他效忠，拥蒋到底，决无异志；至于陈仪，一来是他的大恩人，二来陈仪没有兵，兵在汤恩伯手中，三来是这封信所述及的内容，问题远非蒋所假设的那么严重。而一月底的信迄今已有两月，汤也毫无异动，说明了他对蒋的效忠。

蒋介石听完解释，冷冷地说："好，那么陈公洽一到上海，你就把他扣下来罢！"说罢挂上电话。

汤恩伯魂飞魄散，在办公室里喃喃自语，有如中邪。香烟一支接一支，感到来日大难，走哪条路都是绝路。忽地想

起不如照陈仪的意思做，这样既保全了陈仪，也免得世人骂他卖主求荣。此外还可以获得中共的谅解。

然而，汤恩伯一想起蒋介石心狠手黑的手腕，浑身就发了毛。他长叹了一声："晚了！一切都晚了！唉！毛人凤肯定对他作了必要的布置，说不定他的身边已经安排好了他的人。什么都来不及了。

"陈仪现在什么地方！"蒋介石集中精神，亲自在溪口对陈仪撒下了网。

"报告领袖，陈仪正在办移交。"长途电话说。

"移交办完没有？"

"报告领袖，已经办完了。"

"陈仪又在什么地方！"

"报告，陈仪在太平洋大戏院出席各界欢送大会，他还在演讲。"

"欢送会完了没有？"

"报告，陈仪离开太平洋戏院，坐上自己的汽车直接开到上海去了。"

"抓！"

"是！"汤恩伯的声音在电话中颤栗："他还没到达上海。"

"陈仪到了没有！"

"报告领袖，他，他到了。"

"慢点抓！"蒋介石忽然改变主意道："你注意他到达上海之后，有些什么人去见他，有谁给他去信去电话，有谁请他吃饭，都给我记下来！"

汤恩伯纵然利禄熏心，但对逮捕陈仪这项任务，委实感

到难堪。不料，陈仪的电话却先来了："恩伯，我来了。"

"啊！好极了！我就来，我就来。"

见了陈仪，汤恩伯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你——"陈仪见状有异忙问："身体不舒服？"

"不，不，"汤恩伯强笑道："这几天太紧张，睡不好……"他岔开话题："你是刚到？"

"刚到。"陈仪道，"我的信你收到了？"

"收到了。"

"有什么意见？"

"这这这……"汤恩伯满头是汗，"好是好，不过实在难办。在我的周围，他们已经派人监视着，司令部里也布满了他的人。无，无，无从下手。"

"唉！恩伯！"陈仪长叹，"记得去年我在上海，你从前方下来，两人闲得无聊，整天下棋时，我同你说过的话吗？"

"记得，记得。"

"可是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陈仪瞅了汤恩伯一眼，"你太热中于功名利禄了！"

"不，不，"汤恩伯嗫嚅着说："实在是他戒备太严，戒备太严了。"

"我们并不想把他置于死地，"陈仪苍老的声音说："我们只是想提醒他，今日之下，只有为老百姓多想想才有出路。"陈仪惨笑，"有人批评我刚愎自用，陈嘉庚先生对我的误会更深。我顾不得这么多了。我想用我们有限的时光，多少为我们可怜的国家做点好事。让后人知道我们，包括你汤某人在内，并不是民族的罪人。你不能体会其中的道理吗？"

汤恩伯垂首不语，汗如雨下。

“我们在家里说老实话吧！”陈仪道：“这样的仗打得下去吗？值得为他一个人的天下去卖命吗？”

汤恩伯大急，讷讷不能出口。

“恩伯！”陈仪长叹，“我老了，你也不年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完了，可你的后代就不做中国人了？”

汤恩伯脸色大变。

陈仪沉下脸来：“你是不是把我的信给他看了？”

汤恩伯闻言有如巨雷轰顶，浑身颤栗，突地涕泣长跪，抱住陈仪的大腿大哭道：“别骂我！别怪我！有人已经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啦！不知他知道不知道。恩师要保重身体！”

陈仪一惊，忙问：“他已经知道了？”

汤恩伯摇摇头，颓然坐下：“这，这个我真的不……不清楚。”

陈仪长叹：“恩伯，”他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如果他真的知道，那么是我害你了！”

“恩师，”汤恩伯落泪道：“别这样说。如果他真的知道，”他感到很难措辞，摇了个电话给司令部，算是询问某项公事，掩饰他的不安，终于告辞道：“恩师别担心，我回去看看，晚上或者明天一早，再来看您。”

陈仪望着他蹒跚的背影，只是叹息。

“恩伯吗？”溪口电话又到：“刚才你是上他家里去啦？”

“是的。”

“他怎么说？”

“他还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

“我要问的是他怎么说！”

“他，他，他还不死心。”

“好！”蒋介石恨恨地说：“你什么时候下手？”

“这，这——”

“问你什么时候下手？”

“明，明，明天——”

“不行！”蒋介石大叫：“今天！”

“报报报告，”汤恩伯颤栗着：“可可可可不可以明明明明天——”

蒋介石忽地问：“他会逃吗？”

“那，那，那决不可可能！”

“好！”蒋介石道：“反正他逃不掉！”接着把电话挂了。

陈仪没料到事情已经急转直下，待汤恩伯走后，还同友人们写了几封信，诉说他对国事的看法；还同几个人吃了一顿饭，半醉回家，他太太劝道：“酒还是少喝点吧，你身体也不大好。”

“不能不喝哪！”陈仪长叹：“我的心情，真是没法形容，不知道恩伯着了鬼迷，多好的事情给他耽误了！”

“我想，”他太太眼睛润湿：“我想回日本老家去。”

陈仪吃惊道：“为什么？”

“我们都老了，”她流泪道：“你替他干了一辈子，也对得起他了，不如趁这个机会退休，在故乡安度余生。”

“夫人，”陈仪叹道：“别说我不好意思见日本朋友，即使想走，他会放我？再说这几十年来我对得起他，可对不起中国人，你也该让我做几件对得起中国人的事情再退休，这样

才能使我安心。”

蒋介石在溪口无法安心，入夜再给汤恩伯摇了个电话，命令迅速执行。汤恩伯本来已经失却了判断是非、何去何从的理性，见蒋一个劲催促，便在第二天下午下手令将陈仪逮捕。

陈仪没料到逮捕令由汤签署，在警探密布的屋子里气得昏了过去。他坐在沙发上，抑制了心头万丈波涛，冷冷地说："是汤司令逮捕我，要他自己来捉我，不关你们的事！”

“请陈先生上车，”毛人凤的手下人说：“汤司令正忙着，不会来了。”

“那我不走！”

“陈先生！”

“你们可以在这里把我枪毙！我不能走！除非汤司令自己来抓我！”

“陈先生！”密探们感到下不了台，威胁道：“汤司令说过，陈先生如果不走，我们可以用任何方法请陈先生启程。”

陈仪悲愤无已，一直想哭，但又不甘在这种人面前流泪示弱，淡淡地说：“别说这种话，我刚才讲过，除非汤司令自己来，我绝对不走开，你们开枪好了！”

“陈先生，”密探道：“事情没有这样严重，大概陈先生同总裁有些误会，说开了就没事了。”

另一个说：“汤司令是陈先生一手提拔的，在这种情形下，他当然不便来这里。”

“哦，”陈仪冷笑：“那他是自己知道错了。”

“这个我们不敢胡说，”密探道：“总之，汤司令不会在这

个时候来就是了。”

“你们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

“报告陈先生，我们奉令把您送到溪口去。”

“溪口？”

“是！”

“我更不去！”陈仪光火道：“他几次三番来电话我都不去，这个模样我更不去！”

“陈先生请帮帮忙，”密探道：“我们是奉令行事，自己作不了主，您知道。”

“那你们问汤司令去吧，”陈仪道：“就告诉他：我不到溪口去，我愿意在家里给他枪毙。”他惨笑道：“老实说，我对这种日子已经过腻了。”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个密探匆匆上车而去，老半天才回来道：“报告陈先生，汤司令同溪口通过电话了，溪口一定要陈先生去，他再三央求，现在可以不必到溪口了。”

“那到什么地方？”

“衢州。”

陈仪皱着眉道：“衢州？谁不知道毛人凤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不去！”

“陈先生！”密探央求道：“这不去那不去，您到底爱上哪儿？您不知道汤司令为了向领袖请示，花了多少气力。不错，毛局长是在衢州，但汤司令的衢州绥署不一样在那边？汤司令出任这个职务，还是您陈先生在领袖面前推荐的，他怎会存心亏待您？”

“是啊，走吧！”另一个帮腔。

“再说，”密探道：“衢州绥署副主任张雪中对陈先生还有什么说的？请走吧。”

陈仪不作声。

“如果再不去，恐怕汤司令在领袖面前也很难说话了。”

“把我送到衢州什么地方？”

“陈先生放心，”密探道：“汤司令吩咐过了，要我们送您到衢州绥署主任的官邸里住，那有一栋三开门的意大利式花园小洋房……”

“还有谁同我住？”

“这个，这个真的不知道。”

“有什么不能说的？”陈仪惨笑道：“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难道我还会通风报信要他们躲躲藏藏吗？”

“不是这个意思，实在不知道。”

“那我的夫人也可以去吧？”

“这个，得请示一下。”密探道：“不过您可以放心，有两名听差供您差遣，这些都是汤司令的一番好意。”

“哼！谢谢他的好意吧！”

陈仪仰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正是：卖人的朋友是他自己提起来的，砸人的石头是他自己搬起来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听消息　蒋介石手忙脚乱
放烟幕　宋子文直飞溪口

书接上回。话说汤恩伯已下令逮捕恩师陈仪，但蒋介石还不放心，一天来好几次电话追问："陈仪逮捕了没有？其他的人怎么样啦？"

"报告领袖，"汤恩伯道："陈仪已经去了衢州。他的左右钱宗起、周一鹗、张延哲等人都遵照领袖的意思办了。"

其实，蒋介石早从毛人凤那里知道了详情，却还要试探汤恩伯道："听说他的夫人很悲痛，听说你也很那个，是吗？"

"报，报告领袖，"汤恩伯结结巴巴道："没什么，没什么，一切过去了。"

"恩伯，"蒋介石道："关于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有

人问，只说是已经看管，其他什么也不要答复。你的忠贞，我当然知道。”

汤恩伯在庆幸自己未遭“看管”之余，对陈仪的因他软禁总不是味儿，又怕后人唾骂他不明大体，出卖陈仪，不得不嗫嚅的问道：“不，不过外面传，传言，陈先生将于日内处决，应，应该怎样答复？”

蒋介石大声说：“没有这回事。就是要他死，也得问问清楚！”接着挂断电话。

汤恩伯从脊骨上冒冷气，却满身泛汗，坐在那里发怔，谁来都给撞了一鼻子灰。

那边厢李宗仁闻讯吃惊，昼夜举行会议，研究陈仪的遭遇，将给桂系带来什么不幸。李宗仁的看法是：蒋介石这一手在于打击和谈中主张和平的人，但更多的意见认为，蒋介石真实意图在消灭异己，逮捕陈仪只是他即将复出的先声。而汤恩伯同桂系的势不两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事实作证，这番由他出卖陈仪，说明了蒋介石的枪口还对着桂系，不仅对着陈仪。于是会议结果，决定抽调部队作必要的“防御”，以提防李宗仁一夜之间，变成第二个陈仪。

“好啊！”蒋介石闻报咬牙道：“李宗仁真的要造反啦！军队不对付共产党，却调来调去提防着我！”于是也下令顾祝同随机应变，下令毛人凤加紧对桂系的监视与观察。

“陈仪怎么样啦？”蒋介石问：“他还老实吗？”

毛人凤在衢州答道：“人是来了，住在绥署，一天到晚不说话。”

“周一鹗、钱宗起和他在一起吗？”

“他们很少说话。”

“不是有两个听差跟着他吗？”

“他们实在没说什么。”

蒋介石不悦道：“你不会进行审问吗？”

“是！”

“明天送审问报告来！”

“是！”

“陈先生，”毛人凤带些吃的，算是慰问，同陈仪等人聊天道：“这件事十分抱歉，无奈上司差遣，身不由己，请各位原谅。”

“你不必绕弯儿，”陈仪道：“要枪毙，就把我押出去。同他们毫无关系。”他指了指周、钱两人。

“陈先生，”毛人凤道：“这不关我们的事。”

“反正都一样，”陈仪道：“你告诉蒋先生，我是完了！但是，他不听我的话，他也完了！”

“陈先生，”毛人凤道：“蒋总裁对您不会怎么的，请放心好了。”

陈仪惨笑道：“我当然放心。有你们一天到晚看着我，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如果真有不放心的地方，那是我们这个国家太惨，他刚愎自用到这种地步……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陈先生，汤司令曾经同您说些什么？”

“他？”陈仪冷笑道：“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我培植这么一个东西，我感到痛心！”

毛人凤陪笑道：“陈先生，汤司令对您实在不坏。”

“我领情！”陈仪惨笑：“他对我不坏，哈哈！”他对钱宗起、周一鹗道：“汤恩伯对我不坏，哈哈哈哈！”

毛人凤低声下气地说：“陈先生大概已经知道，这一次您的事情，问题不在汤司令身上，另外有人告的密，同汤司令毫无关系。”

“哦！”陈仪瞅他一眼道：“你不必绕弯儿，我说过了，汤某人是一个奴才，百分之一百的奴才！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你要他放心用他，将来替他披麻戴孝吧！”

“陈先生不必动火，”毛人凤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总裁对您也很关心，您需要什么，尽管同我们说，一定办到。”

陈仪道：“真的吗？”

“真的。”

“那我告诉你：我需要自由！”

毛人凤搭讪着告辞道：“陈先生你们休息吧，我有空再来拜候。”

陈仪无言，也不相送。正思索间，张雪中来访，老远就一个立正敬礼道：“陈先生您好！”

陈仪淡淡地笑笑：“哦，你也来啦！”

“我这一阵很忙，”张雪中道：“刚才撇开了一些事情，专诚拜望。”

“谢谢你。”陈仪道：“请坐。”

“嗯，嗯，”张雪中道：“陈先生需要什么吗？”

“我刚才向毛人凤说过，”陈仪道：“我需要自由，这个得不到，还谈什么……”

张雪中尴尬地笑笑：“哦，这个，这个汤司令会同总裁谈

的，陈先生请放心。”

“张副主任，”陈仪道：“今日之下，大局看得清楚了吧？”

“是，陈先生！”

“你们还忙些什么？”

张雪中一怔：“这个……军人只好服从，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陈仪长叹：“今天如果你是来探听口气，那么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如果是来探访一个囚犯，那么请你想一想：我这么一大把年纪，多少见过世面，为什么有此下场？这说明了他不顾大局，‘多行不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连我陈公洽都无法对他寄予希望了！张副主任，你多想想，你是武官，知道共产党的力量，也知道老百姓拥护他们。好，你多想想吧！……可怜你们这些将领，平时只懂得服从，自己的脑子都长了锈，发了霉，唉！”

话分两头。自从李宗仁给中共去信，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算算时间已经两月有余，却不见对方回音。李宗仁好不着急。打，打不过人家；和，人家不上他的当。这样下去，不是要他这个代总统的好看嘛！在这期间，他通过各种途径，例如，选派和对方有点关系的私人代表去北平沟通和谈的渠道；说点好话、发表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等七项措施来表示“和平的诚意”；通过民间的“求和团”、“和平团”来呼吁和平，展开和平攻势。然而，对方象是吃了定心丸，不卑不亢，弄得李宗仁毫无办法。于是又来找司徒大使讨教。

司徒道：“总统先生！又有什么新难题了？”

李宗仁道:"还是老问题。对方没有消息。他倒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怎么回事呢?"

"他对行政院改组的事,"李宗仁道:"大使是知道的,我都尊重他的意思。他中意哪一个,便是哪一个——"

"我插一句嘴,"司徒道:"听说邵力子不接受驻苏大使的职务,是么?"

"一点不错,大使。"

"为什么?"

"详细情形不清楚,"李宗仁道:"只是听说,他最近的态度不大,不大——"

"是不是去了一趟北平的关系?"

"很难说,他这次回来之后,对我们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

"邵老就是这么一个脾气,"司徒微笑:"去北平之前他还不是一样?不过连章士钊、江庸这几位也对政府没信心,从这几个人身上,我闻到了有关局势的某种气味。"

"是。大使。"

"说老实话,我对你们的'和谈'早就没有信心了。"

"可是,"李宗仁苦笑着说:"我们总得把这台戏唱完吧!?能拖几天是几天嘛!"

"中共会那么笨?"司徒一笑。

李宗仁叹道:"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司徒道:"对于他,我们无法乐观……"

李宗仁一顿,忧虑地说,"今天来拜望大使,是有一个问

题……”

“请随便说。”

“听说，”李宗仁嗫嚅了好半天，“听说你们打算收买中共？”

“收买？”

“是的。”

“怎么收买法？”

“听说华盛顿准备花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让中共为美国所用，听美国的话……”

司徒先是傻笑，尔后又是大笑，“纯属无稽之谈……”司徒面孔一沉：“总统先生！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啦！中共能让人收买？”

“不过……”

见李宗仁欲言又止，司徒对他从心头开始厌恶：“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他在心头骂他：“美国支持你，你也不争气！”但口头却笑着安慰他道：“这样吧，现在中共反正还没正式答应和谈，待有消息，我们再研究吧！”

“是的，大使，”李宗仁道：“我们日日夜夜在盼望中共的消息！”

“怎么还没消息！”蒋介石在溪口也不安地早问晚问：“会不会变卦？”

中共的答复终于来了！

三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和美方人员在收音机里当真收到了梦寐求之的“和谈”广播：

“请国民党反动政府注意！本台奉命向你们广播重要通

知一件：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

"一、谈判开始日期：四月一日；

"二、谈判地点：北平；

"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之基础。

"四、将上列各项从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要的必要材料，以便举行谈判。"

"终于有回信了！"司徒阴沉地笑笑："我希望出现一个新局面。"

"是的，大使，"李宗仁道："不过代表团内情很复杂，他在溪口无一事不干涉！"

"今天南京的情形怎样？"蒋介石要南京的人迅速报告，自己也守在电话机旁。

"报告总裁，"南京的电话说："今天和谈代表曾与何应钦院长交换和平方案意见，情形不大好，因为双方的意见无法在一种默契下取得统一。代表团中以邵力子为首坚持要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基础；我们的意见则是谈判要以双方完全平等为基础。"

"命令他们，"蒋介石对他的儿子说："不管拿什么做基础，无论如何要给我拖！"

“报告总裁，”南京电话又到：“行政院开过会，决定放弃孙科曾声明过的全面具体和平的谈判方案，另起炉灶。特别着重军队改编问题，因为预料这是和谈的难题。章士钊曾经公开说过，局势似乎好转一点，南京方面除了何院长曾经发表过一个声明外，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可能开罪对方的话。”

“报告总裁，”南京电话又到：“何院长请四位代表吃饭，就所持之尺度及可能的伸缩性，谋求一致意见，但无收获。”

溪口，陷入更紧张的氛围中了。随着溪口的紧张，当然影响到不少地方，而其中之一就是香港。三月二十七日，中共广播和谈日期、地点之后的第二天，便有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专机自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到达宁波机场；机上一行人等立即换乘专车直去溪口访蒋，他们是宋子文及其秘书朱光沐等人。蒋介石早在溪口等候了，郎舅相见，一干人等立刻展开商谈，十分紧张。

“他们终于开口了，”宋子文道：“瞧模样，我们要小心才好。特别是你的问题，恐怕对和谈会有影响。”

蒋介石对这位舅爷并无好感，但事到如今，能够既代表美方若干人士的意见，又代表作为一个亲戚的关切，目前也只有这个TV了，不能不好生相待。正想开口，宋子文却又大剌剌说道：“从一月二十一日你引退开始，到昨天他们指定日期，中间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李宗仁、何应钦面临最后摊牌的时间到了。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

蒋介石苦笑道：“说我们什么事情也没准备，这在李德邻、白健生、何敬之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的确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譬如说,"蒋介石道:"同美国商量好了利用和谈的全套计划,获得了'和不成再打'时,在台湾和西南继续支持我们的默契,这是一;我同时也允许他们由广东唱红脸,南京唱白脸的做法,拿'条件太凶了,广东和立夫他们要出事'作借口,来向中共要求降低条件,这是二;何敬之内阁不管理想不理想,但他能把一月下旬以来完全失了统制的各派力量集结起来,组织了这个和不下来就可以再打的内阁,这是三;我呢?"蒋介石一笑:"我多少向李宗仁用了点气力,他大概受不了,哇哇叫,在司徒雷登面前告状,但我不怕。我有的是军队,而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实力。这是四。"

宋子文皱眉道:"和谈代表准备得怎样了?有把握么?"

"你说吧,"蒋介石不大愉快,对儿子道:"经国,你把最近的情形同他说说。"

"昨天南京来的报告说,"蒋经国道:"这次代表将坚持修改两项条件,就是第一条的惩办战争罪犯,和第四条的什么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军队的问题。"

"怎样修改呢?"

"报告说,"蒋经国道:"对战犯问题,我方希望他们能够把战犯人数减少点,越少越好。"

蒋经国也不大自然地干咳一声说:"对于改编军队问题,我们希望把中共的和我们的军队对等地改编,这是李宗仁先生的计划,是我们打算在和平谈判中做文章的地方。"

蒋家父子满以为这位亲戚会表示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满

意。不料宋子文却说："我的看法同李宗仁的看法不同。或许我在香港住了一阵，总觉得李宗仁太乐观。试问：李宗仁他们凭什么同处于必胜地位的中共讨价还价？老实说，三月底四月初的南京，不见得比一月底的南京强多少。他上台了，不错，他尽管用'为了保存原有的势力而团结起来'作为弥补裂缝的盾牌，但南京内外的矛盾非但不见消弭，而且日益尖锐，彼此倾轧已到了互相砍杀的程度，各个地方势力已经变成了半独立状态。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下台，他们上台，不仅金元券的崩势远远地超过了法币贬值的速度，京沪米价已经到了金元券八万元大关，折合法币已经是每石两千八百亿元了！据我所知，这几天连千元大钞出笼都应付不了无底的开支，十万元大钞已经在印刷之中，实在不妙。"宋子文笑笑："李宗仁自以为有办法，可是连南京的卫戍部队都发不出薪饷！"

众人默然，也不知味道是酸是辣。

宋子文掐了掐手："还有哪，军事上又何尝有好转迹象？海陆空军的背叛投敌已经不算新闻，近在南京附近的四十七师不是也发生兵变了么？连南京附近都兵变了，请问新建起来的军队还有什么保证？还亏得这两个月李宗仁在天天喊建军！"

蒋介石打了个冷战。

"你们看，"宋子文摊开手道："凭李宗仁这几个人，能同北平争些什么！代表团快北上了，可是在谈判尚未开始之前，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底牌？用我们一句广东话来说，连一对二仔底的本钱也没有，请问还能讨价还价么？"

蒋介石茫然说："那你以为怎样才好？你反对我们的……"

宋子文叹道："如果我反对，今天也不会来了。目前的局势是：就连美国想解救都很不容易，这情形使我悲观。"

"最近又有什么变化？"蒋介石急问。

"变化是没有，"宋子文不胜忧戚地说："只是有些事情叫人难过。譬如，美国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宗教等团体发起的什么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美国当局花了不少气力反对这个会，甚至拒签护照，不希望这个会在美国心脏地区召开，什么办法都施展出来，就是没有成效！"

蒋介石道："我看我们还是谈谈西南问题吧，你明天就要回香港去，时间很宝贵。"

宋子文反问："你对这个方案同意了？"

蒋点点头道："大体上可以。"

"不过有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宋子文道："为了用和谈来拖延时间，你似乎有必要暂时避一避。"

蒋介石铁青着脸道："我此刻在溪口，不是已经避开了吗？还要我避到哪去？"

见蒋动了气，宋子文只好退一步道："你既然不愿意避开，那这个问题暂时搁一搁。不过请你不必误会，这不是李宗仁个人的意见。"

"我知道司徒也有此意。"

"这样吧！"宋子文长长地透了口气："请你记住：以退为进的做法是可以的；你目前虽然已经在做，但如能更进一步，对局势就更为有利。这个你自己去考虑吧。说到利用西

南作基地，这是利用和平空谈之外，一种备战的具体事实。我们的处境不利，如果能在西南打通一条可以获得美援的通路，对我们以后的局势无疑是有好处的；而在打通这条大路之前，无论如何要得到法国的同意。”

“你信上已说过了。”

“我明天回香港，”宋子文道：“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香港的法国领事馆办护照。我这样做，香港的新闻记者一定会知道，报上一定会登出来。”

“会不会误事？”

“我看不会，反而有好处。”宋子文道：“人家知道我要去法国，很快会想到你将出国，或者说你将经过法国到瑞士去。这对松弛空气、转移目标来说，对和谈拖字诀来说是大有好处的，也可以遮盖我们退守西南的计划。”宋子文笑道：“如果他们也想到这方面，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套。”

蒋介石忽然问道：“你从香港去法国，一定会有人问你去干什么，你怎么说？”

“我又不是小孩子，”宋子文笑道：“我可说到法国目的在于就医。该留多久，该住什么地方，这都得根据医生的决定。我会充分说明这完全是个人的行动，决不充任何人的代表，总而言之只是为了休养。”他一扭头：“怎么样？你满意了吗？”

蒋介石笑出声来道：“好好好。不过你说另外一套是指什么？”

“那得由他们去配合了。”

“他们？谁？”

“他们的通讯社。”

“他们的通讯社？”蒋介石略一思索，也就恍然大悟道：“我懂了，我懂了。”——果然在宋子文回港后，报上出现了令人诧异的消息。

消息说“中共部队突入越南”，发布者是美联社和法新社。这使得在香港的有关人士为之一惊。但南京的李宗仁却已经看透了其中的奥秘。

“明天，”张治中访李道：“他要我走一趟溪口，说是为了和谈问题，您这里还有什么指教？”

李宗仁笑道：“不敢当。文白兄看到‘中共部队突入越南’的消息了吧？”

“看到了。”

“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摇摇头道：“我认为这不是普通的制造空气。”

李宗仁大点其头道：“文白兄说的有理。此外还有什么发现？”

“也不一定谈得上发现，”张治中皱眉道：“我感到：自从TV到溪口之后，忽然又来了这么一个消息，同时又说TV要去法国——”李宗仁接嘴道：“他有去法国走走的迹象，是吗？哈！”

“从表面看来是这样，但据我所知，他不大可能出洋。”

李宗仁大煞风景道：“不出洋不行啊，他再呆下去，和谈都难启口啦！”他叹了口气：“西南联盟的说法不是第一次，企图从越南获得美国军火的想法也不是第一次。我佩服你的观察，两家通讯社的这个消息，的确不是普通的谣言。这两

家通讯社在这个时机来这一手，有近程加远程两个目的。近程的目的人人皆知，是预先给中共一闷棍，我们有了借口，以便美国亲自出马替他打开和守住这道后门，远程的目的，则在反复宣传过去曾经说过不止一次的‘中共和胡志明缔结军事同盟’，用来夸张这个‘远东赤祸’，为美国他们计划中的‘太平洋公约’铺路。”李宗仁长叹：“不过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走得更远点，就一无所知了。文白兄去溪口的时候，见了他不妨待机进言，还是趁这个机会避一避。”

张治中苦笑道：“这一点我一定待机进言，不过只是待机，他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过我也有顾虑。潘公展、方治等人的活动越来越凶了，不大好。”

“他们自称主战派！”李宗仁冷笑道：“可是我这个真正设计硬打的人，反而在要求和谈，他们太不体谅我了。你这次见了他，也可以讲一讲，说他们搞了个什么留沪国大代表联谊会，提了个一厢情愿的什么‘和谈’四大原则，公然宣称如有一项不能达到，留沪国大代表将否认和谈，你说这怎么成！”李宗仁跳脚道：“他们还自作主张，打电报给毛泽东呢！”正是：主战派不断加柴，“主和”派急得跳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促进和谈　张治中再飞溪口
坚持“戡乱”　蒋介石秘密布置

话说张治中为了和谈，再一次直飞溪口，想摸摸蒋介石的“底”，看他究竟有什么打算。蒋介石冷冷地对他说：“文白兄，再过几天你们就要去谈判了。不晓得你以后还能不能再来？”

张治中忙说：“事情告一段落，当然回来向您报告。”

“你以为能谈多久？”蒋介石道：“我们的希望是什么，你一定知道。”

“是的，代表团都知道。”

“知道就好，”蒋介石道：“文白，你们可以对他们说，我为了倡导和平，已经引退了，因此不好表示关于政治问题的意见。今后和谈大计，应由李、何二人负责，我愿意以在野之

身，尽力支持。"他一笑："告诉他们，我要终老故乡了。"

张治中唯唯。

"敬之怎么样？"蒋介石问："他的拼盘内阁不至于很吃力吧？"

"他们很忙，"张治中道："这几天在天天开会。"

"在什么地方开会？"

"在国防部和李宗仁家里。"

"你们决定月底出发？"

"现在还不能决定，"张治中道："我来的时候，章士钊去了上海，黄绍竑定明天到南京。"

"临时政务会议在二十九日开得成吗？"

张治中道："恐怕有变化，因为各部会分别起草的施政方针还没汇齐。我们可能在月底或下月初动身。"

"邵力子还悲观吗？"

"是的，邵老以为对方一定坚持八项要求，而我们也没有勇气承认失败。章士钊的看法不同，他以为安庆目前虽有战争，但不会影响谈判，因为和平与和谈是两回事。"

"李代总统呢？"

"他认为有困难。"张治中道："他昨天中午在欢宴监察委员时说：希望和谈能成功。何院长正研究中共的那个宣布。大致说来，大家对和谈有了确实消息后反而显得不安。邵先生预言和谈必有困难。"

"新闻局副局长李俊龙参加代表团，他们有什么看法？"

"这个，"张治中道："李俊龙虽是中共代表李维汉的堂兄弟，并且将请他做我们代表团的秘书长，但一般认为希望不

大，因为李维汉是中共的重要人物，他不可能因为私人关系迁就公事；而且谁都知道，中共在这方面极为严格，不大可能——”蒋介石叹道：“那就这样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先去谈谈吧。”接着又问：“司徒雷登的态度又怎样了？这一阵，他该忙得不得了吧？”

张治中苦笑道：“对于他们的活动，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没什么新鲜的消息么？”

“我没有听到，”张治中正想问些什么，南京长途电话到，蒋经国放下电话说：“是何院长的。”

“什么事？”

“他说明天立法院第九次会议，他要出席报告行政院的施政方针，稿子已经拟好了。”

蒋介石点点头道：“我自己听。”于是接过耳机，听何应钦报告道：“总裁吗？明天报告的内容，想请总裁修改修改。”

“嗯嗯，你说说看。”

“我想这样向立法院报告，”何应钦道：“先是承认一些事实，说近岁以来，风气败坏，其表现于政治者，为敷衍，为腐败，为贪污无能，军誉堕落，士气颓靡，财政金融，万分竭蹶，国民经济也濒于破产，币信低落，物价高涨。……”

“不能再多了。”

“是是，总裁，到此为止。”何应钦道：“下面就提本年度的施政方针，这些方针的内容，仍然是坚持保存宪法——”

“好！”

“依然向美国要求援助——”

“好！”

“依然向对方提出公平合理的和平！依然要扩军备战！”

“好好好！”

“并且，”何应钦道：“我将宣布实行税元制度，开辟财源。”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关于具体的办法你也同我提提。”

“是是，”何应钦报告道：“甲：关于政治者，建立国家的和平统一，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努力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商谈，维护联合国组织与各友邦共同维持及促进世界和平；敦进外交睦谊，不使我国本身地位或国内情况危害国际间之和平与安定；在无损于主权范围内，欢迎一切有益于我国民生及社会经济之外援。”

“这词句要好好斟酌！”

“是，总裁，”何应钦透了口气道：“关于军事者，前线部队维持原有防线，保持现在态势，采用精兵主义，军队员额以适应现势之必要，一切装备、训练、兵员组织，力求精新与确实，提高官兵待遇，改善兵役制度，并充实地方人民自卫组织，以期兵源充裕……”

“这个，”饭后张治中不安地说：“何院长这个稿子，特别关于兵役部门，我看不大合适吧？一方面代表团到北平和谈，一方面我们在公开扬言备战，这个，这个——”

蒋介石不悦道：“同共产党打交道，我不是第一次了，总不能一口气软到底。如果真的根据毛泽东八项要求来谈，老实说你们也不必到北平去了，懂吗？”

张治中心头老大一个疙瘩，深感任务艰巨，有些地方甚

至不敢设想。终于鼓起勇气问道："话是这样说，但我方也得表示一些对和谈有诚意的措施，否则天下人会说我们不对。"

"你的意见如何？"蒋介石问："先听听你的。"张治中道："具体情形我一时想不出，不过有些地方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潘公展先生在上海公开对人说：希望今日检阅的自卫武力，成为重建自由堡垒之中心力量；譬如说上海的留沪国代联谊会，还给毛泽东去了一个电报，说他们对他的八项条件悲愤惶惑等等，这些都不象要同人家谈判的样子。"

"还有吗？"

张治中道："还有，苏北各城市最近这几天，天天挨我们飞机的炸弹，这也是不大妥当的；无锡昨天公开枪毙了三个人，说他们是共产党……这些做法，对我们的谈判大大的不利。"

蒋介石冷冷地笑笑："还有吗？"

张治中感到对方的反感，但话已出口，无法收回，硬着头皮说下去道："还有顾祝同先生昨天公开说：有一万多名共产党散布在南京下关车站附近地区，进行地下活动，顾先生这种说法目的何在，人所共见，人人知道我们的大镇压快开始了。这种做法甚为不妥，因为一来首都防御不弱，怎么会有一万多共产党到达下关？二来人们也清楚：我们这样说是某种行动的伏笔，对和谈是不适宜的。特别是何院长的稿子，内中所提到的各点，无一不在否定人家的八项条件，会未开而先把空气搞坏，我们这个代表团还未出门，却已打败了！"

蒋介石默然。

半晌，他说："文白，和谈这回事，真真假假，你是知道的。我们肯到北平移樽就教，就说明了我们的态度很好，至于他们在后方怎么说，说些什么，你别管了；和谈是否成功，今天说来为时尚早。"

张治中思索良久，叹道："记得上次晋谒总裁时，本党同志向我提出警告，说中华民国别在我手里断送才好！这句话使我迄今犹感不安；听到京沪种种说法后，更使我北上的勇气全部消散。好在目前时间来得及，可否换一个人去平谈判，我不想去了。"

蒋介石忽地笑道："文白，你是要摜纱帽啊？你不想想，万事齐备，只差东风了吗？你不去，要谁去当代表团团长啊？"

张治中叹道："事到今日，大局为重，我绝对不是摜纱帽。的的确确感到这事情好难办！"

蒋介石绷着面孔问道："你说实话，是不是李宗仁要我向北平低头？"

张治中忙说："不不，李先生同总裁看法完全一样，只是希望和谈时不要硬到底，在可能范围内让他们几步；但这个并不是低头，因为事实摆在面前，是我们处于下风，……"蒋介石立刻冷笑道："这还不够了吗？"

张治中无言。

蒋介石继续说："李宗仁有他的一套，我知道。上一次他派李名扬到苏北向陈毅讨人情，忘记了我们在苏北杀死过多少新四军？你说他怎么会答应？好！碰钉子啦！李宗仁又亲自到上海，力争颜惠庆、江庸、章士钊等人去平，自以为做得漂

亮，事实又怎样？你知我知！”

“总裁，”张治中道：“今日之下，这些事由它去吧。我同中共的高级人员比较熟，我知道他们的做法。陈毅拒绝李名扬的主要原因绝不是为了报复前仇，而在于新四军想掌握那一带地方；如果说中共志在复仇，那他们就不可能同意和谈，不可能请我们去，不可能定出什么起义立功的办法，把我们杀光不是干脆？”

蒋介石不悦道：“我不爱听什么立功起义的话，我们就来谈谈李宗仁的打算吧。”他加一句：“以后也希望你不再谈什么立功起义的话。”接着说：“总而言之，你回去对他们说，对于这个和谈问题，全听李代总统和何院长主持。我本人毫无成见，也不表示任何意见。我已经引退，无论和谈成败，绝对不参加政治！我重复一遍：在这五年内我绝不过问政治，我要以全力改造本党。”但蒋介石立刻铁青着面孔道：“你一定要我表示意见，那我可以私人资格同你谈谈！”

张治中作会心的微笑。

“第一，”蒋介石道：“不管怎么样，我决不承认打败仗！我们还有可为，还大有可为，你说共产党能过得了长江？嗤！共产党过不了长江。你们却愿意把京沪双手奉送，这不是天大的傻瓜吗？”蒋介石以拳击桌：“所以说，京沪地带绝不能局部和平！”他大叫：“他们不干，打长江试试看！”

张治中紧张地听着。

“第二，”蒋介石说：“台湾不在和谈范围之中！共产党什么都没有，你们怕他干啥！台湾和海南岛是我们一对眼睛，如果允許台湾如何如何，这不是把我们的眼睛都戳瞎了吗！关

于在台湾的陈诚，”他突地欲言中止，气鼓鼓地望着一列长窗。

蒋介石在想些什么？张治中无法知道，正不安间，蒋介石透了口气道：“关于辞修的职位问题，你们也不必提。”

张治中点点头。

“第三，”蒋介石走近这位客人：“李宗仁对央行那批金钞哇啦哇啦吵个不休，相信北平对这一点也会提到，那么我对你说：关于央行那些现金美钞，已经运到台北就让他留在台北，没有办法运回上海！对李对共，我都是这样说，这样做！”

张治中不作声。

张治中感到此行是多余了。面对着这么一个人，其刚愎自用的程度令人难以相信。他飞溪口的目的绝非为了什么请示，而是企图说服固执的蒋介石，让中国人的元气不致再受损伤，同时也为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留一后步，心悦诚服地与中共相处，共同为国努力，如言待机再起，继续“戡乱”，那是办不到，也不可能的。然而蒋介石还是这样固执。张治中溪口之行完全失败了。

“文白已经走了，”第二天一早蒋介石与何应钦通话：“大概月底月初走，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吧？”

“不行不行，”何应钦在电话里叹气道：“为了讨论毛泽东的文告，大家正在忙着找资料参考，——”蒋介石不悦道：“这还有什么好找的，我记得政院中就有大堆资料。”

“报告总裁，”何应钦哭丧的声音说：“这些东西全部搬到广州去了。”

"何院长，"蒋介石道："有关和谈问题，还有什么没搞妥的？"

"这个，"何应钦道："不瞒总裁说，这个就太多了，千头万绪，一言难尽。"

"这样办，我们之间，得想个办法。"蒋介石道："我们的联系该加强，这样不接头，对事情有重大影响！"

"是的，总裁。"

"那么想个什么办法呢？"蒋介石问："通电话，发电报，都不解决问题。"

"这样吧，"何应钦道："这个办法可好？以后为了总裁指示方便，加强联系，不论和谈或者政治军事，我事先向总裁请示。我想每一个星期日派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到上海，总裁方面请经国兄也辛苦一趟，每个星期日从奉化到上海，好在飞机很方便。他们两位会面之后，经国兄可以把总裁的指示带给我，我可以把行政院的一周工作情形，与执行总裁命令的报告，请经国兄转呈总裁，这样可好？"

蒋介石略一迟疑，说："就这样吧，先做到每星期一次也好。"

翌日张治中归去，蒋介石一再强调中共无法过江，嘱咐他们态度要硬；回到书房，沙发尚未坐热，却有一个坏消息传来：南京兵变！

蒋介石的震惊无法形容，他一把拉住了儿子的胳膊；似乎今日之下，只有儿子才能信任了。他问："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规模大不大？"

蒋经国道："电文上说得很详细：驻扎南京北门外城郊西

谅山及大板镇之七十二军第四十七师官兵两团，在师长王昌奎率领下，企图越过长江，投奔中共。”

“该死该死！”

“二十四日清晨，该部私自向长江移动时，即由我方获悉，当即派出卡军八十辆，装载部队前往镇压，并发生激战。叛军两团中一团已遭缴械，另一团逃逸，师长王昌奎被捕。”

“枪毙枪毙！”

“浦镇已开始白昼戒严，慎防再有类似不幸事件，……”蒋介石听到这儿四肢无力，瘫软在沙发里道：“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正挥手间，侍卫长入报，说派往北平的调查局负责人奉召晋谒，业已到达，静候召见。

“来吧。”蒋介石精神一振，问来人道：“你刚到？”

“报告领袖，刚到。”

“离开北平有困难吗？”

“报告领袖，没什么困难，他们进城不久，好多地方还顾不到。”

“那是机会啊！”蒋介石笑到：“毛局长布置得好吗？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报告吗？”

来人立正道：“报告领袖，毛泽东他们已经到达北平。”

蒋介石心头一沉：“怎么样，你要说实话。同他一起到北平的人多吗？”

“报告领袖，那天同毛泽东一同到北平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任弼时等人。”

“欢迎的人多吗？”

“嗯嗯，不多不多，可是也不少。”那人感到措辞不易：

"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检阅式，飞机一到西苑机场，场面也真热闹。工人、农民、年轻人、妇女人数不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谭平山、柳亚子、章伯钧、张东荪、陈叔通、马寅初、彭泽民、李德全、蔡廷锴、盛丕华、俞寰澄、叶圣陶、张奚若、许德珩、朱学范、茅盾、蔡畅、邓颖超、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傅作义、邓宝珊等人都去了。"

蒋介石忽地双目凝视天花板，他心头感到刺痛，同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脸上掠过一丝狞笑。

他想到会在某一个场合中，听到中美合作所一名"专家"作的报告，认为如果选择一个中共领袖齐集的机会下手，"自由世界"将有一项极其重大的收获。蒋介石当时心有所感，但他在北平的机构继续消失之后，那神话式的幻想也随之消灭。现在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集中北平，已经熄灭的幻想突地又掠过心头。

"你，"蒋介石续问："见到我们的人吗？譬如说代表团的。"

"报告领袖，他们快动身了。"

蒋介石"哦"了一声说："我指的是上一次，上一次上海和平代表团曾经去了北平、石家庄。"

来人忙说："见过的见过的，还同邵力子先生说了话，使我们感到很担忧。"

"他怎样说的？"

"他并没有反对领袖的表示，只是说话很愤慨。我见他的时候，身分是一个公务员，请他对局势说几句话。还问他对北平有什么看法？他说看法多得很，就是不便讲，他说北

平从外表的整洁到消灭烟赌娼妓的市政整洁，共产党就是做得好。我们却非要说共产党糟糕不可，你说我们能瞪着眼睛说谎话吗?”

“邵力子真的对你这样说?”蒋介石问。

“据我们所知，他不是对我一个人这样说……”

蒋介石问:“你说实话，一般人对和谈的看法怎么样?是欢迎还是反对?”

“这个，”那人道:“这个，本党忠贞之士是反对的，其他的人，就没有这种想法了。不打仗、不死人、不抽丁，老百姓当然欢迎。”

蒋介石心头挨了一下。他沉重地问:“傅作义这帮人的行为，你看是真是假?”

“这个，”那人万分为难:“这个……因为我们很久没同傅作义来往了。不过有人说，共产党十分重视北平式的解放，因为这样做对居民、对财物没什么损伤，傅作义把著名的故都交给共产党，共产党会用他的。也有人说共产党用傅作义只是一种手法，目的在于欺骗。不出三年两载，傅作义就会无疾而终，别提一官半职，连条命都保不住呢。”

“你还回去吗?”蒋介石问:“不会出事吧?”

“报告领袖，毛局长说要等他的决定。”

“你自己呢?”

“服从命令!”

“好，”蒋介石苦涩地笑笑。这批人马是他的命根，但事到如今，这批“命根”大都如黄粱梦醒，不想为个人卖命，因此如何使他们不再离心，已成为蒋介石父子和毛人凤等人的

重要课题。当下蒋介石便笑着说："你辛苦了，好好的在这里休息几天罢，有什么事我会找你。要到杭州休息也可以。"

那人忙不迭说："报告领袖，我就在溪口，哪儿都不去。"

蒋介石作感动状道："好好好，你休息去吧。"接着又说："你回来！刚才你提到过邵力子的态度，其他几个人又有什么动静？"

那人立正道："报告领袖，因为我们的活动不大方便，所以没有办法盯住我们的代表团。只是听人说，这批人在北平看戏，言谈之间，对共产党都有好感。"

"怎么好感法？"

"这，"那人惶恐地说："因为是听来的，没办法证实，不敢胡说。"

"你可以同我说！"

"是！领袖。"那人急得一身汗："据说江庸一到北平，便去找他的儿子。"

"他儿子是共产党？"

"不，他有个儿子在燕京大学读书，据说思想也有问题，爷儿俩一谈，对江庸的影响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燕京大学不是司徒大使开办的么？怎么会这样胡闹？我过去也听说过不少报告，到底这班混蛋怎么搞的！"

"燕大的学生大都有问题，"那人道："在成都那几年，他们就领头反对政府。司徒大使对他们怎么说我不清楚，不过有一次成都学生闹事时，我们亲眼目睹燕大的学生用粉笔到处写标语，甚至在美国军队的吉普车上写标语，要美国人滚回老家去。"

"嗯，"蒋介石狞笑道："那司徒这个老头子，总不能怪我们政府里有不稳分子了，他自己的学校娘希匹是个共产党窝！"

那人一怔。

蒋介石感到不妥，回复笑脸道："那么，你说，除了邵力子，江庸，其他几个人又怎么样？"

"报告领袖，"那人道："听人说，章士钊也一样靠不住。当时北平有一种传说，说北伐成功那年，领袖曾问他中国前途如何？据说章士钊当面同领袖说：如果革命到此为止，国民党可以得天下，不过不会太久，领袖问他为什么？章士钊说因为军阀还在作威作福，国民革命军不打过去，就得同他们妥协、和他们合作，也就是说革命不彻底。如果……"

"你讲得噜噜嗦嗦。"蒋介石心头隐隐作痛："别提了，对外面人不必说这个，那是奸人造谣，无中生有！"

"是，领袖。"

"章士钊还说些什么呢？"蒋介石还是忍不住，瞪着一双眼睛等他回答。

"是是，报告领袖，有人讲，他赞成中共搞得彻底些……"

"好吧！"蒋介石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对这些人要严加监管！发现不轨行为，立刻向我报告。"

"是，领袖。"

正是：一边派人"和谈"，一边加紧"戡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步“文胆”后尘　戴季陶自杀
防元老生变　蒋介石设谋

话分两头。就在蒋介石幕后操纵“和谈”骗局，企图作垂死挣扎的时候，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偕同太太悄悄入粤，住在广州东山东园省府招待所苦熬岁月。前方的惨败，市场上的混乱，民间的惨痛呼声，无不在他已经灰暗的心灵上加上一点“芥末”。他的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李后主这首愁恨满怀的《子夜歌》，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他已经决心再一次自杀了。前几次自杀都没有能如愿。这番下定决心，准备安眠药达百粒之多，且将遗书一再修改，改到第六次时，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他通宵斟酌辞句，痛骂老蒋，觉得

心头为之一畅，但想到此番是死定了，又不禁凄然。蒙头大睡到傍晚才起来。监察院长于右任来访，两个老头便把房门一关，挥泪长谈。

“明天一早我就走，”于右任道：“这次同立法院长童冠贤一起来，想调解京穗冲突，可是无法交代，如今是愈来愈不成话咯！”

“调解它干什么！”戴季陶凄然道：“他已经不可救药，这个烂摊子由它去吧！你当然知道我悲观极了，”他把那瓶安眠药捧出来：“这次如果用到它，你下次再也看不到我了！”

“何必呢，”于右任老泪纵横：“我知道你做得出来，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吃安眠药了，不过好死不如恶活着，你要想想，一个开国元老如果继布雷而去，给人家的印象有多不好！”

“我不管了！”戴季陶挥泪道，“我已经活够了！我知道好几位都准备了此残生，吴稚老说他不再离开上海环龙路志丰里十号私寓，决与上海共存亡，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烧光，遗书也已写好。”他指指桌上一叠八行笺：“我的遗书改了六次，不久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

于右任悲不自胜道：“如今只有死路一条，或者等死算了，除非对中共低头，此外更无妙计。”他长叹：“你知道，我并不糊涂，有人骂我是绝代怪人，好比旧俄末代皇朝怪僧拉斯布丁，因此在重庆时就有人给我起个绰号，叫做‘中国拉斯布丁’。你大概知道我并不是疯疯癫癫的人，布雷自杀前后，我曾经大量吞服安眠药片，可是居然醒了过来，让他先到阎王殿报到啦！民国十年那一次，我在去四川的船上，感到革命前途暗淡，便在宜昌投江，想一死了之。不料给渔夫

救了起来。那时候——"忽地长叹不语。

"过去的算啦，"于右任道："也不必苦苦思索了。本党革命谈不上成功，那个失败责任固然他要担负起来，可是我们多少也要负点责任。如果国民党真是个革命的政党，为什么除了推翻清朝和军阀，就不能革他的命呢？我们这几十年来对他太迁就，为什么不可以推翻他呢？拚了这几条老命，你说行不行！"

戴季陶惨笑道，"不行不行，就因为对局势看透了，我才决心自杀，你听我解释……"

于右任长叹道："天仇兄，何必呢！"

戴季陶道："你听我解释，我同蒋介石的关系，你明白。"

"是啊，他毕生几件大事，你都密切参与了，"于右任道："正因为这样，你何必——"

"不不，"戴季陶道："右老你听我说，他这辈子几件大事，我的确忠心耿耿为他策划布置。最著名的是广州'中山舰事件'，他是听我的意见才决定行事的。北伐大军未到京沪，我先代表蒋介石到日本向田中义一要求谅解，打击左派的人，也是我老弟；'九一八事变'他主张不抵抗主义，很多人反对，但因为我的坚决赞成，终于不抵抗了；'一二八'抗战他主张坚持不扩大，也有很多人反对，也是我从中调解，坚决主张不扩大，终于化大事为小事；抗战开始，他主张参加德意轴心，也是受我的影响，好多人反对，也给我打光了。"

"啊，天仇！"

"还有，胜利之后，他同我商量怎么办，我说只有联络美国，拉住冈村宁次，他说他也这样想，于是没有人敢反对

啦！凡此种种，你说我帮了他多大的忙！多重要的忙！”

“你听我说，”于右任道：“既然如此，你还可以给他出点主意，何必厌世？”

“右老，我对他失望到极点，”戴季陶落泪道：“我已经不愿再见他了。他说我在发神经，其实我看他的确已变成狂人，不可救药的狂人！布雷死后，我在他灵前流泪，对他说：老陈啊老陈，你走得真快，我也快跟着你来了！你终生替他拟稿，言不由衷，死不瞑目；我终身为他着想，如此下场，虽生犹死——”于右任截断他道：“天仇兄，别太悲观，别太悲观，不如出外散散心——”戴季陶怪笑道：“兵临城下，你要我怎么散散心？落荒羊城，地方上把我们夫妇往招待所一送，要啥没啥，还不是打发叫化子？我老实告诉你，我几乎连每一个人都恨！”

“天仇兄，还是想开点吧！”

“是啊，我真想开啦！一封遗书，洋洋两万多字，修改六次，还不够想开的？”

“真这样子？”于右任吃惊：“那你要说些什么呢？”

“我骂他！我恨他！我恨死他了！”

“他？他是谁？”

“你真不知道？”戴季陶仰天怪笑：“他就是蒋介石！”边说边喘气。

于右任无言。半晌，叹息道：“可以给我先过目么？”

戴季陶摇手道：“不能！”

于右任浩叹道：“天仇兄，我看你还是把遗书给我，改为对政府的提议，你也别吃安眠药了，让他读读你的原稿，或

许可以有所改进。总而言之，你千万不能死。”

戴季陶苦笑道："右老，你以为我活比死好吗？老实说，在我是死比活好，不如去死。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没什么比死更可亲的了。你说他可能读了我的东西有所改进，那右老真是老天真了，布雷走在我前头，也有遗书，他为什么不有感于中呢？”

于右任只是点头、叹气。

“布雷都不能使他有所更改，我更谈不上了。人家说我发神经，你右老不这么看，今天还来找我谈谈，使我感激！那我说了吧！当年我投水遇救，说是天意，是观世音菩萨救的命；以后又在考试院门口挂上方宝剑，考试院门里供佛爷神位，凡此种种，我的确是在发神经，可是我真的疯了吗？”

于右任摇了摇头。

“右老，”戴季陶反问："你一定知道林子超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却一天到晚玩古董，你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还不是要他放心，表示他无所争吗？”

于右任叹道："是啊！”

“我比不上林森，”戴季陶道："可是他对我也不大放心，因为我给他出的主意太多了，他会怀疑我有所作为，于是我来了个无所作为，疯疯癫癫过了大半辈子，有的时候是作假，有的时候是真傻。真真假假，只为了对他表示忠诚，可是右老啊，这个代价有多大！当年我同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以及你右老一样，也是相信共产学说的人，四十年前，我戴天仇一支笔，谁不说我能横扫千军？五四时期，我还是中共的发起人，后来又变成极端反共的人，可是今天我用自杀来

说明了我走的路是不是对，你说，右老，我的心里，岂仅只有痛心二字吗？”

“过去的别提了，”于右任道，“只希望你不走极端就是。”

戴季陶唾沫横飞道：“这真是悲剧啊！右老，我早年信仰过的学说，现在竟然实现了。我当年以为，中共的成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们照样可以安安乐乐做官，可以及身而免，现在可是两面不讨好，我免不掉了！我极端反共，但蒋介石已经朝不保夕，连他都这样了，我反共还能反到哪里去呢？何况——”戴季陶过分激昂，语不成声。喘了一阵，长叹道：“右老，你还是请回吧！”

于右任再三相劝，见他态度坚决，便用旁的话来挑他道：“天仇兄，还是活下去吧！你同他毕竟是老关系嘛！何必……”

“右老，”戴季陶沉默久之，再苦笑说：“他同我没一点关系了。想当年追随中山，再游日本，在那时候认识了蒋介石，我们一起参加了头山满的组织和宫崎龙介等的‘冶游团’……”

“谁啊？”戴季陶的太太推门而进：“谁是‘冶游团’？”

戴季陶慌忙说：“我们在谈那几年在日本的事……”忽地长叹一声，对他妻子道：“钮有恒女士你听听，右老竟然不让我死，你说这事情怎么成！”

他妻子瞪他一眼道：“于院长，你看他疯疯癫癫，寻死觅活，比个女人还不如！”说着，愤愤地走了。

“右老啊！”戴季陶道：“这种日子怎么过，我前世作孽，讨着了这个凶悍的老婆！”于右任忍不住笑出声来道：“算啦，我看一个人活着总比死的好，我希望你听我这次忠告。我明天

一早同童冠贤回南京，希望你悬崖勒马才好！”

“你请回吧，”戴季陶长叹：“要谈的大都谈过了。还有一些，在我的遗书里说得清清楚楚。你如见他，就说我死前曾同你长谈过，你劝过我了，其他的少谈为妙。他这个人啊！”边说边叹气。

于右任告辞道：“天仇兄，我要回去了，哲生兄今晚请我们吃饭。看他的态度如何。”

“态度？”戴季陶冷笑道，“一个花花公子，还谈什么态度？你告诉他，我在东园招待所落难，我不满意他！”

于右任实在没什么可谈的了。戴季陶固然神神经经，但国民党人中，能有几个清醒？同蒋关系如此深厚的戴季陶，尚且在绝望轻生，其余的元老们何去何从，实在迷惘万分。于右任当下同他告别，叮嘱他太太道：

“天仇身体不好，影响到他的精神，我看你对他要特别小心。”戴季陶不安地用眼角瞅着他的太太，只见她皱着眉头道：“右老，他这个人总是这样子，老实说这些年来，我陪着他也真的够瞧。我想托右老，这次回京之后，或者见到总裁，请你顺便同他说一声，就说戴某人寻死觅活，阖家不宁，不如把他送到外国去算了。”

“啊啊，”于右任难以答复：“我一定转告，我一定转告。”

“右老，”戴季陶长叹：“我的身体，我的年龄，到外国去是不行了。我想问问你，西南一角，大概还能做我们的苟安之地吧？”

于右任也无法答复，苦笑道：“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接着安慰一阵，忧郁离去。

戴季陶却追上去道："右老回来！忘记告诉你一件事。"

于右任苦笑道："什么事？"

"前几天，"戴季陶道："我曾同胡毅生到这里的六榕寺去参禅，把我那尊古铜观音大士送给了六榕寺，你知道我这样做的意思了？"

于右任叹笑："我知道了，但愿你能够悬崖勒马。"

"勒不住啊！"戴季陶把自己关在房里，仔仔细细把遗嘱读了又改，改了又读；伏案作书，直到夜间十时，还未罢休。家人对他毫无节制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同时因为他把自杀看得太随便，因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真会自杀。

这是戴季陶在人间最后一个晚上。他忽然想独酌一番，可是家中无酒，便出门向省府招待人员要了三瓶酒，回到房里，便一个人凄凉地痛饮起来。往事如烟，从慷慨激昂的青年时代，到大富大贵的"得意"日子，一直到如今茫茫前途，只想大解脱的悲观境地……他感到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了。他拿安眠药片下酒，一口一粒，一口一把，也不知道吞了多少药片，看看手表，刚午夜三点，人还没有昏迷，肚子倒饿了起来。于是又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开水，接着再吞安眠药片。忽然他感到肚子里一阵恶心。

"可不能吐出来啊！"戴季陶使劲忍住："如果一吐，前功尽弃，报纸上又要拿我当新闻，他又要从溪口来电报怪我啦！"

戴季陶自怨自艾："于大胡子还以为我想到西南逃难，他怎么知道我是写遗嘱，把棺材运到四川去啊！"他忽地又想起："对这家伙还骂得不够，趁我还有一口气，再加几段吧！"正

在这当儿房门启开，他太太立在面前，抱怨道："又在写什么！"

"嗯嗯，——"

"你身体不好，何必熬夜！这一阵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就去睡啊！人家又会怪我对你太凶了，……"

"好好好，你先睡吧！我快写完了，"他惨笑："但愿从此以后，不叫你生气了！"

"又是疯疯癫癫！"他太太一扭身回房去："鸡都叫了！还不睡！"

"鸡都叫啦！"戴季陶浩叹："我快点走吧！"他凄然落泪："中华民国完在他手上，也完在我们几个人手里，……"他郑重其事地打开衣柜，拿出黑马褂、蓝长袍，小心地把衣服换了，然后面南长跪，念了一大段经，直到药性逐渐发作，头昏脑胀，才颤巍巍立了起来，伏案痛哭。

哭了一阵，胸口又闷又重，两腿开始虚软。戴季陶知道这回真要离开人世了。他往床上一坐，迷迷糊糊睁目四顾，恁地也看不清周围景物："真的完了，"他叹息："戴天仇啊戴天仇，你三易其名，说明了这一辈子胡胡涂涂没有主见。崇拜了一个姓蒋的，到头来落得如此下场！你的遗书六易其稿，说明死也死得不大舒坦，有话也不敢痛痛快快地说，……"

戴季陶已经没有可能再想、再说、再后悔、再咒骂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必须隐去。因为晨曦不再属于他了。

"报告！"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听到俞济时不平常的声调："戴季陶先生已经过世了！"

“哦！”蒋介石心头一沉：“什么病？”

“是自杀，”俞济时道：“广州孙哲生先生来电话，说戴先生今晨八时在东园招待所逝世，事前吞服安眠药七十五片。”

“有遗书吗？”

“有的，孙先生说遗书好长，内容极为荒谬！”

“荒谬？”

“是，是说遗书中，对领袖有许多不敬之处。”

“嗯，”蒋介石冷冷地说：“把遗书送到溪口来，不准在广州发表！马上摇电话！”

“是！”

那边厢孙科听说蒋介石电话到，一时也想不透是怎么回事：“总裁有什么指示吗？”

“听说戴季陶先生死了？”

“是，他死了。”

“是吃了七十多片安眠药？”

“是，是。”

“要中央社不许发表这一段消息！把遗书马上送来。”

“是是，马上送来。”

“你们准备说些什么？”

“嗯嗯，”孙科一头汗道：“就说他希望把棺材运到西南去好了。”

“就这样吧，”蒋介石道：“还有，他住在省府招待所里，你们怎么没有人招呼他？一个国家元老在省府招待所自杀，这还成话吗？”

“是是！”孙科挂上电话，无名火三千丈，把招待所负责

人找来痛骂道："你们都是瞎子，都是聋子吗！戴先生死在招待所，写了这么长的遗书，痛骂政府，辱及总裁，万一给人发觉传扬出去，问你们还有几个脑袋啊！"

招待所主任满身发抖："是是，待我回去追查，一定把人交给警察局。"

"荒唐，"孙科大喊道："半夜三更想喝酒，招待所居然还给他喝，也不问问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喝酒？"孙科气得满脸肥肉发抖："现在连我都怪在里头！"

"是是，马上去查！"

"查一查谁给他喝酒！"孙科大喊："把他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

"是是是！"

"戴先生未免也太过分了！"蒋经国在溪口读完这份遗书叹道："他一辈子做了些什么？疯疯癫癫地活现世，如今两腿一挺，反而说是我们葬送了中华民国。"

蒋介石一直没有开口，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他对戴季陶的"最后一击"并不感到紧张。因为戴以为聪明的做法已经幻灭，这份遗书再也不会与世人见面了。蒋介石只是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空虚与迷惘，元老们是早已不中用了，可是一个个这样下场，也强烈地反映了元老们对他的不满和愤懑，用死亡作为控诉，用遗书作为发泄，万一内中有几个元老发表遗书然后自杀，那岂非糟糕之极！

蒋介石沉默良久，才开口道："经国，死的已经死了，别管他了。"

"是，亚伯。"

“活着的几位，我们要好好照顾。”

“嗯?”做儿子的一时也想不起什么来。

“把他们全部送去台湾!”

蒋经国不安地说:“这批老先生，由他们去吧，他们自己会去台湾，我们我们不必施加压力。弄不好，可能闹笑话。”

蒋介石摇摇头道:“不不，这批元老如果留在大陆，虽然没有用场，总使我无法放心；送到台湾之后，那情形有所不同，还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元老们拥护我!”

做儿子的立刻赞成:“不错，不错。”

“万一他们不肯走，”蒋介石淡淡地笑笑：“可以买好飞机票派几个人送上门去。要快!我怕戴季陶这件事传出去，李宗仁可能会利用机会，从中捣鬼。”正是：树倒猢狲散，墙倒砖头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海阔天空　邓兆祥慷慨起义
日暮途穷　桂永清怆然雪涕

且不表蒋家父子如何部署"优待元老去台办法"。却说李宗仁获悉戴季陶突然死去，心头一动，知道于右任、童冠贤已自穗飞沪回宁，便亲自到车站迎接。

"童院长辛苦了，"李宗仁道："于院长怎么没有同你一起来？"

"右老今晚才到，"童冠贤道："他要在上海休息。"李宗仁叹道："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几位元老如此辛苦，戴院长的死又十分蹊跷，我看蒋先生应该放手了。冠贤兄知道戴院长的病情么？"

童冠贤摇摇头道："听右老在路上告诉我，戴院长是吃安眠药自尽的。今天上海有家报纸报道这段新闻时，标题上用

了两句：'三春去后群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是'大观园'完蛋的场面，也亏得这个编辑想得出。咳！"

李宗仁道："我正忙着旁的事情，还没看上海报纸，戴院长到底为什么自杀，你可告知一二么？报上的遗书寥寥几句，我看他既系自杀，不会这么简单吧？"董冠贤道："这个，请你问右老吧，我在广州没顾得去看他。"

"我也不大清楚，"于右任翌日答复李宗仁，生怕他如说实话，会使蒋对他不满："我去看过他，他神志很清醒。"于右任大兜圈子道："季陶我对他太熟悉了。他是浙江吴兴人，可是生在四川汉县。十五岁时到上海广方言馆读书，十六岁留学日本，十七岁入日本法政大学。在'同盟会'里，他是一个小老弟。回上海后参加《中外日报》，后来被我发现这是个人才，请他到'民吁'、'民立'等报当记者。'民吁'报停办后，他去南洋槟榔屿办报。辛亥革命后回国参加自由党，出任《民权报》主笔，后来便做了中山先生的随员。"

李宗仁还是探询道："咳，可惜可惜，听说他还有遗书没发表，右老说是么？"

于右任忙说："我没有看过他的遗书。不过戴院长一生为人，也真奇怪。"

"怎么奇怪法？"

"他的名字的变化，就把他一生分成四个时期：年轻反清时举名曰天仇，连天老爷他都要反对！当然他指的'天'乃天子的天，充满了反帝的精神，应该说不错；后来便不同了，他在上海办交易所，抢帽子做生意，做起陶朱公来了，于是其名曰季陶；可是，"于右任叹道："他这种人怎能薄于名

而厚于利呢？于是做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改名曰传贤，想传一传孔孟之道，闹得个满天神佛！最后他给国民政府触霉头，题考试院曰孝园，自署又改为孝园居士，……”边说边叹气。

“右老，”李宗仁道：“也真奇怪，象戴先生做了二十年疯疯癫癫的院长，竟没有听说过有谁说过一句话。我知道右老对蒋先生也不尽满意，这一点恐怕有同感吧？”

于右任没料到李宗仁有此一问，知道话儿来了，便岔开道：“内中情形，一言难尽。今天我想来报告代总统的是，广东方面对这次立院开会，大体上还是不能同意。我这个老朽奔走不力，实在惭愧！”

李宗仁忙不迭敬酒道：“这怎么能怪右老？这只是我李某人德薄能鲜，咳！请喝酒！”

童冠贤在一旁看得清楚，心想今夕只能谈风月，话入正题，难免公开得罪某一方面，不大合适。可是，兵临阵下，局势严重，风月虽无边，但到底难以启口，便顾左右而言他道：“右老，我忽然想起，戴院长生前还没办妥党籍，这怎么办？”

李宗仁一怔道：“啊？怎么会有这件事？”

于右任道：“是啊！天仇以三民主义信徒自命，写过《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革命党》等书，是本党的元老。可是他在第一本著作中，总使人们感到玄学的味道重于哲学，这不大好；后一本，有些地方也未免太玄了一些，他的……”于右任感到不能在李宗仁面前说得太多，只是叹息。

“戴院长党籍怎么有问题？”

“哦，”于右任道：“他因为在本党二中全会时参加过西山会议，反对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遭开除，不过这一点没什么，”他干笑：“本党的党务，蒋总裁此刻正在溪口重整，对于戴院长这笔公案，相信也不了而了了。”

“右老，”李宗仁道：“这次和谈，会不会接触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样，溪口不是更难同意吗？”李宗仁摇头：“文白来电报，说他不能去哪！”

童冠贤道：“张治中为什么不去？”

李宗仁叹道：“他在兰州不肯南下。”也感到当着这两人很难措辞，不再谈下去了。

但司徒雷登正在着急。

“看样子是有些波折，”傅泾波道：“张治中大概在溪口碰了一鼻子灰，才有此变故，不过和谈势在必行，他在大家劝说之下，会从西北回来的。”

“老蒋啊老蒋！”司徒雷登皱眉苦笑：“你怎么这样急躁，要误事啦！”

“他的手下都很不满！”傅泾波道：“文文武武，一团冤气，戴季陶的自杀更糟！”

“听说是中共逼死他的，”司徒道：“有人告诉我，说中共发表了战犯名单之后，戴季陶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死了。”他叹口气：“不过据我看来，戴这个人，死的也未免太晚了，这种对中共不能起镇压作用的人，早该死了！”

傅泾波笑道：“说起战犯名单，昨天上海来的人还说了个笑话，说方治一见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十分失望，连连叹

气，说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也列在里头。”

司徒失笑道：“这个人真会做戏，我不喜欢方治。他不是我们希望的国民党干将。”他问：“关于戴的死，外面有什么说法？”

“一片胡猜，”傅泾波道：“一片消沉，”他摊摊手：“一蹋糊涂。”

司徒不断点头道：“这真是悲剧。不过这不是戴季陶的悲剧，是蒋介石的悲剧。”

“这真是使我下不了台，”蒋介石在溪口也为这事伤尽脑筋：“经国，唁电和邮金照常发出去，”他叹息：“别让天下人笑我气量小，越这样，我越要大方点。”他沉重地说：“而且季陶生前也的确帮了我不少忙。这一点我们也别把他抹煞了。”

“是，亚伯。”蒋经国道：“他们来了报告，说试探于右老、吴稚老的态度，他们都不肯去台湾。”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蒋经国道：“据吴稚老的亲戚说，他决定同上海共存亡，什么都准备好了；于右老表示要回三原老家，说狐死首邱，他这么大一把年纪，不想到台湾出丑了。”

“胡说！”蒋介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一定要他们去，一个也不许留！派专机也行，总而言之，不能留下来，你以为共产党一到，他们真的会死么？——哑！”蒋经国默默无言，忙着进行“疏散元老”去了。

蒋介石对元老们不放心，对前线的陆军将领也不放心，唯独对海军将领最为放心。因为这几年里没有发生过大的背叛事件，特别是那个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他更是忠心耿耿。

"危难看忠臣。我们海军在党国危难之际，一定要挺身而出，不顾生死，共赴国难。我们海军决不投降！即使军舰打完了，江防海防也都完了，剩下我桂永清一个人，死也不投降！我要坐在'重庆号'上，从上海打到宜昌，再从宜昌打到上海，我们海军决不投降！"

"真不错！"蒋介石闻报欣然："这才是军人魂！这才是打败共匪的保证！别说共产党没有这么大的重庆号，连海军都没有，我们怕他干什么？一时的吃亏并不等于永远败退！有重庆号在，有海军空军在，共产党奈我何！因此凡是想用和谈解决问题的都是些大傻瓜！我们用和谈拖延了好几个月，使我们有时间训练新军；有时间运光金银财宝和古物；共产党想建立一支海军空军起码要几十年……"

做儿子和部下的，没有一个对蒋介石"悲观中的乐观"感到怀疑，事实上也不便有所怀疑。可是消息传来，'重庆号'起义了！

蒋介石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蒋介石咆哮着问来人：

"这是真的？怕是谣言吧？"

"这是真的——"来人哭丧着脸，报告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的经过。

原来，这艘重庆号军舰是英国赠送的五千吨级的大型巡洋舰，航速快，火力猛，射程远。一九四八年六月，离开英国朴茨茅斯，起航回国，途经直布罗陀、马耳他、塞得港、亚丁湾、科伦坡、香港，八月分才到达上海，十月分去东北，蒋介石在此期间多次坐重庆号去过葫芦岛等地。东北解放，重庆号返回江南。

国民党海军中派系斗争十分复杂，它们是以毕业的学校来划分的。大致有马尾、青岛、黄埔、电雷四大派系。重庆号巡洋舰舰长是邓兆祥，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属于马尾派），为人比较正直，热爱国家，在士兵中有一定的威望，从英国回来，他就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常在暗地里叹息："革命尚未成功——天有眼，同志仍须努力——地无皮。"这时，从葫芦岛撤退回来的陆军，因为海军舰艇没有把他们陆军从东北战场全部撤运回来，在码头上遇到穿海军制服的人就打，于是形成了海军和陆军的对立，秩序愈加混乱。在这一片混乱中，邓兆祥预感到了国民党必然垮台的命运。

嗅觉灵敏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闻到了海军将领中的不稳情绪。为了加强控制，他派他的拜把兄弟来重庆号当"见习舰长"，以便有朝一日取邓兆祥而代之；接着又调走了邓兆祥的助手林秉尧和马尾派的几个重要骨干。至此，重庆号上除了邓兆祥等少数人外，舰上有实权的位置，如副长、军需长、通讯官、中队长等人，全让桂永清派来的亲信控制了。

邓兆祥很了解自己的处境。他当然不甘心被挤走的命运。就在这时候，和地下党有联系的王颐桢等人秘密组织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他们取得了邓兆祥的支持。经过士兵解放委员会的秘密联络，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基干队伍。二月二十二日，邓兆祥接到命令，要重庆号开往江阴一带布防。任务是："用炮火封锁江阴江面，防止共军在江阴渡江……"

"重庆号去江阴了没有？"

"当天晚上，重庆号停泊在吴淞口外，不料，邓兆祥利

用这个时机，打响了起义的枪声……”

“饭桶！”蒋介石拍着桌子，“桂老总派去那么多人，全是吃素的——”

“他们也太大意了一点，”来人诉说道，“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开往江阴的前夕，桂永清派来的见习舰长、副长和中队长等几个人乘小汽艇上岸向桂老总汇报军情，邓兆祥趁着这个空子，就在当天晚上（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把所有的军官押到了军官休息室，过了几十分钟，邓兆祥和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几个代表前来宣布，‘我们不再为四大家族卖命了，我们宣布重庆号起义，将开往解放区——烟台。’”

“难道没有人反对？”

“留在舰上那几个桂总司令派去的人当然不干。无奈‘士兵解放委员会’早就盯上了他们，他们的枪早被收了，于是，只好乖乖地……”

蒋介石已经听不下去。他要儿子给桂永清去个电话。

“报告总裁，”桂永清带着哭声在电话里诉说：“本来我们的计划是，重庆号开到江阴，用炮火封锁江面……”

“为什么没有动身？”

“我想在吴淞口停留一夜，我再给他们作些安排。谁想到会出事。”

“事前一点儿也不知道？”

“真的没料到，这回上海演习，连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没有。”

“总裁很生气！”蒋经国道：“他已经派飞机去炸，可是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在找，"桂永清丧气地说："一定可以找到，这么大一条船，难道躲得了吗？"

"总裁问：他给你的五十万应该变现洋到底是在哪条船上？"

"是在重庆号上。"

"不是交给'峨嵋号'吗？"

"是啊，本来交给峨嵋号，可是他们说为了保险，这才移到重庆号上去的。"

"太糟啦！"蒋经国也没法不叹气："太糟啦！"

就在蒋介石一天十二道金牌要炸沉重庆舰，空军找不到重庆舰的时候，桂永清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寝食俱废。他忽地想到这一着，召集了各舰舰长会议，先来了一顿臭骂。

"大家知道，共产党除了陆军，什么也没有，我们凭什么怕他们呢？重庆舰这样胡来，使我伤心、愤怒，使领袖生气，这实在太岂有此理！"接着臭骂一顿后："当然，海军有些人是腐化的，邓兆祥私德还不错，但他这样做太对不起领袖了，邓兆祥的人缘也还好，他敢这样做，一定有个原因，我想这个原因不外乎我们内部的腐化，以致使他绝望灰心，好！"桂永清大喝一声：

"我问你们，如果你们军舰在海上碰到重庆号，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突然的发问，把各舰舰长都问蒙了。好半天谁也没有吭声。桂永清点名叫"太原号"陈舰长回答。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陈舰长尴尬地笑笑，"我

们太原号是一艘浅水炮舰，我们总在长江浅水区活动，不会出海碰上重庆号的，重庆号也不可能开到芜湖来，所以太原号不存在这个问题。”

桂永清皱了皱眉，他知道陈舰长在耍花枪，不过，他也不便发作，只好把目光转到了另一个人的脸上。

那一个人不等桂永清点名，主动开了腔，“我们吉安号比重庆号差得多，航速比重庆号差老鼻子啦！”这个人带着东北的口音，“要打，打不过它，要跑，又跑不过它。要是碰到重庆号，我只有两个办法：一、老远发现它，我就开溜，开足马力向浅水区溜，向小河港汊里溜，向岛屿背后溜，我给他来个‘捉迷藏’，叫他抓不到我。二、要是溜不掉，怕只有一条路，就是扯起白旗投降……”

桂永清气得脸色发青，“没有出息的东西！你敢投降，我就枪毙了你！”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个吉安号舰长不敢再说什么，低垂着头坐了下来。众舰长见势不好，纷纷扯开话题。一个舰长长叹了一声：

“这个老弟的话当然不对。面对着强敌，我们怎么能投降呢？这不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嘛！不过，今日之下，总司令也知道，我们虽然不会碰到共产党的海军，可是我们也没有多大地方可以活动了。我们的心情沉重，无以形容。桂老总问到要求，老实说我们只希望撤退时不饿肚子就行了。现在五十万大头，给重庆舰一起带走，我们的希望落空，舰上官兵的情绪更坏了！”

众舰长闻言深表同感，一片叹息声。

桂永清明白海军内幕，人事挤轧之风甚烈，一时也没法启口大骂，灰心沮丧之余，凄然说道："大家既然没什么要求，就回去好生照顾公事吧！共产党是没有海军的！重庆舰一定会给我们炸沉——"话犹未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舰长激动地说："炸了又怎么样？邓兆祥以下的全体官兵，难道不也是中国人吗？"说罢大哭。

桂永清无言，踉踉跄跄走到他面前沉痛地说："算了算了，这是领袖的意思，我们海军同人当然不希望这样做的。"

在蒋介石那边，却是非置重庆舰于死地不可，把空军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盘，但两天已过，还是找不到重庆舰。

"娘希匹会躲到哪里去啊？"蒋介石骂道："一条大兵舰会长翅膀吗？你们空军的眼睛瞎了吗？"

"亚伯，"蒋经国劝道："也不必把空军责备得太重了，这时光军心不稳，如果再出些差错，我们犯不着。"

"什么！"做父亲的说："空军也会飞过去吗？好！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去法！你知道每一个机场都有我派去的人。"

"还是不骂的好，"做儿子的苦劝道："该算帐的日子再算，现在，"他忽地想到："昨天有一位说，我们丢了重庆舰，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嗯？"

"那位先生说，大家都在说重庆号火力怎样强大，战史怎样光荣，并不知道在中国海军中，它只是一件美丽的外衣，没有实用价值：……"

"为什么？"

"因为，"蒋经国道："这位先生说，在目前的形势之下，

失去了它，不过是失去了面子，但本钱没有影响。……”

“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愕然。

“他们说，重庆号舰身太长，在长江里不但周转不灵，而且无用武之地，完全失却了机动性。它的高度，在江面上极容易暴露目标，此外还有一个致命伤：花钱太多。在海上航行一星期，消耗柴油高达一千吨之巨！它每发一枚炮弹，就等于支出一百万元美金。据我们知道，重庆号过去时，舰上的存油和存弹都很少，这些东西的补充，必须依靠英美，没有弹药的补充，它只是一堆废铁……”

“他们真这样说吗?”

“真这样说。”

“全世界人都这样说吗?”

“那，——”

“胡说八道!”蒋介石大怒：“告诉他们，丢了重庆号就是丢了我的面子！空军找不到，海军在瞎搞，谁编出这些胡说八道想讨我喜欢！娘希匹我不要听！我只要把重庆号炸沉！炸沉！炸沉!”正是：怒火万丈烧，只为重庆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桂永清勉强接见众记者
蒋介石下令炸沉重庆号

话说蒋介石对重庆号恨之入骨，下令非炸沉重庆号不可。海军将领们的心情却不同。他们推出两个代表，找到桂永清道："我们代表全体舰长向总司令说情。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桂老总前几天说过，大家心里有什么话尽管说，所以我们两个还是来了。"

"没关系没关系，"桂永清道："我们老弟兄，无话不谈，无话不谈。"

"桂老总，"那个年长的舰长开了口："大家一致认为，今天炸了重庆舰，反而更坏。"

"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待遇太苦了，平时不听见有什么调整，出

事之后却如此对待，太失人心了！”

桂永清心头一沉：“好在还没有找到，大家也不必着急。说句老实话吧，空军不是没有发现，两天搜索，你们真以为找不到吗？据说是空军也不愿下毒手。”

“那不是说明问题了吗？”两代表叹道：“桂老总请转陈蒋总裁，放弃炸沉重庆号的打算吧。”那舰长长叹：“不瞒老总说，海军弟兄是同情重庆舰的。大家认为，海军待遇非薄，低到没人相信。如果拿招商局的待遇做标准，我们海军最多也只有他们的二十分之一。同样在海上过日子，而且我们比商船的责任重得多，为什么这样亏待海军！”

桂永清忙道：“这个问题已经在总裁考虑中了，你们回去可以同他们说。”

“不行啊，”那个较年轻的舰长说：“因为说过不止一次，起不了作用。重庆舰上的弟兄们在出事前曾经同我们说，舰上官兵都是程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士兵中还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生、留学生甘心吃苦，目的不是为了待遇高低，而是愿为中国建立海军！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不说，桂老总也明白！”

“哦！派系！”桂永清叹息：“我知道。”

“重庆号的弟兄们说，”那舰长激昂地说下去：“除了派系倾轧，还有更重要的是：前途茫茫！构成前途茫茫的因素太多，而待遇不公平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他们说本党既然这样对人，那——”

“早知道了，”桂永清叹道：“重庆号在归途中发生过一连串的逃亡事件，复旦有个学生就是在香港开的小差。”他摆手

道："请你们两位回去同大家说，我姓桂的做一天海军司令，大家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不会存心亏待大家的。局势是不好，大家也许看不开，可是我们海军之中，走掉重庆舰已够严重，可千万不能再开玩笑，如果再有人这样做，我也只有跳海，没脸见人了。"边说边落泪。

两代表见桂永清哭了起来，知道没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告辞。桂永清正要回家休息，值星官却报新闻记者来访。桂永清眉头一皱，推推手道："讨厌！会客室！"接着带了个秘书前往接见。

面对着心情沉重的海军总司令，新闻记者们也无法轻松了，宾主坐定，桂永清先问："各位是问重庆舰吗？"

"是的，"一个记者道："请问现在重庆舰在什么地方？"

"这个，"桂永清苦笑道："如果知道，就好了，空军还在找。"

"请问桂总司令，"另一个道："重庆舰的实力究竟如何？"

"丁秘书，"桂永清道："你向记者先生们报告报告吧。"

秘书干咳一声说："重庆舰是乙级巡洋舰，长百尺，宽五十一尺半，载重量九千两百六十四吨。配有六吋口径大炮六门，此外还有小炮、对空武器、鱼雷放射器等。"

"作过战吗？"

"二次大战期间曾经在欧洲海洋作过战。"秘书道："一九四三年，曾再度为英皇座舰。"

"什么时候英国送给我们的？"

"一九四八年，"秘书道："那年八月十四日正午十二点时开到南京，是同'灵甫号'一起到的。"

“灵甫号在什么地方？”

“没有过去。”桂永清抢着答复，但感到措辞不妥，于是接嘴道：“灵甫号是驱逐舰，排水量一千吨，装有四吋口径大炮，大战时也出过力。总裁为了纪念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壮烈殉职，才给它这个名字。”

“这两条军舰什么时候送给我们的？”

“是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秘书道：“地点在英国朴茨茅斯港，仪式由英国皇家海军总司令福莱赛将军主持，我方由驻英大使郑天锡代表接受。”

“唉！”一个记者叹道：“那重庆号交到我们手里还不到半年时光哩。”

桂永清瞅了他一眼：“嗯！”

秘书道：“接收典礼很庄重，大家重视这件事情，不亚于民国三十五年秋天八舰‘太’字号美国赠舰回国情形，因为重庆号是仅次于载重一万二千吨的峨嵋号大军舰，但它对于中国海军的重要性，却不亚于峨嵋号。”

“那是为什么？”

“因为峨嵋号不过是一个运输舰，而重庆号则是……”

桂永清脸色陡变，说：“这些不必提了，舰已经过去，还提它干什么！”

众人还没有开口，沮丧的桂永清已经起立，“我还有点事，请丁秘书陪大家谈谈吧！”说罢就走，这一来记者们反而高兴起来道：“丁秘书，现在，阁下可以畅谈了。”

在众人的附和声中，丁秘书苦笑道：“可是千万不能发表……”

在众记者的保证下，丁秘书侃侃而谈道："各位知道陆军的腐败，贪污腐化，克扣军饷，大吃空额，而海军和陆军几乎是同样的糟糕。加上金元券的贬值，一个海军就连肚子都混不饱——"

记者们长叹："这就难怪他们不愿打仗啦！"

丁秘书说："我可以告诉各位，重庆号上的锅炉专家就因为混不饱肚子，早已偷偷跑了——"

"跑哪儿了？"

"当售货员去了。"

记者们对这位秘书的诉苦都表同情，有一个问道："请问丁秘书，听说海军内部的派系多得很，有这事吗？"

"听说内中分为四个系统？"

"是啊，听说有什么马尾系，牛尾系的。"

"不能说不能说，"秘书忙不迭摇头道："这牵涉太大，真的不能说。"但到头来还是给问得多少说了些。

"大家不知道啊，"他叹息着说："中国海军的门户之见，深得很哪！过去的别提了，胜利后，日本海军的威胁已经没有了，英美想把我们的海军建立起来，加强戡乱力量。各位是新闻记者，在这方面知道的比我们还多，不说了。"他透一口气："新的海军先由陈诚自兼总司令，桂老总做副总司令，这说明了什么呢？福建系统的海军主要人员给清除出去了。"

"陈、桂两位不是不懂得海军吗？"

"这个很难答复，"秘书道："总而言之，福建系统一出去，海军的分裂便加快了。自从东北撤退，华北撤退，徐蚌撤退，老实说海军早已不打自溃，而且已经有七艘兵舰过去

了，重庆舰还不是第一艘。”

“听说负责江防的第二舰队也不大靠得住？”

“这个我更不能答复，”秘书道：“我只有一个脑袋。”

“你有几个脑袋！”那边厢蒋介石在电话里问空军司令部值星官：“你们竟然不知道重庆舰在什么地方！四十八小时都不止了，你们在干什么？”

“是是！”值星官屁滚尿流，紧张万状道：“我们每天守在对空联络室里，可是——”

“可是大家都睡着啦！”

“来啦来啦！”值星官惊呼道：“报告领袖，空军已经发现重庆舰！”

“在什么地方！”

“在葫芦岛！”

“轰炸机出动了没有？”

“司令正在调配。”

“快炸！我等着回信！”

“是！”

蒋介石不安地在房里绕室徘徊，偶或眺望一下阴沉的天空，幻想着大编队机群已经到达葫芦岛上空，炸弹雨点似地下落，重庆舰立即起火、爆炸，慢慢地沉了下去，舰长邓兆祥和全体官兵一个不留。

溪口上空有飞机掠过，但这是客机，蒋介石从隆隆机声醒过来了，他问儿子：“据你看，重庆舰会不会炸沉？会不会有人在保护？他们的地上火力会不会很厉害？”

蒋经国不安地说：“这倒要看情形如何了，大致说来，这

件事不会太顺利。”

事实上也真的不顺利。重庆舰二月二十五日起义，二十六日开到烟台，三月四日到达葫芦岛，在两地都受到了当地解放军、政府和广大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美国和蒋介石说什么也不能放过重庆舰，怕从此以后中国真的有了自己的海军。于是一炸再炸，一找再找，在三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前后四天，接连出动漆有美国国徽的B二十四式重轰炸机多架，到葫芦岛上空轮番轰炸；事前为了阻止重庆号的转移，美国海军还在三月十九日出动三艘潜水艇到葫芦岛海面。

“这回跑不掉了。”蒋介石对美国潜水艇的出动表示满意，要儿子打开收音机，希望听到重庆号炸沉的消息。

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说：“国民党重庆舰官兵五百七十四名在舰长邓兆祥领导下起义，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表示他们对局势的看法，电文说：——”蒋介石一怔，做儿子的忙说：“听他们怎么说吧！”也不关闭。听下去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当我们重庆号五百七十四名官兵平安抵达解放区港口之际，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最崇高的敬意。在美蒋勾结的反人民内战中，我们被国民党当局欺骗，做了他们可耻的工具。我们时常想到，用人民的血汗建立起来的海军，应该用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为什么要拿美帝国主义供给的武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从事反人民的内战？我们怀疑、思虑、愤愤不平。我们重庆号全体官兵，决心不再助纣为虐，咸愿秉诚赎罪，报效人民。乃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

吴淞口外，毅然首举义旗，北驶开入解放区港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后誓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贯彻毛主席八项和平主张，为彻底推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全国人民解放大业而奋斗！为彻底改造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相信我重庆号所走的道路，数百艘国民党海军舰艇，数万千有志的海军青年，即将跟踪而来……”

蒋介石狞笑道：“真有两手啊！”他以拳击桌：“不炸沉它我不姓蒋！”边说边喘气。

“亚伯，”蒋经国道，“别生气了，美国的潜水艇已经监视着重庆号，这一次说什么也跑不掉了！”

“问问桂永清！”蒋介石道：“再问问周至柔，飞机出发了没有？”

“报告领袖，”桂永清在电话里结结巴巴说道：“看样子，重庆号今天可以解决……”蒋介石道：“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峨嵋号、太平号大大小小舰艇，你有万全之计啦？”

“报告领袖，请领袖放心，其他的船，一条都不会过去了，已经牢牢看住。”

“我再问你，”蒋介石大声喊：“这一阵到底走了多少条船？”

“七条。”

“通知空军，”蒋介石蹬脚道：“都给我炸了！”

“是是！”

“除了重庆号，”蒋介石命令周至柔：“其他投共军舰不管大小远近，都给我炸沉！”

“是是，领袖，”周至柔道：“不过有些船不太大，目标也不易发现，在什么地方也不大清楚。”

“不管这些！”蒋介石道：“据说有七条船过去了，你给我炸沉十四条，娘希匹，这口气我受不了！”

“是是！”周至柔诚惶诚恐地答复，没多久喜孜孜给溪口一个电话道：“报告领袖，重庆舰已经炸沉了！”

蒋介石蹦了起来，从儿子手里一把夺过电话：“真的？”

“这次千真万确，”周至柔道：“还有照片为证，等他们冲洗之后，专机呈阅！”

“什么时候炸沉的？”

“三小时之前。”

“眼见他们起火？”

“烟大得很，整条船都给浓烟笼罩，连船身也看不出来了。”

“炸沉啦？”

“一定炸沉了！”

“人呢？那舰上的人呢？”

“大概也完蛋了！”

“我要真实情况，”蒋介石喊道：“你不炸死这批人，光是一条船太不够！”

“这个，”周至柔硬着头皮道：“我想他们逃不掉。”正说着美国空军机备电话也到，向蒋介石报告炸沉重庆舰的“喜讯”，蒋介石这才透过一口气来道：“这一次，我算是放下心来了，可是灵甫号怎么安置呢？海军其他舰艇怎么安置？真使我心焦！”

但更有使蒋介石心焦的事情是：重庆号虽然挨炸沉没；但邓兆祥等全体官兵却未炸死。这一支起义的队伍，五百七十四名起义勇士，三月十九日早晨安抵沈阳，受到了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中共中央东北局等各首长的热烈招待。各界民众更对他们慰问备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给邓兆祥他们去了个贺电道：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热烈庆祝你们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弃暗投明的决心，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亟需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蒋介石不但心焦，而且难堪到无以形容。事实摆在面前，没有毛泽东、朱德对重庆舰的贺电，重庆舰已经去了；这分贺电一经广播，国民党海陆空三军闻风而去者必然更多，无法拦阻，更非威胁利诱所能制止；军人的光荣在于保卫国家，击退侵略者；受美国豢养而与自己同胞为敌，继续使祖国陷于民穷财尽，乌烟瘴气之中，那就不成话了。因此一旦觉醒

了的军人，便给美国和蒋介石带来了更大的苦恼。正是：是非黑白，在乎一念；惟有如此，能有万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划江而治　李宗仁巧打算盘
戡乱镇压　蒋介石心狠手黑

话分两头。却说中共定了和谈日期之后，国民党方面便组织了代表团，以张治中为代表团长，有关这些情形，老朽已在前几回交代过了。但张治中在访问溪口之后，却留在兰州不再南下，这使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无下文。

三月底某日，李宗仁又挂了一个长途电话道："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不敢当不敢当！"

"那你就来吧；代表团已经准备动身啦！"

"我真的不能代表，"张治中道："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为什么?"李宗仁吃惊。

"我认为这是白费气力的事。"

"又为什么?"

张治中道:"事实摆在面前,还用得着我说吗?"

"文白,"李宗仁急道:"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

"不是你的问题,"张治中道:"溪口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大急:"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他说过的事情太多了!"

"别怄气,"李宗仁道:"总而言之,你非来南京不可,非去北平不可!"

"我真的没有信心。"

"我可以给你带信去!"李宗仁道:"我给毛泽东的信还可以公开发表,用以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请放心!"

张治中叹道:"长途电话说话很吃力,我同你当面谈吧!"李宗仁喜道:"那我明天一早派飞机来接你,你可不能让这趟专机又白跑了。"

"好吧。"张治中第二天到得南京,再向李宗仁道:"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不会，不会，真的不会！”

“好！”张治中再问李宗仁：“也有人抨击我们，说利用和谈讨价还价，保留政府势力，如果是这样，我也没有勇气干。”

“这，”李宗仁沉吟道：“唉！”

张治中沉痛地说道：“今日之下，耍花枪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共产党好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不得人心，共产党得了天下，这是事实！在这情形下要我去和谈，老实说这件事情的下文如何，不谈也可以想得到的。”

“文白兄怎么想法？”

“我以为一切只有根据他们的意思去做。”张治中叹道：“否则无从谈起！”李宗仁急道：“我们已经这样表示过了，一切以毛泽东所宣布过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你可以放手做去。”

张治中道：“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宜生便是个例子；但这样便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李宗仁沉吟久之，说：“文白兄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不止一次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张治中问：“会不会给人一个印象，说我们是在为缓和空气，争取时间而谈判，真实意图不是为‘和’，恰好为‘战’！你说这又该怎么办呢？”

李宗仁极力劝慰，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张治中最后叹道："抛开本党与中共谁能使中国新生这一点不谈，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中人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这个，"李宗仁道："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他们的八条可以作为和谈的基础……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到了不断增多的压力……"

"是溪口来的吧？"

"当然包括溪口。"李宗仁道："还有各种势力从中作梗。"说着，李宗仁让秘书拿来一本"各地来电"的白色卷宗道，"这是他的人组织的各种集会和来电，在南京组织了什么'全国和平促进会'，在上海组织了'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在广州成立了'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等等……"

张治中翻开白色卷宗。卷首第一份是"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

"……和谈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其在政府，尤须不忘自身之立场，乃为国民大会去岁依据宪法所产生者。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本日本会开会，佥认为此次和谈，政府应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内，力求平等的和平。而其必须坚持者，应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四大原则。至于一切军队之必须国有，基

本人权之必须维护，尤为天经地义，毫无假借牵就之余地。同人等更以为宪法与政制之任何修改，绝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不容任何人可以越俎代庖。特主张即请政府根据去年国民大会之决议，尅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

张治中又看了一份“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转各和谈代表的“寅世”电：

“……一、宪法之尊严必须维护，如须修改，应于合法程序行之；二、中华民国国体不容改易；三、有关人民之基本权利的自由生活方式，均应予切实保障；四、自和谈开始之日起，政府与中共应即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五、政府代表之和谈结果，必须依法定程序核准；六、和谈进行情形，应随时公开报道，准许新闻界自由采访，……”

张治中还抽看了一分CC分子潘公展等人给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的“寅艳”电：

“……唯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

张治中不再翻阅“各地来电”的卷宗。他叹了一口长气，好半天作声不得。

“文白兄，这些来电我们可以不必管他。今日之下，只有和平才能救国。只有和谈才能争取时间……”

“德公的意见是？”

“争取能划江而治！”

“划江而治？”

“是的，划江而治！共产党也应该满意了吧！只要我们能保持东南半壁河山，以后我们就有办法了。”

“共产党会答应？”张治中苦笑道，“他们会这么笨？”

李宗仁道：“能战方能和，能和方能对等。我们想的是‘对等的和平’，再说，我们还有实力，还有一百几十万军队……”

张治中只能苦笑、摇头、叹息。

“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去，那我们就走一趟吧！对于我们这几个人，他们倒是没有什么，这一点我们明白。”

就在张治中等人准备出发的当儿，司徒雷登登门拜访。他向李宗仁打气道：“你们派代表去和谈，谈得成最好，谈不成也没关系。总统先生请放心，我们会支持你们到底的。”

李宗仁忙不迭说：“感谢大使，感谢大使，大使有什么高见么？”

司徒叹道：“我接到一个消息，必须告诉你。美国众院外委会十一个共和党委员中的九个，昨天向美国众院提出了有关新欧洲复兴计划的报告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崩溃。我们听说，中国政府已经崩溃。’有人说，‘对华政策是因经济、军事和道德破产而失败的，但美国将建立可以做得通的对华政策’。”

李宗仁喜道：“大使，对极了！贵国对蒋先生的援助的确没有成功，但愿今后能挽回！”

“这就是我想同你见面的主要原因，”司徒道：“代表团快出发了，听说张治中对前途不乐观，甚至不想去，这实在不好，你必须给他们打气！让他们去谈，”司徒灰暗地一笑：“你当然懂得时间对我们的用处，以及和谈对时间的用处，嗯？”

“知道知道，”李宗仁道：“我已经告诉他，尽量根据他们的意思去谈，但是否可行，需要得到我们的同意才行。张治中自己的意思是：他对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中，五项同意，三项难以接受，这一点我表示同意，我只怕他不是作对等的和谈，该向他们争一争平等的和平嘛！”

司徒笑道：“对对！你什么时候同他们话别？”

“今天下午四点。”李宗仁道：“准备在总统府召开茶会，招待本党在京全体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各方面交换交换意见。”

“你暗示他们说，”司徒道：“这次谈判，成败不计，但求持久。目前你们是倒霉，但尚有可为，千万不能泄气！”

“谢谢大使盛意！”

“你告诉他们，我们美国明知援华失败而不变初衷，也就是说，正在想办法继续支持你们反共，这是一；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约翰逊昨天说过：如果海陆空三军中，有人对统一三军的工作不力，他将开除任何人！约翰逊说，为了加强备战，美国将统一海陆空三军，对你们有利，这是二；参院外委会主席塔虎脱也说，北大西洋公约可能增加一次大战的可能性，这是三；你们的 TV 宋将去法国推进反苏防共的太平洋公约，这是四，”司徒喝了口水：“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不过这些也够你们有所振作的了，一旦世界大战开始，你说这有多好！”

李宗仁在沮丧之余见司徒如此乐观，也跟着乐观起来。翌日上午，“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一行六人加上代表

团顾问和秘书等人驱车去明故宫机场。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白崇禧等人也到机场欢送。

张治中在机场发表谈话道：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欢送的人群频频向代表团挥手示意。欢送词无非是"一路平安"、"和谈顺利"、"一路辛劳"等等"老生常谈"。不过，也有几个立法委员在私下议论，"今天他们出发的日子可不好。""为什么？""今天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愚人节更好嘛！可以让他们去哄哄共产党嘛！""真巧！也真有道理……"

送走和平代表团，李宗仁刚回傅厚岗官邸，就听张耀明报告道，"南京学生示威游行"，李宗仁吃了一惊，心想，和平代表团刚走，就出现了学生闹事，实在棘手，少不得把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来商量对策。

那边厢蒋介石正在大发脾气，因为据报告，一架军用飞机起义了。

"从哪儿起飞的？"

"报告领袖，从上海起飞的。"

"上面有些什么人，机场场长是谁，都给我马上呈报！机上人员的眷属，都给我扣了！"

"是！"

但第一架尚无回讯，第二架、第三架军机不告而别的消息又到了。蒋介石气得肺都要炸了。但除了三令五申查这查那，捉这捉那之外，毫无办法。

"亚伯，"蒋经国道："南京有电话来。"

"我不听！"蒋介石还以为第四架军机又走了。

"是何院长打来的。"

蒋介石这才气愤愤地接过电话："敬之有什么事吗？"

"南京学生闹事了，大家想请示领袖，有什么吩咐？"

"问我干吗！"蒋介石有气道："问姓李的不就得了吗？"

何应钦道："报告总裁，他们是一片至诚。"蒋介石冷冷地说："谈到哪儿是哪儿，我也管不着这么多了。"正在这当儿李宗仁接过电话，口气紧张，说："是总裁吗？我是德邻。"

"有什么事吗？"

"南京的学生要闹事，总裁大概知道了。"

"你们真是雅量，"蒋介石道："我从来没准许过学生闹事，你说是吗！"

"这个，"李宗仁道："这个由卫戍司令张耀明在负责，据说他们抓得很紧，详情大概卫戍司令已经有报告了，只想请示总裁，这一类事情该怎样对付才合适？因为如果学生们扩大闹事，似乎会引起社会不安，——"蒋介石不耐烦道："对于任何地区的学生，只要他们敢闹事，就杀鸡给猴子看！没有

转圜余地，别说闹事，就是有点风吹草动，一样放手做去，管不了这么多！”说罢挂断电话。

李宗仁碰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第二天，南京学生躺在血泊中，用他们的生命写下了令人悲愤的“四一”血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南京的求和代表团动身之日，南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院、金陵大学、国立戏剧专门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建设学院等十一个大专院校，为了反对蒋介石等人“备战谋和”的企图与措施，团结南京市各校同学工警一万多人，举行游行请愿。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一早九点钟由“中大”操场出发，走遍了南京每一个角落，到下午两点半才告结束。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已经向汤恩伯、蒋介石等报告，说学生们正游行请愿，口号是“反对征兵征粮征实”、“反对美援”、“实行李代总统七项诺言”、“提高师生员工待遇”、“反对发行大钞”、“释放被捕同学”、“保障集体安全”、“增加教育经费”、“反对假和平”等等。本来这些口号都是中国人民内心的抗诉，同时学生们请愿时，绝无“危害安全”事情发生。而更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已经游行完毕，分头返校的途中，发生了“血案”。

下午，张耀明指使的“国防部军官收容第二大队”，几百人向正在散队归去的学生进行“个别击破”。其中六十几名剧专学生，行经大中桥时，大批服装不整的军人出现了。他们手持铁条木棒，麻绳石头，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三十余人给捆缚着毒打达两小时之久。女同学更惨遭百般侮辱，不幸的青年给击倒在地，辗转呻吟于血泊之中，邻近街坊见状前往救护，也一齐给“军官大队”毒打，弄得惨不忍睹，天怒

人怨！

政大同学得到消息，立刻带了一批药品专车前往现场救护。将到大中桥时，附近居民纷纷挥手示意，劝阻他们别去冒险："这批人已变成疯子，杀人不眨眼，你们犯不着呵！"但学生们无法抑止心头的焦急与愤慨，一排排立在车子上，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勇敢地开往现场。说时迟那时快，三四百名国民党军队立刻展开了伏击，车上人还来不及下来，铁棒木棍石块已如雨点般落在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头上身上。绝大多数学生无法逃此袭击，人人头破血流，个个骨断腿折。昏倒在地上的还遭践踏和毒打。陈姓司机遍体鳞伤，已经活不成了。第二天，同几个不能动弹的男女学生，全身给剥了个精光，用大卡车开往通济门外，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多的男女学生则在地上呻吟。这些俊秀勇敢的青年人，已经血肉模糊，危在旦夕，刽子手们仍不放过，当着附近居民拳打脚踢，任意侮辱。伤者所有的手表、水笔、戒指等物，全部剥夺殆尽。他们真是已经疯了。他们挥着木棒，朝学生的头上、身上打去，一面打一面嚷：

"上头有命令，杀人不要偿命！打死人还有奖赏！"围观的老百姓谁劝谁倒霉，终于使围观者悲痛无已，哭喊着："救救这些孩子吧，这成了什么世界啊！"

"这是我们的世界！"蒋介石在溪口阅报还不满意，下令"除恶务尽"："要这些东西知道我们的厉害，不许共产党得天下！"

"亚伯，"蒋经国劝道："适可而止吧，闹得够凶的了，如

果过分，人家又会说我们不对了。”

“报告领袖！”来自南京的“捷报”说：“经过近三小时的‘戡乱’，职等复得宪兵协助，驶来大队车辆，将三十七名情况严重之学生，解往卫戍司令部作严厉处置。事后中大、建校、边校等学生群集总统府请愿，职等分乘车前往弹压，即在总统府门前后展开围击，以儆效尤。这次戡乱，有两百余名学生显已重新认识我方之力量，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重伤三十一人，轻伤二十四人，被捕后处决者十四人；中央大学重伤三十六人，其中四年级学生程履铎不治身死，轻伤十六人，被捕后处决者二人；中央政治学院重伤者七十二人，中有何显慈、丁雍年两名不治身死，该校校役工人竟也参加，已予活埋；建院重伤八人，轻伤十九人；边校重伤八人，轻伤九人。同时当晚对剧专进行大搜索达四次，教授员工学生悉数驱逐在外，我方无任何伤亡，特敬呈报如上。……”

蒋介石透口气道：“这才象个样子，这才象个样子，也让我们出口气。”

“这简直不成样子！”南京、上海各界听到“四一”惨案，莫不悲愤填膺，纷纷指责。报告送到溪口，对当地大学教授等发言也有所纪录，蒋介石的密探丑表功道：“……唯各校教授不知利害，似应予以严惩。”接着写下了一连串名字之后说：“渠等竟作如此言论，曰：‘事情发生后，治安当局旋即招待记者，发表声明竟歪曲事实，诬告互殴，肆意诽辱，无视千万青年生命如蝼蚁，更进一步捏造受伤失踪军官名单，控制全市各校电话，暗中警告各报不得报道事实真相，复又变本加厉，唆使军官二千余人到处游行示威，包围各校，狂

言恫吓，威胁集体安全。把整个南京城变成了凄厉恐怖的地狱。这些铁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次血案实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迫害！

“‘现在这一个比“五二〇”惨案更惨痛的日子虽然过去了，但用血肉织成的教训，仍然深刻地印在每一个青年男女同学的心坎上，他们……。’”

“不用看了，”蒋介石对秘书道：“告诉各地有关机构，要他们防贼似的防学生，剿匪似的对付他们！”忽地又想到：“告诉陈辞修，台湾大学不管闹不闹事，就应该先下手为强，而且要迅速执行才好。”正是：黎明前的天空最黑暗，灭亡前的反动派最猖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蒋介石布置江防决战
傅作义发表通电文告

话说南京发生了"四一"血案，对于正在"求和"的李宗仁政府，自然感到难堪。张耀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控制电讯，封锁新闻，并决定用"双方互殴"来掩盖事实真相，推卸罪责。蒋介石闻悉异常高兴，干瘦的脸上居然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正在发表"要防贼似的防学生"的高论时，侍卫入报，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和他的参谋长应召求见。蒋介石说了声"请！"顾祝同、汤恩伯等人便出现在蒋的砖木结构的庄院里。

顾祝同道："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根据总裁的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汤恩伯指挥，共有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我们已经拟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请总裁裁定。”

“很好。”蒋介石笑道：“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那不过是去哄哄他们，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是的，总裁。”顾祝同道：“我们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坚守淞沪，以海空优势支援之，然后以淞沪为桥头堡，作为待机反攻的跳板。”

蒋介石沉思良久，“那么南京呢？南京必然空虚……”

顾祝同道，“是的。总裁不是说过吗，只要能拖个一年半载，国际上就会有重大变化……”

蒋介石道：“那好吧！我同意这个作战方针。具体方案呢？”

顾祝同道：“恩伯兄，请你具体谈吧！”

“是。”汤恩伯报告道：“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指导要领如下：

“一、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胡长青的第九十九军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

“二、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六十八军应

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

“三、共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四、淞沪地带，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浦淞、梅墥、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泾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加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线……”

“很好，很好。”蒋介石喜道，“对淞沪地区有何安排？”

“是的。”汤恩伯接着说，“根据总裁的决定，一、调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金华指挥所主任，准备指挥浙赣线之作战，原属该兵团之二十八军改归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指挥，原担任浦口方面之防御的九十九军调为总部机动兵团。

“二、调张世希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七绥靖区司令。统一指挥第七绥靖区和第八兵团的作战。

“三、成立上海防守司令部，由石觉任防守司令，负责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挥。罗泽闿的三十七军驻浦东，刘玉章的五十二军驻南翔，吴仲直的七十五军驻沪西……”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不过，共军是狡诈多变的。你们要防备他们的新花样。江面上有何安排？”

“有的，总裁。”汤恩伯道，“为了加强和防备共军渡江，我们已经抽调了林遵的海防第二舰队的二十几艘军舰和六十几艘炮艇巡视江阴、南京、芜湖和安庆地段的江面，用炮火

封锁江面，防止共军突然渡江……”

蒋介石点了点头道：“很好，很好。”

汤恩伯说得更来劲了：“为了保险，我们还派了东南军政长官部的技术总队负责在江面敷设水雷，安放水底雷和飘浮雷，在沙滩上大量埋放地雷，共军纵有千军万马，也要叫他寸步难行……”

“很好。”蒋介石点点头道，“不过不能掉以轻心。”

“是的。”汤恩伯道，“据情报处报告，共军在无为县一带搜集很多夜壶，说是预备摆在船上，放入灯油灯草点灯照明，以备渡江之用。”

蒋介石道，“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天险。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大败于赤壁。我军将士应有当年刘备、孙吴的破曹精神。”

“是的，总裁。”汤恩伯忽然口吃起来，“就是士，士，士兵的军，军饷……”

“军饷怎么啦？”

“目前金元券贬值，部队应该以银元发饷。大兵的薪饷也应该有所提高。财政部刘部长说，军政经费每个月需要一亿一千万到一亿两千万银元，军费占十分之九左右，他说财政部感到异常吃力，每个月为应付九千万银元的军费，弄得筋疲力尽……”蒋介石皱眉道：“荒唐，我们不要兵吗？由他！”接着透了口气道：“新兵训练情形有新消息吗？兵额怎么样啦？”

顾祝同叹道：“恐怕一下子不容易凑得够。我们在整军会议上希望有四百二十万人，事实上希望超过五百万，否则怎能同对方拚？”

"嗯嗯，"蒋介石道："来来，我们看一看，他们进行到什么地步了。"边说边要顾祝同一旁坐下，就手翻出一分文件，边看边说："刘攻芸的担心由他去吧，反正不能让新军没饭吃。"

"是。"

"国防部一共设置了多少个编练司令部？"

"一共十四个。"

"到目前为止，进行怎么样了？"

"国防部根据领袖指示，希望在三年中，把在前线失利的零碎部队重新整编恢复起来，使目前已削弱到只剩下一百多万的正规军，重新扩充到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人。目前已经建立的番号，正在进行补充和编练的新军有三十七个军和两个师。"

"邱清泉、黄维兵团怎样了？"

"也在恢复之列。"

"十四个编练司令部的情形怎样？驻地情况如何？负责编练的部队番号是哪一些？"

"目前的情形，"顾祝同道："第一编练司令部在福建龙溪，司令王敬久，辖第五军、第二十五军、第一二一军。"

"人员够不够？"

"据王司令说还差一些。"

蒋介石皱眉道："第二编练司令谁负责？"

"胡琏。驻地在江西上饶，辖第一军，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军，兵额比较充足。"

"第三编练司令部？"

“沈发藻负责，驻地在江西赣州，辖七十军和二十三军。第四编练司令部司令欧震，驻地广东广州，辖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和一零九军。”

“听说募额不足？”

“最近据说多了一些，因为那边共匪的游击队不少，我们招兵困难不少。”

蒋介石“嗯”了一声道：“第五编练军是黄杰在负责吧？”

“是的，是黄司令，驻在湖南衡阳，辖一百军和一零二军。”顾祝同说下去道：“第六编练司令在云南昆明，司令何绍周，辖二十六军、四十九军和八十九军，第七编练司令部在四川重庆，司令罗广文，辖四十四军、一零八军和一一零军。”

“听说川滇地方很不合作，”蒋介石道：“最近还好吗？”

“据说没有什么改善，”顾祝同道，“第八编练司令部司令陈铁就在成都，说他们补充兵源困难极了！”

蒋介石问：“陈铁下面有哪些番号？”

顾祝同道：“有七十二军和一一二军。”

“第九编练司令是张雪中？”

“是的，”顾祝同继续报告道：“张司令在浙江衢州，辖十二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和八十五军。第十编练司令部在四川万县，司令孙元良，辖四十一军和四十七军。第十一编练司令部在广西南宁，司令钟纪，辖三二九师和三三零师。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在陕西汉中，司令胡宗南，辖七十六军、一一三军、一一四军。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在福建长汀，司令李弥，辖第八军、第九军、第三十九军。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在

湖北恩施，司令宋希濂，辖十四军、一一八军、一二三军。完毕。”

“一共十四个编练司令部，”蒋介石反背着手踱着：“不连台湾在内。”他透了口气：“不过据我所知，十四个编练司令部兵额并不充实，有几个只是空头番号，这情形使我着急。”

顾祝同道：“大家也在针对这个问题想办法，想替领袖分忧。国防部目前想先征兵二百万，各编练司令部也接到命令，就地募兵，迅速补充。”

蒋介石欲言又止，踱了两圈，说：“目前的情形我很着急。”

“是，我们也想为领袖分忧。”

“不过，”蒋介石沉重地说：“共匪有迹象想过长江——”顾祝同道：“那是不可能的。”蒋介石道：“不管共匪过不过长江，可是这个局势限制了我们募兵。”他一顿：“这次我批准代表团到北平去，目的就在于争取时间，缓和局势，主张无条件就地停战，使他们的什么江南进军，进一步退两三步！”

“是！”

“唉！”蒋介石长叹：“不知道和谈结果怎么样，希望如我所愿就好了。”正说着蒋经国仓皇进屋。“亚伯！北平有消息啦！”

“什么事？”蒋介石吃了一惊！“和谈破裂了？这么快！”

“不！”蒋经国道：“是有关傅作义的消息。”

“他又怎么啦？”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位美国人最欣赏的将军，却让美国人最感到失望。”

蒋经国道：“他在北平发表通电，拥护毛泽东。”

蒋介石颓然坐下，长叹道："我总希望他这次事情完全出于不得已，希望他有一天会奇兵突起……不料他竟然通电拥毛，真是娘希匹！……"顾祝同、汤恩伯见状连忙告退。

顾、汤走后，蒋介石连忙翻开傅作义的"通电"，反复看了好几遍。只见电文写道：

"傅作义将军于四月一日发表通电，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所声明，电文称：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北平的和平工作自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行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为了摧残人民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为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比一天增高；反映在外交

上就是依靠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蒋介石越看火越大，他红胀着面孔叫骂道："放屁！没有良心的混蛋！你倒推得干干净净？事情坏就坏在你们的手里啊——"

那边厢的李宗仁却越看心头越凉，他倒抽一口凉气："宜生真能说话，这个影响可不小哪！"他不准备读下去了，不料下面一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吸引了他，忙不迭再读下去。

傅作义在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地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

徊，违背人民的愿望。

“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与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傅作义。”

李宗仁心头有如挨了一拳，对左右叹道：“这一手厉害极了，傅宜生这一手，把我们代表团打昏过去了。”

“还有更糟的呢！”第二天司徒告诉李宗仁道：“毛泽东还电复傅作义的通电呢！”李宗仁又急忙把电文找来：

“毛泽东主席对于傅作义四月一日通电发出复电，电文称：

“傅作义将军：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

李宗仁叹道：“糟透了！毛泽东最后几句话，简直等于几

个兵团的力量：'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潮流者为小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和谈当成缓兵计　但愿成功
死马权作活马医　上帝保佑

书接上回。不管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么厉害，他们的想法和作法多么不同，但是，对于争取喘息时间，有朝一日反扑过来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和谈上。

“希望他们谈得好，”司徒对李宗仁道：“希望他们谈得如漆如胶，把军事行动忘记了！”他苦笑道：“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希望他们能够谈得来，谈得拢，谈得有味道，就行了。”

“是有好消息，”李宗仁道：“他们一到北平，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他们用丰富的筵席招待我们的代表，宾主有两百多人，热闹极了！据说周恩来他们的态度不

坏，谈笑风生，气氛融洽。”

“很好很好，”司徒道：“没有人骂美国吧？”

“没听说，”李宗仁道：“倒是那些民主人士，对我们不满意极了，就在酒席上骂起我们来。吃完饭看戏，演的是《白毛女》，戏台上下有许多标语，十分触目，我们都给骂在里面。周恩来特别和代表们解释道：这些标语是用在街头宣传的，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声明这些标语本意不在刺激我们的代表。”

“哦，”司徒极感兴趣道：“还有什么呢？譬如说，他们一到，谁去欢迎了？”

“说是聂荣臻他们。”

“咳啊！”司徒笑道：“邵力子、张治中两位，同他们已经谈判七八年，这回又谈上了。”他接一句：“不知道先谈些什么？”

李宗仁道：“还是老问题：先谈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我们的意思是既然和谈，战犯这个字眼很那个，算了吧。可是他们认为非谈不可，因为这次内战的主因，是因为有一批人主张‘戡乱’的缘故，他们说，对于这次发动和执行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本党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惩办，但依照两种情形，可以分别处理。一种是：一切战犯不问是谁，只要能够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司徒皱眉道：“好厉害！还有呢？”

“还有，”李宗仁想了想：“他们说：一切战犯不论是谁，凡

屑怙恶不悟，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或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变者，应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予以讨平！”

“我的上帝！”司徒道：“中共难道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来了吗？难道不晓得你们的武力还没有完结，还可以守住长江吗？”

第二天(四月三日)下午六点，李宗仁驻北平的联络官黄启汉回京报告。李宗仁连忙把他让进客厅，听他报告北平的情况。

“代表团到达北平以后，受到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的欢迎。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宴会以后，双方就进行了商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很严肃地质问张文白，‘你为什么要去溪口请示蒋介石？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一切。’”

“周恩来真厉害啊！”李宗仁倒抽了一口冷气，“张文白怎么回答的？”

黄启汉接着说：“张文白仓卒间只是解释说，他不能不去溪口，既不是蒋叫他去的，也不是代总统让他去的，因为蒋虽下野，但实权还在他手里，再说他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文白反复解释，也没有使周满意。”

李宗仁道：“文白兄去溪口，我也不大赞成，但碍于情面，又不好不让他去。这事我也有责任。”

黄启汉又说："今天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歼灭殆尽，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进行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

李宗仁默然。

"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几条具体意见。"

"什么意见？"

"第一，"黄启汉道："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李宗仁两眼发呆，有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好设想，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

李宗仁默然。

"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一旦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他苦心经营、寄以全部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日暮途穷，士气丧尽，人心失尽，力量耗尽，内部又分崩离析。靠他自己

那点桂系实力，能干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他应该怎么办？

黄启汉还在报告："今天下午我在回京以前，李任公（济深）和邵公(邵力子)先后来六国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他们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

不知道黄启汉是什么时候走的，李宗仁只觉得头昏眼花，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翌日，秘书又来报告："北平广播了重要社评，题目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内容是什么？"李宗仁很着急："谈判没有破裂吧？"

"那倒没有，"秘书道，"可是口气很那个，咳，很那个……"

"又骂了我们？"

秘书道："北平广播说，有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和美国政府靠拢，一条是向人民靠拢。前一条路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后一条路是你们和美国和蒋介石决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别听他们的。"李宗仁道。

"北京的广播还说，"秘书继续念道："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

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算了算了，”李宗仁烦躁地挥了挥手，“他们的意思我已经清楚了。别念了。”

“是。”秘书唯唯而退。

然而，不好的消息还是接踵而来。当晚，秘书又来报告：“中共又在发表谈话，说这次和谈并不认为南京还代表中国人民，只是因为南京还保有着一部分力量，因此中共愿在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目的只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人民痛苦。

“他们说，他们明明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用解放天津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武力，但为了缩短战争，以苏民困的缘故，特意给我们开放了一条经过谈判方式获致和平出路。举行这样的和谈，既不是有爱于国民党主战派，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我们的残余势力，还有什么没法解决的困难……”

李宗仁狠狠地说：“去他的！”

“是的，”秘书道：“他们太气人了！竟然说：明白地告诉国民党，不论是依靠外力或者依靠自力，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所以除了为国家人民之外，为了减免自己的罪愆，我们的面前只有傅作义的那条路！他们还特别强调：说我们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王牌，怎么叫喊都是空话，说我们还在要花样。”

李宗仁道：“花样？”边说边伸过手去：“我自己来看。”接着

从秘书手里拿过电文，皱着眉头默读道："南京反动派明知没有力量打了，为什么还要喊'平等的和平'，还要作'以和备战'的妄想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反动派决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外国主子，正在妄想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最近是布置所谓反苏防共的'太平洋公约'，所以他们就想利用这一次和谈来拖延被消灭的时间，把僵蛇复活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世界大战。譬如，这一次宋子文、张治中的相继和蒋介石密商，接着宋子文飞到法国去推进'太平洋公约'，张治中在赴北平之前公然宣称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中有三项难于接受，这都是他们已经有了决心来抗拒真正和平的解决，死心塌地把自己的命运，倾注在第三次大战的缘故。"

第二天，司徒来访，不断给李宗仁打气加油。李宗仁叹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已近三月，本想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一点努力，把死马当成活马医，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云：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然而，最近和谈的发展……"说罢摇头叹息。

司徒笑道："贵总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贵总统为什么反而……"李宗仁忙道："大使明白，汤恩伯等几位悍将，我实在毫无办法。"司徒接着说："他们在打共产党这一点上，同贵总统立场完全一致的啊！再说局势不管怎么发展，如果贵总统决心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想大家不会眼巴巴看中国闹笑话吧？"李宗仁一听心头暗忖：这些时候向司徒直接求助，都没结果；顾维钧

从华盛顿送来消息，又说美方这回极可能隔岸观火。总以为美国有了什么变化，如今司徒分明有所暗示，不禁大喜。当下结结巴巴问道："大使此言当真？"司徒点点头道："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是继续，而且再加强也不一定！"李宗仁闻言长揖道："大使太好了，大使太好了！老实说，如果只是国防部撑我的腰，我对他们稍获喘息便恢复自信，感到可怕！但如果是贵国援助，情形就不同了。也许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司徒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当晚(四月七日)晚十一点给北平去了个电报。

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蒙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也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此忧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

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諸希亮察。

弟李宗仁。四月七日(卯阳)印

看着李宗仁的“卯阳”电，傅泾波笑着对司徒道：“大使先生，这个李德邻还真有两下哩！”

“是的。”司徒道：“他的智囊团也真不错，这个电报确实妙透了。第一，电报表示了和平诚意，自称‘排除万难，决心谋和’，‘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第二是表示战犯问题，措词虽委婉，但用意则甚明。‘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此忧及和谈困难之焦点……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这话说得多妙。一句话，就是希望取消八项条件的第一项。下面这一句更绝：‘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表面上谈的是两党合作的大计方针，实际上是说，如果彼此都同意遵照孙先生遗嘱办事，则宪法与法统不必废除，政权不必更迭，官僚资本不必没收，只要‘国共合作’，‘同守此义’，则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大使高见。”傅泾波道，“这个电报，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有软有硬，软硬兼有。的确让人回味无穷。表面上看，给人一种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了。其实不然。李宗仁模样很可怜，但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愿同中共一起建国，并无中共所希望的悔悟诚意。这个电稿拟得太

好了。”

司徒道：“不过，这样的电报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的“复电”很快就回来了。电文如下：

>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的解决。战犯问题，也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人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知。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司徒雷登一读再读，把抄件一掷，颓然道：“毛泽东的气度，真不是蒋介石所能学得到的，你瞧他这个电报，以博得一般人的同情心而言，将发挥多大威力！”

傅泾波苦笑道：“新华社的按语真是俏皮极了。新华社说毛所以回李一电，为的是‘与人为善’。说李宗仁的电报‘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

毫无界限，使人心头作呕。但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他们真厉害！"

且不说司徒和傅泾波对毛泽东"复电"的议论。却说李宗仁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免不了召开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研究磋商一番，并由何应钦出面，于四月九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这就是后来国民党宣布的"有关和谈之五项原则"）：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

"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只能苦笑、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

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自己招架无力，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对方难道是傻瓜？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了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经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经过几天紧张的讨论，四月十三日，中共方面送来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的草案。经过代表团成员的彻夜研究，提出了四十多处修正意见。四月十五日，中共方面接受了代表团的许多修正意见，某些方面作了些妥协，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明确指出：四月二十日，是《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

双方的谈判到了最紧张的阶段。石头城里的美国使馆也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来自华盛顿的密使刚刚进门，就和司徒大使闭户密谈。

"你可以回复总统先生，"司徒道："我此刻的心情，比溪口的蒋、南京的李、汉口的白都沉重；我这一辈子的精力花在中国，而目前却出现了一个使我都将无立足之地的局面！"

"大使，"密使婉劝道："大使的心情，我是可以想象的。目前总统所急需知道的是：南京和溪口对毛泽东的八条二十四款接不接受？"

"看样子不可能接受。"

"大使的意思是蒋、李两人不赞成呢？还是国民党中普遍不能接受？"

"地位越高越反感，"司徒老泪纵横："蒋、李、白等几个人已经表示对方条件太苛；而李、白之间，李宗仁还有兴

趣，白崇禧坚决不赞同，白崇禧还在昨夜给有关方面去了一个通电，说言和者要枪毙！”

密使摇头道：“桂系也分裂了！”

“不，”司徒长叹：“整个国民党已经七零八碎，目不忍睹了。”

“大使，”密使再问：“据您看，这局棋能不能拖下去，不战也不和呢？”

司徒摇头道：“不可能。北平对南京上海志在必得。您该记得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就政治影响而言，关系太大了。”

“大使以为共产党能攻下南京吗？”

“他们那股劲值得我们担心，”司徒道：“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因此还可以让我们保留一点点的乐观，”他马上补充：“一点点，只是一点点。”

密使长叹：“长江水涨这件事，他们已经知道了吗？”

“他们知道，”司徒道：“再拖一阵长江水位一涨，那对固守有更大的帮助了。”

“是的，”密使长长地透了口气：“不过这些都不是叫人乐观的。目前的问题核心是和谈，能拖一天是一天，大使以为——”

“主意乱得很，”司徒道：“李宗仁告诉我，他的目的是能够得到划江而治的偏安局面，计划再派于右任等几位元老到北平去。他之所以要派于右任北上，主要是怕邵力子、张治中轻易接受对方条件。国民党及右派人士，对邵、张等人始终不信任，不合作的。”

“那么于右任他们几时去呢?”密使急道:“要去，该早点去，就象拔河比赛一样，在和平谈判的节目中加重一点我们的力量。”

“难啊!”司徒长叹:“于右任表示不想去。这个老头子对局势已经灰心绝望，特别是戴季陶之死，给他的刺激是无法弥补的，他说要回到陕西三原养老，不想为蒋介石、李宗仁作无谓的奔走了。”

密使低声问:“今日之下，舍蒋而外真的没办法了?李宗仁真的没有办法了?”

“是的。”司徒声音沉闷:“这件事我考虑了好久，李宗仁原是一把好手，手里也还有点实力。不过，靠他那点桂系实力实在不顶事，而且，从最近的发展看，桂系内部也开始分裂，白崇禧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共方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党。”

“有根据吗?”

“是这样的，”司徒叹道:“据北平广播说，中原人民解放军四月一日在平汉路花园市西周家庙地区的战斗中，缴获了南京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转发白崇禧二月十八日的一分机密电报。这个电报说: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障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

密使道:“这口气不小，上次听说蒋派人找他，瞧模样白崇禧同这个冤家又搞在一起了!”他顿脚:“他会吃亏的，他会

吃亏的，蒋对他不可能信任。”

“可是白对蒋忽然信任起来了，”司徒道：“在这个密件里白还说：窃谓中共今日幸胜，皆为我政治上有重大缺陷所给予。军事既少协同奋斗，整个时期政治又无适合民生之措施保证，致影响所及，民心离散，士气消沉，大江南北，逐渐沦陷。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计我方现尚拥有西南、东南、西北各省，民众而地广，物资也丰富。默察国际形势，同情我国者尚大有人在。我辈能团结一致，振兴为雄，先从本身健全，则外援不患不至，人心士气不患不振，转危为安，事在人为。华中地当前线，且为西南各省之屏藩，崇禧任重才轻，明知艰巨难胜，惟既以身许国，也当未雨绸缪。故以樗栎之材，作友声之求，请公明达，尚希共起，速作图存救亡之计。”

“这个人，”密使听完白崇禧密令之后叹道：“真是个英雄！只是不懂他为什么反而向蒋表示好感，难道李宗仁真的不中用到极点，他准备领导桂系，同蒋分庭抗礼么？”一忽儿又说：“这个人领袖欲很强，大概明知前途危险，到北平去没有资格坐第一席，才决心同北平为敌了。”

“您估计得很对，”司徒道：“以目前的情形来说，他表现得比蒋、李还积极。白崇禧这一阵炸毁了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桥，又到大别山区剿共，准备水淹汉口沙市一带，派人到共区袭击，共产党恨透了！”

密使摇头道：“中国的事情真复杂啊！”

“是的，”司徒道：“昨天有一位大学教授来找我，他当然不知道美国的真实意图。他看出我在南京是为了等候中共到

来，因此闲谈间他对这一点感到十分兴奋。”

“是中大的林教授吗？”

“你听我说，”司徒道：“他说他发现南京政府里有三种人，三种人分两大派唱对台戏。南京唱的是‘和’戏，是文戏，是和平谈判，是谋和，是红脸；而广州唱的是‘打’戏，是武戏、是反对投降，是备战，是黑脸。可是据他说，不管怎么样，后台的导演只有一个：老蒋。老蒋一手牵南京、一手牵广州，双方如有大事，都得到溪口请示。”

“有他的看法！”密使苦笑。

“他还说，但在京穗唱对台戏时，南京城里同样有双簧。总统府在谈和，国防部在戡乱；一方面和谈代表飞北平，一方面军官们痛打学生，”司徒忧戚地说：“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两套做法还是一样的，谋和只是为了备战。”

两人越谈越伤神，不料傅泾波气急败坏进门，报告了一个更伤脑筋的消息：黄绍竑已同屈武两人自平飞宁，除了带来一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还说明中共对国民党的限期是七十二小时！正是：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七回

南京广州　各唱各的调
汉口溪口　各吹各的号

书接上回。话说华盛顿密使正和司徒大使商谈，听傅泾波报告，中共实际上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七十二个小时"，密使一头大汗，浑身瘫软；他跌坐在沙发上对司徒道："你去了解情况，我得休息一会，我实在不敢想象七十二小时之后，我们在中国的利益是不是一笔勾销了！"边说边回寝室。

司徒脸色铁青，力持镇静，问傅泾波道："黄绍竑说了些什么？"

"一下飞机便给李宗仁接走了。"傅泾波道："他就住在傅厚岗李宗仁那里，而且声明一不接见记者，二不发言。"

"糟！"

"他匆匆忙忙对我只说了一句话，说没办法了，没办法

了！接着苦笑。”

“赶快给李宗仁去个电话。”司徒立即问：“代总统吗？黄先生回来啦？”

“回来啦，在我这里开会。”

“屈先生呢？也在您哪儿吗？”

“他正同他的岳丈于右老谈天。”

“不不，我是问，局势——”

李宗仁紧张地说：“局势很难乐观，大使。”

“先去个电话，要他们延长限期嘛！”

“已经发了，——不，刚刚发出。”

“给谁？怎么进行？”

“给张治中，”李宗仁道：“我要他去看周恩来，请他们延长几天。”

挂上电话，李宗仁对黄绍竑说道：“你说下去吧！大使馆对和谈万分关切！”

黄绍竑却不作声，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面有几行钢笔字：“我在飞机上填了一首词，《好事近》您看看。”

李宗仁接过一瞧，见上面写道：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些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沉吟良久，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黄绍竑道："据我们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我所以说：'些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得明白一点，"李宗仁道："今日之下，没什么圈子可以兜的了。"

黄绍竑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

李宗仁一怔，"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我们认为中共条件虽苛，并不是不可承认，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脸如死灰："怎么？你们已经答应啦？这么苛的条件能答应啊？"

黄绍竑叹道："不是'你'跟'我'的问题，今日之下，你不答应行吗？我们是代表，当然一切有待你们最后决定，可是——"

"你们到底签字没有？"

"当然没这么快，"黄绍竑叹道："你们三心两意到这般地步，要我们如何同人说！"

李宗仁急道："没有签字就好。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黄绍竑喝了口水，说："德公，反正政府以促进和平为目

标，管它条件怎么样，和平总比不和平好。与其打下去不免一败，不如这样收兵算了。将来再看有无机会再说。如果有，那么大家再想办法；如果没有，一了百了，也就算了。”他苦涩地笑笑：“有机会时大家再来，未尝不是别有一番天地，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还能从延安打出一个局面，我们又怕什么！”

李宗仁刚刚“咳”了一声，阍报傅泾波来见，刚说了个“请”字，客人已三脚两步闯入客厅。傅泾波问道：“总统先生！大使着急极了，问八条二十四款有何变化？问张治中有无回讯？”

李宗仁道：“电话刚打去，不会那么快。泾波兄请坐，这是季宽先生从北平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副本。”

傅泾波把副本带回使馆。司徒要他一字不漏地念给他听，然后再选择重点复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受到极大损失，国家主权也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

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司徒闻言脸色发青，口角痉挛。傅泾波道：“别听了，都是这一套。”司徒忙摇手：“不，请你继续告诉我，一个字也不能漏掉！”

“是！”傅泾波读下去：

“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司徒急问：“多少条？”

“八条二十四款。”

“摘要读给我听吧。”司徒叹息。

与此同时，何应钦派人把《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送到了溪口。蒋介石越看越光火，拍着桌子大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心里明白，大局将有剧变，把侍卫的数字也增加了好些。

"可恶之极！"蒋介石召集亲信，恨恨地说："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边说边跳脚："脓包！脓包！脓包！"

"亚伯，"蒋经国道："八条二十四款的详细条文刚到，我们还是细细研究才是。"

蒋介石拍桌子道："我可没有胃口再看一遍，你们研究过后，再来见我！"说罢外出散步。

溪口和南京，都在研究这些条文：

"国内和平协定第一条：

"第一款：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蒋经国叹道："这个已经听说了，这第二款倒是新的，"他读下去：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

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两百六十名遣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重新处理。"蒋经国叹道："这个就太难了，人家已经回国，正在帮麦帅设计剿共，北平怎么强人所难？"

秘书指着条文说："第二条是废除民国三十五年通过的宪法，第三条是废除我们政府的一切法统；第四条是改变我海陆空三军，分区改编，遵守他们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照顾退伍官兵，停止抵抗；第五条是没收一切官僚资本企业；第六条是进行土地改革；第七条是废除、修改或重订一切外交条约；第八条，"秘书一顿，"签字之后，政府各部门仍暂行职权，但要准备向民主联合政府办理移交，宣告自己的结束。"

"亚伯，"蒋经国在院子里找到了蒋介石，"武汉来电说，白崇禧已经作了'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

"很好。"蒋介石的脸上露出一丝狞笑，"这对李德邻倒是一副清醒剂。"

"对这个《协定》，亚伯的意见是——"

"打电话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让他们讨论讨论作出决议。"

于是，四月中旬，国民党中常委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本观点外，还对南京的李宗仁政府说：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宪法，而对本

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党之决议。《声明》还同时公布了四月八日通过的《有关和谈之五项原则》（即前面已公布的何应钦给张治中等人的“卯佳电”）。“声明”最后说：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上述和谈原则第五项，复为补充之决议：在宪法未依决定程序修改前，双方协议划定管辖区域，各自从事和平建设，待宪法修改后即依宪法组织政府。倘不能实现此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广州对“和谈”的态度“坚决”，南京司徒大使的态度也同样“坚决”。他一边翻看《国内和平协定》，一边不断埋怨和谈代表的“无能”。

“哼！这么一件大事，怎么选了这几个人去？邵力子，张治中和中共和谈谈了多少年，越谈，骨头越软，李宗仁的得力助手黄绍竑怎么也这样泄气？章士钊代表东南几省人士，也该反对才是啊！李蒸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该明白这问题不能只是同意就算了，刘斐同李宗仁这批人关系密切，也做过蒋的参谋长，……”边说边蹬脚：“怎么这批代表一见共产党就着了迷！”

“大使，”傅泾波道：“今天的问题是大家对蒋绝望。譬如刘斐，他就因为对蒋太清楚，更明白蒋的出路太渺茫。陈布雷死前曾听过他的军事分析，更清楚了摆在蒋面前的是一条绝路，增加了他非死不可的决心。”

“不谈陈布雷，”司徒道：“我现在只对和谈有兴趣。黄绍竑对于和谈经过怎么说的？”

傅泾波道：“他说得到是不少，但都对我们不利。譬如提到和平协定第五条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款，‘双方

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的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及财产，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应没收为国家所有。'这么一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和蒋介石自己的财富都化为国有了，可是代表们没有反对。"

司徒惊问："一点都不反对？"

"还有，"傅泾波苦道："第十六款提到，'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分配土地'，老实说这是相当温和的，这使代表们没有办法反对，因为过去好多东西，实在相差太大，对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不好意思反对。因为正如刚才说的，这一批和平代表是国民党的代表，而不是蒋宋孔陈的代表，代表们如邵力子、张治中对豪门的感情本来不好，反感极了，因此认为这个协定可以签订；章士钊固然代表东南几省人士，但从民族资本家角度来看，豪门资本的崩溃对民族企业的复兴大大有利，于是也赞成共产党了。"

司徒叹道："上帝！我们帮了蒋介石这么多忙，而蒋介石这个脓包……如果南京一失，这不是表示国民党……"司徒摇头，说不下去，他绕室彷徨，"广州有什么表示？"

"广州倒很坚决，"傅泾波道："他们表示要和共产党干到底。"

司徒苦笑道："可惜他们志大才疏，只会说说大话。"

"是的，"傅泾波道，"广州的自信实在靠不住。他们以蒋的意见为意见，总认为可以守住长江天险，凭着长江天险和

共产党决一死战。可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毫无斗志，已经溃不成军，已经不堪一击了。”

“不过，”司徒道，“无论如何得告诉李宗仁，让他顶住门面，否则不得了。”

“我怎么顶得住？”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发牢骚，“广州这种作法，简直要我去上吊。他妈的！我还没有开口，你们就吵个没完。”然而，没多久他连牢骚也发不出来了。行政院何应钦院长告诉他，请他出席行政院秘密会议。

这次行政院秘密会议是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会议的形式是很奇特的。作为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列席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国民党中央，从广州飞来参加。阎锡山被邀参加，因他反共最坚决，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谈指导委员会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童冠贤等人也应邀参加。行政院除秘书长黄少谷外，还有几个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何应钦在低沉的气氛中起立，声调凄凉：“各位！关于和平谈判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些。现在已经面临了最后关头，先请季宽先生报告在北平与共方代表的和谈情况，然后再进行讨论。”

黄绍竑于是起立报告和谈的经过。

“各位，”黄绍竑道：“这次和谈，大体来说，双方谈得很不错，气氛比较缓和。对方先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由对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先生作了说明。他对这次战争的责任问题作了肯定而明确的回答。就是说，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我们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负责。条款的前言说的就是这个问

题。其次，周先生对草案的各条各款加以说明。对于这个协定的草案，我们几个代表经过反复研讨、推敲，提出了四十多处修改意见……”

“他们能接受吗？”有人插问。

“是的，他们作了很大的让步，”黄绍竑接着说：“我们提的修正意见他们大部分接受了，例如，代表团认为带刺激性的措词，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通通去掉了，‘背叛’改为‘违背’。第一条战犯问题，作了重大修正：战犯名单去掉了，‘元凶巨恶’‘首要’‘次要’字样也删掉了。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他们也让了一步，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第八条，采纳了代表团张文白的意见，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

与会人有的摇头，有的撇嘴。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黄绍竑继续说，“周恩来先生强调，这个协定是作为最后修正案提出来的。期待双方签字。张文白问：‘这是不是定本？有没有再商量的余地？’周恩来说：‘这当然是最后的定本，不必再讨论了。如果你们代表团能够代表南京政府签字，请你们就签。如果还要请示，那么请你们快一点去请示，我们一定给你们方便。可是以四月二十日为最后期限，过期不答复，或者答复得不完满，我们就认为和谈破裂。’

“周恩来说完之后，我们立刻退出会场，大家一头大汗，仔细研究。我们认为这个协定双方已经谈了这么久，基本上

没有什么了，但如果我们签字而溪口不认账，这个签字也是白签。"黄绍竑长叹："因此我们决定推出两人来京请示。"

"我也要说几句，"列席会议的代表团顾问屈武起立道，"刚才季宽先生说了不少，我要补充几句：我要先向各位谈谈，代表团诸公在协定条文推敲修改方面，花了不少心血。譬如中共说，本党今日的情形是背叛了三民主义，背叛了国父遗教，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这些说法，代表团诸公就没法找到证据说中共说错了，但担心在语气上使溪口、南京吃不消，于是除了在原则上全部同意，文字上便不得不修改一下，如把'背叛'三民主义改为'违反'之类，使措辞上和缓一点。其次把协定中的大纲本身，十二款的题目取消而保留数字，如'一、严惩战犯'，便改成'一'而取消了题目。改得更多的是军队改编，张治中等几位的确花了很多心血，字斟句酌，一修再修，一方面要尊重中共部队，真能把国军顺利改编；另方面又要使国军心悦诚服，不致在改编时发生冲突，为他们留点余地。

"此外，协定原文中说是联合政府将来在筹备时期，国民党不能派代表参加，要待办妥移交后再说，大家又修正了这一条，变为国民党经过中共同意后，也有代表参加筹备。"

"唉！"一个客人问："这不是向中共投降吗？"

屈武一怔，苦笑道："代表团中诸公也谈过这个问题。当年我们'剿赤'，如今我们'戡乱'，根本没有给对方留余地；人家现在接受和平谈判，既为我们留余地，又为我们留面子，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了。再说我们扪心自问，老百姓和军队是不是真正地拥护我们？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拼命？这些也

都是没法说的。事实既然说明本党的政权已经告一段落，那么也不必再谈什么投降不投降了。代表团中有几位先生说，即使说投降也没什么，中共不是日寇，不是美国，投降又何妨？向一个受中国人民拥护的政党投降，老实说这倒是国民党下台的最好台阶。硬到底的做法，表面上看来有股劲儿，事实上于事何补？老百姓拥护吗？军队拥护吗？金元券站得住吗？硬干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好了，”吴铁城打断了屈武的话道，“我不想在堂堂的总统府里听到这种投降的论调。作为国民党的和谈代表，理应为国民党政府着想……”

“请把话说清楚点，”屈武面红耳赤道，“和谈代表当然在为国民党政府着想，正因为为政府着想……”

会场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何应钦站起来缓和双方的情绪，“各位都在为本党的前途着想，兄弟也不例外。事关本党前途，兄弟希望大家能平心静气，力持客观态度——”

“好吧！”吴铁城再次发言，“我来发言。昨天中常委就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协定进行了讨论。中常委认为，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接受这个协定，无疑就是投降。”接着，他宣读了中常委的那个《声明》。宣称：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原则。代表团离开五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他气势汹汹地责问：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正说着，侍卫入报，说北平的

长途电话到，请黄绍竑说话。黄闻言飞奔而去。众人紧张地等他回来。几分钟后，只见黄绍竑面色苍白地回来说，"是张文白的电话。"

众人见他脸色，便已猜到大半，但还不死心，问道："文白说什么？"

"文白要我通知各位，中共已经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

会场上一阵难堪的沉默。顾祝同垂头丧气，有如一只斗败的公鸡；徐永昌神色惨淡，有如白痴；翁文灏不作一声，埋头画他的地图，这位地质学家对祖国地下宝藏似乎非常痛惜，画了无数的"？"；何应钦力持镇静，但十根指头相互纠缠，老是没个完；张群本来相当潇洒的风度全告消失；居正在打瞌睡，口水流了半尺，这位当年的司法院长，一辈子似乎都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度过的……正是：虎吼三声，豺狼要开溜了；鸡叫三遍，太阳快出来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南京之昼　紧张忙乱沉闷
溪口之夜　寒冷阴暗忧愁

书接上回。话说行政院秘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中，黄绍竑接了北平张治中打来的长途电话。与会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是CC的朱家骅打破了沉默说："各位！事到如今，还是请多动动脑筋吧！签字吧，蒋先生不会同意，我们这里的人也不赞成；不签吧，北平方面也没有还价的余地。这个不同意，那个又反对，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拚一下。然而，再拚的结果只能是——"他说不下去了。

于右任在一片唏嘘声中蓦地起立，以他苍老的嗓门喊道："我活到如今，想不到会碰到这种日子，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了！多少年来，一个革命的政党反而变成革命的对象，这已经使人痛心！而今日

之下，而临紧要关头，受到共方绝大的压力，承认固然不可以，不承认又没有这个力量，到了这个地步，上不上下不下，进退维谷，简直使我痛心之极！”

于右任的话竟然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秘密会议破天荒地热闹起来。有的人哭泣，有的人跳脚，有的人长吁短叹，有的人破口大骂：一面大骂中共，一面又抱怨自己。

有的人在大叫：“大好江山，三年里弄到这般地步，难道我们都是败家精吗？”有的人拍台拍凳吼叫，“要追追原因，为什么弄得一败涂地，对有的将领，就是要杀——不杀一杀，不足以谢国人……”有的人老泪纵横，“孙总理在世，决不会弄得如此狼狈……”

话已经不能往下再说了。再说就要牵涉到蒋介石。何应钦及时起立，把大家的情绪又引了回来：“各位！现在请居正先生同我们说几句话吧。他刚从溪口回来，知道一些蒋先生的看法。”

居正在旁人提醒中醒来，尴尬地起立报告道：“我，”他以浓厚的湖北口音为蒋介石作起居注道：“我们去看蒋总统，他身体还好。第一天，见他在清早六时起床，然后大便、祷告、散步、看电报、报纸、接见访客、处理公务；接着吃中饭。中饭之后睡午觉，起床、散步、接见访客、读电报、覆公事，然后晚餐。晚餐之后接见访客，读电报、听报告，覆公事，写日记、祷告，然后睡觉。

“我们在溪口第二天，见蒋总统在早上五点半起床，然后大便、祷告、早餐——”

居正的报告使举座为之愕然，张群忍不住，问道：“居先

生，总统的生活我们大致知道一些，现在想知道总裁对您说些什么？”

“这个，”居正一怔：“这个，他没说什么，他说五项原则最重要……”

众人闻言几乎失笑，都知道居正等溪口之行是白跑的了。何应钦长叹道：“唉！好，现在请阎长官发表一些意见。”

居正也发觉众人对他的失望，灵机一动，结结巴巴起立道：“阎长官，我补充一些。我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问题的声明。因为那个声明我也举了手。”说着说着，话题又拉远了：“我从杭州到奉化前，据浙江省主席周岩对我说：‘去奉化这条路上，人少极了。沿路尽是警卫队，见到陌生人，恐怕查问得很紧，不如拿着我的名片，备而不用吧。’我幸亏拿着他的名片，一路上才通行无阻的。

“到了溪口，蒋总裁的生活情形刚才已经向大家报告过了。为了避免重复，我不说了，不过可以补充的是，总裁曾经同我游雪窦寺。我们几个人在妙高台、千丈岩和隐潭等处玩了一天，当晚在雪窦寺遇雨，我们便在寺中寄宿。记得那天正是经国先生的四十生日，大家有说有笑，很高兴，嗯，很热闹。兄弟还做了一首诗。”众人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再听吟诗，而居正也发现了大家坐立不宁、龇牙咧嘴的样子，才想起今天这个会不比寻常，于是连忙收篷道：“不过，这个，兄弟今天也不想在这里读了。”说罢坐下。

阎锡山一身是汗，众人也透了口气，当下见他一脸笑容地说：“各位，我们山西人是最会做生意的，这一点大家不会反对。譬如说，有一家店铺清早开门，碰上一个顾客上门买

东西，店东讨价十块钱，顾客说了声太贵便掉头而去，店东一定会把他一把拖住，并装作非常肉痛地说：'您既想买，好，打个九折吧！'顾客还在摇头，还想走；店主于是再说：'那么先生您也得开个价啊！'这种场合任何一个客人，即使不买也会说个价钱的。假如这位客人开口还价五块钱，那是打了个对折，于是店主会紧皱眉头向他诉说五分钟的苦，不等他开口，自动打了个八折；假如这个客人还是不买，把脑袋摇得象个拨郎鼓一样，坚持五块钱，于是店主再自动从八折慢慢下降，最后见没希望了，便一巴掌打在大腿上，忍痛地说：'好，大清早开门第一件生意，贪个利市，卖给您罢，五块钱！'"阎锡山这番话把众人弄得个莫名其妙，急上加急；愁眉苦脸，进退不得。

"阎先生究竟是什么意思？"

阎锡山这才提高声音说："我刚才讲的不过是个比喻。我的意思是共产党的和平条件开得太高，而我们对和谈的还价又还得太大。用我们顾客的话讲就是太贵了。"

童冠贤忍不住起立道："阎先生！可是目前的形势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而是无价可还了。"

何应钦心里烦透了，但又不能得罪这些元老。他站了起来，沉思了好一会道："各位！时间已经不多了，离中共的最后期限，"他看了看手表，"只有两个多小时了，请简明扼要地提出意见和办法来。"

于是，会场上一片难堪的静默。在静默中，最难堪的还是代总统李宗仁。会议开了四个多小时，他一声都没有吭。叫他说些什么？吴铁城发言以后，局势已经基本明朗了：反

对签订协定的占多数，尽管于右任、居正、阎锡山等人的发言离题万里，但他们也没有赞成签约。由他出面赞成签约？他凭什么赞成签约？他赖以支撑局面的白崇禧，早已翻了脸，不久前公然下令，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这就是说，他已经决心和中共对抗到底了。除了白崇禧，他手里要兵无兵，要权无权，他能干什么？和广州、溪口一旦闹翻，他会落个什么下场？那么，他要是反对签约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说明你以前说的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的话，全都是欺骗？……

"各位！"何应钦站了起来，"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的声明的，协定的前言，全属对政府和本党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地方部队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

"是的！敬之兄说得对极了。"吴铁城点头称是。

"还有，"何应钦说得口沫横飞，"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照协定条文第二十三款规定，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等共党之提议……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那么，敬之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很明确，”何应钦接着说，“对于这个协定，我们当然不能签字……”

“我赞成敬之兄的意见。”

“事已至此，只能再拼一下了。”

“不过，这样一来，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

“代总统有何意见？”何应钦“将”了李宗仁一“军”。

人们的眼光“刷”地一下射向了李宗仁。李宗仁心里好不尴尬。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宁当断头将军，不当投降将军”，在他的灵魂深处起了作用。他顿了顿脚，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我没有回天之力。是战是和，我无能为力。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党决一死战，那我也没有办法。”

“司徒大使有何消息？”

“我已经去过了，”李宗仁摊了摊手，“他说现在这个局面，已使美国心寒。他们正在编写白皮书，说是局势全让我们弄糟了。”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行政院秘密会议也只能不了而了。离中共限定的最后时间还有几十分钟。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命人起草给北平的表示和谈决裂的“卯号电”。

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钧鉴：黄代表绍竑、屈顾问

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今日国家破残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祖列宗，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乃纵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

李宗仁的"卯号"电很长，下面在逐条批驳了协定的有关条款外，最后表示：

"……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

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传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历时二十天的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

南京在紧张，溪口也在紧张。溪口电台和长途电话在彻夜不停地工作。人影幢幢，紧张忙乱。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的最后几个小时，这个小镇之夜是如此的不平常。凄凉的、黑漆漆的夜幕，给蒋介石的心灵上涂上了一道浓浓的暗影。他几乎连吃饭的时间和心情全都忘记和消失了。在和谈协定的最后时刻里，他表现了异乎寻常的"镇定"和"从容"，他忽然不骂人，不打人，不踢人，对侍卫也"亲热"起来了，他忘记了喝白兰地，忘记了睡觉，忘记了在庭园里"散心"。他正在为安排后事而忙碌着。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

"是的，领袖。"

"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是的，领袖。"

"告诉宋希濂，西南半壁河山就靠他支撑了。"

"是的，领袖。"

"告诉孙立人，新兵训练得怎么样啦？要派新兵的用场，叫他立刻组织……"

"是的，领袖。"

"陈仪还在衢州？"

"是的。"

"把他押送到台湾去。"

"好的。"

"杨虎城还在重庆?"

"还在。"

"不能让他落在共产党手里。"

"是的。"

"南京的撤退工作准备好啦?"

"好啦!"

"谁负责?"

"荆有麟。"

"他行吗?"

"行。"毛人凤道,"他一向混在一批文化人里面,万一南京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是决不会怀疑他的。"

"电台武器都给他了。"

"都给了。"

"我要召见他,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把他带来吧!我一两天就要离开。"

"敌后的安排都准备好了吗?"

"都作好了。"毛人凤道,"每个地区都已经去了电报,要他们在离开前,把监牢里的东西,全都打扫干净。"

"好的。"

"一个也不许放走。"

"是的。"

"特别是重庆,那几个老家伙一个也不许直着出门。"

"是。"

"告诉江防部队,共匪说今夜限期已到,不能保险他们没

有这个企图。要海空军在江边等候，给他们来个片甲不回。”

“好的。”

蒋介石交代完了后事，心里反而平静了。一个不祥的念头，突地涌了出来，党国难道真的就此完了吗？我蒋介石难道也真的完了吗？他忽然感到浑身发冷……

“领袖该休息了！”毛人凤见状劝道，“由它去吧！反正我们是戡乱到底，共匪决不会过江的。”

蒋经国推门进来，“协定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亚伯该休息了。”

“北平有消息吗？”

“北平电台已经休息。有消息也要等到明天早晨了。”

“明天，明天……”蒋介石喃喃地说，“李宗仁来电说要见我，得安排个地点。”

“是的，”做儿子的说：“反正局势是这样了，我们也不必在溪口住下去，我们不如同他们在杭州见面，然后再决定行止。如果共匪无力过江，我们回南京也一样，反正他们没有空军。”

蒋介石点头道：“好吧，杭州就杭州。不过我想知道，金元券怎么样了？金元券问题太大，应该想办法才好。”

“暂时还没有什么办法，”做儿子的劝他：“刘攻芸、汤恩伯两位今天来电请示，说通货膨胀问题很严重，很多小工业倒闭，工人在吵。上海市参议会经济委员会在开会讨论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很多人指出生活指数是使物价狂涨的因素之一，主张用银元支付工资。可是这个会还没开完，金元券又在两小时之内贬值了百分之三十。”

“美钞什么行情?”蒋介石急问。

“美钞今天一早是二十二万，明天交款三十万，米价涨到一百七十万。美钞行情正好是四月一日的十五倍。”蒋经国透了口气道：“全国各地物价已较‘八一九’时高出五万倍以上，借米事件多得很，一般公教人员没法过活，李宗仁早已玩儿不过来了。”

“我何尝玩儿得过来?”蒋介石在心头叹了口气，再问：“部队的情形又怎么样了？万一他们明天，”蒋介石看看挂钟：“不，已经没有几小时了。”他凄然发问：“准备好了吗?”

蒋经国道：“前线一直没有放松过。”

“空军出动得怎么样?”蒋介石低声问。

“空军出动很勤。”蒋经国道：“胶东、苏北、江淮等地，上个月一共出动飞机一百五十八架次，轰炸二十三次，扫射八十几次，当地死伤数字一共二百七十九名，毁民房一百三十九间，船只三十七艘。本月份和平谈判期间，我们对苏皖匪区的轰炸并未停止，靖江、扬州、六圩港、无为等地死伤二十六人，毁房屋十余间，民船三艘。”

“明天就该加强了。”蒋介石道：“明天，更没什么顾忌了。他们过不了江更好，我们还是继续戡乱。”

“是，亚伯。”

“听说长江一带，他们已经动手了?”

“我们早已作好了准备……”蒋经国隐瞒了不少地区部队起义、投奔对方的消息，见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靡，便说：“亚伯睡吧。”他瞅一眼斟满了威士忌的酒杯：“喝了吧。”

蒋介石只是挪动了一条腿，还是低沉地问：“TV回香港

啦？”

“刚回香港。”蒋经国道：“他到过厦门，同朱绍良没什么谈的，在台湾住了好几天，陈主席已同他研究过台湾的地位问题，作为他欧洲之行的参考资料。”

“孙立人同他见面了。”

“那是一定的，”做儿子的不安地说：“亚伯睡吧。”

蒋介石眼皮阖上又睁开：“那TV在香港法国银行买的三大批军火呢？”

“已经由法国方面直接运台湾了”蒋经国道：“今天的情形，运广州不大放心。”

“陶希圣还在香港吗？”蒋介石问：“他这一次反共宣传战任务特别重，你得向他打打气才好。”

“他过几天准备回到广州去。”蒋经国道：“他这次以广州‘中央日报’社长的名义去香港的，带着邓文仪的文件，在香港活动了半个月，成绩不坏。他先后召集党部、工团、社团、学校等等各单位干部开过几次会，告诉他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到，不必着急。同时由军统局老同志在报上每天发表‘天津来客谈’‘北平来鸿’等等，再订出考勤制防止怠工，不过也有人不满意他，说他是汉奸！……”

蒋介石不悦道：“谁敢在这个时候拆台！”

“还是争权夺利，”蒋经国忙说：“骂骂就算了，不会有什么的。陶希圣在香港还订出了一套深入群众的办法，在港印刷十几万份的‘天津来客谈’‘解放了的济南’之类传单，他报告说，决以港币三万元为印刷费和分发费，指令党部属下在半个月内负责分发，保证送到群众手中。目前许多侨委会

辖下的中学，都在奉命办理。连小学生都照发，要他识得字的便念熟，认不得的回去交给他们的母亲——”

蒋介石在溪口发愁，李宗仁在南京也在发愁。最后的期限已经过了，中共可能正在行动了吧？明天，明天会是个什么局面？

“明天我们一到杭州，”白崇禧深夜前来劝驾，“见了他，德公千万不能再客气了。”其实，白崇禧对蒋介石的态度早已软化，在对待中共那个协定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在逼蒋下台，让桂系上台这一点上，他们还有共同的语言。

李宗仁一个劲儿摇头打呵欠道：“难啊难啊！这个人，你说还有什么好搞！局势给他拖到这个地步，他会让步才怪！”

“不管这么多了，”白崇禧大声说道：“德公，明天我们在笕桥空军学校同他谈判，你千万不要客气！尽管摊牌，摊牌！”小诸葛侃侃而谈：“你要他把人事权、指挥权、财政权统统交出来，否则，”他双手一拍：“否则把职位交还给他，你要他自己出来领导，去他妈的！”

“咳咳，”李宗仁道：“不行啊不行啊，健生，明天你也去的，到时候你就明白啦！”

“德公！”白崇禧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说：“这个人一向说话不算话，你如果再听他的，那又上了他的当！”

李宗仁不知所措，患得患失地一个劲儿搓手道：“好好，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吧，”那边厢蒋经国也在劝他父亲喝酒：“喝了它，睡吧。”

蒋介石摇头道：“睡不着睡不着。我问你们，明天万一共

匪要过江，你们说过得了吗？”

儿子和部属们没一个说过得了的，蒋介石忽地摇了个电话给汤恩伯。汤恩伯正在为上海防务而伤脑筋，他面对着这个“肥缺”，各大商行公司所送的金条数不清，听说老蒋来电话，精神倒为之一振。

“汤司令吗？我是经国。……总裁问汤司令，沿江防务怎么样啦？”

“很好很好。”

“上海防务进度怎样啦？”

“很好很好，顺利顺利，拼盘式大规模现代化阵地已经差不多啦。”

“总裁问汤司令，明天共匪万一过江怎么样？”

“那那那，”汤恩伯结结巴巴地说：“一定一定过，过，过，过不来的，江防厉害得很哪！”

听儿子讲完，蒋介石自己也感到身体支持不下了，对将领们的报告也感到放心，于是端起酒杯、直着脖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这才踉踉跄跄往床上一倒。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刀砍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波澜壮阔　雄师百万过大江
气氛黯淡　总裁含泪别溪口

书接上回。话说蒋经国见父亲已经烂醉如泥，便给他盖好了被子，悄悄地退了出来。夜幕笼罩了大地。四周是那样的漆黑、寂静。远处，不时传来几声隐隐约约的吆喝："站住！干什么的？""换岗的！"给这寂静的夜空，增添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蒋经国回到屋里，歪倒在沙发上。他又睏又乏，但就是睡不着。这一天他经手处理了多少事啊！前线的告急，南京的争吵，上海的混乱，广州的争权……他在乱哄哄的声响里度过了又一天。明天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共产党过得了长江吗？美国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李宗仁会不会在背后踢你一脚……

“报告！”侍卫的报告，把蒋经国从恍惚迷离的神态中震醒了过来。他浑身“机灵”了一下。

“有，有情况吗？”

“北平广播了毛泽东、朱德关于向全国、进，进军的命令……”

蒋经国忙不迭地从侍卫手里“抢”过了北平广播的抄件：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

“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

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经国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慌不迭地拿起了电话筒。

“喂！汤司令吗？有什么情况吗？”

“报告！”话筒里传来了汤恩伯结结巴巴的声音，“今天凌晨，我们发现敌人……在荻港有，有渡江的迹象，我们立即作，作好了反击的准备……天蒙蒙亮，共匪二、二十四军，二十五军和二、二十……七军，从太，太阳洲、黑沙，沙洲、白，白马洲三处突破，我，我们的防线……”

蒋经国急了：“我们的几十万江防部队都是吃素的？为什么不给我狠狠地回击？”

“是的，”汤恩伯道，“我们组，组织了强，强大的火力，

给，给了敌人沉，沉重的打击……不过，……共匪的炮火实在……”

“啪哒”一声，蒋经国忿忿地挂上了电话。口里叨唠着，“饭桶，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几个月的心血，一下子就让共军突了过来……”他在屋里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几分钟以后，他忍不住又拿起了话筒：

“喂！汤司令吗？有什么进展吗？”

“报，报告。”汤恩伯道，“我军正在浴血苦战……”

“从荻港登陆的共匪有多少？”

“有，有好几万……我已命令九十九军前去增援，向登，登陆的共匪猛攻……”

“好！趁他们立脚未稳，就把他们赶回江里去。”

“是。”

“南京、江阴一带江面上有动静吗？”

“还，还没有动静……”

不知什么时候，蒋介石进来了。他气急败坏地把蒋经国手里的电话筒抢了过来：

“汤司令！为什么不反攻？为什么不把他们消灭在长江里？”

“是是，我们正在组织反攻，不过……”

“反攻！反攻过去，把他们逼到水里，海军空军上下夹击，给我干！”蒋介石“啪”地挂断了电话。

但前线将领们告急电话还是一个接一个：“敌军滩头阵地不断扩大，我军沿江防线眼看支持不住啦！”

“饭桶！”蒋介石暴跳如雷：“如果长江不守，你要政府往

哪儿退却?"

"是是!"军政部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江防司令一个个唯唯称是，但噩耗继续一个个接踵而至:"前线危殆!"

"别管这么多了，"蒋介石穿衣着鞋，紧绷着脸道:"到杭州开会去，李宗仁他们在等。"边说边拿起电话，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加紧出击，痛苦地说:"如不消灭敌人，你我都不得了了!"

"报告总裁，"海军司令声音都发抖了:"共匪实在不易对付，初时我们以为一百几十条舰艇足以阻拦匪船，不料敌军战意高昂，竟在江心里同我们抢夺舰艇，他们木船给打烂，人却浮到水面，抢上我军舰艇，顽强争夺，这使空军都没法帮忙，因为敌我双方在舰艇上已经混成一片。"

"报告领袖，"空军总司令期期艾艾地说:"空军将士上下一心，与匪军誓不两立，无奈江心里千百艘木船舰艇已混成一片，空军无法投弹扫射，怕伤了自己;飞得低，敌军的对空射击也好凶险!"

"难道要我自己上前方去吗?"蒋介石闻报伤感，又怔怔地坐了下来。

左右见蒋支持不住，尽量找些"有利"的消息报告道:"吉人自有天相，美国军舰出动了!"

蒋介石果然精神一振，忙问是怎么回事?左右道:"据珍珠港消息，美国太平洋海军总部宣布巨型巡洋舰'圣保罗'号、轻型巡洋舰'曼彻斯特'号还有其他驱逐舰四艘，将在这几天内离开珍珠港，开往中国领海，——"

"来干什么?"蒋介石颓然道:"他们不会参战，也不敢参

战！”

“是是，”左右道：“但他们肯来总比不来好，美国对华政策虽然如此，可是难保他们之中，不会向中共开炮。”

“珍珠港的军舰用什么理由到中国来？”

“据说是为了接替上海黄浦江的美国海军，其实有增防的意思。”

“有多少人？”蒋介石忙问：“兵多不多？”

左右忙答：“消息说这几条军舰上有七百名海军；另外两艘巡洋舰将接替太平洋西部的轻型巡洋舰‘巴沙丁娜’号和‘斯柏林斐尔特’号，又是同我们有关的！”正说着有人报告：“纽约有电话来，”侍卫长道：“是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连忙接听道：“夫人，有什么事？”宋美龄在电话里问：“听说，听说长江……”蒋介石没好气道：“长江，是啊，长江，你听说什么了吗？他们真的见死不救吗？”

宋美龄凄然道：“天天接头，天天找人，我们几个人没一天闲着，无奈他们一直没回讯。他们今天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说：‘就中国而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混乱与狼狈的时期。我们静观待变也只能到某种程度为止，’现在他们还在举棋不定。”宋美龄叹了口气：“陈纳德已经回到这里，他愿意打头阵，呼吁美国对我们的援助，”她声音似乎想哭：“大令，他说这是他的最后呼吁，你什么时候离开溪口啊！”

蒋介石心头也是七荤八素，但当着众人不便说什么，更不愿意把吐血的情形告诉她，只说：“我没什么，我很好，共匪不足惧，我们还有大西南，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有信心！我不会马上去美国看他们的白眼！我最迟也得在三五年内消

灭共匪，那时候再去美国，现在我决不去！只是明天要到笕桥走一遭。你好吗？"宋美龄道："房地产还不错，只是这个局势……"夫妻俩扯几句，也就把电话挂了。

中午时分，蒋经国慌乱地冲了进来："亚伯！汤司令刚来电话，说是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出了问题……"

"戴戎光？"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在抽动："娘希匹，出了啥问题？"

"可能是……投过去了……"蒋经国有点结巴："中午，戴戎光把要塞的炮口，对准了从北岸八圩港向南岸撤退的我二十一军一四五师，一四五师遭到了大量伤亡，完全打乱了汤司令的战略部署……"

"查清原因，究竟是怎么回事？"蒋介石的声音都嘶哑了："打个电话问问顾总长，戴戎光是他的老同乡，是他推荐来的……"蒋介石颓然坐下。

原来，这个戴戎光本是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一九四八年五月，原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因故辞去了司令职务。由于江阴要塞一带是长江南北交通的孔道，要塞在黄田港设立了检查站，贪污走私，有利可图。因此要塞司令是个肥缺，很多人垂涎三尺，奔走钻营。戴戎光是江苏阜宁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在国民党中上层里有些"关系"，他得知了这个肥缺后，买通了国民政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的一个亲信，又弄到了同乡顾祝同的一纸保荐信，由俞济时按常规，送给蒋介石审批。为了考察部下的忠诚，蒋介石亲自找戴戎光谈了话。这个戴戎光并非等闲之辈，为人狡诈，善于耍弄权术，对士兵又极苛刻，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摸透上级

的脾胃，见机行事。他知道蒋介石喜欢光光的和尚头，便把自己的头发剃光；他听说蒋介石最讨厌戴金戒指和镶金牙齿的人，他不惜忍痛，把嘴里的几颗金牙敲掉。蒋介石自然喜欢这样的人。经过蒋介石的批准，戴戎光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然而，如今这个戴戎光，竟然辜负了领袖的栽培和提携，“投”了过去，这怎么不叫他伤心？

“命令汤恩伯，派重兵给我把江阴要塞给夺回来！”

“是。”

不说蒋介石的烦恼和不安。却说司徒大使听说共军开始渡江，他的心情也不比蒋介石好受多少。大使馆的“撤退”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大厅里正在焚烧没有保留价值的书信和文件，弄得屋里烟尘滚滚、纸屑乱飞；本来典雅、华贵的客厅，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使馆工作人员，个个象没头的苍蝇，里里外外地乱撞着。偏偏在这个时候，白崇禧前来拜访，希望司徒大使在最后一分钟里，能够伸出一只手来。

司徒大使睡眼惺忪，夜里穿的睡袍还没有换下来。他反问白崇禧：“将军！我很想听听，你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能做些什么？”

“还是李代总统告诉大使的几句话，”白崇禧长长地叹了口气：“在今天万分危急的局面中，如果美国不有所表示，李宗仁先生已经决定请蒋先生复职，或者请他马上出国，此外并无其他办法。”

“将军！”司徒黯然道：“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如果蒋先生复职，局势可以缓和吗？”

白崇禧无言。

“昨天，”司徒道：“宁夏主席马鸿逵先生来找我，他哭了。他这次飞到南京来，表面上为了参加会议，事实上是找我办理到美国的手续。我很同情他，因为他有不少回教徒，希望他能领导他们反对共产党，我一口答应了，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我同他在一位教士家中会面。这位省主席的秘书，是我们传教士朋友的学生，这使我们的交谈很亲切。宁夏非常接近西伯利亚，反对共产党的发展将如何演变？我不得不请他到达美国之后，再与我们的有关机构研究，在南京我只想了解象他这么一位方面大员，对局势如何看法。他，”司徒叹道：“他对蒋失望，对李也一样。将军，你说我能不满意这位体重两百四十磅以上的省主席吗？事实是这样的啊！”

白崇禧苦涩地笑笑。

“我请他夫妇俩吃饭，”司徒道：“我特别关照厨房不许用猪肉，否则对你们回教徒太不妙了。”司徒苦笑：“将军，蒋先生不会关心到人家该吃什么，因为他自己正在饱尝苦果。但我们不能不从头检查一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正在编写白皮书的缘故。”

“白皮书说些什么？”白崇禧问。

“这个以后你会知道，”司徒道：“目前的情形是，并不是我们不肯出兵，实在太迟了。你们的李先生一上台，便发动了和平攻势，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好，其实又迟了。李先生一方面派出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代表与他们谈判，一方面向我们请求美援，并在长江以南步步设防，说明了他的代理总统做的不坏，的确代理了我们给予蒋先生的全部反共职务，花

样也翻新了些：可是李先生并没有使我国政府觉得他比蒋先生更为有力，而且非常不幸的，只过了一个短短的时间，华府的先生们告诉我，美国越来越感到：李比蒋更软弱了！”

白崇禧替李宗仁说了几句好话：“大使，这个似乎不能怪李先生软弱，只能怪蒋先生太顽固。”

“一个问题的两面，”司徒摇头苦笑道：“不论是谁，都使我们失望。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不得不据实呈报国务院，说‘李宗仁与孙科领导的广东派争权中，李处于根本软弱的地位，因为他并没有控制大部分军队，缺乏资源，也不能得到蒋委员长及CC政客所控制的多数国民党官僚的服从。白崇禧将军的总部在请求美援时，曾向汉口美国总领事馆坦白承认这一项基本弱点……’，这就是说：中共的力量相当惊人，我们美国今日之下不管信任任何一个派系，也不管使用哪一种方法，目前都无济于事了。”

“大使！”

“将军！”司徒道：“一切一切，幸好你也是亲眼目睹的，不是我个人对谁有什么偏见。还有四月十五日那天，那天北平的谈判还正在谈的起劲，李宗仁先生曾同我研究了好半天：怎样阻止中共渡江！我对你无话不说，我可以告诉你，那天我呈报国务院是怎么说的？我说：‘李代总统今天又请我予以援助，他渴望知道美国政府是否要发表一项声明，来延缓中共的渡江。他所希望的声明，显然是一个由总统或国务院出面的声明；声称如果中共渡过长江，美国将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李先生这个建议使我同情，我想我们迟早会这样说的，但目前尚非其时。我深怕那些邪恶的民

族主义者会向我们攻击，他们可以骂李先生是这个那个，他们可以骂我的态度又如何如何，他们可以说长江以南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否则中共过江怎能解释为对美国的威胁？他们更可以拿这个证明我们的和谈是假的！否则四月十五日北平正谈得投契，南京却在如此这般，这不是反而增加我们的困难吗？”

白崇禧黯然而去，他看破了李宗仁只是一块空招牌，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也风雨飘摇，随时随地会有人取而代之。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这位“小诸葛”希望是他自己，但这种“苦心”的结果，白崇禧在台北孵了十年荳芽，却动弹不得；回教团体凡有什么集会，白崇禧申请出国参加，一次都未蒙“被峰”批准过，因此“小诸葛”是否真有“神机妙算”，也很难说，这是闲话，带过再说。

这边的白崇禧黯然离去，那边的蒋经国却高兴地蹦了起来：“哈哈！好极了！英国军舰同他们开火了！”

“什么？”蒋介石的神经一震：“打起来啦？”

“打起来啦！英国军舰和共匪的渡江部队打起来啦！”

“蒋介石瘦削的脸上掠过罕见的笑容，忙说：“那共产党打不过军舰的，外国人的军舰多厉害，喷，这下子对我们有大帮助！”

蒋经国读完电稿却笑容骤敛，哭丧着脸道：“外国军舰已经给他们打垮了！”

“你说共产党的木船已经给军舰打垮了？”

“不，亚伯，是外国军舰给共产党打垮了。”

“啊啊——”蒋介石神色沮丧，疲乏地问：“是怎么一回事

啊？”

“新华社有消息，”蒋经国道：“外国通讯社也有消息，外国人说：英国军舰昨晚开到火线，给共产党的炮火打死四十二人，打伤六十人之多！一万吨的巡洋舰伦敦号昨夜运了十五具尸体到上海港口，黑天鹅号也同时到达，舰上没有死亡，但水兵有五名受重伤。外国人还开出一张伤亡清单，说亚美菲斯号死十七人伤二十人；伦敦号死十五人伤二十人；黑天鹅号伤五人；伴侣号死十人伤十五人。”

蒋介石紧张地听着：“他们不增援？”

“没有提，”蒋经国道：“但新华社有不同的报道，说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注意。”

“他们怎么强辩？”

做儿子的叹道：“他们振振有词，口气不象强辩。他们说：‘在镇江、江阴的渡江作战中，二十日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除和国民党陆军作战外，还要和国民党的海军作战。二十日上午有敌舰两艘自东向西开来，向我泰兴县西北扬中县正北名叫口岸的北岸桥头阵地发炮，其目的是阻止我军向中心洲进攻及展开船只渡江。我军炮兵当即奋勇还击，敌舰一艘被毁，当即下沉，另一艘负伤向西驶至镇江附近大部下沉，此时又有一艘敌舰自镇江方面向东开进，至口岸附近向我阵地发炮，我再还击，又将敌舰击伤，该舰向下游驶去。’”

蒋介石道：“这样厉害啊？”

蒋经国透口气道：“他们还广播说，二十一日早晨那两条军舰一到，共方就先发炮，使它们不能接近，接着又把它打

伤，向来路江阴方面逃掉。共方说由于这一次对敌舰作战的胜利，击破了敌舰企图阻止共军渡江的计划，他们才能在二十一日下午大举渡江。当共方和那五艘军舰作战时，江中还泊有几条战舰，同那五艘相距不远，只是怕共方炮火厉害，没有大打起来。共方说，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他们还以为所有交手过的军舰都是我们的，直到各方面的报告到达，才知道那七艘军舰中，竟有四艘是英国军舰。在这四艘英舰中，有三艘在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大概是逃往上海；另外一艘搁浅在镇江附近江中，要等共军占领镇江之后，才能调查清楚。"蒋经国又接过一份电报："共方最后说，在这一次作战中，共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阵地及武器被毁一部。"

"打啊！"蒋介石喃喃地说："英国军舰就不打啦！"

"现在还没有消息，"蒋经国呵欠连连，"不过，据说这件事引起英国朝野人士的极大反响，保守党领导人邱吉尔先生扬言，要对共匪'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首相说，'英舰有权进入中国的长江……'"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这件事可以做做文章。"

"亚伯，我们睡吧！"蒋经国已经好几夜没睡了，"四小时以后，我们要离开溪口了……"

"经国，"做父亲的却没有睡意，"告诉报界，让他们多写点文章……"

蒋经国摇头道："这件事，我们刚才几个人商量过，觉得这件事不宜宣传。"

"为什么？"蒋介石急道，"我不是说过吗，让英国出来给我们打，这有多好！"

"我们也想过，"蒋经国道，"英国人说说大话，吓唬吓唬共产党是可能的，要他们真刀真枪跟共产党拚，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的门槛精着呢。这件事只能当作意外的事件，不管四艘英舰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们决不会跟共匪火并，再说，共产党打外国军舰，"他咽了口唾沫，"目前还是不提为妙，一提，人家反而会认为，共产党好！那我们不是更糟了？"

蒋介石想想儿子的话也有道理，于是不再吭声了。

"亚伯！睡吧！明天还要……"

"周岩来电话了？杭州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亚伯睡一会吧！"蒋经国道："杭州治安没有问题。土共不足惧。笕桥航空学校更没问题。明天陶希圣和我陪亚伯去。"

第二天清晨，在戒备森严中蒋介石出得房门。他不停地回顾着，这个风景秀丽，面溪背山，既有古色古香、封建味道十足的庄院，又有枕溪卧流、洋里洋气号称"小洋楼"的"故居"，渐渐地远了。他的心头一阵酸楚，眼前变得模糊起来。出了溪口，回头望去，只见雪窦寺和妙高台更加远了。回溪口的这几个月，他曾几次由入山亭登四明山东部到雪窦寺凭吊，礼拜佛像，并登妙高台眺望和漫步千丈岩。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往事。

"还能回来吗？"蒋介石双目直瞪，一言不发："那些几十年来一点一滴修造起来的'蒋母王太夫人墓'，那些设备、那些名胜，恐怕共产党一进溪口，便会点滴不留了。……"如果说南京的得失是蒋介石政权的象征，那么溪口的"兴衰"该是

蒋介石个人"命运"的象征，蒋介石对溪口的依恋之情远胜南京……。

"亚伯，"蒋经国有意为他解闷道："今天天气不错，不冷不热。"

蒋介石听而未闻。

"亚伯，"蒋经国再说："陶先生在后面车子上，他说一到笕桥，不必同李宗仁他们见面，由他们自机场到达航校，休息一会再说，立刻召见恐怕——"

蒋介石这番可听清楚了，却疲乏地问："溪口的人，都知道我要离开吗？"

"他们不知道。"蒋经国道："侍卫官说是到杭州开会去了。"

"他们知道局势吗？"

"这个，他们也不大了了。"

"他们会到太夫人坟前打扫吗？"

"一定会的，我们还留了一批人。"

"雪窦寺呢？"

"方丈昨夜来过，我挡驾了；今天一早他又来，侍卫长也挡驾了。"

蒋介石生气道："你们应该让他见见我。"

"不，"蒋经国道："亚伯这几天有多少要事要做，一天到晚开多少会，电台一天发出多少万字，我们已经没有功夫同这些人见面了。"

"你不知道，"蒋介石叹道："我有话吩咐他。"接着把窗上绒布拉开，遥望纵横阡陌，不由得落下两滴眼泪道："经国，

我老了。”

蒋经国大惊，强笑道：“美英各国，国家最高负责人都有好几十岁，亚伯还不算老。”

“我说我是老了，”蒋介石泪水直流：“经国，我到溪口也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一次的情形却大大不同，我总感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溪口，这辈子恐怕再没有机会回来了。”说罢掩面，不断啜泣。正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南柯梦里再见面。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西子湖畔　蒋介石前后布阵
石头城里　李宗仁左右为难

话分两头。却说李宗仁在二十二日清晨，率领何应钦、白崇禧、翁文灏、张群、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吴忠信、黄少谷等内阁阁员飞向杭州，人人怀着紧张不安心情，齐集笕桥空军学校会议室内。在凝重的气氛中，翁文灏低声向李宗仁笑道："自从政变以后，三个多月来，你还是第一次同他见面，还主张打下去吗？"

李宗仁也低声说："不，不，不能说是政变，给他们听到，我又要吃不消了。"他苦笑："至于打下去，咳！咏老有高见么？"

翁文灏忙摇手道："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我只是奉命前来，"正说着，白崇禧悄悄地走到身旁，翁文灏心头明白，两

人准有私房话，便走向草地眺望。白崇禧道：“在南京同您说的话，请别忘了，”他咬牙低声迸出两个字来：“摊牌！”

“好好，”李宗仁不安地说：“知道了，”接着又说：“来了。”边说边迎出去。

蒋介石持手杖踽踽独行，蒋经国、陶希圣左右侍候，背后一大堆侍卫官。双方一番寒暄，两旁坐下，蒋介石朝众人苦笑一声，异样地说：“都来了。”

“都来了。”有人低声附和。

“现在，这个，”蒋介石道：“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的了。我以为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大西南大后方做基地，还有几百万人，还有海空精兵，比共匪当年在延安时好得多，而且我们还有美国援助，大家，大家不必灰心。”

众人闻言，齐在心头叹气。

接着展开讨论，有人主张用当年“江西剿匪”时的“古法”，蒋介石点头道：“此法甚好，当年江西剿匪，我们是打胜了的，今天再加强保甲制度，三光政策，也有点用处，而且大吉大利。”接着继续讨论南京、上海要不要守？端的是议论纷纷，最后蒋介石道：“这样吧，守南京似乎不易，上海非守不可，我们在上海的准备，共产党有三百万人马也攻不进，我认为应该守住上海，以及沪杭路一带，”他吃力地说：“长江，给他们过了；钱塘江无论如何要守住！浙赣路，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防线，大家有什么意见？”

与会者纷纷发言，何应钦大叫道：“我们要抵抗到底！”蒋介石闻言脸色陡变。

众人正诧异间，蒋介石声音微抖，说：“对于共匪，我们

不能说成‘抵抗’，我们要说‘戡乱到底……’”陶希圣见状起立转圜道：“总裁说过，今后只有戡乱到底，不能三心两意！而且事实摆在面前，我们在人力、物力、地区各方面，不但比共匪在延安时为强，而且也不在今天的共匪实力之下。因此总裁再三昭示我们：胜利是我们的，只要三年两载内世界大战爆发，我们便能收回全部失地！因此今天的会要大家研究研究，怎样打下去，和怎样打得更有把握。同共匪谈和是做不到的。”陶希圣咳声嗽：“在那个什么协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这还象话？希望美国发表声明，这种想法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有困难。李代总统曾经向总裁报告说，四月十五日他曾同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商量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阻止共匪渡江的问题，李代总统建议由美国马上发表声明，由美国总统或国务卿出面，声明共匪渡江，对美国安全是一种威胁，不许过江！司徒大使非常同情这个建议，而司徒大使的深表同情，又使李代总统感到莫大的鼓励！但这样做是有困难的，共匪过江对美国安全是威胁之说，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这会使人误解到长江以南已变成美国领土，对我政府的威信有影响，有如共匪炮打外国军舰一样，不合适的宣传，反而长他人的威风，我们宁可不声不响算了。”

蒋介石不习惯在会上听他人说话，开口道：“对对，我们今天要多谈谈怎样打法。打，是不成问题的了，‘生于忧患’，希望人人都能因为共匪过江有所振作！前天，四月二十日，立夫和哲生，在广州召开本党中央政治会议，这个会议与南京李代总统方面对拒绝共匪条件有一致的决议。同时立夫还亲自会见美国驻广州公使衔参事，说如果时机成熟，希望美

国坦然摊牌，对任何援助要求一个确定的代价，这是美国想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立夫都把话说完了，”蒋介石愤愤地说：“可是美国并没马上拿行动来表示，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但是兵贵神速，看共匪过江之后会有些什么影响，便知道美国出手太慢，对我戡乱必胜也未免太没信心了。”蒋介石忘不了李宗仁在南京同司徒那股劲儿，便说：“李代总统对于局势怎么看法？打是非打不可的了，但该怎么打法？”

李宗仁早想开口，把行前白崇禧所说的讲一遍，但因何应钦、张群二人在场，未便启齿，改口道：“我认为今日之下，过去我们苦守据点的战略该检查检查，是否合适。守据点本来不错，无奈一个个据点都给对方吃掉，这就说明了这个战略毛病百出！”

蒋介石脸色又变。

李宗仁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继续说：“我主张从今以后，要同共产党从事机动作战，再也不能打阵地战了。山西阎长官在此，他守太原守了多久？动用了多少日本兵？建筑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碉堡？可是太原仍危在旦夕。”

何应钦立刻发言道：“我赞成李代总统的意见，以后以打运动战为宜……”

蒋介石一怔，问：“那么南京非放弃不可了？”

李宗仁硬着头皮反问：“如果不放弃，汤司令有妙计可以挽回劣势吗？”

蒋介石知道他同汤恩伯之间的磨擦，冷冷地说：“今天不是个人问题了，李代总统都不能想个办法来守住长江，汤司令怕更没用！”

李宗仁心头火起，正欲发言，那边厢侍卫来报，说汉口有十万火急电话到，请白崇禧马上去接。李宗仁嘀咕着他在华中的本钱，眼瞪瞪看白接电话，又眼巴巴等着他回来，只见白崇禧满脸阴沉，双手扶桌，说：

"报告总裁，报告代总统，华中军情紧急，要我立刻飞回，我去了。"

蒋介石半晌说不出话来，见白崇禧起立想走，终于说："情形严重吗？"

"是，电话里说一言难尽，要我立刻上飞机。"

"那你去吧，"蒋介石道："健生兄，我们今后的大计在于大西南，华中防卫不可疏忽，请你一回汉口，马上来个电话。"

"是！"白崇禧向众人点头为礼，匆匆而去。李宗仁便说："窃以今后抵抗——不，戡乱之道，大西南固然重要，但沿海恐怕更重要，我以为不如——"蒋介石闻言心烦，皱眉道："我们休息一会，吃了饭再说可好？"

李宗仁忙说："好好。"事实上众人早想休息一会，那空气太使人窒息了。这顿饭吃得也很蹩扭，谁也不知道今天吃的菜有啥滋味？

饭后继续开会，李宗仁不想再拖延时间，开门见山道："报告总统，目前的情形是，和谈已经破裂，我的任务也已告一段落，嗯，所以，所以我想在这里请总统复出，支持大局。"

蒋介石一听，心想那话儿来了，这个时候出头收拾残局，蒋介石不但早已想到，而且早已在做了；但大军过江，

局势混乱，此时此际宣告复出，恐怕不妙，思索良久，不便作答，半晌才象醒过来似的苦笑道：

"德邻兄，今日之下，局势严重，和谈由你负责，打下去也由你负责，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你放心于好了！"

李宗仁想说的话太多，可是欲言又止，又希望蒋介石所言属实，华盛顿会改变援蒋计划，正在无话可说的当儿，何应钦发言道："总裁既然这样吩咐，我想代总统义无反顾，不如支持下去吧！好在今天与会者人人主战，并无歧见，这对代总统方便得多……"这一阵边鼓，打得李宗仁更无话说，便不再提出辞职。众人喝过茶，蒋介石开口道："好了，负责的问题已经解决，德邻兄不必再客气。我的主张同两个月前的没有改变。当时我说德邻兄负责政事，我致力于党务整理；但为了沟通党政关系，应该成立一个中央非常委员会，以期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大家说可好？"

"这个……"李宗仁在犹疑，蒋提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今后凡是重大决策，都要先通过非常委员会批准，而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仍是蒋介石，李宗仁只是一个副主席，这和过去的情况有何不同？不过换汤不换药而已。还没等李宗仁说出话来，张群、黄少谷、吴忠信等人表示同意。李宗仁也不便当场反对。

"我还有一个想法，"蒋介石道："就是关于国防政制问题。"原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因人改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大权操在副参谋总长陈诚手里；迨何应钦任国防部长，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职权又告修改，部长也分到一份权力

了；蒋介石此刻又规定国防部长有权指挥军队，参谋总长不再直接指挥军队，退而充任国防部长的幕僚长。决定由何应钦任国防部长，统一军政命令，指挥部队作战，何应钦闻言毫无表情，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怎样改来改去，真正指挥作战的还是蒋介石。

此外，这次“杭州会议”还作出两点决定：一、在政治上，宣告和谈决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二、总统府和行政院决定四月二十三日从南京迁广州办公。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半，主要议题已有结果，应付战局的大局已定，于是宣告散会。西子湖畔，十几个人东奔西走。李宗仁的专机破空而去，何应钦的专列直奔上海，只有蒋介石仍然留在杭州坐镇。

吃过晚饭，蒋介石焦急不安，不知道过江共军进军到何处了。但江阴要塞已失，京沪线交通断绝，军事体系解体，已经成为铁的事实。一想起江阴要塞的叛乱，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他一个电话找到了上海的参谋总长顾祝同。

“报告领袖！”顾祝同在电话里说，“据我们核实，戴戎光并未叛变。外面传说他收到几千根金条，也非事实。倒是我炮台司令投敌属实。当江北共军连樯而下，炮声不绝当儿，戴戎光同他的参谋长赶到要塞炮台视察阵地，他的司令部离炮台有五公里距离，到达后，他们便给炮台司令扣留，变成了敌军的俘虏。要塞炮台并向长江江面军舰发炮，要逸仙舰、信阳舰立即投降，当时的情形乱到极点……”

“炮台司令为什么叛变？”蒋介石恨恨地问：“此人既不可

靠，为什么还用他？”

“报告领袖，”顾祝同道：“据说此人和地下共党早有联系，他们早就研究好了对付戴戎光的计谋。戴戎光上了他们的当……”

蒋介石闻报气得七窍生烟，兀是无法可说。蒋经国接着报告道：“亚伯，关于戴戎光的事，据今天参加杭州会议的某人从南京打电报来说，他从李宗仁那边得到消息，桂系在利用这件事情向我们反击！”

“有这等事？”蒋介石颓然坐下：“娘希匹，谁都不放过我啊！”

“他说共军过江阴，破荻港，亚伯要负最大的责任。他说李宗仁对人扬言，他一向主张守江谋和，拖延时间。李宗仁同司徒他们一再声明：谋和固须守江，备战更非守江不可！为贯彻守江计划，他希望汤恩伯部队固守长江下游，与白崇禧部队紧密衔接，配合作战；并请我们调回撤退台湾的海空军主力，协同长江防守部队，执行江面与空中的监视任务。”

蒋介石跳脚道：“娘希匹，我们还不够瞧的吗？李宗仁还放些什么屁？”

“电报说，”蒋经国道：“李宗仁认为如果按照他的办法去做，长江天堑投鞭断流，非不可守！不幸我们对他的要求并未接纳，而且一切军事调动，径命参谋总长顾祝同执行，而他们认为，顾总长是最最低能的一个！李宗仁说：凡属中央系统部队的军令政令，他都无法过问。李宗仁也曾打算撤换顾祝同的职务，但未得我们同意，行政院更不敢发表此项调

动，而顾祝同秉承亚伯之意，派他的亲信戴戎光充任江阴要塞司令，并以残破不全的刘汝明部队防守皖南，予共军以突破机会。”蒋经国皱眉道：“李宗仁认为，根据这些情形观察，我们做出这种军事部署，似有计划地让共军过江，进而摧毁李宗仁的政治局面。”

“可恶之极！”蒋介石恨恨地说：“好吧！看他还有几天好日子过吧！”正说着宋长志电报到达，陶希圣飞也似地奔来，说：“胜仗！胜仗！”蒋介石一听眼睛一亮，但读完电报又黯然无光。

那电报上写得分明：

“……四月二十二日天色甫亮，炮战继续，匪军自江北用密集炮火攻击我海军，掩护大部队过江。要塞炮口忽掉头对准职等逸仙舰，职所指挥之两中型军舰也即受到监视。九时十五分，要塞总台长电话通知，云要塞业已失去，江阴炮台官兵全体哗变投敌，且有七艘军舰投降，并命职立即书写坦白书，挂白旗，派代表，一切行动限两小时内完成。

“职当时闻讯大骇，并召集会议，实行假投降进行谈判以拖延时间。并决定下午七时向下游冲去，并饬通信兵用灯语将决定通知信阳号。下午四时半，总台长又来电话，限马上投降，否则炮击。查江阴要塞有大小炮三十余门，加上敌军炮兵对军舰封锁，如遭受加攻，其结果难以想象，职为拖延时间，达到突围目的，乃下令挂白旗并允派副舰长为投降接洽代表。

“入夜后气候忽变，乌云密布，雨急雾浓，职等代表并未派出，敌方代表也未登舰，逸仙舰乃开足马力向下游驶

去，信阳号在前行驶，在浓雾弹雨之中脱险。”

读完逸仙舰舰长宋长志的报告，蒋介石恨恨地说：“这怎么是胜利！为什么不给我拼一拼振振士气，娘希匹，这批家伙脑子里只有退却！”他咬牙切齿地问：“南京怎么样啦？”

“南京，”蒋经国道：“到晚上为止，大炮隔江对轰，城南的炮兵阵地也在轰击浦口，据说炮弹掠过市区上空，机关枪声也不时可闻；银元在傍晚大涨特涨，军事机关不发表任何新闻。”

“不！”蒋介石咳呛着说：“我问的是李德邻、何敬之他们，还在吗？”

“他们平安到达，”蒋经国道：“刚才已经报告过了。行政院主要人员，早已从二十日起搬出励志社，到国防部办公去了。”

“为什么啊？”

“因为行政院伤脑筋，”蒋经国道：“每一个机关都要到行政院要车、要钱，忙着疏散，弄得他们没办法；国防部门禁森严，所以搬过去了。”

“李德邻回南京说了些什么？”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的确，李宗仁在南京什么都没说。他还能说什么？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又让他白白错过去了。他知道自己这个“破不开情面”的弱点，白健生也埋怨过他多次。但有什么办法呢？从杭州回来，四郊枪声不绝，首都已经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已经寂无行人，商店全部歇业。在大炮的隆隆声中，李宗仁似乎望到了江北一片旌旗，听到了大

进军的号角。他的"总统梦"只做了三个月。蒋介石咄咄逼人，石头城危在旦夕。想想前途，不寒而栗。他应该怎么办？刚才他收到邵力子、章士钊的紧急电报。电报云："协定之限期届满，渡江之大军絫至，硬派已如惊弓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顾盼，据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共图转圜突变之方。"难道他也要走邵力子、章士钊他们的道路？不能。他想起美国鼓励他的那股劲儿。"美国有原子弹，美国总不会撒手不管吧！"他叹了口气，"管他妈的！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吧！"

李宗仁想起唐朝诗人描写三国末期的石头城诗来："千寻铁鍊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联想到当时魏军自北而南，饮马长江，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便以铁炼沉江，图拒北军，结果悬出了一片降幡，"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了！

李宗仁不由自主往城外"铁索锁孤舟"的古迹处一望，他当然无所见；几千年来这一点儿铁炼连孤舟也锁不住了，李宗仁忽地悲从中来，上床之后，兀自郁郁不欢。他痛骂共产党不给他留点面子，大骂蒋介石不给他全部实权，却感激司徒雷登对他的"鼓励"，感谢美国才是现代的孙皓，给李宗仁构筑了一条精神上的铁炼；但这些显然无法为他守住"京城"。悬出降幡只是在旦夕之间。

不知何处庙宇传来钟声，这使李宗仁汗涔涔下，惊醒查问。郭德洁早走了，侍卫官告诉他一切如恒，共军并未进城。李宗仁踱步窗边，只见石头城中朝雾迷漫，有如梦境，

恍惚有个老和尚口宣佛号，迎面而来，对李宗仁道："善哉善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人不如石，岂曾遇鬼？"李宗仁忙说："没有没有！"老僧长叹道："是鬼是鬼，其名曰美！君不如石，必将后悔！"说罢长叹而去。正是：石头城中无头人，悲剧只因无脑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六朝豪华春去也　不堪回首
别时容易见时难　梦里团圆

书接上回。话说李宗仁心灰意懒，正在胡思乱想的当儿，他的几个亲信程思远、邱昌渭、李汉魂等人前来看他。谈话的中心自然离不开刚刚开过的“杭州会议”。

“德公又吃亏了!”程思远叹道，“成立什么‘中央非常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协调和沟通党政关系，其实是为了他从幕后走到台前来制造根据。”

“我何尝不知道他的为人?”李宗仁苦笑道：“我和他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还是不会放手的。”

“是的，”邱昌渭埋怨道，“不过，这个‘中央非常委员会’是不该答应的。”

李宗仁默然。

程思远问道："对今后的时局，德公有何见教？"

李宗仁叹了口长气，"在回京路上，我想了好多。对大局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

"两途？其一是？"

"一是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这个代总统，我毫无办法。军权他掌着，财权他把着，我一个人在台上跳加官，受得了吗？"

"可是，根据宪法程序——"

"我知道。"李宗仁摇头："按照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之，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当然在目前军事溃败之下，国大代散处四方，凑足法定人数确实不易。故走这一步，实有困难。"

"那么，其二呢？"

"另一可循途径，便是和蒋先生公开摊牌。要他保证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

众人默然。他们知道，这仅仅是李宗仁的单相思。根据蒋的个性，他是决不会答应的。

正说着，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进屋报告："刚才汤总司令来电，说是今天下午，他已经发出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什么？"李宗仁又是一震："这么快就全线撤退了？"

"是的。"侍卫长说，"二十一日凌晨，共军趁着西北风的有利风势，出其不意地攻占了江阴要塞。当时我们的江防部

队还蒙在鼓里。二十一军的前沿阵地，昨天上午忽然出现了共军的炮弹，军长王克俊还以为是五十四军第八师炮兵团的疏忽，还打电话去要求查办呢。直到中午时分，大炮越射越猛，他们才发觉江阴要塞已经陷落了。”

“那汤司令干什么去了？”

“汤司令听到要塞陷落的消息十分惊慌。他命令五十四军向江阴要塞反扑，一定要堵住缺口，把要塞夺回来。谁知五十四军刚从丹阳出发，一个师就遭到了共军的包围，师长阵亡，副师长受了重伤。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眼看顶不住共军的进攻，只好率领残部向南溃逃。”

“饭桶！”

“今天下午，情况更趋紧张。共军已有三十万人马过江。长江防线已经全线崩溃。汤司令只好下令全线撤退。江阴要塞以东的二十一军、一二三军，沿铁路和公路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的五十一军，五十四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向上海撤退……”

“安庆、贵池地段的第八兵团呢？”

“第八兵团的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和六十八军三个军，在荻港渡江共军的打击下夺路南逃，他们刚刚跑到浙赣路沿线，便遭共军的歼灭。”

“这就是汤恩伯全面防守的结果。”李宗仁愤愤地说。

“还有一件事：在逃跑途中，二十八军和交通警察总队因为抢夺卡车发生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共军追到时，双方又一齐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这就是他的部队。”

“目前，共军分几路向南京扑来。先头部队离南京只有五十多公里……”

“五十多公里？”李宗仁急问：“今天晚上会不会？——”

“不会，不会，”侍卫长道，“汤司令说，今天晚上不会发生问题，只是明天，明天……汤司令请代总统明早务必动身……”

李宗仁点了点头，侍卫长默默地退了出去。

程思远道：“德公！你看明天……”

“明天一早我们就撤！”

“去广州？”

“不。”

“去上海？”

“不。去桂林。”

“去桂林？”

“是的。去桂林。这也是对他的一个抗议。”

“很好。德公的主意好极了。”

“还有，”李宗仁很有信心，“明天你去汉口，把健生接来桂林，我要和他商量善后事宜。”

“好的。”

“明天请你们俩直飞广州，”李宗仁又对李汉魂、邱昌渭道：“你们去找路易·克拉克和张发奎先生，听听他们对时局有无意见？”

“好吧！”

程思远、邱昌渭、李汉魂离开李宗仁官邸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李宗仁和衣躺了下来。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眼

睛酸得难受，脑子里也昏沉沉的，但就是睡不着。远处，隐隐约约的炮声在响着，一阵又一阵密集的枪声传了过来。今天晚上，可能是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吧？明天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蒋先生不肯放手，我无回天之力。他可以凭借他的势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而我呢，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吧？唉！……

李宗仁辗转反侧，一夜未能入寐。这是李宗仁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个晚上。他的耳边似有千军万马在呐喊，又似乎万籁俱寂，偌大的南京只有他一个人……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南京之夜，在大军压境，大炮和机枪声中黯然销魂者中，岂仅是李宗仁一人？那个倒霉的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也正在和他做着同样的“恶梦”。今天下午，何应钦离开杭州转道上海。他要去上海“坐镇”一下，以示对“保卫大上海”将士的慰劳。车子一进上海，他就被告知，参谋总长顾祝同在上海召开的作战会议正在进行。他立即驱车赶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会议厅。会议厅里，人声鼎沸，七嘴八舌，争吵不已。顾祝同正在结结巴巴地报告道：

“这次共军渡江，其速度之快，实出意外。荻港被突破，江阴要塞攻陷，真乃……”

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没等顾祝同说完，就跳了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充满了愤恨道：“我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士兵不听指挥官的将令，指挥官不听参谋总长的将令，政出多门，各行其是，这个仗怎么不败？我曾经多次提出，敌军一定由荻港过江，在荻港地区一定要配备重兵。如果荻

港兵力单薄，敌人一旦突破防线，后果不堪设想，不但浙赣线大门洞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就连南京也无法固守，各机关撤退都成了问题……”

有人拉了拉蔡文治的衣襟，低声说："蔡厅长！事已至此少说两句吧！"

"不行！我要把话说完。"蔡文治挥了挥手，继续说下去道："我们没有把重兵配备在荻港、江阴一带，却把重兵配备在上海附近。这是为什么？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放到这里准备跳海吗？"

汤恩伯急得跳了起来："你小孩子懂个屁！"原来汤恩伯曾经当过军校大队长，而蔡文治是军校学生，两人有过师生关系，故汤恩伯称蔡是"小孩子"。

但蔡文治并不示弱："我这个'小孩子'判断得不对吗？我说共军一定会从荻港过来，他们不是从荻港过来的吗？可你这个京沪杭的最高指挥官，你采纳了这个意见吗？你配备重兵把守了吗？"

"你……"汤恩伯气得说不出话来。

"如今，荻港被突破，我军一溃千里……你这个最高指挥官不该负责吗？"

汤恩伯的脸色在剧变：由红变青，又由青变白。

"你没有脸，我也没有脸。我这个作战厅长还有什么当头？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各位父老！对不起总裁啊！"蔡文治用手使劲扯着衣襟，"哗啦啦"一声响，军服上的五颗扣子全部飞了出去。他高声叫道："我不干了！这个作战厅厅长我不干了！"

全场一阵惊愕。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顾祝同见状，忙安慰道："蔡厅长！你冷静一点嘛！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光火了，他拍着桌子，愤怒地指着蔡文治的鼻子道："住口，你小子太放肆了！"

蔡文治已经豁出来了，毫不退缩地说："你还有脸来摆老师的臭架子？军校的学生没有你这个饭桶老师！"

"你懂个毬！"汤恩伯骂人了："小王八羔子！我问你：军人要不要服从命令？"

"作为一个军人，当然要服从命令。"蔡文治道："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作战厅长，你当然看不上眼。可是，我请问，我以总长的名义、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命令你：要重兵防守荻港，你为什么不服从？"

顾祝同点了点头，心想，蔡厅长问得好，把问题都挑开了，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他看看汤恩伯，不料，汤恩伯反而镇定下来，狠狠地盯着蔡文治道："你叫我听总长的，还是听总裁的？"会场上为之一震，"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了总裁的手谕。总长也得服从这个命令吧？"

"什么？"这次轮到蔡文治张口结舌了。

汤恩伯出奇制胜地击败了顾祝同和蔡文治的挑战，心里洋洋得意："请看：这就是总裁的手谕，"他横了顾、蔡一眼，宣读了蒋介石的手谕。手谕的大意是：上海存有约值三亿多元的黄金、白银（这批巨额金银是国民政府采用发行金元券、强迫收兑来的），为了把这批巨额金银运走，蒋介石命令吴国桢请假，改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名义，由汤恩

伯和陈良共同负责把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才准许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手谕最后还说：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大家听了蒋介石的手谕后，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顾祝同的脸色变了又变，蔡文治两眼发直，刚才的"狂劲"早已隐没了。他瘫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汤恩伯则又威风起来。

"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轮船又不多。陈初如(即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得重了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上触礁沉没。我和陈初如都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罚呢！"他瞪着蔡文治道："你这个浑小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们的计划，主力分散到荻港和浙赣线上，上海空虚，守不到一定时间，请问，这个责任你们能负吗？"

顾祝同和蔡文治都说不出话来。

"这是军事秘密，"汤恩伯道："不是这个浑小子发狂，我是不敢随便泄露的……"

何应钦没有心思再听下去。蒋介石的密令，连他都蒙在鼓里。蔡文治说，他这个作战厅长有啥当头，是呀，他这个行政院长又有啥当头？蒋处处插手，处处掣肘，这个国家还能不败？他悄悄地站了起来，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便退出了会场，"坐镇"上海，鼓三军士气的想法，完全破灭了。他连夜赶回南京。南京政府的搬迁问题正等着他呢。

…………

夜已经深了。何应钦不敢留宿在斗鸡闸私宅，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闷坐在总统府豪华的会客厅里，准备在那只沙

发上和衣而眠。无奈白天杭州会谈、上海争吵，总象影子似地贴在他的身上，使他不能入眠，他干脆坐了起来，低着头只顾抽烟。

远处炮声隆隆、枪声砰砰。

黄少谷长叹了一声："荻港出事，江阴兵变，首都卫戍总司令紧张到极点……"

何应钦瞪着眼睛接嘴道："是呀！黄金、白银最为重要，荻港、江阴算得了什么？"

"此话怎讲？"黄少谷不知道今天上海作战会议的争吵，所以，对于何应钦的话，感到奇怪。

"啊！"何应钦把话题拉了回来，"我是说，荻港已经被突破，如今的问题是南京、上海怎么办？"

"撤吧！"黄少谷道："南京已经孤立无援，只有撤了。如果给他们包围起来，想撤也不成了。"

"唉！"何应钦叹道："瞧绒窗帘外面，是不是有火光？我眼睛不行了。"

黄少谷瞅了一眼说："不是，是探照灯。"边说边抽纸烟："今天这一晚，"他长叹："真是六代豪华春去也，太凄凉，太凄凉。"他见何应钦左右张望，诧问道："不是火，是探照灯。"何应钦道："不，我在找烟灰缸。"

黄少谷惨笑道："你瞧我！我的烟灰有一寸长了！"边说边用手指一弹，苍白的烟灰径向寸多厚的丝绒地毯上撒去；何应钦一怔，黄少谷凄然道："管他妈的，明天也不知道谁在这里睡觉了！"两人相对无言，都感绝望、疲乏；于是上床，却辗转不眠，一个长吁，一个短叹。黄少谷道："抗战那年大家

离开南京，总感到会再来；但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明天一走，恐怕再也回不了南京了！”在周围一片口令声中迷迷糊糊入梦，一会儿又给卫兵摇醒，前方紧急报告道：“报告何院长，共军距南京又近一步，许许多多桥头堡中，最近的一个离南京只有四十公里。”

何应钦睡意全消，黄少谷一旁静听，只听得电话里焦急的声音在说：“共军在南京以东六十公里的扬中岛与常州之间筑起了一道浮桥，已经迅速渡过三万人！共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二十三军离开常州只有七公里，我方火车一列遇袭，情况混乱；占领江阴的共军，已推进到西南十五公里的戚墅堰，那边京沪路最大的修车厂和长江三角洲最大的电力厂情况不明，——”电话突告中断。

何应钦急急忙忙问道：“什么事电话断了？什么事电话断了？”五分钟后电话复通，通讯排排长报告道：“炮弹爆炸，线路受阻，现已修复，报告完毕！”但前方却没一句话，何应钦又气又急。

“糟了！”黄少谷道：“看样子，连南京都没法打一仗了。”

“我们能平安离开已经不容易，”何应钦苦笑：“如果做共产党的俘虏，我真不能想象这日子怎么过。”

黄少谷抽烟一支接一支，寸多厚的绒地毯上撒满了烟灰，隆隆炮声中他惨笑道：“如果真的给他们俘虏，问题倒简单得多；可是我们的家眷，——呃，不能想了。”

何应钦无言。

两人正苦候电话间，忽地门外人声鼎沸，这使何应钦紧张起来：“什么事什么事？”

“报告院长，乱民捣蛋，已经驱散。”

接着是枪声。

另一个卫队长奔进来道：“院长放心，乱民想抢总统府的东西——”突地电话铃响，警察局的报告道：“警察不想站岗，请示院长！”

“老兄，”何应钦苦笑道：“这个也要请示我，这不成啊，送佛送上西天，让我们明天一早起飞之后，再由他们闹去吧！”他再三叮嘱：“可不能硬来，一切要小心对付，发几个大头（银元）也无所谓，一切全仗大力！”门口又大声吵起来。

“有枪就神气啦！瞧你们神气到几时！”

“你还要杀人啊，不留点后步吗？他妈的明天这个时候，你们还凶个屁啊！”

“不许放枪！”

“把总统府里吃的拿出来，咱们老百姓活不成啦！”

“……”

“你听！”黄少谷道：“共产党还没进城，这批家伙就来啦！如果明天，”他打了个冷战：“唉，明天……”

“我说我们平时对人太过分一点，”何应钦显然在埋怨李宗仁，也在埋怨蒋介石：“老百姓有了今天，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三小时后，我们还能不能上飞机？”

天甫白时电话又响，前方报告形势更糟：

“威墅堰我军司令官已被俘，——”

何应钦急叫：“真的？”

“真的！”前方报告道：“我军第八师和第二百九十一师不支溃退，情形混乱！第八师师长阵亡，副师长重伤，共军一

部已直趋上海！”电话里的声音是如此恐慌，“院长，报告院长，句容也失守了！”

何应钦几乎跌倒，忙问：“句容离南京还有多远？”

“报告院长，句容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我们的驻军已经撤至城里。”

黄少谷闻讯忙喊不妙，同何应钦匆匆忙忙准备上机，但另一个新的情况更严重：水电齐断，警察也已随军队之后撤退，所有岗位已经撤销，无人站岗。这使何应钦、黄少谷无法不换便装，仓皇从后门逃亡，人群已如潮水般奔向“总统府”和“卫戍司令部”，把所有的陈设全部抢光。

铁道运输已告瘫痪，隔江射击也已中止，后卫部队守卫着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机场，以便使最后一批官员离去。

李宗仁在这当儿到得机场，飞机成了宝贝，由于各人行李太多，机位便显著不够。“内政部长”李汉魂对李宗仁道：“代总统决定飞桂林？”

“是的，广州我暂时不能去，请你代为问候广州的朋友们。”

“听说西安绥靖主席胡宗南同陕西省主席董钊还在这里？”

“不，他们昨天已经飞回西安去了。”李宗仁叹道：“你们去广州，大概也相当紧张，广州今天晚上开始戒严。”

“上海好厉害，”李汉魂叹道：“不过我相信上海可以守好几年，那边的工事实在太好，老汤说这是斯大林格勒呢！”

李宗仁听到汤恩伯的名字就头痛，冷笑道：“这个人，不伦不类，上海怎能同斯大林格勒比？”他再冷笑：“我不知道上

海将由谁来维持治安，南京的维持会倒已经由参议会的马议员和金陵女大的吴校长组织成立，已经开始贴布告了。”他不安地看看表："不对啊，炮声反而没有，这情形不妙，赶快上飞机，问问航空公司在搞什么名堂，快快快，我还有一架行李专机呢！”

代总统一声令下，飞机螺旋桨徐徐转动起来。何应钦、黄少谷仓皇地钻进了“中美号”专机，李宗仁一行人则钻进了“飞云号”专机。飞机旋即升高。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圈。此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里，人群熙攘，城郊四周，炮声隆隆。李宗仁最后瞥了南京城一眼，心里百感交集：南京！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南京！我们还会回来吗？中山陵，再见了！玄武湖，再见了！雨花台，再见了！但愿我们，我们还能相见啊！

李宗仁的眼里闪着模糊的泪水……

正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何时还能再见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败退上海　何应钦怨气冲天
再度挣扎　汤恩伯纸上谈兵

话说何应钦、黄少谷黯然离开南京，本想直飞广州，无奈好多事情要和汤恩伯商谈，昨天虽然见了汤一面，但还没有交谈就去了南京，何思虑再三，决定还是找他一谈。到了上海，何应钦连霞飞路自己的住家都没有敢去，便吩咐司机直接去找汤恩伯。怎奈汤恩伯行踪诡秘，谁也不知道昨晚他落脚何处。何应钦只好驱车扑到北四川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先找警备司令陈大庆。警卫一见是行政院长驾临，立刻进去报告，却迟迟不见陈大庆出来迎接。

何应钦光火了："你们的陈司令干什么去了？"

"报告院长！"警卫立正道："陈司令让一批……名流包围了……"

“什么!?让包围了!”何应钦吃了一惊。

“是,是这么回事!”警卫结结巴巴地叙述起来。

原来，警备司令陈大庆今天一大早，刚刚梳洗完毕，客厅里就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当然不是普通人，乃是上海的精华——上海各界的社会名流，商界大亨，知名教授和有声望的绅士。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询问前线的战况。

“各位!”陈大庆一见来的人都是社会名流，当然不敢怠慢，“大家都知道，局势是有点那个……上海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希望各位合作。”

“请问陈司令,”有人起立道，“共产党是否过了长江?江阴要塞是否丢了?共军离上海还有多远?”

“各位,”陈大庆故作轻松道，“各位担心前线的战况，我是完全理解的。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决心和上海共存亡……各位不要轻信谣言……”

“那么，共军过江是不是谣言?”

“这……”陈大庆吞吞吐吐地说：“是有一小部分人……”

“是一小部分人吗?”坐在人丛里的颜惠庆不满地嘟哝道，“不是听说江阴要塞的戴戎光司令都……”

“是的，是的,”陈大庆只好硬着头皮道，“江阴要塞是有点那个……但不过是一个营叛变，现在五十四军正在围攻，顶多几天功夫……”

这批名流当然不满陈大庆吞吞吐吐的回答。其中一个商界大亨指着陈大庆的鼻子道,“陈司令，你勿要当阿拉是阿木林好哦?”

陈大庆发作不得，只好强笑:“哪里，哪里。”

颜惠庆颤巍巍地起立发问："请问陈司令，听说狄港方面，我军已经全线溃败，有这回事吗？"

"有有有，"陈大庆见是颜惠庆发问，而且声调充满愤懑，心想可不能开罪这位老先生，便小心地说，"是有这回事，我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敢哄骗诸位。不过，我军远未全线溃逃，过了江的共军早被我军打散了。各位知道国军的江防是万分牢固的，加上空军海军，共军决不会得逞。"他干咳一声："已经给打散的渡江共军，据报现在已分成几股，遁入山地。总而言之，长江天堑金瓯无缺，不要轻信流言，自乱阵脚。……"

"那么，共军逼近上海也是谣言？"

"五十一军溃退到宜兴、吴兴也是谣言？"

"一二三军退到浦东也是谣言？"

"陈司令勿要当阿拉是洋盘好哦？"

众人七嘴八舌，吵闹不已。陪同陈大庆接见众名流的前国民党社会部长谷正纲见状大为不满。他倏地站起来，大发宏论道：

"各位，上海各界的代表先生，对于这个局势，兄弟有不同的意见，现在谈谈，供各位参考。兄弟以前任职社会部，后来因为要与共匪开和平谈判，因此辞官不干！兄弟绝不与共匪谈和！现在和谈破裂，这正是我们精忠报国的时候了，因此兄弟又重新出来，现在汤恩伯司令军中当军师。兄弟认为剿匪战争必定获得最后胜利，理由有三点：第一点：公理战胜强权！第二点：民主战胜独裁！第三点：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因此剿匪必胜！"

上海各界人士压根儿也没有料到谷正纲会在白天说梦话，简直把他们当做傻瓜，个个愤愤不平。低声骂者有之，当场离去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正在这当儿，陈大庆接到报告说何应钦、黄少谷已到前厅。陈大庆只好连哄连骗、连蒙带唬把众名流"请"走，又慌不迭地赶到前厅。

"何院长！对不起，久等了。"

"哼！"何应钦鼻子里哼了一声："汤司令呢？"

"视、视察前沿阵地去啦！"

"什么时候回来？"

"不，不知道。"陈大庆一顿，"何院长！南，南京怎么样啦？"

何应钦撇了撇嘴没有回答。黄少谷连忙转圜道："唉！陈司令！一言难尽啊！我们上飞机时，警察就准备罢岗，还没有起飞，已经到处在抢啦！"

何应钦火气很大，打断了黄少谷的话，命令陈大庆道，"请你立刻把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给我找来，还有那个混蛋警察厅长黄珍吾也给我叫来。"

"是，是。"

不一回儿，上海防守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个主要将领陆续进屋。众将领看见何应钦和黄少谷的模样，知道南京已经完啦，上海也危在旦夕。整个司令部里就象死了人似的凄凉。偏巧，这时南京的警察厅长黄珍吾大大咧咧地进了屋。何应钦一瞧见他，就"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好！你也来啦！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知道南京成了啥样啦？你们警察厅吞没了警察的薪饷和应变费，警察们都不干了，

散兵游勇领头抢，大批苦力跟着抢，警察宪兵暗地抢，连总统府门口守卫室的屋顶都拆光了，你这个警察厅长是干什么的？”

“这……”黄珍吾脸色大变。

“粮食抢光了抢家具，”何应钦余怒未息，“家具抢光了抢瓦片，南京市长滕杰家里的水门汀也给人拖了出来，监察院、财政部的大门都给拆光，你叫政府的脸往哪里放？”何应钦大叫道：“抢人的又给别人抢了。新街口变成又抢又夺的战场。这还象话吗？金陵大学的学生被抢东西的散兵打得头破血流……你是怎么负责首都治安的？别说我，就连李代总统也几乎闹笑话，他的行李飞机到现在还不知下落，给人家知道了，叫本党的面孔往哪儿放？”

“这……”黄珍吾万分尴尬，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就知道自己逃命，你用公家汽车运送家眷和细软，怎么不把你抢光啊！”

“院长，”黄珍吾吞吞吐吐道：“有些传闻，实在……”

上海防守司令见何应钦越说越火，生怕出事，便出来打圆场道：“院长！这件事珍吾兄当然责无旁贷，不过……”

陈大庆也觉得在他的司令部里不能出事，便故意岔开话题：“请问院长，上海究竟还守不守？”

何应钦很不高兴：“守不守还用问我？汤司令不是说了吗，总裁早有决策……”

陈大庆颇觉尴尬。

“汤司令不是说，上海的防守，起码要守到把那批物资全部运走为止吗？”

没有人再敢应话。

陈大庆接了个电话。"报告院长！行政院的包机都到了。"

何应钦脸色缓和了过来。

陈大庆道："现在有二十架专机在机场待命，高级官员和眷属决定在明天离开上海去广州和台湾。"

"汤司令还没有消息吗？"

"还没有。"突地陈大庆的秘书匆匆奔入，把一份电报往陈大庆面前一放，陈匆匆过目忙交与何，何应钦一看跳脚道："大家听听，这成什么撤退；行政院在一连人的警卫队同一连宪兵武装护卫下撤退，全部车辆正要撤出南京，他妈的，就这样的防护还给罢岗的警察扣留了四百加仑汽油和三辆汽车，这成什么体统！后来派兵去夺，总算又抢了回来。可是立法院还来不及动，一个轮胎都没抢出来！"他又指指黄珍吾："你瞧！这种撤退你把政府的面子放哪儿去了！"

陈大庆怕黄珍吾过分难堪闹出事来，岔开话题道："院长，滕市长情况不明，你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何应钦道："滕杰一定要带着部队离开……他乘坐的火车只走了几十里路，就……"他加一句："因此盛传他已被俘，希望不确。"

"报告！"秘书进门行礼道："南京最后一架飞机已经在下午三点二十七分开出，南京机场宣告封闭。四点以后，京沪空中联络也告中断！"

这个消息倒很灵验，把何应钦的火气打了个精光。他叹口气坐了下来。黄珍吾等人也趁机开溜。何应钦正想询问上海的防守工事，警卫入报，来了批汉口客人。何应钦、黄少

谷连忙出迎，原来是刘攻芸、朱家骅和许孝炎等人驾到。众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询问南京是否坚守？何应钦、黄少谷只是苦笑。正在这当儿，蒋纬国忽然也来了。他是来问汤恩伯，他的装甲车兵团的去向问题。

何应钦低声说道："别着急。汤司令一到，你的装甲兵团也就解决了，是留上海还是去台湾，不就凭汤司令一句话吗！你亚伯可好？"

"还好，还好。"蒋纬国道，"就是脾气越来越大……"

"也难怪他，"何应钦叹口气道，"这些日子也难为他了……刚才我给他去了个电报，请他到广州主持工作，可是他不答应。"

"……"这个问题蒋纬国不好表态。

何应钦长叹一声，"纬国！总裁不出面，代总统又去了桂林，我这个空头行政院长岂不是要命了。"他顿了一下，"反正我明天就离开上海，呆在上海没有好处。白狗吃食，黑狗当灾，这副担子我挑不起来……"何应钦还想发发牢骚，只见那几个汉口来客正竖着耳朵听他说话，他心想，这种场合还是不说为好。于是只好咽口唾沫打住了。

又有一批权贵前来打探消息。又是一阵寒暄、询问、惊叫、皱眉、叹气和埋怨。何应钦心里烦透了，可又不便发作。这帮大亨也开罪不得啊！正想一走了事，汤恩伯却意外地出现在司令部里。汤恩伯风尘仆仆，脸上有一块污泥，裤子上溅满了泥浆。好在陈大庆、石觉等人原是他的亲信、骨干，何应钦是他的"亲日同志"，并没有因此对他有什么讥笑，还设了酒宴为他压惊。

汤恩伯惊魂甫定，结结巴巴地说："我这一次险极了，在南口没见过这种阵势，台儿庄情形也不一样，豫西鄂北中原诸战尤其比不上。"他一个劲儿摆手："共产党实在厉害，我几乎……"他挥挥拳头："我一定要同共匪在上海决一死战！"边说边喝酒。

稍停，汤恩伯宣布："现在，一个以上海为核心的防守战已经开始了。最高领袖一定会叫我们死守，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退了！"此话一出，举座交头接耳。就连汤恩伯自己也感到说得太"过"。因为昨天的作战会议，由于蔡文治的挑战，逼得他透露了总裁的决策，自己再说"死守到底"。不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吗？但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汤恩伯只好哈哈一笑了之："当然，我相信我的命大，上海之战不会失败，我可以讲几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张灵甫在山东失利，给共匪杀了，领袖震怒，要我从前方回南京报告。我当时坐了架侦察机从山东起飞，他妈的在离徐州几十里地时，驾驶员一头栽在坟地里，我想这一次可没命了，不料飞机两翼给两颗大树撑着，上不去也下不来，我们两个连头发也没损失一根。附近有他们的游击队，我换了身便服，一口气奔到公路边。"

人们其实早已听他讲过这个故事，但无话可说，只好听他的。汤恩伯道："公路边军车多得很，但没有一辆肯停下来，我急了；我捧着钞票在路边对司机做手势，总算搭到了车，站在卡车上做黄鱼。到达徐州之后，把管军车的人狠狠地骂了一顿。"

这个故事无从笑起，人们也没法接嘴，更没有办法找到

汤恩伯“命大”的根据，个个喝开了闷酒。散席后会议开始，原本要讨论局势，但人人对解放军渡江指挥者陈毅将军发生了很大兴趣；这个国民党将领口中的“共匪”，一夜之间指挥百万大军过江，已在他们心头变成神话一般的人物了。

“这个家伙！”汤恩伯叹道：“我认识他，是一个老共产党，也真厉害，抗战时候什么军饷武器我们都不理他，他就带着他的新四军向日本人要，搞得日本兵一塌糊涂，硬是没有办法！”汤恩伯狠狠地说：“有好几次我们在这边打，汪精卫在那边打，日本兵在正面打，三面夹攻，陈毅还是陈毅，新四军还是新四军，真他妈的！”

“陈毅还能做诗，”蒋纬国道，“据各方面送来的情报透露，这个家伙倒真是文武双全哩！据说有一年，他被我们的剿匪部队围困在赣南五岭山脉一个地方，吃的是野草树皮，睡在露天野地，穿得象个叫花子，有好几次差点叫我们给活捉了，可这个家伙真够顽固的，还做什么诗说：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石觉咋舌道：“怪不得他尽打胜仗！原来他还真有点……那个！”

蒋纬国继续说，“这个家伙是横了一条心啦，就是丢脑袋都不怕，他还怕什么？死了到阎罗王那里还要造反，真是可怕……”

陈大庆道，“是啊！当年要是把他杀了，今天省了我们多少麻烦。”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在共产党将领中，象陈毅那样的将领不止一个，问题不在于个别将领，而

在于“他们共产党那一套：政治清明，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特别是上层官吏不贪污舞弊……”提到贪污和舞弊，在座的人几乎人人有份，于是便闭口不谈。话题重新回到了检讨战局上。

“陈毅真厉害！”汤恩伯还是提到了陈毅，“当共军发动渡江战役以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荻港就被突破，接着江阴要塞守军叛乱，打乱了我们的防线，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首先遭到攻击，繁昌、铜陵、青阳先后陷落，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我命令九十九军前去增援，不料，九十九军刚到宣城，江防部队已经放弃阵地，第八兵团之五十九军和九十六军正在夺路南逃，溃兵到处流窜。为了保存实力，确保上海保卫战的胜利，我于二十二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

刚从前线败退回来的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板着面孔说：“就是命令下得太仓促，全线撤退成了全线溃逃……”

汤恩伯只当没有听见，“目前，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六十八军已经分别撤至歙县、祁门、浮梁，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已经撤至上海外围；五十二军撤至吴淞要塞……”

何应钦问道：“汤司令对上海保卫战有何安排？”

“有，有。”汤恩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纸计划，“关于上海保卫战，我们拟定了一个决战方案。根据匪军进攻的态势，他们在占领南京以后，下一步的行动便是威胁沪杭甬三角地区，攻占上海，从而夺取整个江南。因此，上海决战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是的，是的，”蒋纬国道，“我亚伯对上海的感情很深。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一辈子的心血都花在上海……”他

又放低了声音，“我亚伯这几天要来上海。”

众人一怔。汤恩伯更来劲了：“共军进攻上海地区，主攻方向可能有三：一、通过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然后伺机攻占市区；二、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尔后西渡黄浦江，攻占吴淞，切断上海退路，再进攻市区；三、沿长江边直攻吴淞，控制要塞，尔后由北向南，攻占市区。”

陈大庆不住点头：“汤司令高见，汤司令高见。”

汤恩伯更神气了：“因此，我们守备上海的方针是：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达到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得以灵活使用。”

众人吹捧道：“汤司令可谓运筹帷幄，料敌如神了！”

汤恩伯故作谦虚状：“关于上海保卫战的具体防务要领，请上海防守司令石觉谈谈吧！”

石觉起立、干咳、喝水，“各位，根据汤总司令的战略思想，我们的具体部署是：一、要加强外围阵地。以南翔镇、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一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城至北蔡镇一线为浦东外围阵地。由一二三军加上暂编第八师守备浦西各外围据点。由五十一军守备浦东各外围据点。此外，在太仓、昆山、青浦、松江、嘉善、南汇等地要派出小股部队巡视，在崇明岛及吴淞口外七个小岛上设置二百个水泥活动堡。

“二、要固守主阵地。吴淞以西之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直至黄浦江边为浦西主阵地。由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一线为

浦东主阵地。五十二军担任沪西北地区的狮子林、月浦、杨行等主阵地的守备，五十四军担任沪西大场、真如、北新泾之守备，七十五军担任沪南虹桥、梅家弄之守备，三十七军担任浦东南部塘桥、洋泾之守备，十二军担任浦东高行、高桥之守备。

“三、要坚守核心阵地。利用市内高大建筑物，如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等处，作为核心阵地。由二十一军、九十九师和交警总队负责守备……”

石觉说完，汤恩伯站了起来：“各位！这就是我们的上海守备计划。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在上海坚守半年，国际局势将有剧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上海，这个我们为之流血的阵地，将成为我们向共匪大反攻的桥头堡……”正是：纸上谈兵，计划谈得蛮好；这一辈子，不知能否奏效？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桂林城头云雾浓　李宗仁犹豫
金陵王气黯然收　蒋介石昏厥

就在汤恩伯纸上谈兵，决心“保卫大上海”的当儿，远在杭州的蒋介石却在为李宗仁飞去桂林而伤透脑筋。他的脸色阴沉，眼里露着一丝凶光。

“这么说，李德邻这个家伙真的不顾大局，飞去桂林啦？”

“是的。”蒋经国回答道：“专机到达桂林时，欢迎的人群达数千人。”

“娘希匹！”蒋介石有点愤愤然，“到了桂林，他们干了些什么？”

“据我们的人密报说，”蒋经国透了一口气道，“李宗仁活动频繁，接连在桂林文明路私邸召见广西各界要人。据说，

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等人主稿，向李宗仁写了一份长长的建议书……”

蒋介石顿时紧张起来：“什么内容？”

“他们还能说啥好话，”蒋经国劝道，“算了，天要下雨，海要涨潮，由他们去吧！”

“不行，”蒋介石道，“我要知道他们在放些什么屁！”

“好吧！”蒋经国道，“这份建议书罗里罗嗦，归纳起来，有四点意见。第一，他们说，今日之下，党国大局已经积重难返，末日将临，全面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可恶！”蒋介石愤愤地叫道。

“第二，他们还建议，目前桂系军队尚有二、三十万人，为了保持广西省内的和平与安定，可以和中共进行有条件的和谈。他们还狂言，中共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是你。因此，中共很可能接受他们的局部和谈……”

蒋介石脸色都变了：“什么？他们竟要单独和谈？”

蒋经国继续说：“建议书的第三点更可恶。他们认为，广西的军政领袖们一向跟中央不睦，对中央的……领袖心怀不满，而对民革的李济深等人则友谊极深，他们想钻这个空子，利用李济深这条线，和中共搭上关系，以便讨价还价……”

“娘希匹！”

“第四点意见是，他们分析了桂系的实力，认为用现有的武力和中共对抗，无异是以卵击石，当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该死！"蒋介石愤恨道，"签名的人多吗？"

"很多，除了李任仁、黄朴心外，在广西的社会名流几乎全签了名。李任仁还多次劝李德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扬言失败已经注定，为什么要当……你的殉葬品？"

"李德邻的态度呢？"

"我们密报的人没有细谈，"蒋经国摊了摊手道，"只是说李德邻犹豫不决、动摇不定……"

蒋介石咬牙道："告诉广西的人，要密切注视李宗仁的动向。一有消息，立即呈报。"

"是的。"

"还有，"蒋介石补充说，"你给健生去个电报，把李任仁等人的建议书告诉他……"

"告诉白崇禧？"蒋经国不解，"这……"

"去吧！"蒋介石笑道，"我和健生已经达成默契，要制服德邻，只有靠他了。"

"好吧！"蒋经国似有所悟。

儿子去打电报，老子在屋内来回踱步。他心里好恨呀！恨共产党跟他拼命，恨李宗仁对他逼宫，恨前方将士不给他争气。气急败坏地把桌子上的电报扯得粉碎。

这当儿秘书匆匆进来报告前方消息。蒋介石挥了挥手，凄然问道："他们进南京没有？"

"还没有。"

"何应钦在上海说了些什么？"

"他只是参加了汤司令召开的军事会议。什么话都没有说。"

"汤司令说些什么?"

"汤司令说他有决心保卫大上海。为了确保上海的安全，他还公布了'十杀令'……"

"十杀令?"蒋介石很感兴趣，"什么'十杀令'?"

秘书捧着文件念道，"十杀令的主要内容是：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联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很好，很好，"蒋介石笑道，"恩伯还行啊!"

"在这期间，汤司令还公布了'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具结办法'，'保密法'和'防谍法'，规定凡发现'通敌'人员可以就地处决。"

蒋介石频频点头："很好，很好。"

儿子回来了。蒋介石忙问："电话打通了?健生怎么说?"

"健生请亚伯放心。对李德邻他是有办法的。"

蒋介石松了口气，"他还说些什么?"

"他说和德邻不能闹僵。一定要好言抚慰，……"

蒋介石点头，"好。过一会儿你再去打个电报，请李德邻去广州主持工作，口气一定要诚恳点。"

"好吧!"

"你再给何应钦去个电报，让他出面请居正、阎锡山等

几位元老跑一趟桂林，请李德邻出山……”

“好的。”

蒋介石伸了个懒腰，疲乏地问道：“南京有消息吗？”

“有。”蒋经国道，“南京市长滕杰已经脱险到达上海。”

蒋介石忙问：“他的兵呢？”

做儿子的苦笑道：“他率领了三万士兵乘火车撤退，只走了几十里路，镇江已情况不明，便下车退入京杭国道，辗转到吴兴，找了几辆汽车到杭州再去上海，三万人不见，只回来了几十个人。”

“脓包！”蒋介石道，“还有吗？”

“南京出现大抢劫，共匪还没有进城。”

蒋介石没问谁在抢劫，这是无需询问的。“我们也准备准备，”蒋介石连打几个呵欠，“明天去上海。”

“好的，亚伯。”

“你要侍从室准备几条炮艇，”蒋介石吩咐道：“目的地多说几个，台湾、厦门、广州、舟山群岛，就是别提上海。”

“是的，亚伯。”

“同恩伯通一个电话。”蒋介石道：“告诉他，我决定在二十五日去上海，叫他在复兴岛上准备住的。”

“好的，亚伯。”蒋经国同结结巴巴的汤恩伯通过电话，报告道：“他们正在开会。”

蒋介石疲乏地问道：“戴戎光到底怎么样了？他是顾祝同的亲戚，不会真的出毛病吧？”

“据说戴戎光已经给对方枪毙了。”蒋经国道：“叛变的是炮兵司令，不是他。”

蒋介石默然。半晌再问："恩伯又说些什么？"

"他哭了。"蒋经国道："他在电话里哭得很悲伤，说荻港叛变和江阴要塞失掉之后，他曾经下令收回这两个缺口，限令两小时堵塞敌人渡江的缺口，陆空军大批增援，但到头来他们还是落荒而走，他说他没有面孔见亚伯了。"

蒋介石痛苦地低垂着头，没有出声，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

蒋经国见他痛饮白兰地代替安眠药，迷迷糊糊似将入梦，悄悄地退出，嘱咐侍卫好生伺候。他自己守在电台旁边，苦候南京地下电台的电报。他满怀忧郁，就在电台伏案假寐，终于倦极入梦了。深夜十一点半给台长摇醒。

"事情很糟，共匪进城了！"

蒋经国闻讯直蹦尺半高，急问："真的进城了？真的进城了？"

"请看电稿。"台长呈上稿纸，蒋经国揉揉眼睛，只见地下电台报告道：

"共匪先头部队已于今晚十一时入京，匪军先头部队虽已进城，但鸡犬不惊。南京暴徒横行，总统府及卫戍司令部几成平地。各种交通断绝，浦口匪军续向南京进击，但隔江射击已告沉寂，余容续陈。"

蒋经国睡意全消，三脚两步赶到蒋介石房中，只见他满面血红，已经大醉不省人事。蒋经国一手刚按在他父亲肩上，感到无此必要，便回到电台，继续等候消息，到十二点半时南京地下电台果然拍发报告道：

"匪军已于今夜十二时正由下关经挹江门开入南京，居

民夹道欢迎，见之痛心。余续陈。”

“夹道欢迎，”蒋经国无法支持，向侍卫要了瓶酒，凄然痛饮：“深夜十二点，南京老百姓夹道欢迎，”他眼泪两行，“要不要同亚伯说，他一直在问……”

地下电台报告道：“匪军入城后，我方预装之计时炸弹先后爆炸，南京城内数处大火，下关车站及附近码头火势更大。司法院大厦于今晨一时一刻起火，一小时后，此长达一百公尺、巍峨四层之大厦几成平地。附近民房俱被波及，纷纷迁出。……”

法新社的电报说道：“共军先头部队今晨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南京治安维持会用一辆民用吉普车作前导。清晨三点二十一分，本社记者及美联社记者在城门以内一里的南京大街上遇到共军。街上灯火辉煌，人群拥挤，共军陆续向城中心进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军官拒绝对记者谈话，并叫新闻记者走开，免遭危险。”

蒋经国又接到合众社的电报：“南京城内水电已告恢复，电报与邮政局照常办公，菜农肉商等在黎明前准备照常开业。”

蒋经国周身发抖，新华社的电报赫然出现：“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二十二年之久的反革命巢穴——南京已于二十三日午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受到学生和市民的热烈欢迎。男女学生纷纷向解放军献花致敬。人民解放军已经布告安民，城门秩序安定，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在发起渡江战斗后三天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便攻占这个中国第一大城。这说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

国民党匪军一触即溃，已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蒋经国无法掩饰他的悲哀，在此起彼伏的鸡啼声中，摇摇晃晃倒向床上，怕见窗外业已到来的黎明。他偷偷地啜泣着，倏地又奔向蒋介石卧房，人未进门已听见蒋介石苍老的声音在说：“谁啊，来人哪！”

“亚伯！”蒋经国飞奔而入，泣不成声，蒋介石一怔，惨然问道：“南京，南京完啦？”蒋经国只是点头，侍卫长旋即捧着大叠电稿进门，蒋经国一手夺过，蒋介石忽地厉声说：“快，快念给我听！”

“他们进城了，”蒋经国双手颤抖，声音发抖，说：“法新社电报，说无数共军在渡江，成千成万的南京市民一群一群手挥小旗，欢迎他们，愈到市中心，欢迎的人愈多。

“各学校和各大学的男女学生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及‘向保卫中国人民的解放军致敬’等口号。解放军跨着轻松的脚步向前行进，脸上很少有笑容。他们的表情惊人地严肃，这是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表情。解放军的队伍，经过蒋介石的官邸和司法院大厦废墟时，连头也不回一下。解放军的军官也跟着队伍行进，他们腰间挂一支木壳枪而不是手枪，这支木壳枪就是表示他们军阶的唯一标志。

“有些队伍长时间行军疲倦了，就在林荫道的台阶上与马路的边沿上小作休息。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秩序井然，士兵们排成直直的行列坐在地上，把步枪夹在两腿中间。有一大群市民围着他们。士兵们安详而镇静地答复无数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将一直打到上海与广州，我们将肃清人民的敌人！

“有些部队在散发传单，向人民解释解放军作战的目的和解放军的纪律。据这些传单说，士兵们奉令不得向人民取一针一线。

“在未来的三天中，仅仅在南京地区，就将有二十万解放军渡江，但只有几千人留守南京，大多数将继续向南进军，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合众社记者报道：今晨南京秩序已经完全恢复。大批民众一早就集在街头，等着瞻仰共军的雄姿。共军卡车往来奔驰街头，民众并不害怕共军，却都兴奋地渴望着看到人民解放军。

“共军纪律非常严明，他们很有礼貌地向行人让路。南京市民对于战争的结束，似乎感到非常欣慰。……”蒋经国早已没有朗读，他不但没有这份勇气，抑且也没什么气力了。他以为身边的老头子同他一齐在默默地看电报，沉痛到连呼吸都停止似的；当他一回头，却发现蒋介石口吐白沫，早已仰面躺在床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昏厥过去了。

做儿子的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把他扶将起来，同时要侍卫找医生。医生急急忙忙赶来，略一诊视，便打开药箱给他打了一针，同时施行按摩，十分钟后蒋介石悠悠醒来，猛睁眼见床前围着一大堆人，不便放声痛哭，挥手要众人走开，包括医生在内。众人离去后蒋介石吩咐儿子道：“今天二十四日，明天一早我们该动身了，炮艇已经准备好，下午你再去检查一下，……”

蒋介石准备离开，司徒雷登则留在南京，不安地等待大军进城，午夜不寐，披衣出视。

"泾波,"司徒在大使馆草坪上遥闻附近一片欢呼之声,戚然道:"他们真的来了!"

傅泾波毫无表情地点点头。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司徒烦躁地在草坪踱步:"周恩来会来看我吗?他手下干员之中,不少是燕京的学生哪!"

傅泾波怔怔地说:"可能会来吧?"

"一定会来的,泾波!"司徒满有信心道:"别忘记他们穷!他们曾经同我们合作抗日,知道美国的分量:举足轻重!今天苏联没有原子弹,没有足够的能力领导世界,我们美国有!今天中共眼看要上台了,他们广播攻下南京后'国民党有组织的抵抗终止',这是使蒋介石落泪的话,但我看中共也不必太高兴,你们上台没有美国支持怎么行?"

傅泾波道:"不错不错!"

"该来了吧?"司徒不时看天色、看手表、看马路、看地面,不特周恩来还不见来,连一个兵士的影子都没有,荒鸡啼明,朝曦未升,司徒猛地说:"对咯,我们不能在外面等,我们还是睡觉去,他们要来,也得到会客室等我们!"于是司徒往床上一躺,辗转不眠;悄悄下床,在窗前遥望门口,希望有奇迹出现。

直到六点半,果见一队解放军在金色的晨曦下到达门口,司徒心跳起来,朝雾中见兵士们步伐整齐,看门的人早已立在一旁,微笑垂手,连司徒曾经特别关照过的通报手续都免了,这使他又气又急。又见兵士们进入草坪,登堂入室,司徒象一个做错了事的顽童,忙不迭往床上一倒,静待客人开声。不料客人乃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到的,他们有分寸地巡

视一遍，生怕有国民党要人躲在里面，然后逐屋巡视，有几个推开了司徒的房门。

司徒不能不表示他的"身份"了，他大喝一声："谁？谁到我的房里来了？"

有一个声音接着说："哦，这个恐怕就是司徒雷登了！"

司徒想生气又不敢骂人，再问："谁啊？谁？"

有一个声音答道："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刚进南京。"

"谁要你们来的！"司徒气惨了，他想周恩来不见来，却来了几个兵士，而且并未跪着听训，这对于平时视蒋介石如草芥，以南京政府"太上皇"自居的司徒雷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无以言容的侮辱，其严重性似乎超过了珍珠港事变。司徒浑身发抖，一骨碌坐起来，站在床前，问道："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自己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大使馆有外交特免权，这一点你们都不知道！"司徒越说越有气，指指门口十几个解放军道："你们谁负责？"

"我！"一个年轻解放军从从容容地跨进一步，非常有礼貌地朝司徒点了点头："我是班长，我带着我的同志负责这一地区的搜索工作！你懂得我们的话吗？"

"懂，"司徒道："是你们长官要你们到这里来的吗？"

"不，是我们自己来的。"

"你们犯罪了！"司徒道："这里是美国大使馆，有外交特免权，你们犯罪了！"

"司徒雷登先生，"那年轻的班长沉着地笑笑："如我们'犯罪'，我们的上级会处理，这一点你不必操心。我们虽然是士兵，但我们也懂得：你们美国同我们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你们不但不承认中国人民的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你们还在干着不可告人的花样，企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那班长迈前一步，司徒脸色苍白，倒退一步扶住床沿，刚说了句："你想干什么？"那班长严肃地说："即使这样，你不必害怕，怕我们会对你不礼貌，这绝对不会的，除非你们美国敢派兵来中国，那么你才有可能做俘虏，现在谈不上，不必怕。我们如果象你所说那样已经犯了罪，我们回去之后会报告上级，听候处理。现在，"他一对敏锐的眼睛朝房间里扫视一遍，摆了摆手道："没什么了，我们走了。"十几人立刻离去。司徒越想越气恼，追出去大喊道：

"安德堡、安德堡，还不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那安德堡是专管司徒食宿的职员，闻言起床，见这么威武的解放军已到眼前，不觉瘫软在房，尚未撤退的华籍职工闻声集中，一见那情形都没了主意，平时颇为神气的那股劲儿不知哪儿去了。正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华人与狗"，不可说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末日将临　蒋介石登复兴岛
鸡飞狗走　上海滩怨声载道

书接上回。却说司徒雷登脸色苍白，气得发抖，问安德堡道："你怎么搞的！让他们长驱直入，大使馆尊严何在！"安德堡惊魂未定，直打哆嗦。傅泾波道："大使不必生气，共产党太无聊，我们犯不着同他们一般见识。"

早餐桌上司徒吩咐道："泾波，给我办两件事：把今晨的情形通知国务院，同时通知有关人员，今天下午在法国大使馆住宅中，召开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外交代表会议。"

"是，大使。"

入晚，司徒又要傅泾波拟报告给国务院道："共产党进南京已一天，迄无官员来大使馆。那些村野鄙夫闯入卧室，此间外交团都觉得滑稽，也引以为忧。英、法在同一时间也有

类似情形，既未伤人骂人，也无劫掠行为，一般认为这是共军士兵偶然的行为，或非官员所指使。下午三时接获指令，命我向北平、南京同时提出严重抗议一事，因与中共并无外交关系，此事殊不易为。

“共军进城以来，纪律之佳，前所未见，此点实使我痛心万分。据国民党军官告我，长江天险防线等于三百万部队火力。一旦失去，噬脐莫及！他们和我国陆军及海军武官一致支持坚守长江，海陆空配合行动，受国防部统一指挥，再用白银发军饷，使兵士们丰衣足食，长江必可坚守，或将变更共党政策。但今日已无法再提，乃使我对蒋介石万分遗憾！

“赖普汉现在上海，他在华府时对于尚未动用的经济总署款项五千四百万美元，与国会曾有所辩论。以我们的角度看来，为了美国国家的利益，这笔钱最好用来稳定中国的币制，并使中国政府能够用白银来振奋长江守军士气，而不必再办救济工作，或从事任何建设，因为这样做法，大部美元势必落入国民党官员口袋之中；而自坏的一方面看，这笔钱将在战争中完全浪费，并给予共产党一种他们所未曾要求过的协助。以目前而言，这笔钱建议且慢动用。是为上策。

“正因为失去南京，使我了解到国民党军事机构由于不顾士兵死活、克扣军饷、贪污成风，因而造成全面溃败的可怕结局。库务处代表巴格尔告我，某中国将领紧握三千万枚银元不发出去，达数月之久，我曾前往质问，他们用一种可笑的态度回答我说：已有一部分到达兵士手中，实无耻之尤！”

南京的司徒雷登在痛骂蒋介石。杭州的蒋介石却在痛骂司徒雷登。

"活该！"蒋介石恨恨地骂道，"谁叫你留在南京看我们的笑话？那几个该死的小共匪怎么不把你给扣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才热闹啦！"

"亚伯该休息了。"蒋经国劝道，"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动身了。"

"我是这样想，"蒋介石没有丝毫睡意，"美国派司徒这个老混蛋在南京做眉眼，里头大有文章。难道他们要改变对华政策？"

蒋经国气愤地说："早有人说过，美国在耍花枪。不然司徒留在南京干什么？他的干儿子傅泾波又在忙些什么？南京是在二十三日深夜丢掉的，司徒在二十四日晚上才对人说，国务院在二十二日命令他回国述职。这是因为共产党进南京后的一、二天里，没人去同他拉拉扯扯，他才这么说的。这未免太滑稽了。"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蒋介石恨恨地道："你要看我的笑话，没那么容易。我姓蒋的也不是好惹的！"说罢，端起白兰地一饮而尽。

几小时以后，蒋介石凄凉地乘着炮艇到了上海。他站在烟雨凄迷的甲板上远眺，不禁悲从中来。想当年北伐战争时，他作为光荣的胜利者，耀武扬威地坐军舰到了上海，欢迎的人群如潮水奔腾，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曾几何时，他却变成灰溜溜的失败者，悄悄地坐上炮艇，无声无息地登上复兴岛。风云的变幻真叫人难以忍受呵！

蒋介石强笑着和前来迎接的汤恩伯、石觉、陈良、毛人凤等人握手。各人相对无言。几分钟后陈大庆匆匆赶到，蒋

介石惨然问道："几点钟了？"

"六点了。"汤恩伯道："要不要吃晚饭？"

"不不，"蒋介石起立："我要到上海看看。"

"啦啦，"汤恩伯结结巴巴道："上海风声鹤唳，市面不不不不不——"蒋经国也劝道："亚伯，我一会儿就去上海布置，亚伯不必去了。"

蒋介石虚火上升，勃然变色道："我要去！我一定要去！难道共匪已经到上海啦！我偏要去！我偏要看看上海是个什么样子！"

众人相顾无言，明知道这样做毫无好处，也知道蒋介石对上海的感情；那是他的"发迹"的地方，其情尤胜故乡。只得戒备森严，领他去参观几个汤恩伯经营了好几个月的防御工事。这几个防御工事是汤恩伯模仿杜聿明守四平街和松花江桥头堡的工事结构而设计建筑的。全部钢骨水泥，在每一个主堡垒之下有地道贯通附属各堡的机关枪阵地；粮食、用水、柴炭、弹药等储备齐全，是为第一线。第二线系长壕，也用水泥钢筋，壕内可行走吉普车，壕沟纵横，并辅以竹签、铁蒺、避弹钢板、电网等物。第三道防线是木城，这是浪费了无数人力物力的庞大工程。木城用合抱巨木直竖，每一支木柱都在一丈以上，埋进土内二尺至二尺五寸，露出地面的高度约八尺余。木柱与木柱间的空隙仅三四寸宽，木柱上下分以铁索横梁贯连。偌大一个木城把全上海围在里面，东起江湾，江湾机场也包括在内；蜿蜒而西，包括北站西站而至龙华以迄黄浦江边。仅龙华和虹桥机场露在外面。为拱卫这个大木城便出现了第四道防线，又是一片大小碉堡和电网，

其紧密更甚于第一线。因为如木城有三长两短，上海也就差不多了。

“总裁，”汤恩伯道：“好多军事专家来看过，一致认为这些工事的构筑，在理论上是无法突破的，除非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联合进攻，否则休想越雷池一步！共产党根本没有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保住大上海是毫无问题的。”

参观了防御工事，有如打了一剂强心针，蒋介石的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还想看看前沿阵地。汤恩伯、蒋经国如何敢依？在汤恩伯等人的苦劝下，蒋介石只好回到停泊在杨树浦附近的泰康号兵舰上。当晚，蒋介石召开了临时军事会议，参加人有汤恩伯、陈大庆、陈良、谷正纲、方治、石觉、桂永清、蒋经国、蒋纬国、俞济时和泰康号舰长马纪壮。

“报告总统，”俞济时道：“复兴岛三千重兵防守，已经布置妥当；溪口来的卫队六百人，也已从杭州到达复兴岛。”

“报告总裁，”方治道：“局势严重，总裁是非复出视事不可了，文告是否在今夜发出？”

“已经拟好。”蒋介石频频点首：“让中央社拿去发罢，——不不，我有顾虑。”

蒋介石立刻接着说：“通知中央社，不要用‘本市讯’，用‘奉化电’好了。”

众人默然。这篇“重申戡乱决心”的文告如此播发，一来说明了蒋介石又从后台走到台上；二来却暗示了形势危急严重，致使他在重兵保护之下，也不得不行踪诡秘，故布疑阵了，前途实在不妙。

见无人说话，蒋介石问道："防御工事你们都看过啦？"

"都看过了，报告领袖，"汤恩伯道："阎锡山、陈良、陈大庆几位，还不约而同认为上海的工事可与斯大林格勒比较——"没料到蒋介石因太原失守，心情更坏；而斯大林格勒这个名字又犯了忌讳，脸色陡变道："好就好，比什么！"

"是！"

"全搞好啦？"蒋介石再问："国库艰难，你们可要多想点办法！"

"是是，"汤恩伯道："这次工事，需费浩繁；上海市民为了支持戡乱到底，踊跃捐输，众志成城——修好了一个大木城！"

蒋介石铁青着脸问："没问题啦？"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汤恩伯道："上海的工事是共匪的坟墓，这是大家公认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现在经费还差一点，领袖一到，士气大振，上海工商界的认捐一定更热烈了！"

"大家要知道，"蒋介石道："上海是必守的了！上海不守，怎么得了？至于守到什么地步，当然要看战事的发展。战事怎样发展，又要看三军肯不肯用命、工商界肯不肯支持？关于工商界我不能亲自上门，你们要好好地和他们解释。我呢，如果上海有战事，我决定在这里亲自指挥，与上海共存亡！为了提高士气，我明天起要分批召见团级以上的军官，勉励他们重振黄埔精神！"

"报告领袖，"桂永清道："如果可行，不妨拿大头发军饷，这也可以提高士气。"

"大头?"蒋介石一怔，但略一思索，拿出当年上海交易所时期的"搏劲"道："好，大头就大头，合算合算。"他默算一会，又言归正传道："你们可以对工商界痛切说明，共匪一到，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到那时想要国军保护，可来不及了！上海决战对他们关系之大，大得不得了！"

第二天汤恩伯秘书呈报，说上海工商界一片抱怨、一片倒风，看样子是非拿出功夫不可了；其中尤以申新纱厂大老板荣毅仁等人为甚，他们表示已经筋疲力尽，无法再"捐"分文。

汤恩伯闻言不悦，思索良久，说："荣家是第一等有钱人，他们不捐，是无天理，你把荣毅仁找来，就说我请他吃饭。"

荣毅仁说到就到，一进门便说："汤司令，不敢叨扰，不敢叨扰。本来今天想来拜访，因为听说蒋总统已到，你一定很忙，因此未敢造次，吃饭当然由我请客，司令不必客气。"

汤恩伯道："好好，请坐请坐。"寒暄过后，汤恩伯开门见山道："听说对于保卫大上海的防御工事，上海工商界不很热心。荣先生哪，这一回真是要紧，请问如果共匪打到上海，而国军因为经费关系，守不住了，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荣家辛辛苦苦的大堆财产，到那时工厂炸平，货物抢光；你们资本家又得一个个拿出去杀，共产共妻，一塌糊涂，你们怎不想想？支持国军就是支持国家、支持自己吗？"

荣毅仁苦笑道："咳咳，咳咳！"

汤恩伯以为对方十分感动了，立刻眉花眼笑："荣先生如果认为我说得对，那么上海工商界的支持，总该——"正说着王晓籁来访，汤恩伯笑嘻嘻迎见道："晓籁兄，你这个多子公来得正好！"便把情形又同他说了一遍，王、荣二人相对苦笑，兀自不肯说话。在汤恩伯催促下，王晓籁无奈，对汤恩伯叹道："今天我来拜访司令，正为这件事情。今天上海滩，不瞒司令说，已经'坍'了！'民穷财尽'四个字或许严重点，但工商凋敝四个字一点也不过分！关于摊派工事这笔钱，司令可知道，有多少家五金业已经倒闭了？有多少家——"汤恩伯不悦道："这样说起来，你们是要等着共匪进上海了！"

"司令，"荣毅仁道："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上海郊区的工事值多少根条子？算算法币那是天文学数字，这些都是工商界摊派的。我们申新已经捐得不少，司令如果不信，可以问问经手人。我们资本家当然不希望家破人亡，可是不瞒司令说，我的厂已经名存实亡了！停工减产，头寸不灵；困难重重，一言难尽！到今天共产党不来厂也会垮了，如果再要捐钱，钱从何来？"

汤恩伯耐着性子劝道："荣先生明白，这一回关系重大，上海得失在此一举。别等共匪进上海，否则你们一家一当全共光了。"

荣毅仁惨笑道："不瞒你说，今天的我，今天的申新，有没有全一样。明天如果调动的过来，我一定送上门来；如果明天同今天一样，那请转告总统，我荣某人只有一条命了！"

汤恩伯恨不得把王、荣等人一口吞了，转念一想，这个时候同他们翻脸为时太早；反正上海工商界跳不出他的掌

心，想办法还来得及，于是强笑道："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你们几位是非帮忙不可的！为了请大家了解目前局势的严重，我们今晚上就多约几个人叙一叙吧！"

"不好啊不好！"散席后工商界又个别叙谈，荣毅仁对王晓籁道："看天津来的共产党报纸，知道他们把我们叫做'民族资本家'，意思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厂，既非外国人的，也不是国民党大官的，共产党这样说法对不对我不懂，但今日的情形却使我有切肤之痛！"荣毅仁沉痛地说："你清楚，晓籁兄，汤恩伯对我们上海工商界什么都要。政府可以把大批黄金美钞、弹药武器运到台湾；但一提到守上海，他妈的什么都向我们伸手！五金业、木材业，十家有九家半破产；征用的巨木超过两百万根，收购为名，勒索是实！钢骨水泥被征用的数字大到难以令人相信，拿来造国际饭店至少可以造它三座五座的！"荣毅仁咬牙切齿："一方面榨干了我们上海老百姓，一方面他们却个个变成了财神！去年冬天他们造工事，水泥敷上之后没有保暖，水分没干便给冻住了，到今年春天这批钢骨水泥碉堡已经有了裂痕，偷工减料，谁看不出？五金业有人对我说：插在地下的钢板原定入地二尺五寸，其实只有一尺多点，揩油揩到——"王晓籁苦笑道："我听到的更多！汤恩伯工事做得再好，上海恐怕同样要放弃。外面都在骂，都在叫，都在说上海戴上一顶'防御'帽子以后，无数物资又给他们'接收'过去了，汤恩伯分明重演'劫收'上海好戏，他赚饱了，我们太惨！河南人在战时最恨'水、旱、蝗、汤，'现在轮到上海人来恨汤恩伯了！现在连杜老板都吃不消了，杜老板昨天还在烟灯旁对我愤愤地说：'上海是

汤恩伯来劫收的，现在还是从他手里送掉！'你说上海还能不能守！守些什么！"

荣毅仁长叹一声，说："刚才我还没说完，汤恩伯开刀的都是我们'民族资本家'，他们自己的工厂商号没有摊派，了不起摊派到一点点，而且最后赚饱了的还是他们自己，那我们算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口口声声说为我们戡乱，难道现在还不够乱的？"

王晓籁叹道："毅仁兄，不过我劝你，多少该敷衍他们一点，君子不吃眼前亏。"

荣毅仁击桌道："我还不够？我可以把几次的摊派和捐款一笔笔告诉你！"

"不必不必，"王晓籁道："这味道我明白，我也在尝！"他痛苦地问："老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算是老几？"

荣毅仁一怔："你是什么意思？"

王晓籁苦笑道："共产党说我们长，国民党说我们短，我们到底算是什么玩意儿？你也看到：南京失守后，老汤的上海防御更紧张了，虹桥、黄家花园、南翔、大场、真茹一带民房统统拆干净，无数难民涌进上海，这批人不也是中国人么？他们的田地变成壕沟，他们的房舍变成废墟，他们的粮食变成军粮，他们的一家一当给散兵地痞抢劫，"王晓籁长叹："我不懂什么政治，我是念佛的，看见这种情形，真是不安之极。请问这个样子的局面，汤恩伯却说是'保护上海人民自由'，你说开什么玩笑？"

荣毅仁叹道："你也知道，老汤已经公布过，说要征用上海市高楼大厦，同共军进行巷战。他们把这说成是'上海是

斯大林格勒'，要逐巷逐屋战争，这不是要毁了上海吗？刚才我听到，老汤派兵征用了十三层的开纳大厦。只征用了一两天，守卫的部队就撤走了。因为，老汤已经拿到五十根大条！”

“妈拉个×，‘金条格勒！’”王晓籁狠狠地说：“我看用不着共产党到上海，我们一家一当已经给国民党共光了！”

“老王，”荣毅仁道：“天津来的消息说，国民党把共产党糟蹋得一文不值，其实恰巧相反，共产党，”荣毅仁不安地咽了口唾沫：“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把人当人看的！”

“嘘！”王晓籁道：“当心窗外有耳！”

“我不怕！”荣毅仁愤激地说：“不瞒你说，我本来决心到香港，现在我反而不想走了！国民党这种做法自取灭亡，不亡是无天理，每一个上海人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至于共产党，我想即使再坏，也不可能比现状更坏了吧？老实说如果国家强大，我们不做孙子，我的几间厂全部送给国家又算什么？今天的我，纵有亿贯家财，还是束手待毙，毫无办法！”

荣毅仁接着说：“晓籁兄，何应钦在上海只呆了二十小时，可是上海人给他吓坏了！二十四日一早，有一个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告诉我说：表面看来上海是决定死守了，但何应钦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暗示，说上海一面作战，一面抢运物资。这不是说得很明白吗？物资抢光，把我们上海人的民脂民膏刮光，上海就不必守，就会来一个‘战略撤退’了。人家说国民党是‘刮’民党，我还以为说的人太缺德，太刻薄，可是现在看来，那真是一点儿也没说错。”

王晓籁叹道："何应钦上飞机之前对大家说'我们广州再见！'大家就知道守上海不过是说说而已。问题是上海不守之后，等到我们去广州，他们不知道又去哪儿了！"

"那你决定怎么办？"

王晓籁苦笑道："我是说上海守不住，广州也守不住，国民党的气数已尽，我们何必给他们去撑门面？我们也不是傻瓜！……老汤要拿我们当孝子使唤，为他们办后事！"正是：不给人家当孝子，就要自己早决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众叛亲离　蒋王朝气数已尽
过河拆桥　老“闻人”油已挤干

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听到上海工商界对“捐款剿匪”的态度以后，气得脸色发青，“上海工商界为什么不支持剿匪？上海是我们的老地方。工商界是我们的老朋友。可是今天，他们竟然如此忘恩负义……”

蒋经国劝道，“不会吧？他们不会不考虑后果……”

“娘希匹！”蒋介石恨恨地骂道，“上海这样繁荣，工商界这样赚钱，没有我们给他们打天下，他们能有今天？你们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们乖乖地拿出钱来支持剿匪。他们就是石头，我也要在他们这块石头里榨出油来！”

蒋介石想在“石头”里榨出油来，可这块石头也不甘示弱。他们还有武器——就是诉诸舆论。

“这批工商界大亨真该死！”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向蒋氏父子告状道，“他们到处哭穷，到处胡说八道。据可靠情报，他们竟然找到了几家外国报纸给他们说话。而有几家外国报纸把他们的哭穷，竟然当成了‘头条新闻’。”

“什么？”蒋介石吼道，“他们要寻死？”

“他们胡说……胡说我们是刮尽民脂……说这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摊派奇重，到处都是敲竹杠……他们已经无法生存了……”

“反了反了！”蒋介石气得脸色发青，“没有我们，他们能有今天？”

“他们还说，我们气数已尽，说共产党也不比我们……”

“枪毙枪毙！”蒋介石叫道，“该把他们统统枪毙！”

蒋经国比他老子要冷静：“这帮大亨也太岂有此理了！”

“今天早晨，”毛森继续说，“路透社记者堵着我的门向我追问：外面传说上海实业界人士一致要求，按照北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而且说这是最好的一种解决办法，……”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回答很明确：这是谣言！”

“很好。”

“不过，对这帮大亨，我们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毛森说着看了蒋介石一眼。

“你的意思是？”

“杀只鸡给猴子看看。”

“杀哪只鸡？”

“先挑小的……”

“不，不，”蒋经国道，“在这个时候，……还是不宜……”

“如今不光荣毅仁、王晓籁在软磨硬泡，就连颜惠庆也……”

“颜惠庆又说了些什么？”

“颜惠庆糟透了。”毛森道，“据情报透露，上海市商会和各银行代表，正在制造舆论，动员各界力量，向汤司令和政府方面施加压力。他们公推颜惠庆为社会各界的总代表，要求政府放弃决战方针，和共匪谈判，采取北平方式……”

“我真不相信上海工商界会这样发疯，”蒋经国道，“但愿不要中了奸人之计。如果他们真这样忘恩负义，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来，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

“还有，还有……”毛森嗫嚅起来。

“还有什么？”

“张静江他……”

“张静老有何情况？”蒋介石吃了一惊。

“最近张静江和人闲谈……实在不应该……”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总裁是……过河拆桥……全然忘记了当年混迹上海滩的恩义……”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跳了起来，“我没有亏待过他，而他却一直在拆我的台……”

“算了！”蒋经国劝道，“这种人以后不理他也就算了！”

“还有……”

蒋介石不耐烦了：“说吧！”

毛森本来想报告一下蒋介石当年的“老头子”杜月笙的情

况，一见蒋介石的脸色不好，便临时改变了主意，挑一些“好消息”告诉蒋介石。

“报告总裁！据我们留在南京的人报告，我们派去轰炸南京的飞机，给老百姓造成了重大伤亡。仅四月二十七日一天，就炸死南京市民三十余人……”

毛森的“好消息”并没有让蒋介石高兴多久。毛森刚走，周至柔的“丧音”，却在蒋介石的耳边响了好久。

“报告总裁，汉口有一架B25式重轰炸机向北飞去……”

“你们都是吃素的？连架飞机都看不住？”

“是这样的，”周至柔道：“这架B25六四〇号重轰炸机有一点儿毛病，送到汉口检修，飞行员是空军一大队九中队上尉军官梁惠福，这个广东人看样子很老实，不言不语，想不到他竟趁这个机会飞走了……”周至柔吞吞吐吐，说不出啥名堂。蒋介石狠狠地骂道：

“今天一架，明天一架，到头来连我们的座机都会飞到北边去吧？你要我的好看？”

周至柔汗如雨下：“不会不会。空军还是绝对可靠的……”

“可靠个屁！”蒋介石肝火上升，“豁啦啦”一声把手里的茶杯摔在地上。

周至柔“干”在那里半天作声不得。他看了看蒋经国，希望他出来圆圆场。不料蒋经国毫不留情，反而在他的“伤口”上加了点“佐料”。

“周司令！你说说，你们的伞兵团是怎么回事？”

原来空军直属部队伞兵第二团奉国防部命令，调往福建

厦门，准备担任蒋介石的卫戍部队。四月中旬乘招商局"中"字一〇二号坦克登陆艇离开上海驶往福州途中，在上校团长刘农畯、副团长姜健、李贵田的率领下起义，一同起义的还有伞兵司令部和伞兵一团、二团各一部。

"这……"周至柔说不出话来，"唉！……"

"饭桶！"蒋介石骂道："我们败就败在你们这批饭桶手里了！"

"听听吧！你的部下怎么向对方邀功请赏吧！"蒋经国拿起一份报告念道：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蹂躏下，正在日益贫困，……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建的时候，全体官兵决定脱离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于四月十五日毅然起义……。今后我们愿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伞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周至柔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冒汗，尴尬万状。幸亏毛人凤前来报告上海"闻人"的动向，才算解了周至柔的围。

"什么？他们都不愿离沪？"

"是的，"毛人凤道，"他们说要死在上海。"

"娘希匹！难道他们也要和我捣乱？"

"捣乱倒不至于。不过，他们的确有点怨气……"

"好吧！"蒋介石叹气道："我要去看看杜月笙……"

蒋介石对这批"闻人"的态度的确很担心。按理说上海危急，蒋介石的师兄师弟、亲戚朋友们如坚持不走，好象信任

老蒋，为蒋捧场，那蒋应该高兴；不料事实相反，蒋介石一面扬言死守上海，一方面却希望上海“闻人”火速离开，免得一旦失去上海，人们倒戈相向，使他下不了台。特别对杜月笙，这是他在上海“崛起”的提携人之一。杜月笙集团，是他用来统治上海的“基础”和工具。但小蒋“打老虎”时伤害了杜月笙及其门人，老蒋的处境又无法再使杜等人有金黄色的日子，而局势迥异，衰老了的杜月笙也不可能再为蒋介石挡风遮雨，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蒋介石风闻杜月笙不拟离沪，这使他心焦之至。

杜月笙在家人搀扶下见蒋，不断咳嗽，气喘不休，微弱地说：“早知道你来了，实在身体不好，不能马上来看你，请原谅。”蒋介石道：“今日之下，我们也不必说客气话了。现在局势不好，你也应该准备准备才是。”

杜月笙咳了一阵说：“这个我知道，不过正因为局势不好，汤司令在准备死守上海，我如果在这个时候走了，对你不大好。人家会说：连某某人都已走开，上海是守不住了！”

蒋介石苦笑道：“话是这样说，但这几天有很多人走开，你是知道的；有很多头寸已经流了出去，你也是知道的。”

在上海滩混了大半辈子、久经沙场的杜月笙能听不出他的话音来？他心里很清楚，蒋介石希望他离开上海。他熟悉蒋介石的为人。经过刹那间的沉默，他叹了口气。还是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吧！——

“那好吧！”杜月笙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离开上海就是。不过我身体太坏——”

蒋介石道：“那好办。我派飞机送你去香港。”

"不不，"杜月笙道："我不行，我不能坐飞机，我还是坐船吧。"

蒋介石透了一口气道："好好好，我要他们给你买票，要他们好好招呼你。"接着问："你准备几时动身？"

杜月笙咳一阵，想一阵；想一阵，咳一阵，说："五月中或五月底吧。"

蒋介石变色道："今天不过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中还得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在平时不觉得，现在就不同了，我希望你早点动身。"

"好好，"杜月笙道："那么五月上旬吧。"

"不不，"蒋介石道："要走，请你在月底前离开，再慢，局势可能有变。"

杜月笙吃了一惊，"那只有两三天功夫了，时间太紧张了。"

蒋介石道："那好办，我可以派人去帮忙……"

"不必不必，"杜月笙脸色阴沉，"我尽量争取吧！"

目睹杜月笙很不高兴，蒋介石强笑道："吃点东西再走吧，这次分手，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再见。"蒋介石又感到太不吉利了，改口道："你们可以放心，几年内，我同你一定可以再在上海见面。"又问："准备到美国去吗？"

杜月笙苦笑道："不去了，一来身体太差，二来到美国要很多钱。"蒋介石道："那么到台湾去住住也好。"杜月笙道："这个，以后再说吧。"蒋介石道："你的学生该通知他们一声，人要走，资金要弄出去；对共匪不可存妄想，万一上海有个三长两短，恐怕会鸡犬不留。"

杜月笙明白：说来说去，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就当场要侍卫官询问自沪赴港船期，决定乘渣甸公司的宝树云轮去港，以示决心。这条船定二十九日落船启锭，杜月笙走定了，蒋介石也透了口气。

“在香港，”蒋介石安慰他道：“有一些事情还得仰仗大力，我会派人看你。房子没有问题吧？”

杜月笙道：“坚尼地道十八号本来有一幢房子，已经给朋友借住了；这次去，恐怕会住在蓝塘道三十五号。”他再三解释：“我老了，身体又不中用，今后几年，只是等死。”杜月笙凄然落泪：“任何事情，我是不能负责的了。外面有传说，说我不想走开，别有用心。不想走开倒是真的，理由我讲过了，我一动，走的人就不少，对政府不利，何况我身体实在不行。至于别有用心，那是有人把我估计错了，共产党来不来，在我都无所谓，我的身体、我的学生，对共产党有什么用呢？”蒋介石见他弦外有音，不悦道：“共产党会杀了你！”杜月笙一怔，暗自叹气，匆匆告辞道：“现在什么都不管了，我走就是。”蒋介石想想不妥，忙说：“我让他们送点盘缠来，不枉我们相交一场。”于是分手。

宝树云轮原定二十九日启锭，但到三十日中午十二时才开；五月二日下午四时半到九龙仓码头，近六点船才靠岸，六号铁闸门口和附近挤满了满口上海话的接客者，喧闹和起重机声混成一片，杜月笙想吐。他对家人愤然道：“一定要我走开，等于要我少活几年，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他，非要赶尽赶绝！你们记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到台湾，你们不可忘记！”说罢喘个不休。家人见他实在辛苦，由随行医生向

船长交涉，获得同意，放下吊桥，让杜家一行先出码头，然后再把吊桥扯起。

香港居民已知道这一阵会有人来，但这些旅客中，倒不一定是为了害怕共产党才奔走他乡，其中不乏害怕国民党在上海解放前，青黄不接时奸淫掳掠的有钱人，而象杜月笙这种客人，却另有原因：蒋介石还想利用他的“名”。

香港的新闻记者更放不过这位“海上闻人”，只见香港若干金融界人士获得警方通融，登船迎接杜月笙，他们把他搀扶下轮，后面跟着杜太太、杜维新、媳妇、女儿、两个孙子和一个医生。九个人中，除了两位杜太太各抱一个孩子，余人手里都有一两件东西，如银质小痰盂，金色小茶壶，两个皮制药箱，一个严密封锁的中号皮箱等。杜月笙身穿灰色薄绒长衫条纹布裤、黑布鞋、蓝线袜；头戴灰色呢帽，从吊桥到码头，由码头到小轮，始终由人扶着，脸上露出非常吃力的表情。杜家一行未受行李检查，就在六号码头乘小火轮HO-RON 号渡海到香港。上小船后，杜月笙气喘得更厉害，新闻记者们想问些什么，他表示实在太累，无法说话。海上风大，杜家几个人连同随从一字儿排开把他围在中间，另有人为他揉胸捶背，一路上杜月笙咳个不停，不断喝他小茶壶里的参汤，新闻记者们知道这不可能做假，杜月笙已经很衰弱，经不起风浪了。

“请问，”一个新闻记者低声问他一个随从：“杜先生既然如此模样，何必这么辛苦呢？”

随从道：“那我也没法说。杜先生身体好一些，再招待你们吧。”

杜月笙闻言睁目，疲乏而痛苦地说："你们想问我为什么到香港来，是吗？"

"不错，是的。"

"你们不必问，"杜月笙道："也不必写新闻。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来香港只是为了易地养病，什么事也不管，什么事也不做，"他凄然道："我已经老了。"

一个国民党报纸记者追着问："杜先生对共产党问题怎么看法呢？"

杜月笙疲乏地答道："我早说过，我什么事也不管，什么事也不闻不问，什么党派我都管不着，也没有意见。"说罢喘气闭目养神，不再发言。

维多利亚海峡风平浪静，但饱经风浪的杜月笙反而缄默起来，这使蒋介石闻讯焦急，他认为杜月笙不表示反共就等于反蒋。

在千头万绪之中，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问题订下了这么一个原则，他吩咐儿子道："他没什么用了，我不怕他！可是他的徒子徒孙，家人亲戚，一定要想办法弄到台湾，表示对我忠贞不二！那批人不能靠他只有靠我，他的门人非听我的话不可！"

"亚伯，"蒋经国道："目前事情太多，杜先生的问题不必操心了。如露行迹，反而不妙，他对我们到底出过不少气力。"

蒋介石道："过去的我不管，现在最重要！老杜他居然不去台湾，"他以拳击桌："他反正活不了几年，死后也要叫他到台湾，看他逃得了逃不了！"正是："强人"后面有"强人"，"土匪"背后有"大盗"。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灭威风　紫石英逃之夭夭
长志气　太原城红旗飘飘

书接上回。对于杜月笙的悲观消沉，蒋介石当然很不满意。不过事已至此，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只好不了而了。

“亚伯！”蒋经国匆匆进来，“今天共军总部发言人批驳了邱吉尔的声明。好极了！看来邱吉尔先生要帮我们的忙啦！”

蒋介石高兴得从沙发里蹦了起来：“共军发言人是怎么说的？”

“共军发言人真够厉害的！”蒋经国念了起来：“我们斥责战争贩子邱吉尔的狂妄声明！四月二十六日，邱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邱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

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实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把军舰开进中国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把军舰开进来？你们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更不需要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别的任何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以及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领水、领海、领空和领土，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娘希匹！”蒋介石心胆俱裂：“他们真敢说啊！”

蒋经国接着念道：“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还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自立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

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巡洋舰是什么国家送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听了共军总部发言人的声明，蒋介石的心头是异常复杂的。他希望共产党的态度强硬，强硬得让英国下不了台；同样他也希望英国能硬到底，硬得真能开来两艘航空母舰，双方乒乒乓乓打起来。事态一扩大，国际上一干预，他的日子就好过了。不过，当他仔细思考以后，不由得又焦虑起来。共产党强硬得有理。要是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对英国的强硬态度，不是更糟了吗？而且，声明的后面部分阐明了他们的外交政策。这就意味着，他们也要在外交上伸手了？……

“娘希匹，他们这一手好厉害啊！”蒋介石恨恨地说着，刚才那种高兴劲完全消失了。说着吩咐蒋经国，立刻召见外交部长王世杰，商量应付之策。

“共匪这一手的确厉害！”王世杰叹道，“表面上这是对英国人的抗议，实际上是对我……对我们的示威……”

“可恶！”蒋介石道，“英国军舰被打沉了吗？”

“没有。”王世杰道，“英舰紫石英号负伤后停泊在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军舰已经驶离吴淞口……”

“雪老，”蒋介石一向很尊重王世杰：“你看英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开来？”

“领袖知道，”王世杰叹了口长气，“英国是条老狐狸！根据以往的经验，它是决不会给别人卖命的。前天下午的议会，艾德礼首相虽然口气很硬，声称英舰有权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虽然直到现在，他只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但是，我们仔细地研究他讲话的全文以后，觉得情况不妙，他的讲话硬里透软，并且不无讨好巴结中共的意思……”

“那他们不怕丢面子？”

“英国人最讲实际，”王世杰叹了口气，“吃亏的事他们是不会干的。”

“我不相信，”蒋介石道，“四艘军舰被打跑了三艘，堂堂大英帝国会吃这个哑叭亏？”

蒋介石眼巴巴地等待着大英帝国“报复”的消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英国“报复”的航空母舰没有等来，却等来了太原陷落的消息。

“检讨一下太原之战吧！”蒋介石阴沉着脸，召开军事会议道，“太原失守之教训，可供上海保卫战参考。”

阎锡山接着开口，作悲愤状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高领袖检讨太原之战，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各位对于太原士气之高，已经早有所闻，本人不在这里报告了。本人想报告各位，这次太原之失，我太原绥靖公署第十兵团司令部、第十五兵团司令部、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十九军军部、三十军军部、三十三军军部、三十四军军部、四十三军军部、六十一军军部和三十军的四个团、三十九师、四十师、

四十六师、四十九师、六十八师、六十九师、七十师、七十一师、七十三师、八十三师、亲训师七十二师、铁军基干师六十六师、坚贞师、铁血师、神勇师、工兵师、迫炮师、机枪总队和直属部队的特务团、自卫队、青年团、冲锋枪大队、机械化兵团、榴弹炮团、亲训炮团等全部不见了!"阎锡山想到今后自己这个"山西王"已成了光棍，忍不住纵声大哭:"请各位替他们报仇，还有日本部队因为不便发表，没有明白公布，他们也全军覆没了!"蒋介石不悦道:"那么有些什么将领已经牺牲了呢?"

阎锡山抹抹眼泪，一脸苦相道:"如果可能，希望总统给他们弄个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励反共，总统以为如何?"

蒋介石不得不作沉痛状道:"应该应该。不过在城破之日，究竟有多少人成仁了呢?"

阎锡山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戴上老花眼镜，说道:"死难的将领倒不多，只是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鸿翔阵亡了,下级军官和士兵包括日本兵在内,一共阵亡七千多人。"他抹抹眼睛:"被俘的将领倒不少，包括太原绥靖公署副主席兼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铃、第十兵团副司令孙福麟、温怀光、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步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政治部主任彭登旺、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迫击炮师师长贾毓之、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八师师长武世权、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

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副师长尤世定、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筒珍、副师长张汉金、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日本人延田少将、黄家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寒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阎锡山惨然叹道：“他们全给俘虏了！”

众人闻言，心为之悸，相顾失色间忽地蒋介石厉声说：“这么多人被俘虏啦！”

阎锡山吓了一跳，忙说：“已经证实。”

“我不管你证实不证实！”蒋介石恨恨地说：“太原这个消息千万发不得！你想想，你把太原弄得象铁打的一样，子母碉堡一环接一环，外加日本兵，还有最好的武器，可是你们都守不住，还谈上海！”

众人闻言，一颗心往下直坠，又慌又凉，只见蒋介石惨笑道：“阎长官、七万多人打光我没话说，七万多人包括这么多将领、日本人都给俘虏，”他大声喊：“把我的面孔往哪儿摆！”

阎锡山冷笑一声，却作沉痛状道：“总统有所不知，太原死守，天下闻名；我认为本党还可以利用太原之失，以顽强戡乱这一点激励来兹……”蒋介石虚火上升，嘶哑着喉咙反问：“你要我奖励做俘虏啊！嗯？”

阎锡山凄然道：“总统，太原死守，天下闻名，的确是个好宣传材料啊！否则太原失守，我们能承认这是共匪的胜利吗？就说太原之失是光荣撤退，是慷慨成仁，是太原几百完

人发挥了他们的大智大勇——”蒋介石想想也对，反正太原是失了，与其不声不响地失，不如大锣大鼓地予以反击，于是摆手道：“得啦得啦，你拟个稿，看看应该怎样进行宣传吧。”

阎锡山叹道：“总统对太原之失，可能认为我山西健儿责任未尽，那么我想在这里报告一下，看太原是在一个怎么情状下失去的。”边说边翻本子，掏出一页文件道：“这是共匪的广播，题目叫做‘太原攻城战壮景，千二百门大炮掩护冲锋攻击，解放军从十二个缺口入城。’我不知道其他部队对此强敌，能不能受得了。”阎锡山发抖的声音念道：“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决太原问题的多次劝告遭受蒋阎匪军拒绝后，乃于四月二十日上午五时对太原城发起攻击。当时敌人的防御部署，是以十个师为第一线兵力。布置于外围阵地，企图节节撤退，消耗解放军，然后协同第二线的三个师固守以新城、卧虎山、剪子湾、双塔寺等要塞据点构成的核心区；另以两个主力师为机动兵力，准备随时策应；另以复港区（即太原城）为预备阵地。攻势发起后，解放军十数个箭头同时从四面突破敌前沿阵地，纵深插入。首先占领城北主要据点新城（城北十里），突破城西南杨家堡、南屯敌强固防线，占领西南要塞老军营与南北两座汾河桥，隔断汾河东西敌人的联系。各路大军均出现在敌外围阵地的后方，并向两翼席卷和攻击，将敌人分割为九块，敌外围阵地即土崩瓦解，六个师全部就歼。我军一方面乘胜长驱直入，不给敌人以丝毫喘息的机会，使他来不及组成第二道防线；另一方面扫荡遗留在后面的残敌。至二十日下午，南线解放军已占领大小南关与

首义门以南的东岗村，北线占领炼钢厂，同时将汾河以西之敌全部肃清。当日十八时，东线解放军也发起攻击，连续攻占敌核心区的要塞唐家沟、行家沟、红营房及大东关、黑土巷，将敌一个师另两个团四面包围，兵临城下，但敌仍企图以卧虎山、双塔寺两要塞做为支撑点固守。”阎锡山老泪直流：“他们打得不算太差吧？”

蒋介石以下听到阎锡山太原之战的报告都凉了半截，见他问话，都没话说。阎锡山再说：“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不错；但他们的战报我很相信。”他惨笑：“同他们交手这么多年，我知道很清楚。太原攻城战我不在场，脱险的人还没见到，我认为敌人的广播相当可靠。他们公布千二百门大炮掩护冲锋攻击的情形道：

“二十一日上午，解放军攻克上述两点，生俘敌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及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肃清城外残敌。至此，敌十七个步兵师中已有十二个为我全歼。但守城残敌三万余人，仍拒绝投降，妄图作困兽之斗。二十四日五时半，解放军于东南西北四面同时发起总攻，以一千二百门大炮一齐开火，猛轰城下，掩护步兵冲锋攻城，六时十分登城成功。七时攻城部队自十二个突破口全部入城，将敌分为无数小块，分个歼灭。十时，内部结束战斗，生俘匪首孙楚、王靖国。

“敌人以二千余钢骨水泥碉堡为骨干，及无数野战工事和防御物所连结成三十余里的太原要塞地带，即为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攻克。”阎锡山怆然大呼：“太原是这样完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蒋介石冷冷地说：“太原守将的确已尽力

死守，但太原之失，我们在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实在太大！共产党曾经说过，说他们对太原守将拒绝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已用武力作为有效惩罚！说他对太原守将已作了最大的忍耐，不止几十次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都给我们拒绝。说我们以为经过日本和阎长官经营十余年的要塞工事是攻不破的，以为一百多个坚固的据点、两千多钢骨水泥的碉堡、七百余门大炮，利守不利攻的地形，十九个步兵师的兵力，日本人的技术，美国人的援助，会支持到底，说我们把太原捧到三十三天，说太原是'反共模范堡垒'，要一切反共之人向它学学，但他们只用了四天功夫，这个堡垒便……"蒋介石凄然道："所以我痛惜太原之失。太原之失，敌人说拔掉了我们在华北仅有的一个最大据点；太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要塞区，太原之战是典型的阵地战，但他们竟拿小小代价，迅速全歼我太原兵力。"蒋介石颓然坐下："我没有抱怨阎长官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太原之失对我们今天的上海保卫战有何教益，各位可以发表高见。"

谁也没有吭声。蒋介石心里好恼火：你们只带耳朵来啦？他阴沉着脸，瞟了一眼国防部长徐永昌和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

作战厅长硬着头皮起立道："关于太原之战的教训，我想，可以引用今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共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发言人的评论。评论的第一点是，他们根据朱毛的军事思想，确定了太原攻坚战的指导思想：分割包围外围之敌，进行连续的、不断的进攻，争取歼灭敌人之全部或大部，占领攻城之有利阵地，然后一举进攻。该发言人称，他

们的各个兵团对这一任务完成得很好，许多部队不顾伤亡和减员，不顾我之猛烈的火力网，从我们的碉堡群里穿过，大胆地插入我们的防线，一举歼灭了我们十二个整师，并以连续作战的精神，使我守军毫无喘息的余地，迫使我们的防线在十小时内全面崩溃……”

参加会议的人面面相觑，瞪眼吐舌道：“好厉害！”

“第二点，该发言人宣称，他们有后方广大地区人民的直接支援。从去年十月围困太原开始到解放太原为止，支援参战民工达一千万人以上，运送之弹药及作战器材，达六千多万斤，粮食燃料四万万斤以上。在这期间，他们还克服了房屋、道路、用水等困难，开辟和修补了六百多里公路，构筑了数万孔窑洞，渡过了严冬，完成了半年围困的任务……”

“第三，该发言人还说，华北三大兵团，西北野战军和晋中军区部队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充分地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互助，是这次太原攻坚战的重要特色。”

与会人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

“评论的最后一点，”蔡文治道：“说我们从士兵到军官都不愿打仗……说我们整师整团的放下武器，发言人说这是广大士兵对阎……阎长官四十年统治的……仇恨。还说，太原攻坚战的胜利，大大丰富了他们攻坚作战的经验……”

汤恩伯气呼呼地站起来打断了蔡文治的发言道，“身为作战厅长，不考虑上海保卫战，却宣扬共匪的作战观点，实在太不成话……”

“……”蔡文治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明白，汤恩伯对他上次会上放的一炮还没有忘记。

蒋介石已经听说上次会上汤蔡之争。他不愿汤蔡当着他的面再争吵起来，便岔开话题道：

“上海保卫战能不能象守太原那样守半年？”

“报告领袖！”陈大庆道：“我不敢说上海比太原城还牢固，但无论如何，有领袖在上海亲自督阵，象太原那样，守个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件事我要报告，”汤恩伯起立发言道：“刚才我从前线下来，我们士兵的士气还不错，嗯，还不错。关于戡乱，我们真是没有面孔来见领袖……目前，从京沪线南下的共军已接近昆山，离上海不过百多里，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插向上海，而是把主力转向西南，吃掉我们的几个军。他们的一支部队已追近杭州，最近的离杭州只有二十几华里，但他们也不急于进城，却向沪杭线和浙赣线两线推进，东北向嘉兴、松江，西南向淳安、金华，显然，共匪的企图是围歼我苏、浙、皖的主力部队，从而孤立我上海防区……”

蒋介石点头道：“你说得很对！他们的企图就是先搁下上海，集中主力围歼我苏、浙、皖主力部队，然后再回过头来，吃掉上海守军。这一着娘希匹好厉害啊！”

汤恩伯一头大汗道：“事到如今，我们不狠也不行了，不如把郊外部队集中城区，让共匪投鼠忌器，打上海总不能把全上海的房子都打光，全上海的百姓都杀光吧？太原困了半年，上海起码要在半年以上。只要我们坚持半年以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便会替我们解围，上海保卫战比太原战役的结局一定会好得多！”正是：想的比做的容易，说的比唱的好听。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劝驾促驾　李宗仁飞穗“主政”
进路退路　蒋介石幕后指挥

话分两头。话说李宗仁飞返桂林以后，李任仁、黄朴心及广西的社会名流几十人劝他和中共妥协，补签“国内和平协定”，使西南地区避免战祸。无奈李宗仁旧的传统观念太深。他认为，西方人在处于绝境时，会顺应环境而罢兵投降，中国的传统观念，则不允许贪生怕死或临阵脱逃，而主张不成功便成仁，宁可当“断头将军”也不当“投降将军”。尽管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意见，忠耿可亲、理由充分，但他还是犹豫不决，心里矛盾万分。正在这时候，白崇禧接到了蒋经国的密报以后，和桂系将领夏威、李品仙等人赶回桂林，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局部和平”论调，白崇禧、黄旭初还撤掉了黄朴心的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职务。于

是，李宗仁的天平也倒在“主战派”一边。广西的局部和平计划于是告吹。

但李宗仁的“反蒋”活动并未停止。他对美国还有幻想。他想通过徐司徒外的另一条途径，来试探美国军事援华的可能性。他的亲信邱昌渭几经活动和美驻广州公使路易士·克拉克搭上了线。经过几次密谈，克拉克表示：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在远东是援助蒋介石。前者十分成功，后者彻底失败了。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关于军事援华，事实上已不可能。除非李代总统能挽回颓势或者蒋介石不再干预政治。而在目前情势下，要蒋不干预政治也毫无可能。李汉魂、程思远的积极活动也没有明显的结果。李汉魂、程思远向李宗仁汇报道：薛伯陵（薛岳）和蒋矛盾很深，他反对蒋介石复出，但他和陈辞修的关系极好，受陈辞修的影响很深；余握奇（余汉谋）也有反蒋倾向，但他为人持重，要他公开竖起反蒋旗帜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张向华（张发奎）反蒋坚决，但独木不成林，他手里的力量有限……于是，李宗仁想团结一伙广东军人来对抗蒋介石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对于李宗仁的种种活动，蒋介石恨得牙根发痒，恨不得一口把他给活吞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在江南地区的惨败，客观上显出了桂系部队的比重，在华中地区也主要依靠这些桂系部队在支撑局面，如果在这个时候，桂系部队在背后插上一刀，那他蒋介石还受得了？他咬了咬牙，把满肚子怨气往肚子里咽，装着笑脸去看李宗仁的冷面孔。一个又一个“特使”，从上海，从广州，从汉口，飞往桂林“促驾”。

先是白崇禧飞桂"促驾"。白崇禧劝李宗仁"一定要去广州主政"。李宗仁问："去广州有何利弊？"白崇禧道："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政府群龙无首，失去领导重心，显然影响至大。"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这话可谓说得冠冕堂皇。其实，白崇禧去桂林"促驾"，真正的内幕只有他自己清楚。原来，蒋、李、白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白在李蒋之间权衡利弊，时而靠李，时而近蒋。二三月间，白积极鼓动李向蒋"摊牌"，并通电促蒋下野。四月二十日以后，由于战局的急剧发展，白对李、蒋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鼓动李宗仁和蒋"摊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蒋的亲信、华中"剿总"秘书长的关系，向蒋暗送秋波。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一下子就领会了白崇禧传过来的信息，于是托人转告白：只要我们两人能再次携手合作，大局仍有可为。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费……象当年在交易所"抢帽子"一样，蒋看准了白的"行情"，下了大本。于是，蒋白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买卖终于拍板成交。白崇禧便亲自出马来桂林"促驾"……这一切，李宗仁当然一无所知。直到他最后去世，都没有察觉白对他的"出卖"。

紧跟在白崇禧屁股后面的是阎锡山、居正、李文范三人的"劝驾"队伍。阎锡山、居正和李文范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以说都是民国的缔造者。李宗仁对这三人一向都很尊重。

"德邻兄，"阎锡山摆开了说服的架势道："我们是专程来

促驾的。德邻兄有所不知，自从南京失陷……”

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就担任山西都督，经营山西将近四十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他一向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就连蒋介石的话，他也只是“择其有用者”而“采纳之”，不过，最近的情况变了，太原陷落，他被逐出山西，成了光棍一条，说话也没有了资本，只好依附在蒋介石的左右。因为他资格老、反共坚决，对蒋“还有用”，蒋便叫他跑跑腿，给他壮壮门面。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李宗仁叹口气道：“你们都知道，蒋先生处处跟我作对，我无法放手工作。”

“是啊，”居正深表同情地说：“蒋先生历来的作风，我们心里清楚……不过，德邻兄应以国事为重……”

“对于德公的难处我们肚里有数……”李文范也劝道：“不过，广州政府现在群龙无首……”

“是的，是的，”阎锡山说：“我们临来时，何院长再三致意，请德邻兄无论如何要以党国为重……”

“各位有所不知，”李宗仁叹道：“各位的意思我全清楚，不过，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我实在无法领导，我只有急流勇退……”

“不，不，”阎锡山抢着说：“此次来桂林前，蒋先生再三向我们保证，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代总统大胆领导。”

“是的，是的，”居正、李文范同时补充道：“总裁说了，五年之内决不插手政治……”

李宗仁摇头苦笑：“各位都知道，蒋先生的话，一向是

说了不算数的。不瞒各位说，这类保证我听得多了。去年在竞选副总统时，他也再三保证，可是结果怎么样?"李越说越有气："有时候他竟然把我当成乡下的阿木林!"

三位元老面面相觑："不会吧!蒋先生脾气是有点犟……"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实在是……"李宗仁苦笑叹气。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的"劝驾"队伍还未离开，广州的"劝驾"队伍再一次光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也来桂林"助战"，内容还是那一套：德邻兄要以大局为重，一国三公的局面无法维持，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的局面应该改变，蒋先生已经作出保证，五年内不干预政治，代总统可以放手大干，等等，等等。阎锡山、居正、李文范、朱家骅、陈济棠五员大将轮番"促驾"，双方晤谈达六七次之多。

面对着几员大将的"劝驾"，加上白崇禧的不断督促，李宗仁动心了。经和心腹们商谈，决定提高去广州"主政"的"价码"，作为对付"劝驾"者的应变措施。

"价码"共有六条，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为力求扭转军事颓势，代总统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从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有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代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五月三日上午，李宗仁把这六条意见，作为“对蒋先生的备忘录”，抛出来向阎、居、李三人“征求意见”。

“很好。”阎锡山首先表示同意道：“德邻兄的六条意见极好。我完全赞成。就是，就是‘备忘录’的名字……”

“那么，你们的意见呢？”

居正沉思良久道：“德公！是不是把‘备忘录’改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

李宗仁心想：反正内容没有变，于是点了点头，答应照改。

当天中午，《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打印了三份。一份由李文范转交国民党中常委，一份由居正交给行政院长何应钦，一份由阎锡山直接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这份“谈话记录”，当然愤恨莫名。他一边翻阅，一边破口大骂：“娘希匹，好大的胃口！也不怕把肚子撑破了哇？漫天要价，想敲我的冤大头？这不是在趁火打劫吗？想把我一脚踢开？办不到！”

阎锡山劝道：“今日之下，切忌分裂。我看不如敷衍敷

衍，免得事情不可收拾。”

“怎么敷衍?”蒋介石愤恨道：“要我答应他的全部要求?”

“当然不是，”阎锡山道，“不过，总不能闹僵。今日之下，一切只好忍耐点……”

“忍耐个屁!”蒋介石虚火上升，面红耳赤道：“李德邻算盘打错了！他想讨好美国，拆我的烂污？以为这样做就是迎合了美国的‘革新路线’？做梦!”

阎锡山很尴尬，讷讷地说：“不会，不会，……”

“我同共产党打交道，还要讲个面子。和平谈判吗？可以。但要‘对等的和平’和‘光荣的和平’，绝不要低三下四的和平。对共产党都这样，难道李德邻比共产党还厉害?”

阎锡山道：“话是这样说，但李德邻到底不是共产党，今天的局面空前危急，如果闹僵，华中地区再一丢，这……总裁！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看还是忍耐一点吧……”

“好吧!”蒋介石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阎锡山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心里想，先答应下来再说，反正军权、财权、人事权操在自己手里，哄他去了广州再说，“这样吧，你回去对他说，他的意思我知道了。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我全力支持，请他放心。你告诉他，姓蒋的决不会捧他上台后再拆他的台，让天下人笑我……”

“李德邻的意思是，”阎锡山吞吞吐吐道：“是不是，是不是正式……”

“娘希匹!”蒋介石心里骂道：“还要我正式答复？好厉害!”又一想：事情既然到了这步田地，正式答复就正式答复吧!

“好吧!”蒋介石叹口气道:“那就让经国代我起草个正式答复就是了!”

蒋经国起草的答复非常巧妙。答复信一开始,蒋就表明“本人无意复职”,“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对李宗仁的六条意见,蒋的答复是: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销原议,可自请中常会复议。

“六、若谓中(蒋介石自称)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在溪口,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决不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

加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中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第二天（五月五日），阎锡山带着蒋介石的这个“答复”，飞到了广州。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去桂林迎李宗仁去广州。同一天，白崇禧闻讯也从汉口飞来桂林，再次督促李宗仁去广州。李宗仁考虑再三，觉得蒋介石这个“答复”，虽然“满纸官话”，但毕竟答应了他的“前五条要求”，如果再坚持“要蒋出国”，反显自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同时也会得罪一批国民党元老。……李宗仁经不起各方的压力，终于离开桂林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李宗仁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是，让李宗仁多露面、多说话，尽量暴露他的反共面目，使他在政治上没有回旋的余地，然后，再在各方面进行牵掣，削弱他的力量，让他从此走向末日……蒋李矛盾也随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蒋介石听了阎锡山的回报，知道李宗仁已经步入他安排好的圈套：五月八日已经飞穗“主政”以后，松了一口大气，心里好笑：你李德邻门槛再精，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啊！好吧！夹板已经套上了，德邻兄你就委屈一点，一个人去跳加官吧！哈哈！

但蒋介石还没有笑出声来，汤恩伯、毛人凤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蒋介石吃了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上海吃紧了？”

“上海倒没什么，”汤恩伯有点口吃，“就是，就是……”

“就是上海共党地下活动猖獗，”毛人凤补充道：“昨天发现好几起破坏抢运物资事件……”

“杀！”蒋介石恨道：“还是那句老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

“是的。”毛人凤道，“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轮船，故意怠工，拖延时间……”

“派去军队监运，”蒋介石道，“凡有可疑情况者，可以先斩后奏……”

“是的。”毛人凤点头。

“就是市面太乱，”汤恩伯道，“昨天发生了一起大火……”

“大不大啊？烧了些什么？”

“不小不小。大火发生在法漕区，从下午两点一直烧到晚上七点多，一共烧掉三千两百多家，初步查明，死伤一百多人，灾民达一万五千多人。”

“陈良是怎么搞的？吃饭不管事吗？”

“西南风太厉害，”汤恩伯道，“救都没法救。由它去吧！反正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啦！”

正说着，侍卫入报，厦门警备司令石祖德求见。汤恩伯期期艾艾说道，“总统！是不是明天再见他……”汤恩伯似乎还有话说。

蒋介石道：“不，我要立刻见他。”汤恩伯、毛人凤见状只

好先行告退。

石祖德原是蒋的中将侍卫长。今年二月，在南京节节败退的当儿，蒋让他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任务是：严密控制厦门，为蒋安排退路。他带去了五百名便衣，把他们安插在厦门各部门里。他的警备司令部里，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从警察局长到警分所长，全部换成了他的亲信。

却说石祖德直挺挺立在老蒋面前，报告厦门防守无虑、社会安定之后，蒋介石问道："今日之下，再对我说谎话只会坏事，希望你从实说来。特别是伞兵投共，真把我气坏！到底士气如何？民情如何？如不实说，将来我去厦门，见到真相，你就没有便宜！"

"是是，"石祖德周身淌汗："报告领袖，现在厦门有伞兵两万，宪兵三团，空军炮兵各一团，此外还有海军学校。四月中，伞兵调厦门怕人心不宁，就说是过境，七天内就去台湾，后来便长住南普陀、太平岩、思明北路、鹭江道捷昌行等地方，弟兄们有些因为不知自爱，骚扰的事情难免……"蒋介石喝道："有人开小差为什么不说！"

"是是，"石祖德哭丧着脸道："四月中迄今，伞兵逃亡共四百三十七名，宪兵逃亡四十九名；而且还谣传宪兵不稳，因此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出了四百多人分配在各营各连监视，又把宪兵化整为零，分驻泉州、漳洲、石码、厦门四个地点。"

听石祖德说到这里，蒋介石从牙缝里迸出声音来道："好啊，为什么早点不报告？现在这四个地方都要加派一个军或者一两个师去监视，不怕笑掉人家门牙啊？宪兵和伞兵本来

用来监视军队，现在反而用军队监视宪兵和伞兵，而且如此分散，你说还成体统吗！”

石祖德快哭出来道：“而且王敬久的部队因为每天只有五百元副食费，几次向地方人士公开呼吁，大量逃亡，他们也没有什么心情监视人家了。”

蒋介石本来决定要去厦门。听石祖德报告厦门民心不稳，心里便凉了半截，打消了去厦门的念头。石祖德离开了好久，他还坐在那里捧了个酒杯发愣。正是：处处风雨紧，处处不太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浩浩荡荡　几十艘舰艇起义
慌慌张张　数万名守军缴枪

话说蒋介石不得已取消了厦门之行，心里烦闷，端着酒杯只是发愣。众智囊见状纷纷献计。有人建议蒋去西南后方“坐镇”，据守川、康、滇、黔、湘、桂、粤七省，就象当年抗日时期的“抗日基地”那样，和共军决一雌雄；有人则建议，蒋去舟山群岛，因为舟山“进可作为跳板，退可成为屏障”。其实，对于今后的去向，蒋早已成竹在胸。

“好吧！明天去舟山群岛视察。”

“是，亚伯，”蒋经国道，“那，对外怎么宣布？”

蒋介石犹豫了一阵：“你看怎么说？”

“就说去台湾吧？”

“不能说去台湾，”蒋介石摇头道，“说去台湾有两个不

好。一是要刺激美国，娘希匹反对我去台湾，好象台湾是租界，连我去都要打招呼，实在不成话；二是要刺激时局，如果大家以为我去了台湾，那上海保卫战更不成了。”

“那怎么办？”

“那就一声不响，”蒋介石灵机一动，“他们爱怎么猜就让他们怎么猜吧！”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凄凄凉凉地下了江静轮，在前呼后拥的炮艇中驶出黄浦江。朝雾迷濛，阴沉黯淡，找不到一丝阳光。众人暗叫不妙，蒋介石也临风落泪，入房静坐。不敢再看两岸风光；上海滩对他太熟、太深，因此也倍感神伤。他亟想去舟山布置一番，以便用他的海空兵力，同并无海空实力的解放军再作较量。

列位，舟山群岛位于浙江之东，北起大戢，南迄六横，包括大小岛屿三百余个，为远东三大渔场之一。渔区自镇海关起，东至日本海，南至象山，西至乍浦，北至马鞍群岛，综计方圆二万八千八百海里。以前每年下海船只，据定海县县志载：“共计大、中、小渔船一万二千余号；除客船外，本帮渔船约四千余号。”此系指民国初年而言，据一九二六年调查，当地渔船已增至六千余号；战发时则呈设落。当地的专业渔民人数，在抗战前即以舟山各岛而言，就有七万三千余名，占定海县人口百分之十八；至于外籍渔民及依靠渔业的人更不可胜数。每年产量在一百五十万担以上，销路以上海为主，绍兴、宁波、杭州次之，最远销到两广、南洋。每年夏令旺汛期间，各港口渔船商船麇集，其中以沈家门为最盛，蒋介石除了军事，在财政上也有他的打算，希望舟山大

把油水对他有所帮助。

蒋介石旅途无聊，把在上海找来的几名“舟山通”找到跟前道：“目下舟山情形究竟怎样？能养活大量部队么？”

随员们那敢煞风景，只有点头份儿，齐说没有问题。只有一名老者不会察看风向，他戚然作答道：“据老汉所知，舟山已非往昔。”蒋闻言变色。

那老汉道：“自从抗战以来，经过日本、汪伪的摧残破坏，再加上胜利后的情形。”他不敢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名之曰破坏：“渔船大都毁的毁了，烂的烂了，烧的烧了，沉的沉了。更多船给做了工事，渔民变成壮丁，死得很多。政府还封锁海口，禁止外地船只入口，也不许当地船只到远洋捕鱼，舟山的渔业已经差不多了。”

蒋介石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么目前还有多少渔船？”

“顶多两千六百多号，”老汉道：“而且只有三分之一可以下海。”

蒋介石暗自叹气，问：“那么人呢？”

“一天有好几个人跳海上吊，”老汉道：“大家活不下去了。很多人卖妻鬻女，有一顿没一顿，捧着个金饭碗讨饭。”

“该怎么样才可以把舟山渔业弄好呢？”蒋介石道：“地方上一点不管吗？”

“唉！”老汉道：“那就说来话长了。要弄好舟山渔业，首先开放海禁，让渔民下海打渔，还得发放赈粮贷金，帮助修补船只船具。”

“哦，”蒋介石道：“还得下大本钱哪！”心想：“这才太不化算！拿舟山做基地，目的为了打仗，为了封锁，谈什么捕

鱼？说什么修补？去他的！渔民拿来当兵就是了。”也就不发一语。那老汉还以为蒋介石志在渔业，还唠唠叨叨报告道：“总统哪，舟山好惨！打从民国四年起，旧浙江省会就拿它做生财宝库，打出‘发展渔业、改良渔涝、保护渔民’的旗子，成立浙江水产模范工厂、浙江外海渔业总局，舟山渔民算是碰到了煞神，低价抢购，强征船舶牌照费、护洋费、渔税等等；还利用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成立渔行渔栈，渔民到头来不是家破人亡，就是等于白干；此外还有大小海盗，官厅不但不剿，”老汉咽了口唾沫，长叹道：“渔民下海要买‘盗片’，否则有去无回；上岸的捐税花样更多，总而言之是世世代代一贫如洗，破鱼网用几辈子也没法换一个。他们便有一句惨痛的话，叫做‘宁到南海去当驴，不到东海来打渔。’”

“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道：“当驴？”

“是啊，”老汉指指烟雨山峰：“南海指的是普陀，香火盛，和尚可以不愁穿不愁吃，到普陀当一头牵磨的骡子也比在东海打渔保险得多，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呵！”

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嗯嗯唔唔”一阵，想换下话题，不料那老汉说得顺口，叹道：“总统哪，这种日子不好过，舟山老百姓要造反啦！”

蒋介石吓了一跳，聚精会神听他说：

“打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五年间，渔民造反过好几次。民国二十五年五月间，岱山渔民为了反对政府‘渔盐变色’和‘产盐归堆’，渔民盐民联合起来放火烧光了岱山秤放局，把局长缪光和职员盐警等十几个人打死，事情闹大了，渔民也死了不少，日本兵打进来才不了而了。民国二十八年日本兵

进攻舟山，情形惨到没法说，……”蒋介石实在忍不住，走出甲板，面对海洋同参谋们谈起舟山布防来，那老汉再也用不着唠叨了。

“你们对舟山设防有什么想法啊！”蒋介石支着根手杖，在甲板上强颜欢笑：“共匪没有海空军，对舟山是毫无办法的啊！”

其实蒋的左右都明白：舟山设防毫无用处。因为舟山是浙江沿海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如果有充分的给养、补充和广大后方的支援；舟山这个军事基地才能发挥其战略上的价值，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果失掉了江浙地区对舟山的给养、补充和支援，企图以舟山作为台湾的屏障，来对抗大陆的军事行动，那么，便完全失掉了舟山基地在战略上的价值。

有一个参谋脸容忧戚，蒋介石看在眼里，问题：“你以为舟山设防不可靠吗？”

那参谋闻言脸色都变了，忙道：“卑职只是……认为，如果，……如果江浙有变，舟山的战略价值便相对减低了。以有生力量的补充来说，它失去江浙大陆的支援，变成一个孤立的据点；以空间和时间的影响来说，舟山距基隆三百多里，舟山距离上海只有一百多里，杭州湾和象山湾离舟山不过几十里，因此，卑职认为我们在战略形势上已处劣势。”

“胡说！”蒋介石变色道，“共匪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只有几条小木船，制空权、制海权全在我们手中，能说我们处于战略劣势？”

那个参谋吓得不敢吭声了。

众人见状，纷纷指责那个倒霉的参谋道：

“谁说我们处于劣势？就凭我们强大的海军舰队，共匪敢来才怪哩！”

“舟山群岛地形复杂、形势险要，大小岛屿两三百个，南北连绵好几百里，别说共匪没有军舰，就是有军舰，他们也未必敢来啊……”

蒋介石脸上的乌云消散了。他命令专轮环绕群岛穿插，沿着岱山、金塘、穿山、衢山、长涂山、桃花、大榭、朱家尖、普陀山、大渔山、嵊泗列岛、登步、霍山、黄龙山、黄泽山、大洋山、滩浒山、大戢山、小戢山、中街山列岛、沈家门等岛屿行进。

“好险要的地方啊！”为了安定人心，一路上蒋介石不断给部下打气道，“简直是海上长城，共匪怎么能攻得下？几个岛屿排成长蛇阵，互相呼应，互为犄角，共匪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

“是的，是的。”

“你们去转告周岩，”蒋介石道：“我的意思是，第一步是在舟山各岛修建公路，越多越好，最起码修它七八百公里；第二步是碉堡、壕沟、地道要一个接一个、一道接一道，沿海防御工事要多，最少要三四道，第三步，至少要派二十多万部队来……”

蒋介石在舟山布防完毕，心头一阵轻松，刚刚下令返航，不料汤恩伯乘着炮艇赶来报告道：“报告总，总统，据可靠情报，共，共匪已在五月一日成立了华，华，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张，张爱萍出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们可，可不能大意

了……”

“什么？他们有海军了？”

“是的。”汤恩伯道，“上一次我就想告诉你这件事。昨天他们正式公布了。”

“他们哪里来的军舰啊？”蒋介石道，“是不是苏联的装备？”

“不，不，”汤恩伯道，“是我们的……第二舰队基本上端过去了……”

“什么？”蒋介石目瞪口呆，“第二舰队全过去了？”

“是的，”汤恩伯道，“桂老总向领袖报告过这件事……”

“哦！”蒋介石依稀记得，桂永清的确送来过一个报告，因当时忙于太原失陷和李宗仁的斗法，把这个报告压下了。于是，他立刻命令机要室把桂老总的报告给他找出来。

桂永清的报告叙述了第二舰队起义的大致经过：

原来，国民党海军共有四个舰队：江防舰队，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和运输舰队。海防第二舰队在海军中是战斗力比较强的一支部队。共有驱逐舰、登陆舰、炮舰和猎潜舰等军舰二十多艘，机动巡防炮艇和登陆炮艇等几十艘。司令就是国民党有名的海军少将林遵。当年国民党海军的主力“八舰”(美国在日寇投降前赠给国民党的八艘军舰)，就是他到美国去接收并远涉重洋带领回来的；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也是他率领舰队从日寇手里收复过来的。他的年龄不大，刚四十出头，属于闽系海军的少壮派将领。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主义者，为人耿直、博学多才，重科学、不浮夸，讲究实际，不会吹牛拍马，他厌恶内战，反对屠杀

自己的同胞，他常常为国民党军队屠杀老百姓而愤恨莫名。所以有的人说他“不象个将军，倒象个学者”。这样的人，在国民党官场里当然很不吃香。桂永清上台以后，妒贤嫉能，采取了排挤闽系政策，不会拉关系又属于闽系的林遵自然在被排挤之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林遵的第二舰队奉命从海上调进长江，担任从江阴到安庆的江防任务。他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必然灭亡的趋势。在汤恩伯召开的常州江防会议上，他公然发牢骚说，“江北的‘桥头堡’有什么屁用？共军一来，他们就做‘缩头乌龟’，最后一个个被共军活捉。这就叫做‘乌龟战术’。”气得汤恩伯面皮发青，因为林遵手里有军舰，奈何不了他，便忍住气，只当没有听见。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以后，对林遵触动很大，他决心寻找机会，步邓兆祥的后尘，摆脱黑暗，走新生的道路，他秘密派遣了舰队总轮机长和主任参谋去上海和镇江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与此同时，因为重庆号起义，蒋集团也加强了对海军的控制和监视。桂永清数次坐着长治号军舰，从上海溯江而上，巡视各舰，对各舰、艇长，又打又拉，又是训斥又是授勋章，授予楚同号军舰舰长、吉安号军舰舰长和太原号军舰舰长“光华”勋章，其他各舰舰长也都授了勋章或是奖章，企图以此来笼络军心。

四月二十日清晨，林遵乘美盛号军舰由南京到芜湖“视察”，停泊在芜湖附近的太原舰舰长前来报告：“江北‘桥头堡’已经全部被吃掉，江南沿江守军收缩在繁昌和芜湖，也在准备逃跑。”林遵哼了一声，“不是‘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吗？”停了一会，接着说：“总统是个‘嗡莽’！（福建土话，傻瓜和白

痴的意思)打又不能打，和又不敢和，那就只好跑了!”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大军全面渡江。桂永清下达了“全面阻击共军渡江”的命令，林遵的回答是：“江南陆军已经全部撤逃，杨干才第二十军的数万官兵，已在芜湖、宣城地区缴械，几艘孤零零的军舰无法阻击。”桂永清不得已，于二十二日下午命令第二舰队各舰艇开到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集结待命。当天深夜，桂永清紧急召见林遵，命令他“将第二舰队所有舰艇带到上海，保存实力，以待转机。”林遵知道桂永清要溜了，便借故推托说：“舰队撤沪，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难担此重任。”并将了桂一“军”，“希望总座亲临舰队坐镇才好。”桂永清没想到林遵会将他一“军”，愣了一阵，便狡诈地笑了笑：“林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这次率领舰艇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之时，我当亲赴码头迎接，为你大摆庆功宴。”林遵还在推托，“不行，本人实难担此……”桂永清打断了林遵的话，“林司令不用推托，你的才学我还不清楚？过去多有误会，希望你不畏艰险，以大局为重。只要林司令能把舰队从南京带到上海，哪怕到上海时只剩下一条军舰也算奇功。我当呈请总裁，保升你为中将副总司令，并颁授‘青天白日勋章’……”说着，不等林遵回答，便夹着皮包，说了声“我还有要事面见总裁。我们上海见吧!”就匆匆忙忙走了出去。在门口听他说了声“直开飞机场”，汽车“嘟——”地一声便开走了。

对于桂永清玩弄的权术，林遵心里当然很清楚。他知道桂对他早有戒心，这几个月桂永清在人事上的安排，也是冲着他这个闽系军官来的，只是——只是目前共军兵临城下，

桂永清腾不出手来搞他就是了。

林遵心里冷笑了一声，“嗡养！你要我把舰队带到上海去！好吧！你就走着瞧吧！”当天夜里，他和几个心腹商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各舰舰长和各炮艇队的队长会议，研究第二舰队的去向问题。

第二天的舰长、队长会议开得异常热闹。

有人主张马上起义：“国民党大势已去，国府、总部都已撤逃，我们不能跟着瞎跑了。我们当年干海军，原是想保卫海疆，哪晓得充当了国民党的工具，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平时他们作威作福，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刮饱了民脂民膏、带着太太小姐们跑了，却要我们忠于党国，充当他们的替死鬼。我们再也不能干了！”

有人则坚决反对起义：“忠臣不事二主，战场起义实际上就是叛变投敌，就是不仁不义，我们应该为国尽忠，不做历史的罪人。”

还有人是犹豫不决，他们不愿跟着国民党跑，但要起义又顾虑重重：自己的家小在上海和南京，怕自己的家室受连累……

对这一切，林遵司令似乎胸有成竹。开始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反复说明，“起义与否，是关系到全体官兵前程的大事，特邀大家商量，请各位慎重考虑。”以后双方越争越凶，林遵也只是冷颜观察。因为他没有表态，好些人因而也没有表态。

“林司令！你的意见呢？是起义？还是去上海？你决定吧！我们听你的。”

会场上安静了下来，人们的眼光刷地一下射向了林遵。

“条件成熟了！”林遵心里想着，便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平静地看了大家一眼：“各位都知道，我们海军的任务应该是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安全。我们反对这场屠杀人民的内战。我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林遵的话起了定音鼓的作用。会场上赞成起义的人占了绝对的上风。有的原来反对起义的人也顺风转舵，表示不愿跟国民党跑了……

“是不是来个‘民意测验’，用不记名投票方式来测验一下每个人的意愿？”

早有人事先准备好了纸条。又是一阵忙乱：写票、投票、开票……

十分钟以后，林遵宣布道：“经过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现在又投票测验，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参加投票的舰长、队长共十八人。投票结果是：赞成起义的十人，反对起义的二人，弃权的六人。我曾个别征求了几个弃权人的意见，有的人也愿意起义，有的人愿意随大多数人行动……这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起义。现在，我慎重宣布：第二舰队全部起义，投向共产党……”

…………

蒋介石越看越生气：“娘希匹！一个舰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投过去了？”

“没有，没有，”蒋经国安慰道，“我们在舰上的人也不是吃素的。正当他们准备起义的时候，我们的人策动了永嘉舰、永修舰、兴安舰等舰艇，打着司令的旗子，紧急起锚，

用极快的速度，穿档下驶，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冲过仪征、三江营、江阴炮台时，永嘉号、永修号虽然受了重创，但总算开到了上海……”

“很好，很好，”蒋介石点了点头，“一共过去多少舰艇？”

“一共过去了二十五艘舰艇。”蒋经国道：“有九艘军舰和十六艘炮艇。其中有惠安号、吉安号两艘驱逐舰，安东号、楚同号、永绥号、太原号、江犀号五艘炮舰，美盛号、联光号两艘登陆舰和机动巡防炮艇十六艘……”

蒋介石的脸上又堆起了乌云：“共军要有了海军，真叫人心烦！”

“是的，”蒋经国附和道，“刘伯承还亲自接见了他们，还说，还说我们的日子不会长了……”

“放屁！”蒋介石愤恨道。

“是的。”蒋经国道：“值得注意的是，林遵这个混蛋竟然当上了华东海军的副司令员，这对我们的海军来说，不是个好兆头……”正是：四面是楚歌，八面有枪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波涛拍岸　武汉三镇易手
风声呜咽　上海全线崩溃

书接上回。国民党第二舰队二十五艘舰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对蒋介石的打击是沉重的。视察舟山群岛时的一丝兴奋完全消失了。他铁青着脸下令返航。五月十六日黄昏，他悄没声息地回到了上海复兴岛。

然而，在复兴岛上迎接他的也不是“喜讯”，而是一连串的“丧音”：在他视察舟山的短短几天里，浙东战场上的解放军连下上饶、玉山、衢县、龙游、汤溪、金华等县，在江山俘去七千部队，义乌五千官兵起义，闽北失去崇安、建阳等地。浙西国军后路被切断，无法向江西撤退，数万部队全部缴械投降。据新华社发表的战报表明，在此期间被消灭的部队，计有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

六十八及一〇六军的全部，九十六军的大部，八十八军的两个整师，四十六军的一七四师以及张雪中的第九编练区所辖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八十五共四个军的全部，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七十三、九十九军的一部……

蒋介石在复兴岛刚刚安顿停当，儿子蒋经国便匆匆进来，走到蒋介石身边低声说道："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华中副军政长官张轸率部投共，一共两万官兵在贺胜桥、金口一带发表声明……"

蒋介石又是一惊："娘希匹，白健生呢？他干什么去啦？"

蒋经国道："据白健生报告，前几天他已经查获张轸和共匪来往的密电，白健生下令回师武汉，想趁张轸不备，给他一个……不料，张轸异常狡诈，得讯后立刻发表声明，参加共匪第四野战军，并回戈反击白健生。在第四野战军和张轸部的夹击下，白健生无奈只好放弃武汉三镇，退守湖南长沙……"

蒋介石皱眉道，"告诉健生，叫他千万小心……"

"亚伯所见甚是，"蒋经国叹道，"据可靠情报，湖南的程潜和兵团司令陈明仁，态度也很暧昧……"

"告诉白健生，"蒋介石沉思道，"必要时，把程颂公调离长沙……让他去广州当个……当个考试院长吧！免得……"

"是的，"蒋经国道："我叫白健生多加小心就是……"

正说着，侍卫入报道："宋先生从香港派了个人来，正在等候召见。"

"叫他进来。"

"报告！"来人道："宋先生有封信，要当面呈交。"蒋介石

当下把信看了，信很简单，只有寥寥几行，内容是劝蒋赶快离开上海，"余询来人。"

"宋先生说，"来人道，"他已经来不及到上海来见您了。广东情形很不好，他在香港住得不安逸，他已经走了。"

"走了？去哪里？"

来人继续说："昨天他同夫人和秘书搭下午六点多钟的泛美客机走的，经过曼谷飞加尔各答，说是到瑞士去养病。"

"宋先生临走时说了些什么？"

"宋先生报告领袖，广州立法委员要求孔祥熙先生、宋子文先生和张嘉傲先生三个人征借战时经费十亿美金一事，他说那批立委在发神经病。他说他公开同机场上的外国记者说过，中国官员在美国存款总共没超过五亿美元，这数字比他说的少了一倍。他说这个问题希望领袖在方便时澄清一下，免得立法委员们老是闹笑话，对领袖，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宋先生还说关于领袖在美国的存款，一切当由他会同蒋夫人妥为安排。不过局势太危险，宋先生说领袖犯不着在上海住下去，万一有个差池，公私都有影响……"

"我知道了。"蒋介石嫌来人说话罗哩罗嗦，铁青着脸道，"如果还有什么，"他指了指蒋经国道，"你就和他去说吧！"

来人唯唯而退。

四面八方的不利消息，给蒋介石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感到劳累、困顿、疲乏，几乎不能支撑。他的脑子里嗡嗡直响。他心里明白，他在上海的日子不多了。

汤恩伯、石觉、陈大庆等一批将领鱼贯而入。蒋介石明知，他们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消息，但却不能不硬着头皮听

他们报告前方的“战报”。

“报告领袖,”汤恩伯哭丧着脸道:“局势一天不如一天,从汕头来的报告说,梅县、兴宁、大埔、五华、平远、龙川几县先后丢光;从福州来的报告说,建瓯、南平、水吉、回龙镇已经失守;南昌来的报告说,武汉三镇已经陷落,张轸倒戈,九江在重炮轰击下,危在旦夕,南昌城里也已经逃散一空……”

“上海战事怎样?”蒋经国道,“有好消息吗?”

汤恩伯等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

“报,报告领袖,”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硬着头皮起立报告道:“上海情况也很不好。中共第三野战军之二十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已经拔掉了我浏河、罗店、松江、太仓、昆山、嘉定等外围据点,对我已形成半圆形之包围。从五月十二日开始,共军一部首先向沪西北之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楔入吴淞、卡住淞沪咽喉。这一路之共军,当晚曾插入我大场主阵地,但被我英勇的守军击退了。我五十二军在海空军和炮兵战车的配合下,攻占了几个阵地,经过几次拉锯,昨天夜里,又让共军夺占了。我五十二军正在反攻……”

“很好,很好,”蒋介石透口气道,“要宣传这次沪西北‘大捷’!……对!要在国际饭店召开庆功大会,把‘青天白日勋章’授于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

“是!”汤恩伯回答,“我马上去召开庆功大会。”

“不过,”石觉接着报告道:“浦东方面很不好,共军由沪杭线北进之一路,于五月十二日夜向金山地区我一二三军

进攻，该军一接火就向刘行、闵行方向撤退，共军跟踪追击，军长顾锡九、副军长纪毓智先后逃跑，余部即行溃散。因此，共军顺利占领了奉贤、南汇，并以主力向我扑来……”

“饭桶！”

“最饭桶的是交警总队。”陈大庆接过话题道，“本来交警总队配置在七堡镇公路两侧，右翼第二、第十八总队配备于虹桥、屈家桥、周家桥地区，左翼第五、第十二总队配置于上海中学至华泾镇地区，交警第六总队为总预备队，配置于漕河镇冠生园农场。以上各总队均由第一旅旅长周文新统一指挥。当天夜里，共军一部向七堡地区猛攻，交警十一总队在七堡公路一号桥一带被突破，左翼一联络点被攻占，守军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全部被俘，第十一总队退到黄家花园附近，发现总指挥周文新已经逃跑。由于无人指挥，交警总队便全线溃败……”

“浦东高桥战况不妙，”石觉补充道，“五月十七日以后，防守高桥之第十二军大部被歼，上海对外航空联络已经中断，我军出海通路也遭受威胁。目前，共军正组织力量猛攻，如果一旦突破我苏州河防线，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们想请……领袖……”

“报告领袖！”汤恩伯道：“今天龙华机场已经落弹，上海的空中交通已经靠不住，共军已经占领真茹、北新泾、南园、梅家弄以及位于沪杭铁路上的莘庄。莘庄离龙华机场只有几公里。所以，我们几个为领袖的安全起见，想请……”

象赌徒输光了赌本，此刻的蒋介石反而平静了。看来，“上海保卫战”已经拖不下去了。石觉、陈大庆轮流向他报告前线情况，意思也很清楚：就是要他撤离上海。

正说着何应钦的长途电话到。蒋介石抓起话筒便问：“广州怎么样了？”

“广州没什么。”何应钦道：“只是大家不放心领袖的安全，大家推我做代表，请领袖换个环境。”

蒋介石问：“这是李德邻的意思吗？”

“不不，是大家的一番好意。”

“那你们要我到哪儿去啊！”

“这个，这个，台湾很好嘛！”

“去哪里我自己会决定的。谢谢你们的好意！”蒋介石气愤地把话筒一挂，恨恨地说：“他们竟要我提早放弃上海，我偏要拖几天……何敬之这个电话有鬼，一定是有人要他打的！”

众人不敢再说什么。只听见复兴岛上波涛拍岸，风声呜咽。

“我们……”汤恩伯解释道：“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是考虑领袖的安全……”

“我心里有数！”蒋介石点了点头。

“亚伯！”蒋经国已经知道局势的危险，也开始劝导他父亲了：“我看，我们是应该准备……”

“放心吧！”蒋介石故作镇静道，“我们还没有失败，我们还要和共匪决一雌雄。汤司令！请你准备一下，我要到上海市区走走。”

蒋经国、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人听说老蒋要出巡，人人捏了把汗。他们纷纷向老蒋劝说，一说局面不太平，二说市区不安宁，三说共匪太猖獗，无奈蒋介石脾气死硬，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要到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去“露露脸”，表示他还和上海同在。这一来，对侍卫长和上海警察局简直是出了一道大难题，把汤恩伯、毛森等人急得团团乱转。他们拗不过蒋介石，只好一方面多方阻延，让他慢点动身，一方面在他可能到达的地方先行逮捕“可疑”之人，驱逐无所事事之人，以便让蒋介石或大摇大摆，或“殷殷垂询”，过过领袖瘾。

蒋介石在隆隆炮声中，提心吊胆地出了复兴岛。他坐的小汽车，沿着霞飞路、八仙桥、五马路飞驰着。小汽车开得飞快，他的心思也转得飞快。上海是他发迹的宝地。在这块宝地上，他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熟悉了虞洽卿、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靠着“朋友们”的提携，他慢慢“得发”起来，攀上了宋家，结成了亲家，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人物……

汽车“腚”地一个急转弯，打断了蒋介石的沉思，他朝外一看，“唰！四马路到了……”他知道，再往西走，就是荟秀里、普庆里、百花里……他对这一带太熟了。这儿曾经是香迷十里、丽斗六朝，枇杷门巷、围过三千粉黛……如今那些“粉黛”呢？阿宝呢？翠芳老七呢？惜春老四呢？“俞凤宾”、“林黛玉”呢？她们都在做啥？蒋介石思潮起伏，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只听汽车“嘟嘟”了两声，此次出巡的目的地——大马路（南京路）已经到了。

"停一停！"

蒋介石下了车。随从人等立刻紧张起来。在前呼后拥中，蒋介石缓步朝东走去。突然，他在一所大楼前停了下来，这就是当年他"抢帽子"的交易所。他在这儿充当过第三十二号经纪人。"买进"！"抛出"！他似乎听到当年他在"抢帽子"时的尖细的嗓音……然而，这一切全都成了过眼的烟云。当年交易所的"朋友们"，也早已作鸟兽散了……正是：十里洋场淘过金，如今一切成烟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炮声雷鸣　大上海胜利解放
五内如焚　蒋介石澎湖栖身

话说蒋介石正在重游旧地，重温旧梦的当儿，蒋经国挤到身边，悄悄对他说："共匪离吴淞炮台只有八公里，如果吴淞炮台一丢……"蒋介石的脸色立时变了。形势的急剧发展，中止了他"微服出巡"的把戏，打破了他旧日的美梦，他急如星火地回到了复兴岛。他不但绝迹于上海市区，连在复兴岛上都不敢随便走动了。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蒋经国从市区匆匆赶回，气喘如牛："亚伯该走了！情况极其严重！汤司令的司令部已经撤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汤司令请亚伯立刻动身！太康号军舰已经起锚……"

蒋介石心里也早想走了，但当着儿子和侍卫们的面，还

要“坚持”一番。他拍台拍凳，痛骂部下不忠不勇，贪生怕死，把几个将领骂了个狗血喷头。侍卫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腔，他们心里清楚，大炮声越来越近，上海对外的海空联络已濒中断，别说骂人，杀人又济得甚事？再说，“大上海保卫战”是蒋介石亲自督师、昏庸无能的汤恩伯直接指挥的，痛骂将领又管得了啥用？

只有蒋经国还在苦苦相劝：

“亚伯，局势委实严重：共匪已经攻占了浦东，如果他们在浦东立住了脚跟，如果他们再猛攻吴淞口，攻占吴淞炮台，那么，我们唯一的退路就要……”

蒋介石打了个冷战。

“现在，”蒋经国透了口气，“共匪无疑正在集结力量，企图结束上海之战。吴淞和沪西南打得极惨。刚才汤司令说，虹桥机场和七宝防线，我们快顶不住了。今天又有六架飞机在轰炸浦东，扫射共匪阵地时给高射炮打下来了。我们在短短几天里，已经损失了十五架飞机。而共匪还是没有空军的。”

蒋介石又打了个冷战。

“报告领袖，”侍卫长也说：“陆家宅、杨家宅、高桥镇西南的共匪攻击十分猛烈。刚才前方还一再告急，要求援兵哩！”

“亚伯，”蒋经国嗓子都哑了，“您先走。我同纬国随后就来。他的装甲兵团早已垮了，大部战车已经运到台湾去了。”

蒋介石有如一个即将爆裂的炸弹，蹦起来又坐下，坐下去又蹦起来。他知道，从空中离开上海已不可能，每一个机

场都落了炮弹；从水路离开上海的时间也不多了。他是非走不可了。

但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他的嘴里还在叫嚷“坚守”到底。急得蒋经国及众侍卫几乎要下跪。

在夕阳的余晖里，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如果说这是一位产妇的阵痛，那么一个新的上海即将诞生了。蒋介石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一挥手把桌上的文房四宝摔了个粉碎，大哭道：“好！好！你们要我走，我就走！我就走！你们舍得走，我可舍不得走啊！国父留下的大好河山就这样一块块给共匪拿走了！上海几百万老百姓眼看着就要活受罪了！”说罢放声大哭：“你们说，你们叫我怎么对得起先总理，怎么对得起上海父老？上海，上海是我几十年来的……”蒋介石自己都感到说不下去了，便掉头往外走去。侍卫们紧张地收拾行李、细软，跟在后面准备上船。

复兴岛上戒备森严。晚霞变幻莫测，碧波闪烁荡漾。上海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确乎变成了海市蜃楼，变成一个即将消失的“迷人的天宫”了。从河南逃荒，王氏改嫁，一直到投奔“闻人”；买空卖空，抢帽子，投机革命，乃至国共合作，叛变革命；几十年来勾心斗角，步步上升，到登峰造极，就象那莫测的晚霞一样，迅速变化、移动，终至完全消失。复兴岛已经沉没在漆黑的夜幕中。蒋介石开始了没有阳光的生涯，过街老鼠似地要趁着黑夜溜进船舱，偷渡到其他地方“开码头”去了。

突地有一小撮人悄悄地迎面而来，蒋介石吓了一跳：“共产党不会这么快就到复兴岛吧？也没有听见枪声啊！”来者乃

是小儿子蒋纬国，以及汤恩伯、桂永清、石觉、陈大庆、毛森等人。看样子，他们是来送行的。

"你们来干什么?"蒋介石冷冷地说："前方打得紧，你们还来做啥?"

"报告领袖,"汤恩伯战战兢兢地说："台湾和广州都有电报来，说要组织劳军团来上海，振奋一下士气，全国同胞对上海的防守很关切。"

"好啊!"蒋介石把手杖一挥："你要他们来得去不得，闹个大笑话吗?"他恨恨地把手杖打在石头上："娘希匹，劳什么军!"

"是,是。"汤恩伯忙不迭地回答。

蒋介石走上船头,一个踉跄,蒋经国慌忙扶他一把。蒋纬国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大使馆派人来传话，说我们抓人抓得太多，把很多不相干的人都下了监牢，他们认为这样做反而不好，要我们——"

蒋介石打断了小儿子的话，重重地唾了一口道："呸！就因为他们不肯出兵，害得我好惨！南京失陷我还有点希望，上海失陷我真想跳海！娘希匹，我抓几个人他们都要管!"

泰康号军舰启动了。杂乱的码头，昏黑的路灯，低矮的草棚，都在慢慢地向后倒退着。远处高楼上那条"保卫大上海"的横幅在黑夜的冷风中瑟缩着。大都市的音响渐渐沉寂了，只有黄浦江水发出单调的哗哗的响声。远了，远了，黑沉沉的、闪着万点灯光的大上海渐渐地远了、模糊了、看不清了……

蒋介石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上

海，我发家的“宝地”，我登上政治舞台的“福地”，你还会回到我手里来吗？我离不开你，离不开你啊！不知是谁写的一首词，突地从他的记忆中跳了出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刻的蒋介石不正“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吗？

蒋介石眼睛一酸，一行泪水淌出了眼角。他大口大口倒灌着白兰地……

在如雷的炮声中，泰康号军舰开足马力，乘着黑夜驶出了吴淞口外。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领袖！已经平安驶出吴淞口……”舰长马纪壮轻轻地向蒋介石报告。没有回答。舰长走近一看，原来蒋介石早已烂醉如泥。

这一夜蒋介石睡得好“香”啊！他不时地哼唧着、咕噜着、呼叫着。也许他在重温旧梦吧？他是在当年的交易所前“抢帽子”？还是在“四一二事变”中挥屠刀？他是躲在西安华清池的山洞里吧？还是在撕毁停战协定，下令戡乱讨伐？……

不知过了多久，在汽笛的轰鸣声里，蒋介石苏醒过来了。他睁着惺忪的眼睛，问了声：“到，到了哪里？”

“已经过了沈家门。”

蒋介石又闭上了眼睛。他感到头昏脑胀，浑身酸疼。医生进来给他按摩。他闭着眼睛任凭医生侍弄，就是不出一语。他闷闷地打发了一天……

又是一个黄昏。蒋介石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走上了泰康号军舰的甲板。短短的几天时间，他显然苍老多了。

“亚伯！广州来电请你……”

“不去！”

“暂时先去厦门？”

“不去！”

“到台湾？”

“不……”

“那，我们就在澎湖栖身？”

就在澎湖栖身？蒋介石当然不干。不过，不干又怎么办？去广州看李德邻的冷面孔？不！去厦门活受罪？不！到台湾去看美国人的冷面孔？也不！那么，究竟该到哪里去？哈！娘希匹！台湾是中国人的地方，你美国凭啥不高兴？我就是要去台湾，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台湾是我反攻的基地！……当然，对美国人也得讲点手腕，我要先在澎湖列岛暂住一段日子……

“亚伯！前面就是澎湖列岛……”

蒋介石朝前走了一步，举着望远镜遥望着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目的地：只见星罗棋布，蔚为奇观，浪涛汹涌之中，点点列岛有如无数白花中荡漾着几片青叶。不知趣的秘书偏在此时前来报告前方败讯，蒋介石好不恼怒。蒋经国连忙岔开话题，要侍卫为他披上风衣。秘书会意，指指点点为他解释道：“报告领袖！澎湖是个穷地方。八百零五年前有一位叫施肩吾的遗族曾题澎湖诗道：‘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真把它形容得入木三分。葡萄牙人把它叫做渔翁岛。澎湖一直给人轻视和忽视，连魏道明当台省主席时，都受到好大的攻

击。”

“怎么我没有听见？”蒋介石道：“伯聪受攻击的地方是为了郑毓秀，为了他夫妇俩太懂得做生意，可没听到过为了澎湖。”

“其实事情很小。”秘书道：“台湾烟酒公卖局出了一种名曰‘乐园牌’的香烟，上面有一幅台湾地图，独独没有澎湖。澎湖人因此大大不满。”

蒋介石心头一沉，想起在开罗会议筹备会上，中国准备收回的失地中竟忘记了还有澎湖列岛。蒋介石忘了，高级参谋们忘了，美国顾问们更想不起来，要不是随员中有个名叫杨宣诚的海军少将提醒，当时签署的文件上就可能没有澎湖。

“报告领袖！”马纪壮赶来报告道：“刚刚收到的消息，共军已于今晨占领上海……”

蒋介石已经哭不出来了。他两眼发直，痴痴地遥望着上海的方向……

列位！老朽在此谨借澎湖老诗人吴尔聪先生在澎湖陷日时所吟的“感时诗”为《金陵春梦》作结束曰：

十载沧桑一局棋，叠遭兵燹最堪悲。
武文衙署更新主，兵士衣冠异昔时。
小丑跳梁歼灭速，余氛煽惑抚剿迟。
烽烟满眼何年了？寰海镜清系我思。

列位看官，请了！

怀念我们的父亲

——代后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亲爱的父亲——严庆澍（笔名唐人）不幸因突发性心脏病而逝世于北京的医院，终年六十二岁。

一九七八年九月，父亲因积劳成疾——脑血管破裂，被直接从办公室送到医院抢救。以后的三年里一直在辗转求医。一九八一年十月转到北京。三年多来，看到父亲的病渐有起色，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每逢好友前来探望，父亲还丢掉手杖，在客人面前大步行走着，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是啊，尽快重回工作岗位，是父亲的心愿。他离不开他的报纸，离不开他的读者。而事实上他又何尝离开过呢？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去医院整理遗物，只见病房里的书架上、抽屉里满是手稿，玻璃板下还压着他“待办”的庞大的

工作计划，永不停息的钢笔，搁在案头，眼镜放在桌子上，假牙泡在水杯里……想起来，真叫人心酸啊！

父亲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几十年来，他总是不停地写着、写着、写着。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宝贵的：在颤动的火车上，他没有停笔；在晃动的飞机上，他没有停笔；在颠簸的轮渡上，他没有停笔；就是在病情恶化的时刻，他也没有停笔。时间就是生命。他常常在疾病稍有起色的情况下伏案疾书……

整理出版《金陵春梦》是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二十五年前完成的、连载在香港《新晚报》上的数百万字的长篇巨著《金陵春梦》，由于当时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时间紧、催稿急、资料缺），难免有很多疏漏之处。因此，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金陵春梦》一至七集，就是在大量搜集资料以后，重新整理完成的。

父亲是个多产的作家。除了以唐人的笔名发表的《金陵春梦》、《草山残梦》、《北洋军阀演义》等长篇以外，还有用阮朗和江杏雨笔名发表的《长相忆》、《天涯沦落人》、《爱情的俯冲》、《黑裙》、《她还活着》、《赎罪》、《第一个夹万》等小说，用颜开的笔名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血染黄金》、《诗人郁达夫》等，此外，还有用洛风、高山客、张壁、桑慈、弓满雪等笔名发表小说、剧本和杂文等。要知道，这一千几百

万字的作品，全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在完成了繁重的编辑工作以后写的。父亲的精力和毅力确实是非常惊人的。他常常笑着对我们说："看！我的眼睛都快掉下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从不言苦。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没有星期天，没有请过假，每年只有春节期间（报纸不出版）在家休息。我们担心父亲由于过度劳累而把身体搞垮，我们劝他注意身体。父亲总是乐呵呵地伸着胳臂对我们说："放心吧！我的身体好着呢！爸爸年轻时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呢！"为此，报社的同事们都开玩笑叫他是"严铁牛"。

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报社的发展、新人的成长和读者对他的关心。他很重视读者来信，总是一封封亲自回信，就是生病期间也是这样。记得多年以前，有位读者惊异于《金陵春梦》的真实性，推想父亲一定是蒋先生的亲近朋友或幕僚一类人物，写信来坚持要与父亲见面"叙旧"。对方是位老先生，见面时，老先生对他说："令尊派你来作代表是吗？"因为他认为唐人起码是个六十以上的老人。其实，父亲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哩！

父亲对朋友忠厚、热情、诚恳，他从不以作家的身分自居，从不以年龄、经验、职位来唬人。因而父亲生前有不少忘年之交。他生病以后，经常叨唠要回报社工作，回到同事、朋友中间去。父亲是个好动感情的人。医生们叮嘱他不可激动，但他一想起十年内乱中受迫害而死去的朋友时，便控制不住自己，常常流下悲痛的泪水。

《金陵春梦》第七集整理完成后，父亲乐呵呵地对前去探

望的北京出版社的朋友说："再给我几个月的时间，第八集《大江东去》就可以重写完成了。"然而，他不知道，长期的劳累已经剥夺了他的全部精力。在心脏病的突袭下，父亲竟永远地放下了笔杆子。他才活了六十二岁。六十二岁，本来是人生道路上，最有活力，最能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年华啊！

值得高兴的是，北京出版社以巨大的责任感，替父亲完成了他生前最大的心愿——第八集《大江东去》整理出版了。《金陵春梦》一到八集能完整地出版，是和北京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整理父亲的遗稿《大江东去》时，编辑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我们在这里代表父亲和千万读者向北京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父亲去世后，承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新华通讯社、国家出版局、北京出版社以及父亲生前在京的友好，为父亲的后事作了妥善的安排。为此，我们仅借《金陵春梦》第八集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父亲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他生前常说："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一定会实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幸福。"遗憾的是，父亲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然而，父亲的这一个心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作为炎黄的子孙，我们等待这一天的来临。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唐人的子女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香港

编后小记

唐人先生的《金陵春梦》第八集《大江东去》初稿发表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香港《新晚报》上。由于作者当时的写作任务重（每天要写近一万字）、催稿急（一边写一边发表）、资料缺（只能根据当时报刊上有限的材料），因而作者自感该书单薄，疏漏、重复、不准确的地方较多，有的地方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真现象。早就有意重写，但苦于没有时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唐人先生多次和北京出版社的同志说："《大江东去》写得太粗。当时的资料实在太缺，催稿太急，现在，借着'因病得闲'的机会，我要尽快把它重新改写出来。"

然而，为时不久，唐人先生刚把资料凑齐，修改计划拟

好，并和我们交换了意见之后，开始改写了没多少，就因心脏病发作，而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突然去世了。经和唐人先生的家属商定，整理和加工作者遗稿《大江东去》的任务，便落到了我们身上。

对于唐人先生的突然去世，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面对着他留下来的剪报稿和一大堆资料，我们感到任务相当艰巨。但为了完成唐人先生生前的遗愿，我们决定承此重担。我们整理唐人先生遗稿的设想是：一、为了保持原貌，能不动的尽量不动，尽量保持唐人先生的风格和语言；二、大的事件和情节一定要真实，减少失误，避免差错；三、要丰富充实该书的内容，提高该书的史料价值；四、和前七部书的体例一致，把十八回改写成四十回，约三十四万字。

整理和加工工作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新的《大江东去》与原来在《新晚报》上曾发表过的旧稿相比，比较大的改动有：

——关于北平的和平解放。由于作者过去没有掌握很多参考资料，旧稿写得非常简略，仅几百字就交代过去了。修改后的几个章节，跌宕起伏、曲折动人、错综复杂。北平所以能和平解放，乃是傅作义将军八十五天思想斗争的结果：这里有我解放大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压力，也有我地下党的大量工作，还有爱国将领的作用。——这就比较生动地再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曲折过程。

——关于国共和谈。作者对和谈的描述是比较充分的，但和谈中一些相当重要的函电和细节，由于作者当时没有掌握而遗漏了。例如，顽固派对和谈施加压力的什么“寅艳电”、

“寅世电”，国民党中常委的“和谈五原则”，“李宗仁的和谈六意见”和李宗仁、何应钦的“卯印电”等重要资料都遗漏了。修改后增添了上述内容，还补充了一些重要细节，这就增加了本书的史料价值。

——关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三角关系。初稿对此问题稍有触及，但很简单。在蒋李的明争暗斗中，白崇禧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修改后的《大江东去》，增加了白崇禧脚踏两只船的描述，他时而靠李，时而近蒋，开始他怂恿李迫蒋下野，以后又暗中和蒋“言和”，接受蒋的收买，终于助蒋迫李去了广州。

——蒋李关于长江防线的争吵，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南京笆斗山江面的舰队起义和上海战役的过程。修改本根据大量的史料，对长江防线、重庆号起义、南京笆斗山江面的舰队起义和上海战役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从而有力地揭示了蒋介石“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必然结果。

…………

修改后的四十回回目，除了有六七处是原有的回目外，绝大多数回目是重新拟就的。

唐人先生不幸突然逝世，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值得欣慰的是，唐人先生的遗愿——《金陵春梦》全书的配套任务，终于完成了。唐人先生在九泉下如果有知，也可以安心了！

编　者

1982 年 8 月